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八回 幽谷寄情收义女 金盆洗手斥强梁

东方亮道：“ 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到武当山去的。 ”

那女子道：“ 这条路可不是到武当山去的啊！ ”

东方亮道：“ 武当山我已经去过了。 ” 那女子道：“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 ” 渐渐有点声色俱厉了。

东方亮道：“ 因为还有一点别的事情。 ”

那女子道：“ 什么别的事情，不可以对我说的吗？ ”

东方亮好像对她有点害怕，无可奈何，只好说道：“ 到少林寺去找一位朋友。 ”

那女子冷笑道：“ 你哪里来的少林寺朋友？我也从没听说过你的师父和少林寺有甚交情，那班自命是领袖武林的大和尚会把你这小子放在眼内？ ”

东方亮道：“ 我这位朋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他只是在少林寺作客的。 ”

那女子道：“ 你这朋友是谁，他因何到少林寺作客！ ” 东方亮道：“ 对不住，朋友的私事，我是从来不多问的。 ” 言下之意，已是嫌那女子好管闲事了。

那女子似乎没想到他会反唇相讥，冷笑一声，半晌说道：“ 昨晚你是一个人在这林子里过夜么？ ”

东方亮道，“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

那女子道：“ 这是什么意思？ ”

东方亮道：“ 我是有另外一位朋友，昨晚也在这个树林里面。不过，并不是同一个地方，这个林子大得很呢。 ” 那女子本来不知道他的 “ 朋友 ” 是男是女的，但一听他的话语隐隐似有 “ 避嫌 ” 之意，登时反而起了疑心了。她眼珠一转，提高声音道：“ 你这朋友是不敢见人的么？把他叫出来，我想看看你交的猪朋狗友是什么模样。 ”

蓝水灵一听，不觉心中有气，立即走出山洞，朗声说道：“ 我就是他的朋友，我不是猪，也不是狗，我瞧你呀，倒像是一只母老虎！ ” 那女子怒道：“ 好呀，你说我是母老虎，我就让你尝尝我这母老虎的厉害！ ” 身形一起，疾如飞鸟，倏地就到了蓝水灵面前，一掌向她掴去。

东方亮喝道：“ 表妹，不可胡来！ ”

蓝水灵本能的使出武当派功夫，一招 “ 三环套月 ” ，反扣她的手腕。那女子掌锋一偏，手法快到极点，蓝水灵只觉头皮一凉，不但帽子给她拿了下来，束发的方巾也给她撕破了。

那女子道：“ 哈，原来是个妞儿，东方亮，你怎么说？ ”

东方亮道：“ 表妹，你莫误会…… ”

刚说得半句，便给那个女子截断：“ 什么误会？小狐狸精露出了尾巴，你才说误会！ ”

蓝水灵怒道：“ 你怎么一张嘴就骂人，我喜欢女扮男装，你管得着吗？ ”

那女子喝道：“ 不许你多嘴！ ” 中指一伸，点了蓝水灵的穴道。

东方亮道：“ 表妹，我和你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为人，你若瞎起疑心，这就是对我的侮辱！ ” 说罢衣袖一甩。

他的衣服昨晚是给大雨湿透了的，此时尚未全干，衣袖一甩，溅出几点水珠。

那女子一看蓝水灵的干净衣裳，登时懂得了表哥这个 “ 不落言诠 ” 的解

释。但她既不甘心认错，也不放心让表哥和另外的女子同行同宿，当下一言不发，抓起了蓝水灵就走。

东方亮亢声道：“表妹，你太胡闹，你要将她怎样？”

那女子哼了一声道：“看你急成这个样子，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她比我更加重要么？”

东方亮道：“话不是这么说，她是我的朋友，我就不许你伤害她！”

那女子嘿嘿冷笑：“我还未动她一根毫发呢，你这么说，我倒是要——”

东方亮深知表妹素来任性，连忙说道；“你若是伤了她，我……”

那女子道：“你怎么样？”

东方亮道：“我永远也不要再见到你！”说罢，心里叹了口气，对付这个任性的表妹，他能够施展出来的最大的“阻吓”也只能是如此了。

那女子道：“我才不稀罕你呢！”但跟着却就是“噗嗤”一笑，说道：“你别害怕，我只不过是帮你招呼朋友。我带她回家去，将她当作贵客款待，你满意了吧？”

东方亮啼笑皆非，说道：“你怎知她愿意做你的客人？”

那女子道：“她不愿意也得愿意！你为什么定要和她作伴？”

东方亮道：“我是有事要和她一起去少林寺。”

那女子听了，不住冷笑。

东方亮心中不悦，说道：“我讲的都是真话，你笑什么？”

那女子道：“我听得人说，少林寺好像有个臭规矩，不许女人进去的，不知是真是假？”

东方亮道：“这倒不假。不过……”但内里因由，一时间怎能说得清楚，他也不愿对表妹和盘托出，因此说到一半，就停止了。

那女子却不容他思索，便即冷笑说道：“谅这小丫头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要去少林寺你自己去。”说罢，挟着蓝水灵就走。

东方亮叫道：“表妹，你太过不讲理了！”

那女子嘿嘿冷笑：“我已经对你特别客气，你竟然还不知足。我假如是当真不讲理的话，嘿嘿……”

东方亮叹道：“好吧，算我怕了你。你要带她走，也任由你。但你可别忘记，我说过的话，是从来算数的！”

那女子笑道：“我记得的，你放心吧。你几时回来，我就几时放她走，决不伤她一根毫发！”

蓝水灵被她挟在胁下，不能动弹，只觉风声呼呼，两旁树木迅速退后，就像腾云驾雾一般，不由得对这女子也是暗暗佩服：“她挟着我跑路，居然也跑得这样快。我的轻功是曾得过师父夸奖的，但比起她来，可真是差得太远。”

不多一会，那个女子已经跑到山下。山下有辆骡车在等着她，驾车的是个老头，对她躬身行礼，却不说话。

那女子抱着蓝水灵坐上骡车，落下车帘，跟着解开她的穴道。

“这老头又聋又哑，你说什么，他都不会知道。喂，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蓝水灵赌气不答。

那女子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拿出一条丝巾，帮蓝水灵抹干净脸蛋，笑道：“好漂亮的小美人儿！”蓝水灵自知打架打不过她，吵架也未必

是她对手，索性动也不动，心里想道：“不管你怎样作弄我，我只当你是个死人。”

那女子柔声道：“我复姓西门，单名一个燕字。东方亮是我表哥，我有个坏脾气，从小就不喜欢表哥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的。刚才得罪了你，你别生气。”

这女子忽然变得温柔起来，前后判若两人。

蓝水灵本来是个秉性纯良的女孩子，见这女子说话坦白，又向自己赔了礼，心中的气，不觉消了几分。

“我在你的眼中不是像猪狗一般么，怎敢当你的赔礼？”蓝水灵道。

西门燕笑道：“我骂了你，你也骂了我，我已经向你赔了礼，还不能扯直吗？你倘若心中还是有气，不妨再骂我几声母老虎。不过，我其实并没有你所想的那样凶，你和我相处下去，以后你就会知道。现在你肯告诉我你的芳名了吧？”

蓝水灵道：“你已经把名字说给我听，我若不告诉你，那就是我占你的便宜了。好吧，礼尚往来，我告诉你，我姓蓝，叫水灵。”

西门燕道：“蓝水灵，嗯，你的名字很好啊！”

蓝水灵道：“有什么好？”

西门燕道：“你的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好看得很。叫做蓝水灵，可不正是名如其人吗。”

女孩子总是喜欢别人赞她美丽的，蓝水灵道：“其实你也长得很美，你的表哥没告诉你吗？”

西门燕道：“表哥是曾赞过我的。不过我当他只是要奉承我，所以不大相信他说的是真。”

蓝水灵道：“现在是我说的，你总该相信了吧。不过……”西门燕忙道：“不过怎样？”

蓝水灵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美了。我说的是真话。”西门燕道：“多谢你说真话。”蓝水灵又道：“你的名字也很好啊！”

西门燕道：“好在哪里？”

蓝水灵道：“你姓西门，他姓东方，一东一西，不正好是一对吗？”

西门燕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一东一西，那岂不是永远不能够在一起了？”

蓝水灵道：“地方不会移动，人是会移动的。你在西边，他就会从东边走过来相会的。”

西门燕笑道：“你这张小嘴儿倒很会说话。”

蓝水灵道：“姐姐，你放了我好不好？”

西门燕道：“你还是想去少林寺？”

蓝水灵道：“不错。但我不会跟你的表哥一起去了。”西门燕道：“你为什么非去不可？”

蓝水灵道：“我的弟弟在那里。”

西门燕诧道：“你的弟弟是少林寺的和尚。”

蓝水灵道：“不，他是武当派的弟子。”

“他的师父是谁？”

“不岐道长。”

西门燕似乎更加觉得奇怪了，说道：“不岐道长？他不就是前任掌门无

相真人的关门弟子吗？听说他新近还升任了武当派的长老。”
“你说得不错。”
“据我所知，无相真人好像只有两个徒弟，大徒弟不戒，但尚未收徒的。”
“不岐道长也只收了我的弟弟一个门徒。”
“如此说来，令弟乃是无相真人唯一的嫡系徒孙了。”
蓝水灵甚为得意，说道：“他也是最得到师祖疼爱的徒孙。”
“这就有点奇怪了，我曾听人说过，武当派和少林派好像是一向有着心病的，令弟是武当派前任掌门的衣钵传人，怎么会跑到少林寺去？”
“我也不知道啊。是你的表兄告诉我的。他和我的弟弟是新近交上朋友的。”
“你呢？你和他又是几时交上朋友的？”
“我与令表兄不过是昨天方始相识。”
西门燕似笑非笑说道：“这样说，你倒是很相信他的！”蓝水灵不想与她多言，说道：“你问完没有，可以让我走了吧？”
西门燕道：“你不愿意做我的客人？”
“不是不愿意，但我想先找到我的弟弟。”
“好，你有本领，你就去吧！”
蓝水灵不知她说的乃是“反话”，心想我又不是去找少林寺的和尚打架，走路的本领我会没有吗？于是揭开车帘，就跳下去。
她脚未沾地，忽觉微风飒然，腰身一紧，原来是西门燕已经把一条束腰的绸带解下，随手挥出，把她卷了回来。蓝水灵跌回原位，车厢铺着锦垫，虽然不觉疼痛，心中也是有气。
“蓝姑娘，你莫生气，我是诚心请你做我的客人。”
蓝水灵哼了一声，说道：“没见过这样请客的法子，只管自己喜欢，不问别人愿不愿意。”西门燕笑道：“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坏脾气改不掉，所以除非你有本领将我打败，否则你就非做我的客人不可。”
蓝水灵道：“好了，好了，我认命了，碰上了你，算我倒霉。”
西门燕道：“你知不知道，我对你已经是特别好了，要是换了别人，除了我的表哥之外，他不听我的话，我就会把他的双腿打断。”
蓝水灵道：“多谢你的好意！”“好意”二字，声音重浊，显然乃是“反话”。
西门燕道：“其实你做我的客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第一，我不会亏待你，第二，我住的那个地方也很不错，许多人想会都去不到。”蓝水灵道：“就算你的地方是皇宫，我也一点都不稀罕。”西门燕道：“哦，你竟是这样讨厌我吗？”蓝水灵道：“不是讨厌，只是不喜欢和你在一起。”
西门燕眉头一皱，忽地冷冷说道：“你只是喜欢跟我的表哥在一起吗？”
蓝水灵存心气她，说道：“你的表哥对我可比你对我好得多，我当然是喜欢跟他，不喜欢跟你了。”
“哦，他对你怎样好法？”
“他对我又温柔，又体贴，哪像你这样凶。比如说昨晚吧，下那么大的雨，他也不怕淋坏身子，站在雨中替我守夜。”
西门燕本来还有一点疑心的，听她这么一说，疑心尽去，笑起来道：“不错，不错，我的表哥对你的确很好，只可惜你对他却不怎么好。”
蓝水灵心头一跳，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对他不好？”

西门燕道：“表面看来，你是很信任他，其实却是心里对他猜疑。”

蓝水灵道：“何所见而云然？”

西门燕道：“就因为我见到你这样急于要去少林寺！”

西门燕续道：“武当、少林虽有心病，但少林寺的那些大和尚是决计不会加害令弟的，你对这一点有没怀疑？”蓝水灵道：“我的小师叔也是这样说的。”

西门燕道：“你自己呢？”蓝水灵道：“少林、武当都是名门正派，我当然信得过他们。”西门燕道：“那么，你急于去少林寺，显然就不是为了担心令弟的安全了！那是为了什么呢？”她自问自答：“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因为在你的心里觉得还是要提防东方亮这个人的，你是怕你的弟弟上了他的当！”这番说话，好比一针见血的刺中了蓝水灵，令她哑口无言，心中暗暗惭愧：“其实我岂只是对东方亮有所猜疑，我还想要暗杀他呢。”

西门燕忽地笑道：“你这个人好像不大有自己的主见，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说话，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蓝水灵道：“我的弟弟也曾这样说过，恐怕我是真的有这毛病了。咦，但你刚刚和我相识，你又是怎样看出来的呢？”

西门燕道：“因为你老是喜欢提别人的话，喂，你那位小师叔是谁？”

蓝水灵道：“是牟一羽。”

西门燕道：“哦，牟一羽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州大侠牟沧浪，年纪不大，但在江湖上的名气却已不小了。你觉得他这个人怎样？”

蓝水灵道：“我和他并不熟悉。”

西门燕道：“但总也有个比较吧，比如说，你觉得是他好呢，还是东方亮好呢？”

蓝水灵道：“我不知道。”

西门燕笑道：“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我猜在你的心里是觉得东方亮更好的，虽然你对他还是有所思疑。不过，你又觉得你的小师叔出身名门正派，‘应该’更加值得信任。”

蓝水灵给她说中“心事”，不禁又是佩服，又是吃惊，心想：“看她好像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怎知她这对眼睛却是厉害得很。”西门燕微微一笑，说道：“蓝姑娘，我和你好像很有缘，忍不住要提醒你一句，虽然我也不熟悉牟一羽的为人，但你可得小心上他的当！”

蓝水灵道：“多谢你的关心。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纵然见识不高，也没那么容易就上别人的当。”

西门燕道：“如此说来，倒是我多嘴了。但你也莫以为我是想要离间你们，我有个脾气，对我喜欢的人，我总是忍不住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蓝水灵笑道：“我也是这样的脾气，怎会怪你。”

西门燕道：“多谢，你不恼我，我很开心。”

蓝水灵望着她，忽然笑起来。西门燕道：“你在笑什么？”

“笑你。”

“我有什么好笑？”

“你像是三月的天气”

“三月的天气？”

“在我们武当山上，三月的天气是最难捉摸的，忽晴忽雨，有时甚至东边日出，西边下雨，两个山峰之间气候也是不同。”

西门燕道：“这有什么稀奇，我们那里也是如此。啊，我懂了，你是在说我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嗯，你这比喻倒很新鲜，我的表哥只会直言责我，没你说得这么生动有趣。”说着，说着，她不觉也笑起来了。

蓝水灵胸无城府，别人对她不好，她很快就会忘记。不多一会，她和西门燕又是有说有笑，谈得颇为投机了。

天黑时分，到了一个小镇，那聋哑仆人，带引她们到一间客店投宿。

那店主人和西门燕似乎是相识，执礼甚恭，也不问她要几间房间，就自作主张的开了一间房间，请她们进去。

蓝水灵关上房门，说道：“咦，他怎么问也不问你一声，就给你一间房间？”

西门燕道：“这是我早就吩咐了的，我要他只准备一间上房，他当然不会多给。”

蓝水灵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怎么知道你愿意跟我同住一间房间，不会觉得不方便吗？”

西门燕噗嗤一笑，说道：“你以为他是老糊涂吗，他才精明得很呢，你以为你瞒得过他的眼睛，他早已看出你是个娇滴滴的大姑娘了。”

蓝水灵尴尬一笑：“我还以为我扮得很像呢，昨天我学男子的说话和举止，已学了一整天了。”

西门燕道：“人贵自然，何必勉强自己受罪？你试试这套衣裳，要是可以将就的话，我看你还是恢复本来面目的好。”

蓝水灵换了装束，登时觉得舒服许多，笑道：“你说得不错，我做男人的时候，就好似穿了不称身的戏服做戏一般，有时虽然也觉有趣，但也总是好像受了束缚。早知去不成少林寺，我也用不着装模作样去模仿男人了。”

西门燕道：“你去不成少林寺，心里是不是还在恼我？”

蓝水灵道：“说老实话，在路上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气恼的，现在可是烟消云散了。”

西门燕道：“为什么？”

蓝水灵道：“因为你对我越来越好。”

西门燕道：“要是我忽然对你不好呢？”

蓝水灵笑道：“那我也不会怪你，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是三月的天气。”

两人谈得甚是投机，吃过晚饭，不知不觉已是二更时分。西门燕道：“你先睡吧。”

蓝水灵道：“我还未觉眼倦。”

西门燕道：“我也不是就想睡觉，不过每天早晚我都要练功两次，现在已经到了我要练功的时候。”

蓝水灵道：“你请便，不必理我。”

西门燕忽道：“你想不想暗杀我？”

蓝水灵吓了一跳，“难道她知道我曾经想过要暗杀她的表哥，特地用这话来试探我？”

西门燕道：“你给我吓得傻了，是吗？”

蓝水灵道：“为什么你会这样问我？”

西门燕道：“不为什么。我自己倘若是吃了别人的亏，我是一定要报复的，所以你若对我报复的话，今晚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蓝水灵生起气来，说道：“你既然不敢相信我，我搬个房间好了。”

西门燕笑道：“我若是不相信你，才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呢！”

蓝水灵气还未消，只见西门燕已是在床上盘膝而坐，闭上了眼睛了。蓝水灵叫她两声，也没见她答应。她本来还想和她吵一架的，此时倒是不便打扰她了。

她和衣躺在床上，想起这两天的遭遇之奇，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房中灯火未熄，忽见西门燕呼吸之间，鼻孔隐隐有两道白气呼出。

蓝水灵好奇心大起，心里想道：“她练的这门功夫倒是有趣，这两道白气呼出来又吸进去，像两条白蛇一样。”想摸它一摸，却又不敢。

忽然她发现自己的鼻端也好像有婉蜒浮动的白气，心里不觉奇怪：“怎的来到我的鼻子底下了？”要知西门燕那两道白气是随着她的呼吸伸缩的，呼吸之间，一直都是凝聚不散，不可能只是一丝丝若隐若现的气体吹到了她的面前来。

正自心中纳罕，胸口已是作闷，脑袋也在晕眩。幸亏她昨日学会了东方亮所授的吐纳功夫，这门内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无须静坐的，自然而然的就生出反应，真气在体内流转，不过片刻，烦闷顿消。

仔细察视，这才看得清楚，原来是若有若无的袅袅轻烟，从窗子的缝隙里吹进来。扇形的窗子是早已关上的，看不到外边的情景。

蓝水灵虽然缺乏经验，也知是碰上了使用迷香的强盗了。看西门燕时，只见她仍然好似老僧入定，动也不动。鼻孔那两道白气则已不见。

她第一个念头是把西门燕摇醒，但西门燕不是睡着，而是练功，她又害怕干扰了西门燕的练功，对她身体可能有损。心里想道：“我只不过有一点粗浅的内功，迷香已是迷不了我。她的内功当然比我深厚得多，料无妨碍。”再想起有一些江湖经验的师兄们往日的谈论，“靠迷香来行窃的强盗，在江湖上是被列为下三滥的小贼的，多半武功不高。”就更加不怕了，心想：“西门燕可能是根本就不把这些小贼放在眼内，我且静观其变，看他们怎样？”当下悄悄的躲在床底。她是犹有童心的小姑娘，想看看西门燕怎样戏弄那些小贼。过了一会，忽听得窗子轧轧声响，出现了一道较大的裂缝，有颗小石子从裂缝里掷进来。

蓝水灵心道：“这想必就是投石问路的手段了。”贼人不知屋内的人睡着没有，往往先抛一颗石子进来试探，这是蓝水灵早就听人说过的，今晚亲眼见到了。

西门燕仍然好像毫无知觉，连眼睛也没张开。

开始听得外面有人说话了，“可以进去了吧？”“再试一试！”这次是一枚铜钱飞了进来，“卜”的一声，正打着西门燕的额头。

西门燕连眼睛也没睁开，看来已是熟睡如泥的模样。

蓝水灵这才暗暗吃惊，“以她的脾气，如果她还有知觉的话，岂能忍受别人欺侮？嗯，莫非她当真已是中了迷香了。”

“你们听见没有，钱镖已经打着她了，她叫也叫不出来，你们还没有胆量进去？”门外那人说道。

“恐防有诈，依我看还是等老大来了再动手的好。”第二个人说道。

“什么有诈？这丫头是骄横惯了的，她肯平白吃这个亏？”

“我总觉得有点不妥，你想想她是谁的女儿，怎能这样容易就着了咱们的道儿。”

“哼，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是其二？”

“每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她要练一种功夫，（伙伴插问：什么功夫？）什么功夫，我就不知道了，总之她在练这种功夫的时候，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如此说来，那不是迷香也用不着？”

“那却不能这样说，多加几分小心，总是好的。”

“但若要小心从事的话，等老大来了，岂不是更加保险？”

“这点风险都不敢冒，你不怕给老大骂咱们是窝翼废吗？再说，老大虽然说是要来，但却不知是什么时候再来。”

“他好像说过，天亮之前，必定赶到的。”

“之前？”那人冷笑道：“这一段时间也是可长可短的呀。要是他过了五更，你也一直等到五更？你没听过夜长梦多这句老话？”

他的伙伴似乎给他说服了，道：“好，那就劈开窗子吧！”

蓝水灵听了这两人的对话，方始恍然大悟：“怪不得她说，我若是要暗杀她的话，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原来她真的是失了知觉，并非和我开玩笑的。听这两个人的口气，似乎对她甚为熟悉，为什么要来害她呢？”

无暇容她思索，外面这个人已经在用力劈开窗子了。

蓝水灵粗中有细，知道对方还有后援，自己也未必有把握打退这两个人，就在窗门将被劈开之际，躲入了床底下。

那两人打开窗子，跳入房中。

“啧啧，这女娃儿可真漂亮，真是有如海棠春睡，我见犹怜！”那高个子道。

身材矮瘦的那个“噗嗤”笑道：“想不到你居然还会掉文。”

那高个子道：“你以为我只是老粗么，我也懂得惜玉怜香的。”

那矮子道：“喂，你可不能胡来呀！这女娃儿咱们可是要拿回去献给庄主的！”

那高个子道：“只香个嘴儿，没关系吧。只要你不说，庄主又怎能知道。”

蓝水灵躲在床底，看见一双腿已经走到床边，双腿半弯，看来他是正在弯下腰准备偷吻西门燕了。

蓝水灵心道：“我可不能让这小贼欺侮西门姐姐。”她的长剑放在床上，但身上还有一柄短刀，当下拔出短刀，就斫那人的大腿。

可是她是从未斫过人的，心里不禁有点害怕，想道：“要是斩断他的一条腿，那多可怖，而且他只是动了邪念而已，似不该受此重创吧？”

那高个子弯下腰，刚刚伸出双臂要抱西门燕，做梦也想不到床底下有人向自己偷袭，说时迟，那时快，蓝水灵已是反转刀背，在他的膝盖重重一击。

那人虽然免了断腿之灾，但这重重的一击，也已把他的膝盖骨打碎了。那人痛彻心肺，倒纵出去，大叫“有鬼！”蓝水灵在地上打个滚，立即从床底下钻出来。

矮的那人可沉着得多，笑道：“老二，别慌，捣鬼的不过是小丫头！”蓝水灵一钻出来，他立即就用大擒拿手来抓她。

本来若是只论武功，这两个人不过是江湖上二三流的角色，蓝水灵是不会输给他们的。但她从无对敌经验，看那人毛茸茸的大手抓来，心里一慌，短刀又使不惯，不过数招，便给这矮子将她的短刀夺去了。

蓝水灵侧身一闪，在枕头底下把她用的那柄青钢剑抽了出来，喝道：“快

给我滚，你若不滚。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那矮子哈哈大笑：“很好，你这就和我一起滚吧！”

蓝水灵一怔道：“我只是叫你滚呀！”

那矮子笑道：“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吗？你的年纪虽然小一点，也还长得标致，我是舍不得你呀！”

蓝水灵这才知道他是存心调戏自己，骂道：“我好心叫你滚，你竟敢对我说些混帐话！看剑！”

那人刚才只不过数招，就夺了她的短刀，哪里把她放在眼内，笑道：“很好，我就看你怎样对我不客气吧！”

蓝水灵心头火起，出手就不留情了。房间里有一张大床，还有桌椅杂物，剩下的地方有限，蓝水灵身法比对手轻灵，所学的武当剑法又能随屈就伸，不管是空旷之地或是在斗室之中，都能施展自如。那矮子没想到她的本领‘突然”高明了这许多，这次轮到他不过数招就着了蓝水灵一剑了。

那高个子敷上了金创药，剧痛已减，大怒说道：“这小丫头让给我！”这句话刚出口，就见伙伴跳出来，他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啦？”

那矮子是左臂给剑锋划开一道伤口，好在只是皮肉之伤，但吃惊却已不小。说道：“这小丫头还有两下子，不可轻敌！”

那高个子冷笑道：“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料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口里是这么说，可也着实不敢轻敌，他提着一根小花枪，站在房门外，先不踏进房间，只用小花枪来戳蓝水灵。

小花枪也比蓝水灵青钢剑长得多，蓝水灵格了两下，只觉虎口疼痛，青钢剑几乎掌握不牢，不禁后悔：“早知如此，我应该把他的狗腿斩断。”

高个子可不念她刚才的“慈悲”，小花枪暴风雨般的乱插乱戳，冷笑说道：“你这小丫头竟敢暗算于我，我不要你的性命，也得挑断你的脚筋！”

蓝水灵猛地省起：“师父常说，本门剑法的要旨是以柔克刚，我怎地忘了？”

她的太极剑法没有练成，但已练成了师父所教的一套剑法，是不悔师太采用太极剑法的剑理，特地为俗家女弟子所创的“柔云剑法”。这是因为一来武当派的规矩，太极剑法不能轻易传给俗家弟子，二来也因为太极剑法甚为奥妙，悟性稍差，就很难练成的原故。不过，这套柔云剑法虽然不及太极剑法的奥妙精奇，以柔克刚的作用都是相同的。

高个子杀得性起，狠狠地猛戳一枪，蓝水灵的青钢剑在他的枪杆上轻轻一搭，高个子收不着势力，倏地就冲了进来，“卜通”一声，倒在蓝水灵面前。

蓝水灵笑道：“我可不要你磕头赔礼。”高个子倒下之时，枪杆正压在他受伤的膝盖上，蓝水灵一脚就踩下去。

这一脚踩下去，把那高个子的膝盖骨都踩碎了，痛得他死去活来。蓝水灵心中不忍，将他踢出门外，冷笑说道：“叫你滚你不滚，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那矮子只是左臂受了轻伤，并无大碍，说道：“我倒还想再讨苦吃。”他比高个子冷静得多，虽然输了一场，但却摸到了蓝水灵武功的深浅。这一次他不是空手对敌，而是同时使用两种兵器了。

他右手挥舞一柄流星锤，轻伤的左手则举着一面铁牌。流星锤把链索放尽，可达一丈开外，比小花枪长得多了。一阵挥舞，把房间里的桌子杂物打

得稀烂，就只没碰着大床。流星锤是重兵器，蓝水灵的柔云剑法练得还未到家，可不能像刚才对付高个子那样，用借力打力的功夫来对付他了。

那矮子把蓝水灵逼得再也守不住门户，一步步向后退，几乎贴近了墙壁了，他这才举着盾牌，向前推进。在攻拒进退之间，蓝水灵也曾用过迅捷无比的武当派七十二手连环套命剑法，乘暇袭敌，但都被他的盾牌挡住，伤他不得，眼看只有让他闯进来了。

蓝水灵人急计生，忽然把房间里的灯火吹灭，冷冷说道：“你进来！”

这一下那矮子倒是不敢轻进了，他已知道蓝水灵的身法比他轻灵，剑法又迅如闪电，在黑暗中自是容易受她暗算。若然挥舞流星锤，乱打一通，又怕伤及在床上打坐的西门燕。西门燕是他的主人要活擒的。

那矮子踌躇不前，蓝水灵躲在屋角，防他流星锤打来，也是不敢再露声息。僵持了一会，忽然又听得有人声了。

这个人是从外面来的，那矮子见他来到，又是欢喜，又是羞惭，说道：“韩大哥，我们正盼着你呢。你来了，这就好了。”

那个被叫做“韩大哥”的人哼了一声，说道：“我只道你们早已得手了，怎的还在门外徘徊？这是怎么回事？”

那矮子道：“有点棘手，老二还受了伤。”

“韩大哥”道：“那人不会骗我们的，西门燕怎能打伤老二？她的人呢，是不是已经跑了？”

那矮子道：“她还在房间里。但不是她打伤老二的。是一个和她同房住的女娃儿。”

“韩大哥”道：“我也知道有一个女娃儿作伴，但这娃儿的武功甚为平庸，你们怎的连一个只懂得几手三脚猫功夫的黄毛丫头也对付不了？”

蓝水灵颇觉奇怪，“这个人刚刚来到，又怎么知道我是三脚猫的功夫。哼，你这两个把弟的功夫比我都还不如，谅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是三脚猫，你的把弟是独脚猫，你也不见得就是四脚猫！”人总是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的，蓝水灵也不例外。幸而马上就有一句“好话”让她听见了。

“大哥，那女娃儿的剑法很不错啊，好像是武当派的。”

那“韩大哥”道：“我知道，那丫头不过是武当派一个未入门的弟子，人未入门，剑法只能算是未入流！”

蓝水灵刚刚听了一句“好话”，又被那个“大哥”把她说成是“未入流”，心里很不高兴，但也更加奇怪了，“怎的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那两个人也很不高兴，要知蓝水灵若是“未入流”的话，他们败在蓝水灵手下，那又是什么，只能说是脓包了。

“韩大哥”见他们不说话，哼了声，说道：“你们等着瞧吧！”一面说一面把随身携带的火折亮了起来。接着说道：“在这火折熄灭之前，我就要把那小丫头揪出来！如果我办不到的话，我就不是你们的大哥！”

他一手拿着火折，另外一只手却是空的，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踏入房间。

蓝水灵贴在房门遮掩着的墙角，心中很不服气被人如此小觑，那“韩大哥”一踏进来，她唰的就是一剑刺将出去，她用的是连环夺命剑法，迅捷无比，但不知怎的，一招三式，全落了空。

“韩大哥”火折一晃，空着的手就来夺她的剑，这擒拿手法果然厉害，蓝水灵只觉劲风袭来，剑法施展不开，手腕几乎给他抓住。

蓝水灵一个移形易位，剑锋稍偏，“嗤”的一声，把他的火折削去了一

小半，但仍然没刺着他，火折也没熄灭。

“韩大哥”已经用了三招大擒拿手法，尚未能够将她抓住，火折反而被削，也是不禁有点惊诧：“怪不得他们会吃了这小丫头的亏。”为了解嘲，冷笑说道：“我的所料不差，你这几招剑法果然是仅得皮毛。你小心吧，下一招我不再让你了。”这话其实是掩饰自己不能一击得手的遁辞，并非说给蓝水灵听的。

蓝水灵见他只用一只手就把自己逼得施展不开，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但她是不肯吃亏的，硬着头皮回骂：“不识羞，你几时让了我了？你自己小心吧，这一剑我就不只是削你的火折了。”她学别人的吹牛倒是学得很快，没有刺着人家，却说成只是想削人家的火折。

“韩大哥”是说过在火折熄灭之前，就要把她揪出去的，现在试了几招，情知若是只用单手的话，即使可以活擒这小丫头，少说恐怕也得在十招开外，而且难保火折不灭。他不敢托大，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唯有将那半截火折抛开。

不过他这一抛，却是抛得恰到好处，火折碰着放在床头小几上的一盏油灯，刚好将油灯点燃，余下的火折却在桌面燃烧，火光就减弱了。这样一来，光源可由油灯补足，火折燃烧的速度则慢了许多。他大有把握在火折熄灭之前活擒蓝水灵了。

蓝水灵也“狠”了心肠，把她新近偷学成功的一招“白鹤亮翅”使了出来。

这一招“白鹤亮翅”她在武当山的时候，已经跟弟弟拆过，前几天在东方亮和牟一羽交手之时，双方都也使过这招，她在旁观战，得益更大。

蓝水灵飞身斜削，“韩大哥”骈指点她眼睛，右臂一圈，五指微屈，成鹰抓擒拿之状，抓她脉门。前者乃是虚招，目的在迷乱她的眼神，后者方是实招，逼使她的兵刃非脱手不可。这是他最得意的擒拿手法，即使武功与他相若的人，也难招架。他使出来对付一个武功比他弱得多的“小丫头”，自是以为百无一失。

双方动作都快，只听得“ ”的一声，蓝水灵的剑果然脱手，但却并不是到了那“韩大哥”的手中，而是斜飞出去，插在床上。西门燕是在床上盘膝而坐的，这把青钢剑就刚好插在她的面前。剑锋上鲜红的血珠一点点滴下来。

原来“韩大哥”本来是要把她的剑夺过来的，但她这招“日鹤亮翅”的威力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结果是蓝水灵的剑虽然脱手，但他的两根指头也给剑削断了。

蓝水灵尚未知道他已给自己断了双指，只道他是要把自己的剑夺过去伤害西门燕，急忙叫道：“是我和你打架，你可不能伤及旁人！”不料她这么叫喊，反而提醒了那“韩大哥”了。

要知那姓韩的已经断了双指，倘若这把剑重新回到蓝水灵手中，再打下去，他就未必有把握取胜。再者，时间一拖长，西门燕也就随时有可能醒来。

那“韩大哥”瞿然一省，立即采取行动。行动的计划是：既抢剑，又抢人。先把蓝水灵那把剑抢到手中，再趁着西门燕尚未醒来的时候，将她抓作人质。那时自是不用害怕这小丫头反击了。“何况这小丫头失了兵刃，用不着我出手，老三已是足以对付得了她。”

算盘打得很如意，只可惜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令得他的全盘计

划，都成泡影。

说是“意外”，其实也是他应该想得到的，那就是西门燕练功所需的时间。

正当他要拔起插在西门燕面前那把剑的时候，西门燕行功己毕，眼睛张开了。

西门燕眼睛一张开，突然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床前，大吃一惊，小姐脾气登时发作，噼噼啪啪，正手两记，反手两记，打了那“韩大哥”四记清脆玲珑的耳光！喝道：“哪来的臭男人，给我滚出去！”

那姓韩的能够用单掌来对付蓝水灵的剑，但对这四记耳光却是一记都躲不开，蓝水灵在旁看得呆了。

这四记耳光还当真打得不轻，那“韩大哥”半边面孔坟肿，门牙打掉，口喷鲜血，不叫他滚，他也是非滚不可了。

那个被踩碎了膝盖骨的高个子，用小花枪当作拐杖，刚刚站了起来，见他们的“大哥”跌跌撞撞地跑出来，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问道：“大哥，你怎么啦？”

“韩大哥”哪里还有工夫和他细说，总算他还没忘记要照料把弟的义务，叠声叫道：“时候过了，快跑，快跑！”

“时候过了”，这是什么意思？蓝水灵听不懂，西门燕可是明白的。

西门燕作了个深呼吸，问蓝水灵道：“房间里好像有迷香气 味，是不是那臭贼放的？”

蓝水灵道：“是他的两个同党放的。”

“他们来作什么？”

“听他们说，好像是要来捉你的！”

西门燕已经料到几分，此际，一从蓝水灵口中得到证实，不禁勃然大怒，随手就把插在她面前的那把剑拔了起来，喝道：“臭贼，还想跑么！”

斥骂声中，长剑化作银虹飞出。

那“韩大哥”跑在前头，矮子紧跟他的背后。只听得一声惨呼，那柄长剑从矮子的后心插入，前心飞出，余势迄未稍衰，那“韩大哥”已经跑到外面那个院子的尽头，刚刚纵身跃起，一只脚已经踏上墙头，那柄继续向前飞去的长剑，又插入他的后心，竟然将他“钉”在墙上。

被蓝水灵踩碎膝盖骨的那高个子，正自以小花枪当作拐杖一跛一拐的逃命，见老大老三都被杀了，吓得魂飞魄散，他情知要跑也跑不了，只好转过身来，跪在地上，哀哀求告：“是小的、瞎、瞎了眼睛，请小姐高抬贵手！”

西门燕下了床，脚尖碰着蓝水灵那柄刚才被矮子打落的短刀，她脚尖一挑，又把短刀拿到手中，冷冷说道：“目盲可恕，心盲难饶。你要我高抬贵手，我就如你所愿吧！”短刀飞出，血光迸现，这一刀又是不差分寸的插入了那高个子的喉咙！

蓝水灵在旁惊得呆了。心里想道：“这高个子已经跪地求饶，你不杀他，他也是变残废的了，又何必这样残忍？”

西门燕好似知道她的心思，说道：“你是怪我心狠手辣吗？但你想想，如果我不是及时醒觉，他们又将怎样对待咱们？不错，他们或者不会杀你，但你活着受他们的侮辱，恐怕比他们要你的命更加难受吧？”

蓝水灵想起那高个子淫邪的眼睛，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心中虽然仍是不以西门燕的残忍为然，但却也不敢反驳她了。

“他们好像是你的熟人，你为何不盘问他们，然后再加处置？”蓝水灵道。

西门燕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我的熟人？”

“我是从他们的口气中猜测的，他们知道你的姓名，又知道你每天晚上在这个时候要练内功，一练内功，就好像老僧入定，对外间的一切毫无知觉了。”

“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些人，待会儿再仔细看看，你先换衣服吧。”

蓝水灵先后和这三个人都打过一场，早已打得披头散发，衣服也染上血污。西门燕给她一套新衣，让她更换。

西门燕一面等她换衣，一面说道：“他们用的是鸡鸣五鼓返魂香，虽然不算特别，在江湖上通常所用的各种迷香之中，也算得是很厉害的一种了，你居然没有昏迷，倒是难得。”

“要是我在昨天晚上碰上，那就一定非昏迷不可了。”

“为什么？”

“说起来也是我的幸运，前天晚上，东方大哥怕我抵御不了荒山雨夜的寒冷，传授了我一点运功的法门，刚才我就是用这种法门抵御迷香的。”

“怪不得你口口声声称赞他，他果然是对你很好。不过他传授你的还只是一些粗浅的内功。”

蓝水灵吃了一惊，说道：“粗浅的内功已经有这样奇妙的效果，如果是上乘的内功，那还了得？西门姐姐，你练的内功和东方大哥一样的么？”

西门燕道：“大同小异。”

蓝水灵道：“那不是比我们武当派的内功还更强么？”

西门燕道：“我不懂武当派的内功，但我知道武当派的内功是被武林中人奉为正宗的。你说的未必对。依我猜想，东方大哥固然可算明师，但明师之所以能够教出你这样的高徒，那是因为他亦已懂得了武当派内功的奥妙之故。”

蓝水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西门燕道：“这次多亏了你，我会报答你的。待有空的时候，你把在武当山已经学过的功夫以及东方大哥传给你的练功法门，仔细和我说，我会继续教给你一些比较上乘的功夫。”

蓝水灵道：“刚才那种情形，咱们乃是患难与共，我并不只是帮你抵御贼人的，我也不要你的报答。”

西门燕道：“我也并不是只为了报答你呀，你已经知道我一练功就会失了知觉的，要是以后还碰上这等事情，你练好功夫，也可保护我呀。”

蓝水灵好奇心起，问道：“我练的粗浅内功，可以抵御迷香，你练的上乘内功，反而失了知觉，那么练这上乘的内功又有什么好处？”

西门燕笑道：“失掉知觉不过是暂时的，过后好处多着呢。比如我吧，我就是在这趟练功之后，才有那么深厚的内力，可以一剑飞出，便连杀两人的。”

蓝水灵道：“我只想学抵御敌人的本领，可不想杀人。”

西门燕道：“傻丫头，学好了本领，杀不杀人，随你的便。但假如你的本领学得差，你不想杀人，别人却要杀你，那怎么办？”

蓝水灵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有理。”

西门燕道：“ 那么你肯跟我学武了吧？ ”

蓝水灵想了一想，说道：“ 你教我，我就学。不过，我可不能叫你做师父。因为…… ”

西门燕笑道：“ 谁要你做徒弟啊？我也知道你是已经另外有了师父的。 ”

蓝水灵道：“ 还未正式拜师的，她只肯认我做记名弟子。 ”

西门燕道：“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你若是愿意的话，咱们可以姐妹相称。”

蓝水灵喜道：“ 只要你不嫌我高攀，那敢情好。 ”说了这话，如有所思，双眼望着西门燕。

西门燕道：“ 你还有什么要问？ ”

蓝水灵道：“ 凡是练到上乘内功，都会失掉知觉的吗？我也曾见过师父练功，虽然她不喜欢别人打扰，但别人说些什么，她还是听得见的。她的年纪比你大得多，难道她练的内功，还不及你的那么‘ 上乘 ’？ ”

西门燕笑道：“ 武学之道，贵在妙悟，内功的高下，也不在于年纪的大小的。不过，你莫误会，我不是说你师父的内功造诣比不上我，内功也有各种各样法门，有些内功，练到了高深境界可以具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定力，但却仍然会有知觉的。 ”

蓝水灵道：“ 那么是哪一种内功较为高明呢？ ”

西门燕道：“ 各师各法，功力有深浅，法门难比较。 ”

蓝水灵还是不很明白，但却是不便再絮絮不休地问下去了。

她哪知道，西门燕的这个解释，虽然并非胡说，但却是说得不尽不实的。那是因为西门燕像东方亮一样，也是藏着私心的。原来她练的这门内功，乃是正邪合一的内功，见效很快，却伏有祸根，练到最高境界之时，偶一不慎，就会发生走火入魔的现象。她要蓝水灵把学过的功夫仔细说给她听，目的就是想要懂得武当派内功的入门途径，虽然只是入门途径，对她也有好处。

说话之间，蓝水灵已经换好衣裳，西门燕道：“ 咱们出去看看。 ”

第一个倒在地上的尸体是那高个子，他面部朝天，喉咙插着蓝水灵那把短刀。外面有月光，虽然不很明亮，也看得见割开他的喉咙的那个血洞。蓝水灵吓得心儿卜卜地跳，转过头不敢观看。

西门燕却看得很仔细，她拔出短刀，抹干血迹，还给蓝水灵，说道：“ 这人我不认识。 ”

第二个尸体是那矮子的，长剑从他后心插入，前心飞出，他是俯卧于地的。背心裂开的窟窿更大，鲜血还在汩汩流出，蓝水灵掩着脸孔，更加不敢看了。

西门燕把他翻转过来，看了一看，说道：“ 也是不认识的。 ”

第三个是那“ 韩大哥 ”，他是被长剑钉在墙头的。蓝水灵想要作呕，说道：“ 别把他的尸体弄下来，我怕！ ”

西门燕道：“ 这人我不用仔细辨认了，在房间里我已经看得清楚。 ”她解下腰带，一个“ 黄鹄冲霄 ”，身形拔起，腰带卷着插在他身上的那把长剑，轻轻一拉，就把长剑卷了过来。

她把长剑交回蓝水灵，说道：“ 你的长短兵刃都给我弄污了，真是不好意思。 ”

蓝水灵道：“ 我就要呕吐了，快点离开这血腥之地吧。 ”

西门燕道：“ 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心里也是很害怕的。不过，渐渐就习惯了。傻丫头，亏你还要学人行走江湖呢，见了死人也害怕！ ”

蓝水灵道：“这种习惯，我宁可没有。”匆匆走出院子，说道：“奇怪！这些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却好像知道你的底细。”

西门燕忽道：“是了！”

蓝水灵道：“什么是了？”

西门燕道：“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你想到没有？”

蓝水灵道：“你告诉我吧，我懒得去想。”

西门燕摇了摇头，说道：“你若是日后还要行走江湖，就得多动脑筋，懒得去想是不成的！”

蓝水灵想了一想，说道：“这几个贼人闹得天翻地覆，店主人为何到现在还未见出来？”

西门燕道：“对了，这件事情不是更奇怪吗？”

蓝水灵道：“会不会是他给贼人杀了？”

西门燕道：“我想不会，因为他的武功虽然不算高明，但总要比那三个臭贼高明一些。”

蓝水灵道：“那为什么在你已经杀了贼人之后，他还不出来看你呢？你和他不是本来相识的吗？”

西门燕道：“是呀，所以我才觉得更加奇怪，还有，店子里的客人不止咱们两个，但其他的客人也都不见。嗯，咱们别胡猜了，还是去看看吧。”

她亮起火折，推开店主的房间，床上的被窝还是暖的，店主人却不见了。这间小客店总共也不过六七个房间，她索性一一推开房门去看，一个客人都没有。

最后到了她那个聋哑仆人住的房间，西门燕道：“如果我料得不错的话，这老奴才也该早就跑了。”不料，这次推开房门，却赫然看见那个老仆在内。

但可惜并不是活人，是死人！老仆人倒卧地上，身上满是鲜血，地上也流着鲜血。

地上还有血写的两个字：“鲁川”，歪歪斜斜，“鲁”字写得很大。“川”字只有三直划，字体又瘦又小，还不到“鲁”字所占面积的一半。

西门燕吁了口气，说道：“终于找到线索了。”

蓝水灵道：“在哪里？”

西门燕道：“就在你面前。所以我说你若行走江湖，胆小是绝对不行的。比如这个线索吧，你不敢看又怎能发现？”

蓝水灵道：“你说的是这‘鲁川’二字？”

西门燕道：“不是鲁川，是鲁顺，大概因为鲁字的笔划太多，他写了这个‘鲁’字，已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写完那个‘顺’字了。只写了一小半，就咽气啦。”

蓝水灵道：“你怎么知道是顺字？”

西门燕道：“鲁顺就是这间客店的主人。他在临死之前写下这个名字，目的是在告诉我，杀害他的凶手，乃是鲁顺。”说至此处，叹了口气，道：“我猜错了，初时我还怀疑是他串通了那伙贼人来害我呢。因为他是知道我每晚在这个时候练功。但我没想到鲁顺也知道。”

蓝水灵道：“他是你家老仆，何以你首先怀疑他呢？”

西门燕道：“他的聋哑并不是天生的，是我的爹爹将他刺聋，又将他药哑的！”

蓝水灵“啊呀”一声，说不出话来。

西门燕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爹爹太过残忍？其实爹爹对他已是特别仁慈了。 ”

蓝水灵道：“ 他犯了什么罪？ ”

西门燕道：“ 也没什么罪，只不过他以前是和我的爹爹作对的。凡是和我爹爹作对的人，没有几个能逃出性命，他落在我爹爹手中，仍得不死，这是少有的例外。 ”

蓝水灵道：“ 令尊怎的有这许多仇家？ ”

西门燕道：“ 你是想问我的爹爹是干什么的吗？ ”

蓝水灵虽然没有行走江湖的经验，也曾听得师兄、师姐们说过江湖的避忌，打听别人的家世、来历、行踪等等，对一般人来说甚属平常，对江湖人物来说，却是属于避忌一类，说道：“ 我只不过好奇，随便问问。你若是不愿意说，那就算了。 ”

西门燕道：“ 你我已经姐妹相称，说给你听，也是无妨，我爹的行业是在七十二行之外的特别行业，他是强盗的祖宗。 ”

蓝水灵道：“ 强盗的祖宗？ ” 想不通这是一种什么行业。

西门燕道：“ 明白告诉你吧，他是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从不出手行劫，自有强盗把银子给他送来，还要口口声声叫他做老祖宗，怕他不接纳呢。 ”

蓝水灵吃惊不小，“ 这，我岂不是上了贼船了？ ”

西门燕继续说道：“ 那聋哑老头，本来也是在黑道上有点名气的强盗，他和另外一帮强盗有一次围攻我的爹爹，爹爹把其他的人全都杀了，只留下他。至于因何缘故，我也不大清楚。他变成聋哑，却得回一条性命，他感谢我爹爹的不杀之恩，从此就成了我家的忠仆。 ”

蓝水灵默然不语，西门燕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 你不用害怕，自从我爹去世之后，我们这家就在深山隐居，早已不做强盗了。 ”

蓝水灵道：“ 令尊已经去世？ ”

西门燕道：“ 他去世那年，我才不过三岁。听说他是死在异乡，连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 ”

蓝水灵又是“ 啊呀 ” 一声，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西门燕笑道，“ 你是不是后悔交上了我这个强盗的女儿？ ”

蓝水灵道：“ 父亲是父亲，女儿是女儿，何况令尊又早已死了。 ”

西门燕道：“ 做强盗的也并非都是坏人的，将来你见得多了，就会明白。 ”

蓝水灵心里想道：“ 像你爹爹这样滥杀，我就不相信他能是好人。 ” 当然这些话她是不会说出来的。

她没有说话，西门燕却忽然笑了起来，蓝水灵莫名其妙，“ 你笑什么？ ”

西门燕道：“ 我看得出你是不以为然。若在平时，你若是在我的面前表示看不起强盗，说不定我已经将你杀了。但今晚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又怎能杀你？ ”

蓝水灵道：“ 我只是因为那些强盗要来欺侮我，我才力抗他们的。我的原意并非保护你，所以你用不着报答我。 ”

西门燕笑道：“ 你是在说谎。我一醒来的时候，就瞧见你那惊急的模样，你是为我担惊，你以为我瞧不出？ ”

当时蓝水灵的确是在为她担惊，被她说穿，只好叹口气道：“ 燕姐，如果今后你还是不改变你这态度，我倒宁愿你现在把我杀了的好。 ”

“ 什么态度？ ”

“不准别人在你面前表示瞧不起当强盗的态度。”

西门燕道：“好，咱们各让一步，以后若是有人对我那样，我不杀他，只不过多少还是要令他吃点亏的。你到了我的家里，可也别要在我的面前骂强盗。”

蓝水灵道：“令堂不是强盗，我又何必要在她的面前无端去骂强盗。”

西门燕笑道：“你说老实话，倘若你早就知道我是强盗的女儿，你会不会先想一想，舍命去保护一个强盗的女儿，值不值得呢？”

蓝水灵道：“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是求心之所安，如果刚才我为求苟活，让那些强盗欺侮你，我这一生都不能饶恕我自己”

西门燕呆了片刻，道：“你说得很好。我也老实告诉你吧，我并不是为了报恩不杀你的，我只是觉得和你投缘，我也不知是何缘故，越来越喜欢你了。”

蓝水灵道：“多谢。嗯，不知不觉，天已亮了。”

西门燕道：“你会不会骑马？”

蓝水灵道：“我爹倒是有一匹瘦马，但只是用来拉车的，我有时也骑着它玩，不过来来去去，都是在山坡的菜地上溜圈子，从没有在大路上跑过。”

“你爹是干什么的？”

“我爹是在武当山上种菜的。”

“你长得这样秀气，要是你不说，谁都会当你是读书人家的小姐。”

蓝水灵心里很不舒服，冷冷说道：“种菜人家的女儿，本来应该是粗手粗脚的笨丫头的，是么？”

西门燕笑道：“你别多心，我真的只是想称赞你的秀丽，怪只怪我不会说话。”

蓝水灵见她道歉，反而不好意思。说道：“不是我小心眼儿，有些人是看不起斩柴种菜的人的，我有几个师姐就是这样。”

西门燕道：“我倒是羡慕种菜的人家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优无虑，有什么不好？比做强盗的就强多了。比如我吧，我爹早已死了，但我这个做强盗的女儿，还是时常会碰上意想不到的麻烦。”

蓝水灵心里想道：“如果我的爹娘真是像她说的那样无忧无虑就好了。”原来她曾经有过好几次，在无意中碰见爹娘呆呆的坐着，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问爹娘是为何事，爹娘又总是说她胡思乱想，不肯承认。直到最近，她开始发觉弟弟的“来历”可疑，这才想到爹娘的心事可能是和弟弟有关。但这些事情当然是不便和西门燕说了。

西门燕道：“嗯，越说越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你不会骑马也不打紧，我来教你，很快就能学会的。咱们走吧。”

“韩大哥”和那一高一矮的强盗都留下坐骑，西门燕道：

“骑马可要比坐车痛快得多，难得这三匹坐骑都是非比寻常的骏马，三匹马轮流替换，咱们可以缩短许多天行程。”

第一天她和蓝水灵合乘一骑，把着她的手，教她怎样操纵坐骑，第二天就各乘一骑了，这三匹马都是久经训练的，没人骑的那匹马也不会跑开，紧紧跟在后面。西门燕专挑少人行走的捷径，蓝水灵也不知经过的是些什么地方，只是感觉天气越来越冷，人烟越来越少，心知是从南方走到了北方。

走了半个月光景，到了一座高山脚下，西门燕舒了口气，说道：“回到老家啦。”

蓝水灵仰望高山，只见白雪皑皑，覆盖山坡，再往高处望，山腰已是云气弥漫，山峰则好像在云海中飘浮的桅杆，若隐若现，看不见全貌了。

蓝水灵咋舌道：“这么高！你们就住在这座山上？”

西门燕道：“不错，我家就是在那白云深锁的山峰，不过，你也不用惊怕，我们并不是住在峰顶，这半个月来，你的内功进步得很快，相信你可以上得去的。要是你当真走不动的话，我还可以背你。”

她跳下马背，笑道：“人上得去，马可难行。我不想累坏这几匹坐骑了。”

蓝水灵跟着下马，笑道：“燕姐，你若是凡事能够替别人设想，好像你现在对这几匹坐骑一样，那就好了。”

西门燕道：“人和马怎能相比，马会让你乘坐，又会帮你拉车。别说养熟的家畜了，即使山上的野兽，你不惹它，它也不会存心害你的。只有人才是最喜欢残害同类。”

蓝水灵笑道：“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怎的这么多牢骚。我不相信人就有你说得那样坏。坏人不是没有，但总是好人更多吧。”

西门燕似是有甚心事，微喟说道：“你能够这样想，这是你的福气。”

蓝水灵跟她上山，越上越高，气候也越来越冷。山风凛冽，当真是刺骨生寒。幸亏蓝水灵这半个月来练东方亮所传的内功，又得西门燕详加指点，她练的这种内功是最易见效的，此时所具的功力，已是相当于别人苦练三年了。虽然感觉寒冷，也还可以抵受。

走到中午时分，蓝水灵手足已是冻得僵硬，走一步路都要费很大气力，不禁苦笑道：“我恐怕上不去了。但我又不好意思要你背我，怎么办呢？还是歇一会，生个火烤暖身子再走。”

西门燕笑道：“你已经比我预料的走得远了许多了，要是你未曾来到这里，就冷僵了，那我非背你不可。到了这里，就不用我背了。再走半里路的气力你总还有吧？”

蓝水灵道：“再走半里又如何？”

西门燕道：“过了这个山坳，就会好起来的。你信不信？我不骗你，奇迹马上就会出现！”

蓝水灵半信半疑，加快脚步，走过山坳，果然一过了山坳感觉便即不同。吹来的风是暖和的，呼吸的空气也好像含着水份，滋润她干枯的喉咙。陡然眼睛一亮，她看见“奇迹”了，是“奇迹”，也是奇景。

她看见的是高山上的喷泉，喷泉正在风中喷发。灼热的泉水变成一团团蒸汽冲上天空，在风中扩散开来，在阳光照射之下，形成七彩缤纷的“花朵”。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花朵”，走过了山坳，就好像跨过了冬天的门槛，一下子跌进春天的怀抱了。

西门燕道：“山上这样的喷泉多着呢，泉水热得可以煮熟雪鸡。你要不要试试，我去捉一只雪鸡来让你将它煮熟。不过这种喷泉的泉水是含有硫磺的，吃起来有一种怪味。”

蓝水灵呼吸着新鲜、温润的空气，精神为之一爽，说道：“喷泉旁边的野果可以吃吗？”

西门燕道：“可以，这是野生的樱桃，甜中稍微带点酸涩的味道，吃了特别提神。”

蓝水灵抓了一把放人口中，说道：“滋味还当真不错呢。我现在一点也不累了，咱们还是走吧，别多费功夫去抓雪鸡了。”

西门燕道：“ 雪鸡满山乱跑，捉一只也不费劲。 ”
蓝水灵道：“ 何必呢，我又不饿。雪鸡如此可爱，只为好玩而吃了它，也未免太杀风景。 ”
西门燕笑道：“ 我忘记了你是心地慈悲的好姑娘了。我家离此已经不远，回到家里，不怕没有好东西吃，这就走吧。 ”
西门燕走在前头带路，走过弯弯曲曲的山道，进入一个弯月形的谷口，谷中绿草如茵，杂花生树，别有洞天。只见几间房屋倚山修建，有红墙围绕，伊然富贵人家。
蓝水灵叹道：“ 这里像世外桃源一般，你们可真会享福。 ”
西门燕道：“ 就是静了一点，我们一家总共只有四个人，我和母亲之外，还有两个丫鬟。 ”
说话之间，已有一个丫鬟出来迎接。打量了一下蓝水灵，笑道：“ 小姐，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伶俐好看的小妹子，我们可添了一个伴了。 ” 原来她以为蓝水灵是新来的丫头。
西门燕道：“ 小妹子不是你们叫的，她是我的小妹子，你们该叫她二姑娘。 ”
那丫鬟满面通红，连忙赔礼说道：“ 二姑娘，你莫见怪，我不知道！ ”
蓝水灵道：“ 我一点也不介意，你不必理会小姐的话，尽管和我姐妹相称。 ”
西门燕淡淡说道：“ 你怎么一到我家，就教我的丫头造反了？ ” 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也不知她是认真还是说笑。
那丫头只道蓝水灵说的乃是“ 反话 ”，越发惶恐，跪下来道：“ 我们做下人的怎敢如此不分尊卑，我说错了话，求二姑娘饶恕。 ”
蓝水灵不待她双膝着地，已是将她拉起来，微微一笑，说道：“ 我是种菜人家的女儿，论身份，还比不上富贵人家的丫头，有什么尊卑好分？ ”
西门燕眉头一皱，说道：“ 这丫头名叫红绡，你高兴就叫她名字吧。别在称呼上纠缠不清了。 ”
蓝水灵甚不喜欢西门燕的小姐脾气，但想这是她的家，在她的丫头面前，也不便和她抬杠，便不作声了。
西门燕道：“ 紫玉呢？ ”
红绡道：“ 有几个客人来拜访老夫人，她给客人倒茶去了。 ”
西门燕诧道：“ 咱们这里从来没有外人来的，怎的…… ” 话犹未了，只见一个穿紫色衣裳的丫鬟，现已经从内堂走出来。
红绡道：“ 刚说曹操，曹操就到。紫玉，小姐刚回来就问你呢。 ”
西门燕道：“ 那些客人是什么人？ ”
紫玉道：“ 我不知道，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共三人，一个是和尚，一个道士…… ”
西门燕笑道：“ 有尼姑没有？ ”
紫玉一本正经回答：“ 没有。第三个是头戴方巾的，看模样像个秀才。老夫人叫我放下茶盘，就说用不着我伺候了。 ” 她是在提醒小姐要不要待客人走了才进去。
西门燕好奇心起，说道：“ 待我进去瞧瞧。水灵妹妹你也来吧。 ”
蓝水灵也是不大懂得世故的，跟着她就走。紫玉想要拦阻，却也不敢。红绡悄悄对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叫她莫要多事。

西门燕踏入里面的小院子，便听得母亲的声音说道：“我早说过，江湖上的纷争我是从不插手的。你们休再啰唆。”似乎带点怒气。

西门燕也还有点分寸。听见母亲似乎正在生气，就停下脚步了。

她躲在院子的假山石后，只见三个客人之中的那个道士站了起来，说道：“这纠纷并不是我们挑起来的，说起来还是西门山主当年未曾了结的一桩事情呢。”

西门燕的母亲冷冷说道：“这么说，你们是要我夫债妻偿了？”

那道士连忙躬腰说道：“不敢。我们只是想请老夫人破例一次。”

西门燕的母亲道：“既然是他的未了之事，你们就该去求他，不该来求我！”

那和尚也站了起来，说道：“可惜西门山主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他看在我们几十年效忠他的份上，相信他一定会替我们出头的。”谁也听得出来，他的话中已是带有愤懑之意，西门燕听了，不禁也在心里想道：“妈妈也真是的，爹爹已经死了，却叫他们去求爹爹。这不摆明是嘲弄他们吗？”

心念未已，只听得“笃”的一声，她的母亲把茶杯在桌上一顿，说道：“着呀，你也知道我的丈夫已经死了，那么请问我和你们还有什么关系？他是强盗头子，我可不是强盗头子！在他生前，我从来没管过他的事情，在他死后，我当然更加不管！言尽于此，送客！”

说到“送客”二字，衣袖一挥，那股袖风把三个客人的茶杯都卷了起来，一齐落在茶盘上。这三杯茶客人都没喝过，杯中还是满满的，被她的袖风卷起，放下，茶水竟没溅出一点。把三个客人都看得呆了，心里俱是想道：“这份精纯的内功，只怕西门山主也未必能够。”

老夫人口中说是送客，但习惯是“端茶送客”的，即主人端起茶杯，客人就该知趣告退了。但客人未走，就把客人面前的茶杯“收”起来，这却是哪里都没这个习惯的，分明是“逐客”的表示了。

三个客人都是心怀怨忿，心想你虽然不是强盗头子，但你在这里享受神仙般的岁月，难道不是从我们以前给你丈夫的“孝敬”之中得来的？不过，他们见了西门夫人炫露的这手功夫，却是谁也不敢多说半句闲话了。

西门燕悄悄说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那三个客人一走，她就进去，笑道：“妈，哪里来的这些客人，好像惹你生气了，是吗？”

西门夫人道：“这几个人都是你爹爹的旧属，我才不会为他们生气呢，只不过是讨厌他们的啰唆罢了。嗯，别提他们了，你找到了表哥没有？”

西门燕道：“找到了。”

西门夫人道：“他的人呢，为何他不和你一起来？是不是他先要回去见他的师父？”说话的口气，似乎不大高兴。

西门燕笑道：“妈，你别呷他师父的醋。他还没有回来呢。”

西门夫人道：“哦，他又去哪里了？”

西门燕道：“好像听说是去少林寺。”

西门夫人一怔道：“他去少林寺做什么？”

西门燕不想多说，道：“我不知道。表哥做的事情常常是古里古怪的，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肯说，我也就不便多问了。不过，表哥虽然没有跟我回来，我却给你带了一位女儿回来啦。”

西门夫人面色一沉，似乎颇有点惊异，“你胡说什么，我只有你这个女儿，哪还有别的女儿？”心里暗自想道：“难道她是在外间听到了有关我的

闲话？”

西门燕不知就里，却不觉笑起来道：“妈，你这样聪明，还猜不到吗。我是给你收了一个干女儿啊。”

西门夫人松了口气，说道：“哦，原来是你有了一个结拜姐妹。”

西门燕道：“不错，她姓蓝，名水灵，一对大眼睛，水汪汪的，又好看，又聪明，你见了她，包你欢喜。”

西门夫人却似乎不感兴趣，淡淡说道：“你还说你的表哥古怪，你闹的花样之多，我看也不在你的表哥之下。”

西门燕道：“她就在外面，我叫她来见你，好吗？”西门夫人不置可否，西门燕便扬声叫道：“灵妹，妈妈好想见你，你快来呀！”

蓝水灵在外面已经听见她们母女的对话，进来叫了一声“伯母”，说道：“令千金是和我闹着玩的，我可不敢高攀。”

西门燕道：“妈，我可不是闹着玩的。她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呢！”

西门夫人吃了一惊，脸上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气，说道：“她曾经救过你的性命？这是怎么回事？”

西门燕把“这是怎么一回事”说给母亲知道，西门夫人得知原委，这才重新露出笑容。

西门燕道：“妈，这三个人是什么来历？”

西门夫人道：“蓝姑娘，你把这三人和你动手的经过说给我听，最好记得他们所用的招式。”

蓝水灵道：“我只知道本门的武功，招式也只是限于剑法。他们用的是什么招式，我可说不上来。不过当时怎么打的，我还记得一些。那高个子用的是一杆短枪，那矮子用流星锤。那个他们叫做‘韩大哥’的人却是什么兵器都没有，只用一双肉掌就把我逼得喘不过气。”她一面说一面比划。说得倒是颇为仔细。

西门夫人听了，闭目沉思，过了一会，说道：“那高、矮二人的武功还未入流，我无法判断他们的门派。那姓韩的却有点门道，他用的大擒拿手法是大开大阖，喜欢抓上三路的穴道，对吗？”

蓝水灵道：“不错。”

西门夫人道：“这就对了。他这路大擒拿手法是断魂谷主韩翔的手法。嗯，他也姓韩，说不定就是韩翔的子侄辈。”

西门燕道：“这断魂谷主韩翔是何等人物？”

西门夫人道：“是你爹爹当年未曾得有机会除掉他的漏网仇家之一，也是刚才那三个客人所要对付的黑道人物之一。”

西门燕道：“他派了人来害死咱们的那个聋哑老仆人，还几乎把我掳去。妈，你替我杀掉他吧。”

西门夫人道：“他在黑道中也算得是个人物，不过还值不得我出手。这样吧，待你的表哥回来，我叫他替你出这口气就是。”

“只是出一口气吗？”

“出气是可大可小的，你要出的是‘小气’还是‘大气’？”

西门燕道：“小气如何？大气如何？”

西门夫人道：“你要出小气，就只废掉他的武功；要出大气，就把他的断魂谷里上下人等全都杀掉，一个不留！”

蓝水灵听她好像“轻描淡写”的说来，说的竟然是不知和多少人性命有

关的事情，不禁心头大骇。

西门燕笑道：“我这个妹妹心地慈悲，看在她的份上，我就只出小气吧。”

西门夫人回过头来，说道：“蓝姑娘，你能够和那个姓韩的几乎打成平手，武功也很不错了。你是哪一派的？”

蓝水灵道：“我，我……”

西门夫人淡淡说道：“你若是不方便说，那也不必勉强。”

蓝水灵面上一红，说道：“不是这个意思……”

西门夫人正自不悦，心想：“燕儿不知是哪里交上的这个野丫头，看她扭扭捏捏的神气，莫非是路道不正？”

心念未已，西门燕已在笑道：“这有什么好害羞的，我替你说吧。妈，我这妹子可是出身名门正派的呢，她是武当派不悔师太的弟子。”

西门夫人道：“啊，原来是武当派的，怪不得你年纪这么小，就可以和断魂谷的人打成平手了。”

西门燕暗自想道：“妈一听说她是武当派的，态度就登时改了。看来妈也有点势利。”

蓝水灵道：“我其实只是武当派的挂名弟子，还未正式拜师的。那姓韩的我其实也打不过他……”

西门夫人道：“咱们都是自己人，你不必客气了。你还未是武当派的正式弟子，那就更加好了。”

蓝水灵不禁为之一愕，她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西门夫人满面笑容，说道：“武林中有条规矩，若是改学别派武功，必定要得原来师父同意，否则就会给加上背叛师门的罪名。创立武当派的张真人，胸襟豁达，门户之见据说倒是不深，不过他的后代弟子是否都能够如他那样，却是难说。但挂名弟子则是不在此限的。所以，……”

她话还没说完，西门燕已知母亲的用意了，便即笑道：“妈，原来你是想收灵妹做徒弟，是吗？”

西门夫人笑道：“蓝姑娘，你救了我女儿的性命，我无以为报，不知你可愿意做我的干女儿？我以父母的身份传授你的武功，不必加上师徒名义，那也算得是名正言顺的。”

蓝水灵道：“伯母，这……”

西门夫人一怔道：“你不愿意么？”

蓝水灵道：“我只怕高攀不起。”

西门夫人哈哈笑道：“好，你若不嫌委屈，就做我的小女儿吧。这伯母二字，可不能再叫了。”

蓝水灵是无可无不可的，听她这样说，不便再推辞了，便跪下来行母女之礼，叫了一声“干娘”。

西门夫人道：“有件事情，我本来想问燕儿的，但这件事情，我想你或者会知道得更加清楚。”

蓝水灵道：“干娘可是想要知道东方亮上武当山比剑的结果？”

西门夫人道：“正是。想必你亦已知道他是我的姨甥了。”

蓝水灵道：“燕姐已经告诉我了。东方大哥的剑法非常好，武当派几位高手，都曾败在他的手下。”

西门夫人道：“那么后来是谁将他打败的？”

西门燕道：“咦，妈妈你怎么知道表哥后来还是给人打败？”

西门夫人微笑道：“武当派享誉二百余年，与少林派并称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岂是浪得虚名可比？你的表哥武功虽然不错，毕竟修为尚浅，以他这点修为，倘若就能尽败武当高手，武当派也不成其为武当派了。”

蓝水灵听得西门夫人称赞武当派，心中甚为高兴，说道：“干娘所料不差，最后一场他是败了。不过他是虽败犹荣，因为在剑法上能够胜过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当派的现任掌门人无名真人。”

西门夫人怔了一怔，说道：“无名真人是谁，怎的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他以‘无’字排行，那应该是和无相真人同一辈份的师兄弟了，但据我所知，无相真人的师兄弟之中，只有一个无色道人的剑法最好。”

蓝水灵道：“他本来是俗家弟子，在东方大哥上武当山那天才出家的。”

西门夫人道：“他的俗家名字叫什么？”

蓝水灵道：“好像叫做牟、牟沧……”

一个“浪”字未曾说得出来，西门夫人已是说道：“啊，原来就是人称中州大侠的牟沧浪！其实你不说我也应该想得到是他了。当今之世，除了他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赢我的姨甥。”惊喜之情，不知不觉现于辞色。

西门燕道：“妈，你原来早已知道牟沧浪这个人的吗？我却好像没听你说过。”

西门夫人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和你的爹爹还未结婚呢。那时我和你的爹爹是好朋友。”

西门燕的父亲是在她三岁那年死在异乡的，当然不可能跟女儿说过这件事情。西门燕心里想道：“妈妈想必是怕会勾引起她的伤心，所以不愿和我多谈爹爹的往事。”

西门夫人道：“听说牟沧浪有个儿子，在江湖上亦已有点名声，是吗？”

蓝水灵道：“不错，他的名字叫牟一羽。那天他也是在武当山上的。”

西门夫人道：“牟一羽？嗯，你和他熟不熟识？”

西门燕笑道：“她本来是和牟一羽一路同行的，你说熟不熟识？”

西门夫人大感兴趣，笑道：“原来你们是常常在一起的吗？”

蓝水灵面上一红，说道：“我不过是个挂名弟子，在武当山的时候，和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次是在路上和他相遇的，同行也没多久，就碰上了东方大哥了。”

西门夫人吃了一惊，问道：“他们有没有打起来？”

蓝水灵不愿详言，轻描淡写说道：“好像比了几招剑法。”

西门夫人道：“是谁胜了？”

西门燕抢着回答：“当然是表哥胜了。”

西门夫人道：“哦，当时你也在场吗？”

西门燕道：“我虽然不在场，但后来我见到了表哥，不就知道了？”

西门夫人道：“我倒不相信你的表哥就这样轻易的能够赢得了牟一羽。”

蓝水灵道：“是真的。他们同时使出了一招太极剑法的白鹤亮翅，牟师叔这一招剑法却比不上东方大哥用的那样神妙。”

西门夫人道：“东方亮也会太极剑法？”

蓝水灵道：“是呀，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其实她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西门燕道：“傻妹子，我都猜想得到，你在场的却不知道？我这表哥聪

明之极，他既然曾经上过武当山挑战，武当派剑法的奥妙就瞒不过他了。”
西门夫人道：“你总是喜欢夸赞你的表哥，依我看呀，他不过是机缘凑巧罢了。也说不定根本就是牟一羽故意让他。”
西门燕道：“牟一羽为什么要故意让他？”
西门夫人道：“他的父亲已经赢了你的表哥，他忠厚为怀，自是不愿再削你表哥的面子。”
西门燕道：“咦，你怎知道他是忠厚为怀？”
西门夫人道：“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父亲号称中州大侠，这大侠的名头岂是胡乱得来的？大侠不但只凭武功换取的，能够称为大侠，自必是以仁义为先，仁义为先，心地也自然是忠厚的了。”
西门燕道：“哦，原来你是这样推论的。”
西门夫人道：“这样的据理推论，又有什么不对？”
西门燕笑道：“对，很对。”
西门夫人道：“唔，你笑得有点古怪，我看你是在心里说我不对。”
西门燕笑道：“妈，这次你猜错了。我只是觉得好笑而已。”
西门夫人道：“有什么好笑？”
西门燕道：“我想起一句老话，丈八高的烛台，只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
西门夫人道：“你是说我？”
西门燕笑道：“是呀。妈，你平时也是喜欢夸赞表哥的，今儿却忽然帮起外人来了。帮外人不打紧，还要把我也训了一顿。”
西门夫人笑道：“牟一羽是你妹子的师叔，也不能说是外人呀。好啦，别打岔了，我还有正经事要对你的妹子说呢。”回过头来问蓝水灵：“后来怎样？”
蓝水灵正自盘算应该告诉她多少，西门燕已是又在“打岔”了：“表哥打赢了牟一羽，我这妹子后来就跟表哥走了。”
西门夫人怔了一怔，不觉睁大了眼睛。
西门燕笑道：“妈，别吃惊。你以为她是被表哥抢走的么？”
西门夫人佯嗔说道：“谁说我这样想，我只不过是想要知道原因罢了。”
西门燕道：“当然是另有原因的，她的弟弟在少林寺，恰好表哥也要到少林寺去，所以带她同走。”
西门夫人道：“她的弟弟是武当派的，怎的却在少林寺？你的表哥又是为了什么要去少林寺？”
西门燕道：“妈，待表哥回来，你问他好了。她的弟弟在少林寺，这件事情，是表哥告诉她的，什么原因，表哥可没有说，很可能是连她也不知道。”
西门夫人道：“那她后来又怎么跟了你走呢？”
西门燕笑道：“这倒是我将她抢过来的了。我对她说，少林寺是不许女子进去的，不如你等待我表哥替你打听消息吧。就这样，我就把她请来咱们的家里来了。”
西门夫人听得女儿用个“抢”字，不觉皱起眉头，她是知道女儿的脾气的，心里想道：“是不是燕儿看出了什么迹象，害怕她的表哥移情别恋呢？”但这个问题却是不方便去问女儿，更加不好去问蓝水灵的。
西门夫人若有所思，忽地问道：“灵儿，你觉得牟一羽这个人怎样？”
蓝水灵杏脸飞霞，讷讷说道：“我、我不知道。我只不过和他同行了一

段路程。”
　　西门夫人笑道：“你自己的感觉，总可以说得出来吧？比如说，你是觉得他讨厌呢？还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就开心呢？”
　　蓝水灵的脸更加红了，低声说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西门燕噗嗤一笑，说道：“你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妈，我和她一认识，她就在我的面前把她的小师叔赞不绝口，令得我都不高兴呢！”
　　西门夫人道：“她赞她的小师叔，你为什么要不高兴？”
　　西门燕道：“她把她的小师叔说得比我的表哥还好，我当然不高兴了。”
　　西门夫人哈哈笑道：“在你的心中，你的表哥是样样都好。在她的心中，她的小师叔就好比是你心中的表哥一样，那又有什么好妒忌的？”
　　西门燕笑道：“我也并不是觉得表哥样样都好，他常常为了练武，不肯陪我玩，我就觉得不好。嗯，刚才的话我还没说完，我这小妹子不但白天赞她的小师叔，晚上在睡梦里也是念念不忘她的小师叔呢！”
　　西门夫人笑道：“别人在睡梦里想什么，你又能知道？”
　　西门燕道：“我和她同榻而眠，常常听得她在梦中叫她的小师叔，我还能不知？”
　　蓝水灵天真未凿，不知她是开玩笑的话，半信半疑，说道：“不会是真的吧？妈妈曾经告诉我，我的弟弟有时或者会说梦话，我却是从来不说梦话的。”
　　西门燕笑得打跌，说道：“小姑娘不会说梦话，但情窦初开就会说梦话了。千真万确，我不骗你！”
　　蓝水灵这才蓦然省悟，说道：“哦，原来你是特地编出来取笑我的，我不依你！”
　　西门夫人笑道：“别闹了，灵儿，我还想问你一事，你那小师叔相貌如何，可像他的父亲？”
　　西门燕不觉又笑了起来，说道：“妈，你连人家的相貌都关心到了，你是想招干女婿了吧？不过牟一羽是她的师叔，辈份可有点不对。”
　　西门夫人道：“你别胡闹，我要听你的妹妹说。”
　　西门夫人说话的神气倒不像是开玩笑，而是真的想要知道有关牟一羽的种种事情，包括他的相貌。
　　儿子多是像父亲的，但西门夫人还是特别要提出来，问牟一羽可是长得像他父亲。她问得这样细致，若是换了别人，只怕多少会感到有点奇怪，但蓝水灵一片天真，心里却是毫无猜疑，暗自想道：“西门夫人和牟沧浪是老朋友，几十年不见，如今知道老朋友有了个出类拔萃的儿子。自是不免分外关心了。嗯，牟沧浪年少的时候，想必是长得很英俊的，故而她有此一问。”
　　她想了一想，说道：“我也说不出。似乎有点像，又似乎不大像。”
　　西门夫人眉头一皱，说道：“怎的在像与不像之上还要加上‘似乎’二字呢？你说得清楚一点，是哪些地方像，哪些地方不像。”
　　蓝水灵道：“我没有怎样留心观察，不过我觉得牟师叔那对眼睛，比较像他的父亲。他们在看人的时候，眼神好像会镇慑别人似的。我当然没有给牟师叔的父亲这样看过，这是东方大哥和我说的。他说他与牟沧浪交手的时候，就有这样感觉。”
　　西门燕似笑非笑说道：“但你说得出他们父子有同样的眼神，想必是你那位小师叔曾经这样盯着你看了。”

西门夫人微微一笑，说道：“你观察得很细心。还有呢？”心里想道：“这小妮子倒是说得一点不错，我第一次接触到牟沧浪的目光的时候，就几乎忍不住有一种颤栗的感觉。”

蓝水灵道：“除了眼睛之外，鼻子和脸型都不大像，倒是有点像另一个人……”最后一句似乎是她蓦地想起来的，她顿了一顿，没说下去，脸上却似乎有点古怪的表情。

西门夫人道：“像另一个人？是谁？”

蓝水灵笑道：“有几分像燕姐。”

西门燕嗔道：“胡说，他怎会像我？”

蓝水灵道：“我不骗你，真的是越看越像。”

西门燕笑道：“他若长得像我，那就不敢恭维了。长得像女人的男人，那还有什么英雄气概可言？”

蓝水灵道：“英雄气概也不能只看表面的。”

西门燕笑道：“你也说得不错，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貌似女子，但他却敢行刺秦皇。嗯，这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不，是情人眼里出潘安！”

蓝水灵道：“情人眼里出潘安，你应该留着和表哥说。”

西门夫人却忽然默不作声，对她们的笑闹，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她的眼前幻出牟沧浪的影子，是少年时候的牟沧浪。那时人家都说他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壁人。牟沧浪倾倒于她的美貌，她也抗拒不了牟沧浪那对眼睛的魅力。她还记得牟沧浪有一次和她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希望有个长得像她这样的女儿。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是绕个弯儿向她求婚，但她假装不懂，说道：“你也是个美男子，还怕养不出漂亮的女儿吗？”当时牟沧浪的家里正在准备替他提亲，对方是个名门闺秀，相貌娟好，但还不是以美貌著名。因此她故意不说“你是美男子，不愁没美人相配”的话，牟沧浪知道她婉言相拒，叹口气道：“和别人相比，我或许不算丑陋，但在你的面前，我只能自惭形秽了。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我这个心愿则是永远也不会放弃的。你，你可肯发点慈悲……”她满面飞红，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跑了。

“可惜小燕不是他的女儿，但倘若牟一羽长得当真像我，他也可以得安慰了。”西门夫人听了蓝水灵的话，心想。

西门燕开始注意到母亲的神情，问道：“妈，你在想什么心事？”

西门夫人一惊说道：“我没想什么呀！”

西门燕笑道：“妈，你在骗我，你这样呆呆的看着妹子，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想……”

西门夫人微微一笑，顺着她的口气说道：“你这鬼精灵，给你猜中了，不错，妈是在想着一桩心事。”回过头来问蓝水灵：“牟一羽今年几岁？”

蓝水灵道：“我不知道，大概是二十多岁吧。”其实牟一羽的年纪，西门夫人是早已知道的。

她似笑非笑地望着蓝水灵道：“你知道他订了亲没有？”

蓝水灵低下了头，说道：“不知道。”

西门燕笑道：“妈，你这样能问出来？”

西门夫人笑道：“谁说问不出来，她说不知道，那就是牟一羽尚未定亲了。”

西门燕好像和母亲说双簧似的，假装不懂，问道：“为什么？”

西门夫人道：“你想想，牟一羽年少英雄，又是武当派新掌门人的独生

儿子，他到了武当山，一众同门，还有下纷纷谈论他的吗？”

西门燕问道：“干妹子，是不是这样？”

蓝水灵道：“男弟子我不知道，和我相熟的几位师姐的确是在那几天都谈论他。”

西门燕道：“谈论些什么？”

蓝水灵道：“谈论他的武功啦，相貌啦，在江湖上闯出万儿的经过啦，等等。不过，他们可从未谈过他是否已经定亲。”

西门燕道：“你这几位师姐平素也是爱管闲事的吧？”

蓝水灵笑道：“不错，其中一个还是出名的包打听呢。”

西门燕微笑道：“妈，你说得对了。”

西门夫人道：“总算你还不是太笨。”

蓝水灵一片天真，虽然有点害羞，却还是问道：“那几位师姐根本就没有谈过他的婚姻之事，你们又怎么知道他是尚未定亲？”

西门燕笑道：“你那几位师姐都是爱管闲事的，如果牟一羽已经定亲，她们焉有不说出来之理？”

蓝水灵道：“或者她们也不知道呢？”

西门燕道：“中州大侠牟沧浪岂是无名之辈，如果他已替儿子定亲，女家自必也门当户对的了，江湖上岂有还不传开之理？你那几位好管闲事的师姐都打听不到这方面的事情，那就是说明事实了。”接着笑道：“妈，原来你的心事就是要为妹子做媒。”

西门夫人的“心事”其实并非这桩，但她却默认下来，笑道：“你已经有了人家，我当然要为你的妹子多操一点心事了。灵儿只不过是武当的挂名弟子，现在她做了我的干女儿，辈份上就可以和牟一羽拉平了。”

蓝水灵道：“妈，我刚来你就和姐开我的玩笑，我可不依！”

西门夫人道：“你的婚姻大事，我怎会拿来开玩笑呢？不过，你年纪还小，我和牟沧浪又已有三十年未见面，我虽然有此心愿，也还是等待将来再说吧。”

西门燕撒娇道：“妈真偏心。”

西门夫人道：“我怎么偏心了？”

西门燕道：“妹妹一来，你就把你心目中认为是最好的男子预定给她作丈夫了。”

西门夫人笑道：“难道你还要和她争夺牟一羽吗？”

西门燕道：“妈，你说到哪去里了？我只是不平你这样疼她而已。”

西门夫人笑道：“是呀，你心目中最好的男子是表哥，你还愁表哥不娶你吗？好吧，你既然这样说，待你的表哥一回来，我就给你们定亲好了。”

西门夫人初时本来有一半是开玩笑的，但想想若当真能够把蓝水灵许配给牟一羽的话，这也很好。蓝水灵天真活泼，她一见就很喜欢。这种心情，就好像做母亲的人见了人家的好姑娘就想讨来做媳妇一样。

西门燕更是希望能够成为事实，因为她虽然相信东方亮不会移情别恋，但若是蓝水灵有了夫家，她就连半点顾虑都没有了。

母女都有同样心思，也都有同样想法，牟一羽是名家之子，若要使得蓝水灵能够做他的妻子，必须将她调教成人材出众，配得上牟一羽才行。相貌方面，蓝水灵和牟一羽是相配的，但武功方面差得太远。因此第二天开始，她们母女果然真的是齐心合力传授蓝水灵武功了。

但有件事情，却令得她们心里有点不安，不知不觉之间，蓝水灵来到她们家里已经有三个月了，但东方亮却还未见回来。她们本来预期他在一个月左右就回来的。

蓝水灵却是既盼望东方亮回来，又害怕他回来。尤其当她想到她是曾经答应过牟一羽，要不惜用任何手段去杀害东方亮的时候。“ 牟一羽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这是西门夫人问过她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最困扰她的问题。尽管她对牟一羽颇有好感，但这个小师叔却实在是超出了她所能理解的范围。

不过最令她挂念的人还是弟弟。弟弟怎么样了？他真的是在少林寺吗？东方亮见到了他没有？他又知不知道义父教给他的太极剑法是假的了？这一连串问题，都是她想要得到答案的。因此，她虽然有点害怕东方亮回来，但还是希望东方亮早日回来，因为只有从东方亮那儿，她才能够知道有关弟弟的消息。

她没有忘记牟一羽对她的警告：“ 倘若不把东方亮杀掉，他会害得你弟弟身败名裂的！ ”她不相信东方亮是坏人，但东方亮曾上武当山挑战，武当派上下人等都把他当作公敌的。不管她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弟弟和本门公敌往来，的确是有可能害得他身败名裂的。

但弟弟倘若是回到武当山呢？那危险岂不更大！弟弟有那么一个居心叵测的义父，怎不令她担忧？她本来要把这个危险告诉弟弟，如今被困在西门燕的家中，唯有希望东方亮回来了。

西门一家和她都在盼望东方亮回来，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有个人“ 回来 ”了，但回来的却不是东方亮。是那天被西门夫人赶走的三个客人之中的一个。

“ 是谁？ ”西门夫人问那个进来向她通报的丫鬟。

紫玉说道：“ 是那个秀才模样的人！ ”

西门夫人哼了一声，说道：“ 这个人外号阴间秀才，名叫陆志诚，性格和名字却刚好相反。我最讨厌他了。我已经说过不许他们再来的了，他居然还敢回来求见！你替我将他轰出去！ ”

紫玉道：“ 禀老夫人，我也知道他是曾经被你赶走的，我本来是不准他进门的，但，不过…… ”

“ 不过什么？ ”

“ 他说，他有表少爷的消息要来禀告夫人！ ”

回来的虽然不是东方亮，但却有了他的消息了！

西门燕喜出望外，连忙说道：“ 那还不赶快唤他进来！ ”

西门夫人道：“ 还未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呢，你就喜欢成这个样儿。 ”

陆志诚一进来，西门燕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听说你知道我的表哥的消息？ ”

陆志诚对西门夫人请过了安，这才慢条斯理说道：“ 是啊，倘若我不是为了这桩事情，又怎敢再来打扰老夫人。 ”

西门燕道：“ 那你快点说啊，他在哪儿？ ”

陆志诚道：“ 令表兄到了断魂谷去了。 ”

西门燕不觉一愕，说道：“ 他会去断魂谷？这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

陆志诚道：“ 是我亲眼见到的。 ”

西门夫人道 :“ 燕儿，别打岔。陆先生，你慢慢说，你是怎样见到他的？ ”

陆志诚道：“ 夫人明鉴，我们和断魂谷结了仇，彼此自是难免都要打听

对方的动静。那日我在断魂谷口埋伏，看见令甥走来，我也觉得奇怪，因此我就不惜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抛下一颗石子，引他上山。”

西门燕忍不住问道：“如此说来，你是曾经和他交谈的了？”

陆志诚道：“不错。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断魂谷主韩翔当年曾经和你的姨父结下一段梁子，你的姨父本来要杀他的，只不过他的运气好，才得侥幸成为漏网之鱼。”

西门燕道：“他怎样说？”

陆志诚道：“他说这是上一辈的事情，而且已经事隔多年，他不想替上一辈的算旧帐了。”

西门夫人道：“唔，这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年的事情，本来就是我的丈夫霸道一些，他们只是不肯听从号令而已，犯不着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

西门燕道：“妈，你怎么反而帮起外人来了。这个韩翔，不仅是过去曾经得罪爹爹，而且……”

西门夫人打断她的话道：“我知道，他们现在又得罪了你爹爹的旧部，但我说的旧帐，我不想管了，新帐呢，那就要看以后怎么样了，暂时我还不想插手。”

西门燕虽然任性，但却是七窍玲珑的聪明人，母亲一点她就省悟了，心想：不错，我本身的事情，何必要说给这个家伙知道。韩翔的手下虽然曾经想来绑架我，但也都给我杀了。如果表哥当真是和韩翔有交情的话，看在表哥的份上，饶了他也无所谓。

陆志诚听得西门夫人说的那句“新帐要看以后怎样再说”的话，心中却是多了一点指望，便即说道：“老夫人宽大为怀，陆某本来不敢多嘴，只不过韩翔未必能像老夫人这样不记宿仇，假如他有异心，表少爷送上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西门燕给他说得又担惊了，说：“这顾虑也有理呀，那你怎么不劝劝他？”

西门夫人则道：“是呀，自投罗网当然是件蠢事，但我知道我这姨甥是从不做蠢事的。因此我觉得很奇怪，按说他与韩翔是不可能有甚交情的，怎的他会跑到断魂谷去呢？”弦外之音，她根本就怀疑陆志诚所说的话。

陆志诚装作听不懂，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表情，便对西门燕道：“不是我不想劝他，只是我和令表兄也谈不上有多大的交情，是以不敢交浅言深。我只能绕个弯儿，劝他回到你的身边。”

这一说可正对了西门燕的心意，忙道：“你怎样劝他？”

陆志诚道：“请姑娘原谅，我用你的名义撒了个谎。”

西门燕道：“哦，撒了个谎？”

陆志诚道：“我说我刚刚从你们这里回来，见到了你，你和我说起表哥，说是因他久未回来，所以令你非常挂念。我还说，你托我捎话给他，如果碰上他的话，叫他记得和你的约会。其实那天我并没有见到你，只听令堂说，好像你已经出外去了，还没有回来呢。我也不知道你们究竟有没有约会，要是说错了，你别见怪。”

西门燕笑起来道：“怪不得你的外号叫阴间秀才，果然有点鬼门道。这次你的谎话可刚好说对了，我确是和他有约会的。我也是刚好在你上次来我家这天回来的，表哥会算得出我的行程的，所以我相信表哥会相信你这半真半假的谎话。”

西门夫人冷冷说道：“我可是不容易相信别人的说话的。”

陆志诚道：“不知有什么地方令老夫人见疑？”

西门夫人道：“我也并不是怀疑你胆敢对我说谎，不过你总得拿出一点凭据来，才能令我相信。”

西门燕问道：“表哥有没有口信托你捎回来给我？”

陆志诚道：“有呀。他说叫你不可把天鹅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西门夫人听得莫名其妙，西门燕已是喜形于色，叫起来道：“好，他没骗我们，他的确是见过表哥！”

原来在她们家的后山，有个小湖，常有天鹅在湖边产卵。西门燕小时候喜欢到那湖边去看天鹅，而且十分喜欢吃天鹅蛋。常常自己去捡天鹅蛋回来，不要丫鬟代劳，当作是件乐事。

有一次她捡了一篮天鹅蛋回来，碰上了表哥，表哥说：“你总是喜欢贪多，篮子都几乎装满了，提防跌倒，分一半到我这个篮子来吧。”她不高兴表哥责备她，那年她已经有十二岁了，开始练习轻功，以为表哥看不起她，便道：“我喜欢的东西多多益善，难得今天捡了一篮天鹅蛋，你却来扫我的兴。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要拿在手中，哪怕你并不是想要我的，我也不喜欢分给你，不用你管，跌跤是我的事。”

哪知她说了这话，当真就跌了一跤，满篮子的天鹅蛋都打破了。

表哥笑道：“你看是不是呢，所以还是不要贪心的好。还有，做人也该谦虚一些，不要太自满了。”

她登时发起小姐脾气，说道：“好呀，在你的眼中，我满身都是缺点，你不要理我好了！”

表哥并没有不理会她，倒是她因此不理表哥，一连三天不和表哥说话。直等到表哥向她赔罪，方始和好如初。

这是她第一次和表哥吵嘴，所以特别记得牢，尤其是表哥说的“不要把天鹅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一句话。

但表哥托这个姓陆的把这句话带回来，却是什么意思呢？除了可作凭信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在内？但欢喜多过思疑，只要得到表哥的消息，她也不想胡猜了。

“后来呢，你们还有没有听到他消息？”西门燕问道。

陆志诚道：“通往断魂谷的只有一条路，我们是日夜有人监视的，过了七天，还未见令表兄出来。”

西门夫人不觉也皱眉了，说道：“东方亮跑到断魂谷去已经是莫名其妙了，他有什么道理在那里住上七天？”

西门燕急道：“妈，这样说来，恐怕表哥是被困在断魂谷了。”

西门夫人若有所思，没回答女儿。陆志诚续道：“我也是这样想。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以东方少爷的本事，明刀明枪，韩翔自是奈何不了他，但若用上了好像断魂香之类的药物，那就难说了。”断魂香是断魂谷特产的一种药草制炼的，是江湖上最厉害的一种迷香。

西门燕越发吃惊，惊惶的眼睛望着母亲。西门夫人仍然不理会她，只问陆志诚道：“后来呢？”

陆志诚续道：“还有一件古怪的事情，我们是有一个人在断魂谷卧底的，那人说东方少爷那天来到断魂谷，他是知道的。但后来几天，就一直没有见过东方少爷露面了。他在断魂谷的身份是下人，不敢到谷主住的地方打探。”

西门燕越听越是吃惊，忍不住叫道：“ 妈，你可得拿个主意啊！ ”
西门夫人道：“ 我自有主意，你急什么？谅那韩翔也不敢害你表哥。 ”
陆志诚道：“ 害死东方少爷，韩翔或者是不敢的。不过，他曾经得罪过西门先生，他又不知道老夫人已经无意算他旧帐，他怕老夫人要对付他，因此就把东方少爷拿来当作人质，这可是说不定啊！ ”
西门燕道：“ 妈，咱们可不能受人要挟，你设法把表哥救出来吧。 ”她想起断魂谷主曾经派人要绑架她，说说就动了真气，哼了一声道：“ 那韩翔如此胆大妄为，依我说，咱们即使不把他的断魂谷踏平，也得搜它一搜！ ”
这正是陆志诚所求，如今由西门燕说了出来，正合他的心意。
他满肚密图，作出一副“ 静待好音 ”的模样。
不料西门夫人却道：“ 我说过的话是从不更改的！ ”
陆志诚一怔，说道：“ 不过，这次是令姨甥落在别人的手中呀！ ”
西门夫人不理会他，继续说道：“ 韩翔也不值得我出手，我早说过，不理你们这笔糊涂帐的。 ”说罢，端起茶杯。
西门燕大急，叫道：“ 妈—— ”
西门夫人板着脸孔，说道：“ 紫玉，替我送客！ ”
陆志诚苦笑道：“ 多谢老夫人赐见，算我多事，我以后也不敢再来麻烦老夫人了。用不着客气，我自己会走。 ”
陆志诚走后，西门燕道：“ 妈，你当真不理表哥吗？ ”
西门夫人道：“ 你没听见我刚才所说的话？ ”
西门燕道：“ 妈，表哥乃是至亲，姨妈也曾托你照顾他的，你竟忍心见死不救？ ”
西门夫人道：“ 也不见得他就会死啊！ ”
西门燕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说道：“ 但他被困断魂谷，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出得来，那不等于活死人一样？好吧，妈，你不肯救表哥，女儿不如也死了的好！ ”
西门夫人笑道：“ 瞧你急成这个样子，谁说我不理你的表哥呀？你想想，我不是对你说过我自有主意的吗，你又不问问我的主意？ ”
西门燕破涕为笑，说道：“ 妈，原来你是逗我玩的，那你几时动身？明天咱们就去断魂谷好不好？ ”
西门夫人道：“ 我没有说过要去断魂谷！ ”
西门燕道：“ 你不去，谁救表哥？ ”
西门夫人道：“ 我不能自贬身份，去跟韩翔动手。不过，我并个是不准许别人去跟他动手。甚至别人要把他的断魂谷杀个寸草不留，我也不会阻拦。 ”
西门燕道：“ 妈，你是要我去么？我倒是想把断魂谷杀个寸草不留的，就恐怕没有这个本事。 ”
西门夫人笑了一笑，回过头来对蓝水灵道：“ 灵儿，这三个月来，你的武功也进展得不慢啊！ ”
蓝水灵道：“ 我也觉得似乎有点进步，这都是干娘教导之功。 ”
西门夫人道：“ 你想不想下山去试一试你的功夫？ ”
西门燕迫不及待，抢先说道：“ 妈，你的意思是叫灵妹做我帮手？灵妹的武功是已经大胜从前，不过就只我们两个人，恐怕还不够吧？ ”
西门大人道：“ 你急什么，我自有安排。 ”

“灵儿，我不是要你去断魂谷，但我知道你本来是想去少林寺的，是吗？”

蓝水灵道：“是呀，我的弟弟在那里，我当然想去找他。但只不知他现在还在不在少林寺？”

西门夫人道：“好，那你就去少林寺打听一下吧。顺便陪你的姐姐去，好有个伴儿。”

西门燕道：“我去少林寺干什么？”

西门夫人道：“少林寺有个名叫慧可的和尚是我的朋友。你把我这个戒指拿去当作信物，求见这位慧可大师。他会帮你把表哥救出来的。少林寺虽然不许年轻姑娘进内，但你请人通报，找慧可出来，相信是做得到的。”

西门燕道：“这位慧可大师是达摩院的长老还是哪一个堂的堂主？”她只道这个慧可大师既然是母亲的朋友，那自必是大有身份无疑。

西门夫人微微一笑，说道：“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少林寺中的一个烧火和尚。”

西门燕怔了一怔，说道：“什么，只是个烧火和尚？”

西门夫人笑道：“你只须他能够帮你把你的表哥找出来，你管他是达摩院的长老还是烧火和尚？”

西门燕虽然不知慧可是何等样人，但对母亲则有信心，接过指环，说道：“妈，我相信你不会骗我，就只怕这位慧可大师要守少林寺的清规，不敢妄开杀戒。”

西门夫人道：“他是外地来挂单的烧火和尚，并非出身少林门下。而且陆志诚的话到底有几分可靠，我也不敢断定呢。总而言之，姑不论你的表哥是否在断魂谷，这位慧可大师都有本事把你的表哥送到你的面前就是。你又何必管他用什么方法，开不开杀戒呢？”

西门燕满心欢喜，“妈，你也不用担心我胡乱杀人，这次我是和干妹子同行，不会滥开杀戒的。”

西门夫人面向蓝水灵，“你讨厌杀人？如果是碰上了一个想要害你，或者是想要害你亲人的人呢？”

这一问正刺着她的心病，她呆了一呆，说道：“我不知道，但即使那人该死，最好也是别要让我动手，我，我胆子小，不敢杀人。”

西门燕笑道：“那天晚上，韩翔的人来捉我们，她险些丧命，还怪责我杀了那些人呢。”

西门夫人道：“灵儿，事情到了自己的头上，有时是不能不杀人的。比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别人怎能替你杀人呢？”

西门燕道：“是呀，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也是这样和她说的，所以必须练好武功。”

西门夫人道：“灵儿，你心地很好，将来会有福气的。我说的那些江湖上凶杀的事情，说不定你一生也不会碰上。”

蓝水灵吁了口气，说道：“但愿如此。”

西门夫人道：“不过，练好武功，以备不时之需，那也是要的。对啦，说起武功，我好像没见你练过太极剑法？”

蓝水灵道：“我会的那几招是弟弟教我的，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的，所以没练。”

西门夫人道：“太极剑法是武当派武学精华的所聚，多少懂得一些也是

好的。你在我这里练了三个月功夫，将来也过得去了。明天，你们就要下山了，在你离开之前，我教你最后一招吧。”她从女儿手中接过一把青钢剑，说道：“瞧清楚了！”

西门夫人使了一招剑法，登时令得蓝水灵惊诧不已。

原来她这一招正是武当派太极剑法中的：“白鹤亮翅”，而且和牟一羽使的一模一样，只不过那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剑意”，比牟一羽更加圆熟！

西门夫人用正常的速度使了一招，又把动作放慢，使了一招，蓝水灵看得更加清楚了。

蓝水灵咦了一声，说道：“干娘，原来你也懂武当剑法？”

西门夫人微笑不答。西门燕道：“妈妈和牟沧浪是早在三十年前就相识的，她见过牟沧浪的武当剑法，有什么稀奇？”西门夫人不置可否，似是对女儿的话默认。

蓝水灵佩服之极，心里想道：“她们这一家人真是聪明，东方大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干娘对三十年前见过的剑法，如今也还能使得这样好！”她心中有个疑问，不觉就说了出来：“干娘，我也曾见过东方大哥使这一招，为何和你使的却不一样？”

西门夫人道：“你以为他的那招白鹤亮翅是我教的么？”

蓝水灵本是一厢情愿的希望这是事实的，这样她就可以否定牟一羽的说法，说东方亮是从弟弟的手中偷学的了。听了西门夫人的反问，颇为失望。

西门夫人道：“我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不过听你初来那天所说，他用的这招似乎比牟一羽还更高明，是吗？”

西门燕抢着说道：“是呀，表哥就是在这一招上打败了牟一羽的。记得那天我也曾和你说过，你却不信，一定要说是牟一羽故意让表哥的。”

西门夫人道：“灵儿，你能够把东方亮使的那招白鹤亮翅重演出来吗？”

蓝水灵道：“他那一招变化奇幻，我使不出来，只能说个大概。”

西门夫人听了她的所说，亦是有点疑惑，说道：“唔，”似乎是有点创意。但也不见得比牟一羽原来的这一招更高明。”

西门燕蓦地想起，妈妈这一招是跟牟沧浪学的，和牟一羽使的这招相同，那可不能太过“贬低”牟一羽的剑法了，便道：“妈，这想必是牟一羽学的还未到家，把以才会败给表哥。”

西门夫人道：“我这一招，在微细的地方，也稍为多了一点变化，灵儿，你用心听我讲解。”她不但对剑法的变化讲得仔细，对如何运用武当派的内功心法来使这一招，根据蓝水灵现有的基础，也作了能够令她理解的指导。

教了这招之后，西门夫人忽地问道：“灵儿，你到过少林寺之后，是不是还要回武当山去？”

蓝水灵道：“我不知道。要见到了弟弟再说。”

西门夫人道：“听说武当派要为无相真人举行安葬仪式，日期已经定了，好像是在下个月的二十七日。”

给无相真人下葬的日期，在蓝水灵离开武当山的时候，尚未听说已经定下的。她不觉有点奇怪，问道：“干娘，你怎么知道？”

西门夫人道：“武当派已有讣文送给各大门派，这件事已是天下知闻。”

她答是答了，但蓝水灵还是疑团未解。心想：“讣文并未送来这里，外人除了陆志诚之外，这几个月也没人来过，是谁告诉干娘的呢？”心念未已，

西门夫人已经移转话题，她也不便盘根问底了。
　　西门夫人接着说道：“还有五十多天，你回去是可以赶得上的。你的弟弟是无相真人最疼爱的徒孙，料想他是一定要回去的吧？”
　　蓝水灵道：“就不知弟弟是否还在少林寺，说不定他也有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了。据我所知，他是领受师祖的遗命下山的，但我却不知师祖除了要他去见少林寺的慧可和尚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他去做？”
　　西门夫人道：“即使你找不到弟弟，你自己也要回去的吧？”显然她是希望蓝水灵回武当山一趟。
　　西门燕道：“妈，依我说，灵妹子还是不要回武当山的好，我可舍不得她呢。”
　　西门夫人笑道：“傻孩子，她不会再来的吗？再说她的爹娘都在武当山，你也应让她回去省亲啊。”
　　蓝水灵的心里是不想弟弟回武当山的，但说到她自己头上，她却是不能不为西门夫人的话怦然心动了。是啊，她离家已有三个月了，又怎能不想念自己的爹娘呢。
　　于是她点了点头，说道：“多谢干娘体贴，我是要回家一趟的。”
　　西门夫人道：“好，那么我请你替我做件事情。”
　　蓝水灵道：“请干娘吩咐。就只怕我这点本领，能够替干娘做得了什么事呢？”
　　西门夫人笑道：“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叫你去做。”
　　说罢，回过头来，对女儿道：“我给你当作信物的那个指环，你只须给慧可大师看一看就行，不必交给他。”
　　西门燕笑道：“妈，你的女儿不会这样笨的。我当然知道，这个指环只不过是拿来证明我是你的女儿罢了，我怎会把这样宝贵的指环送给一个烧火和尚？”
　　西门夫人笑道：“我要你收回，并不是为了指环的宝贵，而是要你交给你的妹子。”
　　蓝水灵诧道：“给我做什么？”
　　西门夫人道：“也是给你做信物的。”
　　蓝水灵道：“干娘要我去见何人？”
　　西门夫人道：“见你们的新掌门人。”
　　蓝水灵笑道，“我正在想，回到了武当山，要不要向掌门人禀报？论理，我是应该禀报掌门人的，但我只是个挂名弟子，恐怕没有资格求见掌门，现在有了干娘的吩咐，我可以名正言顺求见他了。”
　　西门夫人道：“但你不必先把我的招牌打出来，我交代你的话，你要见了他再说。”
　　蓝水灵道：“女儿懂得。”
　　西门夫人道：“你可以告诉他，这几个月你是在我这里，而且已经认了我作干娘，他见了这指环，就不会怀疑你说的了。嗯，你还可以把我教给你的这招白鹤亮翅演给他看，如果他问起你在我这里做了些什么事的话。”
　　蓝水灵料想还有下文，问道：“然后呢？”
　　西门夫人道，“然后，你把我的口信捎给他。第一、祝贺他当了武当派的新掌门。第二、你说，我想见一见他的儿子。他新任掌门，我不敢要他陪同儿子远来此地，只叫牟一羽和你一起来就行了。”

蓝水灵面上一红，说道：“我想回家多住几天，不一定能够和小师叔来的。”

西门燕笑道：“妈，你好心急想见干女婿啊！干妹子，妈要替你撮合良缘，你可莫错过这个好机会。”

她哪知道，母亲要见牟一羽，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蓝水灵的原故。

蓝水灵红着脸道：“干娘，你听听燕姐扯到哪里去了？”

西门夫人微笑道：“燕儿，你的妹子面嫩，你和她说笑，也该适可而止了。不过，说正经的，江湖儿女，也无须太过避忌男女之嫌。如果你是为爹娘要留你在家中多住一些日子，我不勉强；如果你只是为了避嫌，不愿和你的小师叔一起回来，那却是大可不必如此的。”

蓝水灵道：“干娘还有什么吩咐吗？”心里想道：“听干娘的意思，她最希望的是见到小师叔，至于我什么时候回来，倒是无关紧要了。”

西门夫人道：“你们明早就要动身，早点歇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嘱咐你们了，啊，对，只有那个戒指最关紧要，你们可得小心在意，千万不能失掉。”

西门燕道：“妈，你放心吧，我不会失掉你的宝贝的。”

西门夫人道：“你是笑我过份紧张吧？须知我宝贝的不是这个戒指。”

西门燕道：“我知道，是因为这个戒指可以作为两重信物。”心里却是有点奇怪的感觉，她的母亲平时的说话是绝不啰唆的，但对这个戒指却一再叮嘱，尽管她在口头上掩饰，但内心的紧张，却是令她这个做女儿的也感觉到了。

她当然不会知道这个戒指乃是另有来历，并非仅仅因为她的母亲在三十年前，戴过这个戒指，而她的两个朋友——慧可和尚和牟沧浪都认得这个戒指，才把它拿来当作信物的。

西门夫人在女儿走了之后，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女儿的这个年纪，不觉呆呆出神，叹了口气，心里想道：“沧浪见了这个戒指，不知有什么感想？”时光倒流，她回到了三十年前了。

这个戒指，就是在三十年前牟沧浪送给她的。

那时他们已经是心心相印，彼此都以为终身配偶是“非君莫属”的了。但牟沧浪的家里，正在准备替他定亲，他的父母看中的儿媳妇是他的表妹。而她的家人也不喜欢牟沧浪，认为牟沧浪家世虽好，但风流倜傥，在“拈花惹柳”这方面的“名声”却不大好，恐非良配。

那时她寄寓在杭州一个亲戚家里，牟沧浪恰好也是作客杭州，他们几乎每隔三两天就要见上一次面。

但也合上一句老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尽管他们两情缱绻，难舍难分，终于还是到了不能不分手的一日。

也不知他的家里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封封家书。催他回去，最后甚至严限日期，再不回去，老父就要不认他做儿子了。

这枚戒指就是牟沧浪在回家的前夕送给她的。

戒指通常是被用来当作订婚的信物，但可惜牟沧浪送给她的这一枚却并不是订婚戒指。

“情比金坚犹未足，要如主石放光芒！”这是牟沧浪给她戴上戒指之时所说的话。这枚戒指是比黄金的硬度更高的宝石。

“不管未来变化如何，我对你的情总是像这宝石戒指一样，永远也不会

磨损。你耐心等我回来吧，现在我虽未能向你求婚，一回来我就可以补行求婚了。”牟沧浪这样说，她也相信他的求婚是迟早的事。因而毫不踌躇就戴上他的戒指。

谁知牟沧浪一去不回，如今这枚戒指的光芒虽然未减，当年的那一段情却是早被尘封了。

牟沧浪没有回来向她求婚，不过，第一个向她求婚的人也还不是她后来的丈夫。是另外一个少年，这个少年，也就是后来那个做了和尚的慧可。

慧可是牟沧浪的好朋友，和牟沧浪一样，都是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她对慧可的求婚，什么活也没说，只是竖起了戴着这枚钻戒的手指。

她不知道慧可的出家是否因为情场失意，但慧可离开时说的那几句话，她也是同样的永远没有忘记。

“我没有宝石送给你，我对你的情意也是永远不会变的，不管你嫁给何人。我并不奢望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但我可以把比宝石更贵重的东西送给你，那就是我的性命，如果你需要的话！”

三十年前事，一一到心头。但究竟是谁对谁错？谁的感情更真，西门夫人也只能是感到一片茫然了。正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遍洒虚空无障碍 妙参禅理出重关

她实在不能想象，像慧可这样心高气傲的人，居然会隐姓埋名，跑到少林寺去做一个烧火和尚！

“如果这都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真是又多了一重罪孽了。”

“时光一晃三十年，当年他愿意为我赴汤蹈火，但如今他已是决意跳出红尘的出家人了，这枚戒指还可以将他重新拉回俗世吗？”

答案是肯定的，她相信慧可纵然已经勘破色空，见了这枚戒指，也还是会遵守当年的诺言的。

“唉，我其实很不应该再去搅乱他的禅心，但除了他，还有谁能够帮我的忙？”

慧可是对她的前半生经历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是她最可信托的朋友。对这位老朋友，她有着一份难以名说的愧作心情。

三十年事屈指堪惊，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不知不觉，但见残星明灭，第一线曙光已经透入帘拢了。

第二天一早，西门燕和蓝水灵便即下山，西门夫人目送她们的背影远去之后，方始回过头来，抹干刚才不愿意给她们看见的泪水。

这两个女孩子也是心事重重，不过比较来说，还是西门燕好一些，她只是为表哥的可能在断魂谷中被困担心而已，但她相信母亲的朋友一定可以帮得了她的忙的。蓝水灵的心情可复杂得多，有机会可以找得到弟弟，她当然兴奋，但东方亮和牟一羽这两个人，却是她想见又怕见的人。她这心上的结，可是谁也不能帮她解开的了。

她们仍然骑着当日她们从韩翔手下夺来的那两匹坐骑，蓝水灵现在的骑术，已经是差不多和西门燕一样熟练了。

走了七八天，气候逐渐暖和，路上见到的行人也逐渐多起来了。

这天她们正在山路驰驱，忽听得有金铁交鸣之声从树林里传出来，一听就知道是有人在林中厮杀。

西门燕道：“咦，这些人不知是什么路道，打得好像很激烈呢！唔，好像是两个人打一个人，你信不信？要不要去看一看？”西门燕的经验当然比蓝水灵丰富得多，此时忍不住对她卖弄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识。

蓝水灵道：“咱们自己有事在身，何必去理会人家的闲事。”

话犹未了，厮杀双方对骂的声音也听得见了。

“我不过是少林寺一个挑水和尚，和江湖朋友从无来往，自问决不至于和你们结有什么梁子，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声音充满惶惑和惊急。

另一个声音冷笑道：“我们没找错人，你也用不着拿出少林寺的招牌来吓我们。莫说你不是在少林寺受戒的和尚，即使你是正牌的少林寺僧人，我们也不怕你！”

又一个人哈哈笑道：“少林寺的武功原来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你死在荒山野岭，来头再大，也没人替你伸冤，你只好自叹命苦吧！”

那少林僧人大叫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因何定要杀我，可以告诉我吗？”

那两个人齐声说道：“对不住，我们只知是奉命来追杀你的。你命中要注定做个糊涂鬼，可怪不得我们！”

跟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好像是有人受了伤了。

蓝水灵听见被追杀的是少林寺出来的僧人，心头已是不由得陡然一震，此时听得有人受伤呼叫，当然是更加吃惊了。

西门燕反而作出好整以暇的模样笑了：“你听听，受伤的好像正是那个少林僧人呢，咱们管不管这个闲事？”

蓝水灵没有回答，她已经拨转马头，跑入林子去了。

只见果然是和西门燕说的那样，两条大汉夹攻一个僧人。

这两条大汉，一个用铁打的齐眉棍，一个则只凭一双肉掌进招。

那用齐眉棍的也还罢了，那个只凭肉掌对敌的家伙却是厉害非常，双掌飞舞，按拍擒拿，每一招出手，都是攻向那少林僧人的要害。

那少林僧人把一根禅杖使开，虎虎风生，沙飞石走，威势亦甚骇人，但以一敌二，形势却是显然不利，他的禅杖可以荡开齐眉棍，但对那个只凭肉掌欺身进逼的汉子，他的禅杖是长兵器，却是甚难遮拦，险招频见。

蓝水灵不觉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断魂谷的大擒拿手法吗？”

她们来得正是时候，两门燕一出手，就打跑那两条大汉。不过，她的坐骑也被对手的飞刀所伤，不能再用了。

西门燕和蓝水灵亦已无暇去追赶凶手了，那少林僧人倒在地上，已是奄奄一息，救人要紧，只好让那人逃跑。

西门燕经验较丰，一看这少林僧人伤得如此之重，不觉皱起眉头。心想救是救不活的了，只能盼望他多活片刻吧，当下出指封了他伤口周围的穴道。这是封穴止血之法，可以令他不至于因为失血太多而加速死亡。

蓝水灵却不知如何是好，眼睛望着他，就好像是给吓傻了一般。但她的眼神，她的脸色，却是在在都表现出她比西门燕更加关心那个少林僧人。

那少林僧人也真是有点古怪，忽地说道：“姑娘，你的眼睛真好看。唉，恐怕没这么巧吧，你们也刚好是两个年轻的姑娘！”

在这个生死关头，他居然还有心情欣赏蓝水灵的美目！

但更加吸引西门燕注意的还是他后面的那一句话，西门燕连忙问道：“你说的是什么巧事？”

那少林僧人道：“我是受人之托，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给两位年轻的姑娘送信的。”

西门燕道：“什么地方？”

“念青唐古拉山的圣女峰，峰上的百花谷！”

这个地方可正是西门燕的家所在之处！

西门燕又喜又惊，忙道：“那两位姑娘叫什么名字？”

“一位叫蓝水灵，一位叫西门燕！”

当这僧人说到她们名字的时候，她们都是失声叫了起来：“我就是蓝水灵啊”“我就是西门燕啊！”

那僧人似是喜出望外，精神也好了一些，喃喃说道：“真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

西门燕道：“是谁托你给我们送信的？信呢？”她只道必定是她的表哥东方亮无疑。

哪知道僧人却道：“是我的师父，带的是口信，他也只是替人传话！”

西门燕道：“你的师父是哪位上人？”“上人”是对“高僧”的尊称，严格来说，少林寺的和尚，也只有主持和达摩院的几个长老才当得起这个称

呼的。不过西门燕用这个称呼，当然没这么讲究，只是当作寻常的客套用语而已。

那僧人道："我只不过是少林寺的挑水和尚，哪里配作什么上人的徒弟，我的师父在寺中的地位和我一样，他是烧火和尚。"

蓝水灵道："啊，烧火和尚！那么令师的法号，想必是上慧下可了？"

那僧人道："不错，我的师父正是慧可。姑娘，你怎么知道？"

西门燕道："令师是有大本领的人，少林寺那些饭桶和尚虽然不知道他，我们却是早就听人说过他的大名的了。"

那僧人听得这两个姑娘早就知道他师父的"大名"，惊奇之中颇感欣悦，"哦，原来我的师父当真是个大有来历的人吗？其实我也还不能算是他的正式弟子，只不过是蒙他平日抽空教我几手功夫而已，唉，只叹我学艺不精……"

西门燕颇不耐烦听他的自怨自艾，说道："那两个人在江湖上也是颇名气的人物呢，你以一敌二，居然没死，也是很不容易了。不过咱们恐怕没有功夫细谈了，还是请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她一面说话，一面以右掌贴着他的背心，把真气输进他的体内。她的内功造诣虽然还谈不上"深厚"二字，令那少林僧人"苟延残喘"却还做得到的。

那僧人一时间好像也不知道从何说起，问道："姑娘，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西门燕道："你刚才说，令师也是受人所托，才叫你来给我们传话的。那个托令师捎口信的人是谁？"

那僧人道："我也不知是不是那个少年，师父是在那天见过那个少年之后，离开少林寺之前，对我说那些话的。"

西门燕道："那个少年是不是二十来岁年纪，复姓东方，单名一个亮字？"

那僧人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他好像只有十五六岁。"

蓝水灵道："啊，那一定是我的弟弟了。那天，只是他一个人进少林寺吗？"

那僧人道："他有个朋友在寺外等他，不过，我也是后来才听得人家说的，听说因为他是武当派的弟子，达摩院首座亲自出去，问了他几句话，才让他进来的。至于为什么不让他的朋友进来，那我就不知道了。"

西门燕松了口气："这个少年自必是水灵的弟弟无疑，他的那个朋友，料想也一定是我的表哥了。"她无暇多问，说道："好，那么请把那个人经由令师转托你给我们带来的口信说给我们知道吧。"

那僧人道："姑娘是……"他虽然听过她们自报姓名，但他已经有点迷糊，要记的事情又太多，恐怕记错，故此再问一遍。

西门燕道："我是西门燕。"

那僧人道："这个口信要我告诉你，你的表哥另外有事，要到别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叫你不要等他。天鹅的蛋，倘若你要放在另一个篮子，他也不会怪你。"

西门燕眉头一皱，问道："还有别的话吗？"

那僧人道："有。你的表哥要你好好待客，但客人要走，你也不能强留！"

西门燕苦笑道："灵妹，我的表哥对你倒是颇为关心呢，他生怕我欺负你呢！"

蓝水灵道："这几句话并不是由东方亮直接告诉慧可大师的。说不定是

我的弟弟假传‘圣旨’。”

西门燕道：“但若不是表哥把这件事告诉你的弟弟，你的弟弟也不会知道。”

蓝水灵点了点头，想道：“如此看来，京弟和东方大哥的交情的确是非比寻常了。怪不得小师叔会有猜疑。”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那僧人道：“蓝姑娘，给你的口信则似乎是令弟所托的了。”

蓝水灵道：“他怎样说？”

那僧人道：“令弟叫你不必惧怕，要回家尽可回家。他说他感激爹娘特别疼他，要你替他侍奉爹娘，他恐怕要等到可以回去的时候才能回去。”

西门燕道：“咦，你的弟弟对自己父母的说话怎的也这样客气？”

蓝水灵心里也是惶惑不安：“莫非弟弟已经知道了他自己的身世之隐？”她回过头来，问那僧人：“他有没有说他去了什么地方？”

那僧人道：“令弟和慧可师父说话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他有没有说，我不知道。师父托我替他捎的口信，却是没有说的。”

蓝水灵问道：“他们是一起离开少林寺的吗？”

那僧人道：“不是。令弟离开了大约半个时辰，我的师父才离开。因为他虽然是个挂单和尚，也得禀明了管香积厨的大和尚，方能离开。”

西门燕道：“那么你呢？你是不是和师父一起离开？”

那僧人道：“也不是。因为、因为……在我辞工的时候，还有一位协管戒律院的大和尚要传我去问话，这，这，这可……”说至此处，他已经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西门燕心思灵敏，猜想他要说的大概是“这可说来话长”之类的话。

西门燕也不耐烦听他细说原因，赶忙问道：“在寺门外等候的那个少年，是不是和他们一起走的？”

那僧人道：“我，我怎会知道。”

西门燕道：“你有没有听别人说？”

那僧人道：“我没想起要问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西门燕最想知道的是关于她的表哥的消息，听得他这样说，便道：“多谢你告诉我这许多事情，我没什么要问的了。”贴着僧人的手掌亦已松开。

她的手掌一松开，僧人更加支持不住，面色变得好像死灰。蓝水灵忙道，“你叫什么名字？可有什么未了之事要我们替你办么？”

那僧人道：“我是个无父母的孤儿，无名无姓，来去也无牵挂，你们想起我的时候，就称我做挑水和尚好了。”

蓝水灵含泪道：“你舍己为人，你的恩德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僧人似是回光返照，含笑说道：“我本来是个庸庸碌碌的人，如今最少在江湖上亦已有人知道我这个挑水和尚了。我、我死而无憾。”说罢，含笑而逝。

蓝水灵眼中含泪，对这僧人的尸体磕了个头。西门燕却是呆呆的站在一旁，并没随她行礼。

蓝水灵有点不满，说道：“燕姐，你在想些什么？”

西门燕道：“我是在想，我若碰到了生死关头，是不是能够像他这般洒脱？唉，别说生死关头了，只怕小小一个篮子的天鹅蛋我都舍不得丢开。佛经说要断执著才能证真如，看来我是决计不能成为佛门弟子的了。”

蓝水灵不知她是另有感触，说道：“我不懂佛经，这位大和尚在少林寺

职司挑水，恐怕也未必读过什么佛经，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无愧高僧称号。依我看来，一个人只要像他这样行为诚朴，心地善良，不必出家，也可以沾上佛性。”

西门燕合什笑道：“善哉，善哉，你这番话倒是妙悟禅机呢。记不得是哪位高僧说过的了，凡人皆有佛性，怕只怕你坠入红尘之后，不能摒除贪嗔诸念，心中蒙上尘垢而已。不过，道理易懂，要我学他模样，却是做不来的。”

蓝水灵道：“这位大和尚是为了来给咱们送信而死的，咱们也不能空谈什么禅机佛理，总得为他做点事情，才得心安。”

西门燕道：“你要为他做什么事？”

蓝水灵道：“将他的骨灰带回去给他师父。”

西门燕道：“你没有听他说么，他师父都已经离开少林寺了，咱们哪里去找？”蓝水灵瞿然一省，说道：“那怎么样，干娘本来要咱们去少林寺找慧可大师的，谁知慧可就是他的师父，咱们还要不要去少林寺打听一下他的消息呢？”

西门燕道：“慧可和尚的行踪连他的徒弟都没告诉，又怎会告诉别人？他在少林寺也不过是个烧火和尚，别人不会看重他的。依我看，还是去断魂谷打听吧。那个陆志诚说我的表哥在断魂谷，那天和你的弟弟去少林寺的也有我的表哥，说不定他们都是到了断魂谷去了。”蓝水灵道：“倘若他们都去了断魂谷，为何断魂谷又要派人来追杀这个慧可大师的徒弟呢？”

西门燕道：“我也不知其中曲折，但正因如此，这件事不管真相如何，都是和断魂谷有关的了，你说对吗？”

蓝水灵拿不定主意，半晌道：“姐姐说的是。”

西门燕道：“但咱们没有慧可来作保镖，这次前往断魂谷，风险可就大得多了。妹妹，倘若你不愿意冒这个险，我也不勉强你。”

蓝水灵当日本来是被逼跟西门燕回家的，但这几个月来，西门燕待她确是情如姐妹，因此虽然觉得意气与她不大相投，也是不忍令她失望了。便道：“咱们已经义结金兰，倘若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祸同当，那还算得是什么姐妹？何况我的武功也是干娘教的呢。不管我的弟弟是否跟了东方大哥去断魂谷，我都和你作伴！”

西门燕“激将”成功，笑道：“想不到事情就有这么凑巧，你的弟弟跑到少林寺去，要找的人竟然也是慧可和尚。慧可和尚叫徒弟来给咱们送信，刚好又和咱们碰上了。”

蓝水灵没有说话，心中但感一片迷茫。慧可是西门夫人的老朋友，这是她已经知道了的。但这个烧火和尚和弟弟又有什么关系，怎的弟弟也要去找他呢？不错，她可以猜想得到这是出于无相真人的遗命，但无相真人自知元寿已尽，却不要自己最疼爱的徒孙随侍在侧，而宁愿打破门户之见，叫徒孙去拜会少林寺的一个烧火和尚，这不是更显得奇怪了吗？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慧可和尚必定和弟弟有些什么关系了，但无相真人却又从何得知？

种种疑团，百思莫解，“只能等待见到弟弟时才会明白了。”蓝水灵心想。

蓝水灵可不知道，她的弟弟虽然见到慧可，心中的种种疑团，也还是未能一一揭开的。

那日他与无色长老分手之后，即便兼程赶路，前往嵩山。嵩山是太室、

少室两山的总称，两山对峙，中间相隔约十余里。在少室北麓的五乳峰下，便是少林寺所在地了。少林寺大名鼎鼎，踏入河南境内，真是妇孺皆知。蓝玉京找人问路，易如反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嵩山。他一早登山，朝阳初出的时候，已经看得见少林寺了。

但见石塔如林，少林寺就兀立在塔林之中。除了石塔之外，还有一多，是古柏多。蓝玉京见一株老柏，苍翠夭矫，树身大可两人合抱，蓝玉京没见过这样雄伟的古伯，不禁看多两眼，发现树下有一块石碑，式样古拙，碑上长满苔藓，蓝玉京好奇心起，走过去拂拭苍苔，读那碑文：“唐僧昙宗，住河南少林寺，精通武艺。武德四年，太宗时为秦王，奉命讨王世充。昙宗等十三人，参加战阵，以威猛善战，克敌致胜。太宗封昙宗为大将军，其余不愿为官者，各赐紫罗袈裟一袭。”“武德”是唐太祖李渊的年号。“太宗”即李世民，少林僧人昙宗等十三人助李世民打败王世充一事，是少林寺历史性的大事，因此后人立碑为记。

蓝玉京心里想道：“本派创派祖师张真人据说曾经帮过燕王的忙，后来燕王做了皇帝，不但把祖师封为真人，而且把武当山的地位置于五岳之上。但张真人究竟帮过燕王什么忙，却未见有明文记载。也有人说是燕王为了要拉拢张真人，才那样做的。但即使是真，也没有少林寺僧人在唐朝所立的功劳之大。”想到武林的门派，也要仰仗帝皇之力才能发扬光大，不觉为之兴叹。

他正自胡思乱想，却不知什么时候，忽然有个人来到他的身旁。是个年纪三十多岁的虬髯汉子。这虬髯汉子说道：“你这个娃娃来做什么？”

蓝玉京道：“我是去少林寺的。”

那汉子道：“你来到这里，我当然知道你是要去少林寺的。我是问你，因何去少林寺？”

蓝玉京当然不愿意告诉一个陌生人，但想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要是拒不作答，也不大好，便道：“我想拜访一个和尚。”

虬髯汉子道：“少林寺的和尚我认得不少，你要我的那个名叫什么？”

蓝玉京道：“我要找的是个烧火和尚。你不会认识的。”

那汉子哼了一声，说道：“那烧火和尚是不是法号慧可？”

蓝玉京吃了一惊道：“你和他相熟？”

那汉子道：“我都不配见他，你凭什么资格要去见他？”

“凭什么资格”，蓝玉京当然更加不想告诉他了。“我也自知不配见他，只是受人所托，姑且一试而已。”蓝玉京道。

“何人托你？”那汉子竟然是一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神气。

蓝玉京忍不住发问：“你又是什么人？凭什么要我说给你听？”

那汉子冷冷一笑，说道：“你要去试一试，你先和我试一试吧！”蓝玉京还未弄清楚他的意思，他已是倏地一抓向蓝玉京抓下来了。

幸亏蓝玉京闪得快，喝道：“你干么出手伤人？”

那汉子道：“你不是问我凭什么要你说吗？就凭我这大擒拿手！你先和我试试，要是能够打得过我，你才可以去试一试求见那个烧火和尚！”他口中说话，手底却是丝毫不缓，说话之间，已是闪电般的连发三招，而且一招比一招厉害，最后一招，竟然抓向蓝玉京肩上的琵琶骨。

蓝玉京岂能容他毁了武功，只得全力抵挡，双掌相交，蓬的一声，蓝玉京倒退两步，那汉子的身形也晃了一晃。

那汉子哼了一声道：“小娃娃倒是有点硬份，但也还不配踏入少林寺。”双掌盘旋飞舞，攻得越发急了。

蓝玉京精干剑法，拳脚的功夫却是并不高明，但在那人急攻之下，他根本无暇拔剑，即使有余暇拔剑，他也不想用宝剑对付手无寸铁的人。

哪知这个汉子口里说是“试”他武功，出手却招招狠辣，只要给他抓着一下，只怕就有筋断骨折之灾。蓝玉京终于抵挡不住了，“嗤”的一声，衣裳被他撕破一幅。百忙中把太极剑法化为掌法，一招野马分鬃，斜切那人左肩。

蓝玉京并不指望这一招可以打败对方，但求可以稍稍阻挡对方攻势而已。不料他这一招刚出，只听得那人大叫一声，好像站立都站不稳了，一个踉跄，骨碌碌的就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山坡陡峭，蓝玉京惊魂未定，跑到山边看时，已是看不见那个人了。

峭壁千仞，幽谷望不见底。蓝玉京打了一个寒噤，心里想道：“奇怪，我这一掌好像还没打着他，怎的他就会失足跌下幽谷去了？但愿他不要因此丧命才好，否则我的罪孽可真大了。”但想到那人的大擒拿手法，招招狠辣，倘若他不是“失足”跌下幽谷，只怕自己不死也得重伤，思之犹有余悸。

但当真是“失足”吗？

蓝玉京自出娘胎，只曾和东方亮比过剑法，但那只是拆招而已，对敌的经验，他可说是丝毫没有的。不过，虽然如此，他多少总还有点知己知彼的粗浅见识，那人的武功比他高得多，决不是他那一招野马分鬃所能打败的，但既然不是他那一招的威力，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又怎会无端失足？

一轮红日，早已从云海中钻了出来，林中景物，看得清清楚楚，连飞鸟也没看见，哪里有别人的影子？

蓝玉京百思莫得其解，只好继续前行，还未走到少林寺的门前，就有一个黑脸僧人迎上来了。

“小哥儿，你家大人呢？”黑面僧一见他就这样问。

蓝玉京不大高兴这个僧人把他当作必须跟随大人的孩子看待，答道：“我家大人远在千里之外，我是一个人来的。”

那黑面僧道：“哦，那也许是我听错了。你一个小孩子，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做什么？”原来他是轮值看守山门的僧人，隐隐听得柏林里好像有人打架，故此跑出来看。

蓝玉京答道：“我是想来求见贵寺的一位大师！”

那黑面僧人眉头一皱，说道：“你是想学武功。想得入迷了吧？我们少林寺的和尚，一不会胡乱收徒，二也没有那么闲功夫去指点别人练武。”这类的事情，在少林寺是屡见不鲜的。

蓝玉京道：“第一，我并不是来拜师；第二，我也并不想找人指点，我是有事求见贵寺的那位大师的。”

黑面僧道：“你想见哪位大师？达摩院的还是罗汉堂的？”口气中显然已是带有点嘲讽意味。

蓝玉京一本正经答道：“这位大师，法号慧可。”

黑面僧露出诧异神色，说道：“慧可？少林寺可并没有一个名叫做慧可的和尚。”

“谁人要找慧可？”说到这里，刚好就有一个黄面僧出来。

黑面僧道：“是这位小哥。”

黄面僧道：“ 奇怪、慧可来了这里三十年，从来没人找过他的，今天竟然接连有人找他。小哥，幸亏你碰上我。 ”

黑面僧大为奇怪，说道：“ 当真有个叫做慧可的和尚，而且已经来了三十年？ ”

黄脸僧道：“ 实不相瞒，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这个人的。不过，是不是这位小哥要找的人，我可还得问问。喂，你要我的这位慧可大师在少林寺是干什么的？ ”

蓝玉京道：“ 我想他大概不会是在达摩院或罗汉堂执事的老和尚，据我所知，他是在贵寺职司烧火的。 ”

黑面僧一怔，“ 什么，烧火和尚？ ”

黄脸僧笑道：“ 你莫看轻这个烧火和尚，他的架子还大得很呢，约莫两个时辰之前，有个人来找他，央求我给他通报，慧可也没问是什么人，就要我把那个人赶开。 ”原来这个黄脸僧是昨晚下半夜轮值看守山门的，天刚亮，那个人就来了。那时正是他换班的时候。但这个黑面僧人却还未来（看守山门的也不只一个人，通常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并非同时换班）。

黑面僧哈哈大笑，说道：“ 怪不得我不知道，原来是个烧火和尚。 ”要知少林寺的大小和尚，包括杂役在内，有一千多人，黑面僧哪里会注意到一个烧火和尚。

蓝玉京道：“ 烧火和尚又有什么好笑？ ”

黑面僧道：“ 小哥，你误会了。我们并不是世俗之见，看轻烧火和尚。只是烧火和尚,却有人称他为大师,那可真是奇闻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呢。”说罢，不觉又哈哈大笑。

蓝玉京道：“ 一点也不好笑，我的师祖就是称慧可为大师的。 ”

黄脸僧道：“ 你是哪一派的？你的师祖是谁？ ”

蓝玉京道：“ 我是武当派，我的师祖是无相真人！ ”

两个僧人都是不禁吃了一惊，同声说道：“ 无相真人？你说的是武当派的掌门？ ”

蓝玉京道：“ 现在的掌门人已经不是他老人家了。 ”

这两个僧人方才想起，无相真人正是最近去世的。前两天少林寺刚接到消息。黑脸僧道：“ 当真是无相真人叫你来找慧可的吗？ ”

蓝玉京道：“ 我为什么要骗你们？ ”

黑脸僧道：“ 他是哪一天叫你下山的？ ”

蓝玉京说了那个日子，黑脸僧屈指一算，说道：“ 那不正是无相真人去世的前一天吗？ ”

蓝玉京道：“ 不错，我是在路上知道师祖升天的消息的。 ”

黑脸僧人冷笑道：“ 他在临终前夕，多少事情需要交代，却要你来找少林寺的一个烧火和尚？ ”

蓝玉京道：“ 信不信由你。若不是师祖告诉我，我还在武当山，又怎知你们少林寺有个名叫慧可的烧火和尚？ ”

黄脸僧冷笑道：“ 你知不知道，武当派的祖师张三丰是从我们少林寺逃出去的，二百年来，武当派的道家弟子，从来没有人敢上少林寺，俗家弟子，也只有一个牟独逸来过。 ”

蓝玉京道：“ 知道。 ”

黑脸僧道：“ 你若说无相真人叫你来谒见本寺主持，我还勉强可以相信

几分，哼，哼，他会要你来拜会我们的一个烧火和尚？”

蓝玉京道：“你要怎样才能相信？”黑脸僧道：“死无对证，不过武功是可以作证的。”

蓝玉京道：“你的意思是要试我懂不懂武当派的功夫？”

黑脸憎道：“不错，我不但是要试你懂不懂，你必须抵挡得我十招，我才能够相信你是无相真人的徒孙！”

蓝玉京道：“可以。但无需限定十招，一百招也行！”

黑脸僧道：“好呀，你这个娃儿口气倒大。我告诉你，我出招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打伤了你，你可别怨！”

蓝玉京道：“我若打伤了你，请你也别见怪。”

黑脸僧人气得双眼翻白，喝道：“狂妄小子，拔剑吧！”

那黄脸僧人是他师兄，知道他脾气暴躁，怕他当真打伤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受方丈责罚还在其次，传出去对少林寺的名声也是有损，忙道：“师弟，别要和一个无知少年一般见识，让我随便试他两招就行了。”

他是名列罗汉堂的十八名大弟子之一，不想多耗时候，一出手就是小擒拿手法。名为“小擒拿”，可比那个虬髯汉子的“大擒拿”更为厉害。只听得“嗤”的一声，蓝玉京的袖子被他抓破。

蓝玉京默念剑诀：“太极圆转，无使断缺，意在剑先，绵绵不绝。任它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眼睛也不一眨，手中的青钢剑己是接连划了三个圈圈。黄脸僧找不到他的破绽，怎敢把手指插入他的剑圈之中。

黑脸僧叫道：“师兄，这小子只怕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存心来要咱们少林寺的好看的，你可不能对他手下留情了！”

蓝玉京的剑术之精，大大出乎这黄脸僧人的意料之外，他听了师弟的话，不觉心中一动，“师弟虽然是个莽汉，但这话倒是说得有几分见地。这小子看来不过十五六岁，剑法就这样了得，说不定他当真是无相真人的徒孙，武当派那些老道士指使他来试探咱们少林派的武功的。他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那些老道谅我们不敢伤他性命，但我们这里的头面人物，若是有一两个输了给他，少林派从此就更加要给武当派压得抬不起头了！”

黄脸僧人有了这个疑心，登时就出手不再留情。虽然未必要取蓝玉京的性命，但把蓝玉京打成残废则是在所不惜了。

他一声大吼，飞身扑击，掌力把蓝玉京的剑圈荡开，蓝玉京斜身飘闪，一招“金针度线”，剑尖反挑黄脸僧的脉门，这一个变化的奇诡，又是大出黄脸僧的意料之外，他不知蓝玉京的太极剑法乃是另有“创意”的，不禁心中嘀咕：“奇怪，这小子的剑法好像是太极剑法，但却又像并非一样。”他的经验、武功都在蓝王京之上，虽然摸不透蓝玉京的底细，也不至于为他所乘，当下双掌合拢，左右一分，又是一招内力沉雄之极的重手法，蓝玉京斜身跃避，虎口已是隐隐发麻。

蓝王京“哎哟”一声叫起来道：“好大的气力！”黄脸僧人不禁脸上发烧，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里想道：“我名列十八罗汉之中，在招数上竟然胜不过一个少年，好在没有外人在旁，否则可真是给人笑话了。”

那黑脸僧见蓝玉京居然能够抵挡师兄的大力金刚掌，不禁也是暗暗诧异，说道：“素闻武当派最擅长的功夫是借力打力，你这小子自称是无相真人的徒孙，却连这点门道都不懂，嘿嘿，看来你定是假冒无疑！”

其实蓝玉京何尝不懂以柔克刚的道理，他五岁开始学武，十一年来，不

知学过多少借力打力的手法。但道理易懂，手法也不难学，最难的是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否则临敌之际，千变万化，差之毫厘，便会谬之千里。还有一点，功力如果相差太远，纵然运用奇妙，那也未必能够以柔克刚。

那黑脸僧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不过，他是故意这样说的，一来是为替师兄解嘲，二来他亦已看出了师兄不惜打伤这个少年，因此他就故意先把这个少年认定了不是武当派弟子，万一将来闹出纠纷，也可以有理由辩解。

哪知他这么一说，却也提醒了蓝玉京。蓝玉京这半个月来，对师祖给他的内功心法，已经领悟不少，只是未有机会尝试运用，欠缺经验而已。

这刹那间，内功心法所提的诀窍从他心中流过：“从有到无，无中生有。心无沾滞，流水行云。任彼金刚猛扑，四两可拨千斤！”诀窍一念，登时心窍也开。

说时迟，那时快，黄脸僧人又是猛的一掌劈来，蓝玉京倒持宝剑，以剑柄迎上，轻轻一拨，只听得“喀喇”一声，三丈开外的一棵大树，一株粗如儿臂的树枝被黄脸僧人的劈空掌力打断，不过，蓝玉京虽然能够把他的掌力牵引出去，转了方向，打断树枝，他本人还是不能不晃了几晃，退了一二步，方始稳得住身形。这是因为他只能把对方的力道拨开八成之故。

但这么一来，却是令得这个僧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脸了。

要知借力打力，虽然不能硬碰，但假如蓝玉京刚才是用剑尖牵引，这个黄脸僧人虽然不至遭受断臂之厄，皮肉之伤却是难免的了。

也不知是否由于疑心而生“暗鬼”，在那枝树枝被他的劈空掌力折断之时，他似乎隐隐听得树林里有人发出一声冷笑，声音飘忽，似有如无，还没有枝摇叶落的声音清楚，究竟是笑声还是风声？或者根本只是他的幻觉，在他心里，只能是个谜了。

他思疑不定，为了挽回面子，一声冷笑，说道：“好小子，且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空手入白刃功夫，我不用内力，也能打败你，免得给你说我以大欺小。”

声出招发，五指如钩，向蓝玉京抓下。但却并没有欺身进迫，甚至和蓝玉京的剑尖，也总是保持着三五寸的距离。

空手入白刃的目的，是要抢夺对方的兵刃的，没有接触，又怎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原来他用的是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龙爪手功夫。出手如电，每一招都虚实相生，变化莫测。只要对方的防御稍有疏失，立即可以由虚变实，抓住对方的要害穴道。但在无机可乘的时候，他这种飘忽不定的掌力，对方要借力也无从借起。他说不用内力也是假的，只是换上了阴柔的小天星掌力，没有掌风而已。不过，龙爪手的功夫并非倚仗内力伤人，则是真的。

蓝玉京的太极剑法本来不输于他的龙爪手功夫，但黄脸僧人在龙爪手这门功夫已经练了二十年，蓝玉京的太极剑法还是最近练的，虽然他的悟性甚高，而且还有“创意”，但究竟不及对方的造诣之深。

黄脸僧人改变打法，绕身游斗，移步换形，瞬息百变，对蓝玉京的威胁，登时大增，渐渐，蓝玉京的剑法已是被他克制了。

黑脸僧人在旁观战，看得眉飞色舞，不停的在给师兄喝彩，“妙啊，妙啊！”都不知叫了多少声了。可是他每叫一声，‘妙啊”，黄脸僧人的眉就不觉一皱，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

蓝玉京并没有数他出了几招，但他自己心中有数，已是过了百招了。他

曾夸口要在十招之内打败蓝玉京的，现在已是十倍于十招之数，师弟的喝彩声岂不是等于对他的嘲笑么？虽然黑脸僧人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的。

黄脸僧人一咬牙根，心里想道：“我若是抓不着这小子，颜脸何存？”无明火起，登时使出杀手绝招，即使误伤蓝玉京的性命，也是在所不顾了。

他把小天星掌力用在龙爪手上，一伸一缩，这一抓，抓出去的力道令得蓝玉京好像被漩涡卷吸一般，虽然不至跌倒，脚步已是踉跄，不知不觉，身形倾侧。

黄脸僧人立即闪电出招，招数也是非常奇妙，蓝玉京身形不稳，不论如何闪避，都非中招不可。若然闪避不当，琵琶骨就要给对方抓裂；闪避得宜，手中的剑最少也要给对方夺去。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蓝玉京忽地听得好像有人在他身边叫道：“白鹤亮翅，玄鸟划砂！”蓝玉京不假思索的就把这两招使了出来！

白鹤亮翅是要身形掠起的，他脚步踉跄，正好趁势跃起，但玄鸟划砂则是反手向后转个半弧形削出的，黄脸僧是在正面攻他，他身子悬空，使这一招，那岂不是变成了无的放矢，如何能够防御。

不过，蓝玉京根本就没去想这层道理，因为他已听出了那个声音是谁的了，是一个他最信服的人。

只听得“嗤”的一声，黄脸僧人的僧袍被划开了一道七寸多长的裂缝，胸口也感到了森森的剑气，这一惊非同小可，赶忙斜跃出数丈开外。

原来在那人指点蓝玉京之际，早已算准了黄脸僧人的后着，黄脸僧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在那刹那之间，移形易位，转到蓝玉京后侧发招，这一来就等于是送上去凑合蓝玉京的“玄鸟划砂”了。更妙的是，那人还算准了蓝玉京在使了一招“白鹤亮翅”之后，第二招的力道配合上两者之间的距离，“玄鸟划砂”就只能划破对方的僧袍，而不至于伤及对方性命。

那黑脸僧人见师兄僧袍破裂，急切间也不知他是否受伤，他的脾气素来暴躁，一声大喝：“好小子你敢伤我师兄！”抡起方便铲，就朝蓝玉京双脚铲来。

方便铲是重兵器，这黑脸僧人又是专练外功的，双臂之力，足有千斤。他不是铲向蓝玉京的上三路，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一铲朝着蓝玉京双足铲来，蓝玉京即使能够保全性命，双足也是要和身体分家的了。

蓝玉京当然不甘残废，“任他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自然而然就使出了刚刚妙悟的“四两拨千斤”的功夫。

黑脸僧人的内功造诣远远不及师兄，蓝玉京用四两拨千斤来对付那黄脸僧人，收效不大；对付这黑脸僧人却是立即见功。

“四两拨千斤”不怕对方力大，对方的气力越大，所受的反击也越大，只听得“　”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黑脸僧人的方便铲陡然被拨转方向，哪里还能掌握得牢，不但方便铲脱手飞出，他的虎口亦已迸裂！

这几下雷轰电闪般的攻拒，不过转眼功夫，便即分出胜负。

蓝玉京茫然四顾，那两个僧人则有如斗败的公鸡，气沮神伤。

突然，蓝玉京眼睛发亮，那两个僧人也抬起头来了。场中突然多了几个人。

“东方大哥，果然是你！”蓝玉京失声叫道。

他眼中只看见东方亮，还没注意到同一时间出现的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六旬开外的老和尚，而且是身份大不寻常的老和尚。

一个是少林寺达摩院的首座本无大师。

另一个竟是少林寺的方丈痛禅上人！

这两个僧人怎也想不到本寺的主持竟然会亲自出来，而且还加上达摩院的首座！

本无大师面挟寒霜，说道：“圆通，你身为罗汉堂僧人，怎能妄动无明，用本寺的绝技对付一个还未成年的小施主？”

那黄脸僧人道：“弟子知罪，不过，请首座明鉴，这位小施主却是捏造谎言，假冒武当派的弟子，来挑起纠纷的。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请先查明他的来历。”

本无大师喝道：“住嘴！人家的来意早已说得明明白白，只是你胡乱猜疑，你还不向这位小施主赔罪！”

黄脸僧人骇然说道：“这小、小施主当真是武当派的弟子么？”他见本寺方丈和达摩院的首座长老对蓝玉京都是颇为客气，“小子”两字是不敢说了。

本无大师似乎有意考他的见识，说道，“你凭什么怀疑他不是武当派的弟子？”

黄脸僧人道：“他的剑法倒有几分像是武当的太极剑法，其实似是而非。依弟子看来，恐怕不是张三丰的嫡系传人吧？”

本无大师没有立即回答他，却对方丈说道：“师兄，你对各派的剑理比我懂得多，不知我有没看错。”

痛禅上人道：“不错，这位小施主的剑法虽然和现今流传的太极剑法似乎并不一样，但任何剑法，只求形似，便落下乘。这位小施主的太极剑法已是到了神似的境界！”

本无大师欣然说道：“师兄说的深合我心。小施主，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的剑法是无相真人亲授的吧？”

蓝玉京的剑法本来是跟义父学的，但剑诀却是师祖所传。义父教他的太极法似是而非，他从剑诀自己参悟出来的剑法才是真的。不过，他的“参悟”也有东方亮的“指点”在内，而且是在不断修正义父所教的剑法的过程中参悟的，他的义父也不能不说是有一份功劳。

他不知怎样说才好，迟疑半晌，只能如此说道：“可以这样说。”

这是模棱两可的说话，本无大师听了，眉头一皱，心里想道：“莫非还有别情？”但对别派的弟子，他却是不便盘问了。

痛禅上人喟然叹道：“怪不得武当派的名头近年压过了少林，撇开别的不谈，武当的人材辈出就非咱们少林可比。无相真人的一个小徒孙已经可以和咱们罗汉堂的大弟子抗手！”

黄脸僧人惶然说道：“弟子无能，愿领方丈处分！”

痛禅上人道：“少林武当本属一家，你输给无相真人的徒孙，也不算丢脸。我只不过有感兴叹，并非怪你本领不济。我要说的是，你却的确是对这位小施主有失礼之处，即使你打赢了，你也必须向他赔罪！”

黄脸僧人满脸羞惭，须知打赢了赔罪倒没有什么难堪，如今却是打输了还要向人家赔罪。但主持有命，怎敢不遵，只好对蓝玉京赔礼：“小施主，请恕小僧有眼无珠，不识你是武当高徒，多有失礼。”

蓝玉京连忙还礼，说道：“不敢当。其实……”他想说的话未曾说出来，已经有人替他说了。

那黑脸僧人性子最急，见方丈称赞蓝玉京，把他的师兄贬低，不禁大不服气，刚听得蓝玉京说出“不敢当”这三个字，他就抢着说下去，说道：“这位小施主不过是得到别人的指点，才不至于落败罢了。否则他怎打得过圆通师兄？”

蓝玉京道：“是呀，我本来不是这位大和尚的对手。”

本无大师道：“圆业，你知不知道你何以学艺不能精进的原因吗？就因为你不能虚心，你试想想，如果刚才在你和这位小施主动手的时候，我若在旁指点你两招，你是不是就凭我的略加指点便可获胜？”

黑脸僧人刚才是一出招便给蓝玉京打败的，他也知道这是被对方以柔克刚之故，他的内功不行，空有一身气力，那就的确是纵有名师指点，也打不过对方的。

不过，他仍是不能服气，说道：“我承认我的本领比不过这位小施主，不过，这位小施主说的话恐怕也不能尽信吧？”

蓝玉京道：“我说的都是真话，不知是哪一点令得大和尚不敢相信？”

黑脸僧人道：“你说你是奉了师祖无相真人之命来本寺找一位烧火和尚的。”

蓝玉京道：“是呀！”

黑脸僧人道：“无相真人只是命你一个人来的？”蓝玉京又道：“是呀！”

黑脸僧人又再逼紧一步，说道：“并没有别的武当弟子和你同来？”

蓝玉京眉头一皱，心想这大和尚也真啰唆，说道：“师祖的遗命只是给我一个人的，当然没有别的同门陪我来了。”

黑脸僧人一声冷笑，指着东方亮道：“那么这个人是谁？难道你敢说他不是武当派的弟子？”要知东方亮既然能够指点蓝玉京的太极剑法，他当然以为东方亮定是武当弟子无疑。

蓝玉京道：“他是我的义兄，但他并不是武当派的弟子。”

圆通吃了一惊，双目瞪视东方亮，说道：“你刚才指点这位小施主的那两招剑法高明得很啊，你当真不是武当派的？”

东方亮淡淡说道：“武当的声名虽然可以和少林并驾，我还不屑于做武当派的弟子！”

这么一来，连本无大师也不禁起疑了，说道：“恕老衲眼拙，老衲也想请问施主是哪一门派。”

东方亮道：“我也不知我是什么门派。”

他这话倒不是推搪，他的师祖玄真子虽然是出身昆仑派的，但剑法已经自成一家，到了他的师父向天明，更是融会各家之长，创立了飞鹰回旋剑法，这才得以号称“剑圣”。

本无不知内里情由，哼了一声，心里想道：“你不说难道我就没法知道？”此时寺中又已有几个僧人闻风出来，这几个僧人见方丈在场，静静的站在一旁，谁也不敢说话。

本无大师道：“老衲无意打听施主的来历，但施主来此，意欲何为，老衲却盼施主见告。”口气渐渐硬了。

东方亮道：“和我这位义弟一样，我此来也是想要拜访一位高僧。”

本无道：“你且慢说出这位高僧的名字，我先和你说一说少林寺的规矩。少林寺并不拒绝访客，不过，若是存心要来试一试少林寺武功的人，那可就得在经过一场比试之后，合格的我们才可以准许你进入本寺。”言下之意，

你若是不合格的话，根本就不能踏入少林寺的大门，当然就谈不到接受你的拜访了。

东方亮道：“贵寺的武功，天下无不钦佩，我是不用试也知贵寺武功高明的了。这条规矩恐怕不适合我吧？”

本无大师道：“我们并不是只要听施主口中的言语，是要看施主的行为。施主刚才暗助义弟取胜，已是等于存心来考较少林寺的武功了。印证武功，事情也属于寻常，施主若要踏入本寺，那就只好请施主莫要推辞了。”

东方亮笑道：“大师是达摩院首座，我怎敢在大师的手下试招？”

那黑脸僧人哼了一声道：“你也忒自高身价了，你怎知是我们的达摩院首座要和你过招？”

东方亮道：“在下不敢有此奢望，要是点到即止的话，就请大和尚指教几招如何？”

这黑脸僧人是蓝玉京的手下败将，他倒是相当直爽，哼了一声，说道：“你分明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想拣软的果子吃，我才不上你的这个当呢！”

那个法号圆通的黄脸僧人说道：“阁下对剑道的精研，小僧刚才已领教了，得陇望蜀，倘若阁下肯出招赐教，小僧更感荣宠。”原来他刚才输给蓝玉京，他本来可以胜的，却因东方亮在旁指点蓝玉京，以至今他反而落败，他自觉败得不值，向东方亮挑战，以求一泄心中之愤。

东方亮还没有表示，本无大师已在说道：“圆通，你忘记了我刚才怎样告诫你么？”

圆通心头一凉，说道：“首座告诫弟子不可妄动无明。”

本无大师说道：“对了。少林武当，同出一源，你和武当派的弟子印证武功，胜负何须执著，再说，你已经比试了一次，倘若仍然由你和外人比试，岂不是要教人家笑话咱们少林寺无人！”

这番话的意思显然是要把蓝玉京和东方亮分别对待，蓝玉京是武当门下，与少林弟子可算“同源”，东方亮则只能算是“外人”了。东方亮听了，不禁激起好胜之心，心里想道：“这位少林寺的达摩院首座，告诫弟子对胜负不可执著，其实他又何尝没有执著？哼，只要不是少林寺的方丈和达摩院的长老出手，少林派的弟子虽然众多，能够胜得过我的只怕也未必找得出来。”当下说道：“既然贵寺有这个规矩，那么在下恭候方丈和首座挑选贵派的一位高徒出来指教在下。”

本无大师道：“少林寺的人材虽然不多，却也用不着细心挑选。”把手一招，叫道：“圆性，你过来！”

刚刚从寺中出来，在一旁静立的和尚之中，有一个身材枯瘦的走出来道：“弟子圆性，听候首座吩咐。”

本无大师道：“这位施主自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属于什么门派，如今我要你和他印证武功，你要几招才能知道他的门派？”

圆性望了东方亮一眼，说道：“十招！”

本无大师道：“施主可愿按照我们所定的规矩比试？”

东方亮道：“客随主意，请大师划出道儿。”

本无大师道：“以十招为限，倘若在十招之内，他说不出你的武功门派，即使你输了给他，也算你赢。”

东方亮笑道：“这岂不是我占尽便宜？”

圆性哼了一声，说道：“你这话说得未免早了一点，你以为按照我们划

出的道儿，你就一定可以赢得这场比试么？”

东方亮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这个人是要凡事都讲公道的。既然在比武上你们让我占了一点便宜，那么在考你们的见识上，我也可以让你们一步。”

本无微笑道：“你倒是自负得很，请问这一步你准备如何让法？”

东方亮道：“十招之内，任何一位少林弟子看出我的武功来历，都算是你们赢了。不必只限定是这位圆性大师。”

本无大师道：“好，就这样吧。你若赢了，少林寺的大门为你打开，你若输了，对不住，我们就不能让你踏入本寺了。”

圆性取下倒插在背后的拂尘，说道：“双方要说的话，都己讲明白了。请施主进招！”也不见他拿桩作势，只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在东方亮面前一站，俨然就有渊停岳峙的气象。东方亮心头一凛：“这个和尚倒是不可小觑！”

东方亮拔剑出鞘，说声：“有僭！”陡然间，众人只觉眼睛一亮，一道白光，好像划破夜空的闪电，骇人心魄！那金刃劈风之声，也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东方亮的第一招使出来了！

蓝玉京看得吃了一惊：“原来东方大哥不仅懂得太极剑法，他的连环夺命剑法也比我高明得多。”

那黄脸僧人站在本无大师身旁，说道：“这一招好像是武当外门剑法中的雷电交轰？”他和蓝玉京都是同样惊疑，虽然两人的想法则并非一样。

本无大师微笑道：“不错，确是有雷轰电闪之威。威力似乎还在武当派的雷电交轰之上。”这么一说，那法号圆通的黄脸僧人己是领悟，东方亮这一招不过看来好像武当的雷电交轰而已，其实驾驭剑法的内力则另有妙处，并非武当派的法门。

话犹未了，圆性的第一招也使出来了。说也奇怪，只见他漫不经意的把拂尘一挥，就把那道白光裹在当中。那么猛烈的“雷电交轰”，在他拂尘包裹之下，威力竟然施展不开，登时受阻了。

圆性一出手就阻遏了对方的攻势，心里想道：“他用别派的剑法来迷惑我，要胜他不难，但最紧要还是迫他使出本门剑法。”心念一动，立即使出杀手反攻！

东方亮也好像知道他的心意，就在这一瞬间，两人几乎是同一时候变招。

圆性的拂尘一挥，尘尾根根竖起，有如千百钢针，刺向东方亮的要害穴道。

一般用指头点穴，只能点一处穴道，但他用尘丝刺穴，东方亮的全身穴道，几乎都在他的侵袭范围之内。这样的刺穴功夫，蓝玉京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旁看得暗暗为东方亮捏一把汗！

但东方亮的第二招变化之奇，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按说“连环夺命剑法”是必须连环使出的，第一招“雷电交轰”是至刚至烈的剑招，跟着来的一招，即使没有那么威猛，也必定是接续前招攻势的。

哪知东方亮的变招，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就好似万马奔腾，突然一齐止步一般！剑光陡然收敛，剑尖轻轻颤动，剑势闪烁不定，但在行家眼中，他的全身上下，已是没一处不在严密的防御之中，简直无丝毫破绽可寻。

少林寺的方丈痛禅上人也不禁点头赞赏，“张三丰创立的太极剑法果然是非同小可，可惜咱们迟生二百年，没眼福见他使这一招。”

本无大师道：“ 不过这位施主的太极剑法，也确实是如你所说，已经到了神似的境地了。 ”他本来是认为圆性在十招之内必定可以赢得比武的，此时也不禁有点担心了。

痛禅上人道：“ 你说得不错，这位施主的太极剑法，或者比不上张真人当年，但只以这招而论，也可说得是攻如雷霆疾发，守如江海凝光了。 ”

少林寺武功最高的两位都加赞赏，蓝玉京心中的钦佩当然更是无以复加。原来东方亮使的第二招乃是太极剑法中的“ 如封似闭 ”，不求守而自守，不求攻而自攻。蓝玉京是深知本门的两种剑法是截然相反的，心想：要这样随心转变，恐怕只有师祖重生才做得到。

蓝玉京是未曾见过牟沧浪的剑法的，他可不知，东方亮此时正在心中暗暗叫了一声“ 惭愧！ ”想道：“ 莫说我比不上张真人当年，牟沧浪也要比我高明十倍。 ”

经过了两招比试，双方都是暗暗吃惊，不敢再有丝毫轻敌的意念了。东方亮初时见“ 圆性 ”是“ 圆 ”字辈，只道他和那个黄脸僧人既是同辈，大概也高明不了多少，此时方始知道完全错了。

原来这个圆性和圆通虽然都是罗汉堂的僧人，但圆通在十八罗汉中名列第十三位，圆性却是名列第二的。即使把达摩院的长老都包括在内，他也是少林寺十名之内的高手。他还有一样长处，是达摩院的长老都比不上的，那就是他对别派的武功知道得最多，不似达摩院长老，十九只是专研本派的绝技。

东方亮虽然聪明绝顶，但他“ 创新 ”的太极剑法也还不是每一招都能“ 神似 ”的；而且，有两大高僧在旁观战。“ 神似 ”究竟还不是完全一样，若使同一剑法，十招之内，总有一招会给他们看出自己的师承所自。东方亮在第七招上想到这层，剑法陡然一变，剑身变成弧形，剑点分作五处落下。

那黑脸僧人“ 咦 ”了一声，“ 这一招是什么剑法？倒好像似曾相识。 ”

圆性哼了一声，说道：“ 蠢材，本门的功夫你也不认得了？ ”

圆通恍然大悟，说道：“ 哦，原来是你刚才使过的一招擒拿手！ ”

原来东方亮是把少林派的擒拿手法，化到剑法上来！

东方亮哈哈笑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可乱真，假亦何妨？ ”圆性怎也想不到他会使出本门绝技，不觉一怔，他的攻势就给东方亮化解了。

不过，圆性对擒龙手的功夫造诣极深，东方亮这一招，只能在片刻之间扰他心眼，他一怔之后，立即冷笑道：“ 我且叫你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拂尘一起，千丝万缕，向东方亮当头罩下。

圆性这一招也是从龙爪手中化出来的，经过他的玄功运用，每一根尘丝都好像变作了一根指头，可以发挥擒拿作用！变化之妙，连本无大师也不禁点头赞许。

东方亮抵挡不住，退了一步，剑势缓缓划了一圈，剑势虽缓，但却把圆性那千百根尘丝全都挡在剑圈之外。

这一招不必方丈和达摩院首座说破，圆性已经知道是天山派的大须弥剑式，天山派的掌门霍天都和他乃是忘年之交，他曾经以后学的身份，和霍天都切磋过武功的。

大须弥剑式取“ 须弥藏于芥子 ”之义，是最佳的防御剑法，倘若双方的武功不是相差太远，较弱的一方只要使出这个剑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圆性曾与霍天都切磋过武功，立即察觉东方亮这一招大须弥剑式也只是

形似而已，他用来驾驭剑式的内力，根本不是天山派的内功心法。当下一声冷笑，说道：“ 假就是假，焉能乱真！ ”倏地倒转拂尘，把尘杆当作判官笔使，重手法点东方亮胸口的璇玑穴。

这一下虽然只是点一处穴道，但威力之强可要比尘尾散开，对敌手的全身穴道都加攻击强得多了。

东方亮似乎有点感到招架为难的样子，忽地身形游走，使出了一招飘逸无伦的剑法，衣袂飘飘，姿态美妙之极。

东方亮这招使出，圆性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脸上忽然有了点诧异的神色，但见他身形游走，拂尘斜掠，似乎对东方亮这招颇有顾忌，未敢强攻。

在旁边观战的本无大师不觉也噫了一声。

东方亮这一招当然使得不错，但本无大师的这一“ 噫 ”倒并不是只因为它的“ 神奇。 ”

原来东方亮在给对手逼得难以招架之际，不知不觉就把昆仑派的剑法使出来了。

他的师祖玄贞子本来是出身昆仑派的，在昆仑派剑法的造诣上，东方亮师承有自，使了出来，当然和使出别的门派的剑法不同。

本无大师道：“ 想不到这位施主的昆仑剑法也能神似。 ”

痛掸上人道：“ 不是神似。 ”

本无大师一怔道：“ 不是神似是什么？ ”

痛禅上人道：“ 非假非真，我也不知该怎样说。与其说是神似，不如说是青出于蓝。但说青出于蓝，也不全对，因为它还有别的颜色。石灵子恐怕也未必使得出这一招星海浮槎。 ”石灵子是昆仑派的现任掌门。

原来昆仑派这一招“ 星海浮槎 ”到了东方亮的师父向天明手上，已经是有了新的变化，他采取峨眉、青城类似这一剑法的精华，与原来的剑法揉合，使得这一招“ 星海浮槎 ”变得更加空灵奇幻，因此“ 骨格 ”虽然还是昆仑派的，但已注入新的内容。这就是痛禅上人说的既是“ 青出于蓝 ”而又有“ 别的颜色 ”的意思。

东方亮心头一凛，“ 果然不愧是少林寺的方丈，眼光如此锐利！ ”但从他的师父开始，已经是自成一家，尽管他这一招的“ 原型 ”也还是昆仑派的剑法，却不能说他是昆仑派的弟子。

那黑脸僧人的武学造诣平平，听不懂方丈所说的意思，心里只在想道：“ 昆仑派的掌门都使不出这招，这小子料想也不会是昆仑派的弟子了。糟糕，这小子已经使了八招了，师兄还是未能看出他的门派！ ”

他心念未已，忽见师兄的脸色已是豁然开朗。

“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终须有来源！ ”圆性朗吟之后，徒地一声大喝，拂尘忽聚忽散，变化也是奇幻之极，东方亮的剑光好像水银泻地，给他拂得四面流散。圆性的拂尘还好似隐隐有股粘黏之力，要把他的剑牵引脱手。

东方亮吃了一惊，心道：“ 怪不得少林派能够领袖武林，历久不衰，果然是名下无虚。寺中一个罗汉堂的弟子，武功似乎还在武当派的长老之上，只不知痛禅上人比起牟沧浪却又如何？ ”

东方亮想到了牟沧浪，不知不觉就把太极剑法中的“ 白鹤亮翅 ”使出来了。

这招“ 白鹤亮翅 ”是他和蓝玉京合练，练得最多的一招，也可说是他在太极剑法中最有“ 心得 ”的一招。

他在圆性以少林寺的绝技强攻之下，也只有用这一招才能抵挡了。

只见他身形平地拔起，在空中一个转身，俨如鹰隼回翔，凌空斜削下来。白鹤是善禽，性子柔和，他使的这招有飞鹰扑击，比原来的“白鹤亮翅”，威猛得多了。

蓝玉京在这一招也是最有心得的，此际却是不禁看得目瞪口呆了。东方亮以前和他练这一招时，从来都不是这样施展的。

圆性的尘尾是乌金练成的玄丝，坚韧异常，只听得一片好似金属交击的声音连珠密响，东方亮一个鹞子翻身，倒纵出数丈开外，衣袖穿了十几个小孔，像是蜂巢，圆性的拂尘，也断了十几根尘丝，正在随风飘散！

圆业正在心道：“糟糕，已经是第九招了！”这一招双方是打成平手，东方亮和圆性都是向后退开，东方亮脸色沉重，手按剑柄，注视对方，圆性则在淡淡说道：“你的最后一招似乎用不着使出来了。”

圆业正在奇怪，师兄因何如此说呢！

只听得本无大师已是哈哈一大笑，朗声说道：“怪不得施主的剑法如此高明，原来是当今剑圣的高足！”

原来东方亮这一招“白鹤亮翅”是经他别出心裁，和他得自师门的“飞鹰回旋剑法”合而为一的。

他的来历终于给本无大师看出来了！

圆通吃了一惊，说道：“二十年前，有个叫做向天明的人从塞外到中原，曾与号称剑神的巴山剑客过铁铮比剑，据说比了三天，结果还是打成平手，从此之后，这个向天明就被人尊为剑圣，而他也只昙花一现，从此就不知踪迹了。首座长老说的剑圣，可是此人？”

本无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天下只有一个剑圣，就是此人。不过，从你听来的传说却是不尽不实，那次比剑是在巴山之巅，没人在旁观战。据过铁铮自己对我说，其实是他输了一招。比了三天，似乎也是旁人夸大之辞。”

圆通抹了一额冷汗，心里想道：“幸亏师兄替我出马，倘若换上了我，只怕抵挡不了他的三招。”

蓝玉京此时方始如梦初醒，忽地走到东方亮面前，说道：“原来白鹤亮翅这招，还可以有这样刚猛的变化，我一直都没有想到。”

东方亮苦笑道：“花落水流，妙谛自悟，不必强求。我的这招变化，并非顺其自然，是以就不够精纯了，你将来的成就，必然远胜于我，不必学我。”

蓝玉京道：“多谢大哥指教。”顿了一顿，又道：“你另外的八招剑法，也是令我得益很大。杂乎？纯乎？恐怕也未必能够定出一个标准，而运用之妙是存乎一心的！”

本无听得耸然动容，说道：“师兄，这番话倒是合乎禅理。”主持痛禅上人合什道：“善哉，善哉，这位小施主有此见识，当真可说得是与武学若有宿缘了。即使小施主不是无相真人的徒孙，老衲也当恭迎小施主入寺。”

圆性瞪眼望着东方亮，说道：“无相真人羽化那天，上武当山挑战的那个少年，可是你么？”

东方亮道：“是我。但无相真人的羽化，可不关我的事。”

圆性道：“我知道。我只是佩服你的胆量与武功，并没其他意思。”

东方亮再次苦笑道：“这句话应该是由我来对你说才对。那次在武当山的比剑是我输了；这次比武，也是我输了给你。”

圆性道：“不对。是我的师叔识破你的来历的，若然要论输赢，你也只

是输给我的师叔。倘若只谈比武，再打下去，我是打不过你的。”

东方亮苦笑道：“多承谬赞，但这场比试，毕竟还是我输了。”

蓝玉京道：“东方大哥，你是输给少林寺的达摩院首座，虽败犹荣。”

本无大师微笑道：“东方施主，这场比试我们的确是占了你的便宜，不过，划出的道儿是双方同意的，格于少林寺的规矩，我们唯有对你抱歉了。但不知你想见的是谁？”

东方亮道：“是贵寺一位法号慧可的烧火和尚。”

蓝玉京一怔道：“哦，原来你也是要找这位大师。”

圆通也觉奇怪，说道：“慧可也不知交了什么运，从没见过有人找他，今天却一来就来了三个人。”

痛禅上人摇了摇头，说道：“这就没法通融了。”但他的口气，似乎是说东方亮假如是要见别的少林寺和尚，还可通融。但为什么求见慧可，就不可以“通融”，他却没说出来。少林寺方丈言出如山，何况东方亮又确是未能通过少林寺的“考试”，自是不便多言。

东方亮想了想，说道：“少林寺的规矩不能由我破例，我也不敢强求，但我有一事不明，想向首座请教。”

本无大师道：“请说。”

东方亮道：“中原的武学士，只有巴山剑客过老前辈见过家师的剑法，刚才我那一招白鹤亮翅已经是把师门剑法揉合了武当剑法的，不知首座何以一眼就看了出来？”

本无大师道：“令师曾经来过少林寺。”

圆通的惊诧比东方亮更甚，失声道：“剑圣曾经来过本寺？”心想：“怎的我不知道？”

本无大师道：“他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在本寺受戒呢。当时，向天明还未有剑圣之称，却要求和痛禅师兄印证武功，我替师兄和他比试，惭愧得很，只和他打成平手。他是知道痛禅师兄的武功远远在我之上的，他一言不发，只是在寺门外作个长揖，就走了，东方施主，令师当年都没有踏入少林寺，所以我们对你更加不能破例。”

东方亮心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师父叫我不可在少林寺僧人的面前，说出我是他的徒弟。”

本无大师说罢，痛禅上人便对蓝玉京道：“小施主，你要见慧可，我和你进去。”

蓝五京道：“我可不可以和东方大哥说句话？”

痛禅上人道：“当然可以。我在寺门门口等你。”本无大师等人都跟着他回到少林寺的大门下站立。

东方亮苦笑道：“小兄弟，你已经知道我是曾经上过武当山挑战的了，你还对我这样好？”

蓝玉京道：“大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暗中助我一臂之力的人，一定是你，对吗？”

东方亮道：“你猜得不错。我是一直跟踪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是想利用你？”

蓝玉京道：“我不管你意欲如何，你总是救了我的性命，我和你相识以来，也只有从你这里得到好处。你上武当山挑战一事，一来并没伤人，二来亦已在当场由本派的掌门当众了结了。这是无色长老告诉我的。武当派别的

人对你的想法如何，我不知道。我是不会把你当作敌人的。”
东方亮道：“多谢。”
蓝玉京道：“既然你也是要见慧可大师，你有什么话，我可以代你说。”
东方亮脱下一个指环，说道：“你只须替我把这个戒指给他一看就行。”
蓝玉京道：“慧可大师是早已知道你的吗？”
东方亮道：“慧可来少林寺挂单的时候，我还未出生呢，他怎会知道我？”
蓝玉京道：“那么，假如他问起这个戒指的来历，我怎样说？”
东方亮道：“你只须说戒指的主人现在正在去断魂谷就成蓝五京道：“断魂谷，那是什么地方？”
东方亮道：“慧可大师知道的。少林寺的方丈和首座都在等你呢，你快点进去吧。”

方丈亲自迎接一个未成年的“小施主”入寺，寺内众僧，都己得到消息，无不惊诧。
香积厨的主持僧人在寺中护的地位不高，但却是管辖做烧火、挑水这些杂工的和尚，慧可正是归他所管。他听得风声，早已在恭候方丈亲临了。
痛禅上人皱眉道：“我是为了一桩私事的，并非来此巡视，你们不必拘礼。”
香积厨主持法号了凡，年纪和圆性差不多，但却是比圆性小一辈的弟子，主持虽然这样说，他还是恭恭敬敬行过参拜之礼，方始说道：“是，请方丈吩咐。”
痛禅上人道：“慧可是你这个部门的吧，他在不在这里？”
了凡道：“不错，他是在这里执役烧火的。”
痛禅上人道：“这位小施主想要见他……”
他话未说完，蓝玉京便即站起来道：“不敢，晚辈是奉了敝派师祖之命，特来拜访这位大师的。”
了凡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原来果然是真的，好在我平日没有亏待慧可。”便即说道：“请方丈和小施主稍坐片刻，我马上唤慧可出来。”
痛禅上人道：“不可以这样，你应该带引我去拜会他！”
了凡大惊道：“方丈，你……”这“拜会”二字，他根本就不敢说出口来。
痛禅上人微笑道：“我现在不是以方丈的身份去见他，我是陪同本寺的贵客去拜访他的。他是主中主，我是主中宾，按规矩你还应该先给我通报才对，你明白吗？”
了凡讷讷说道：“是，不过……”
痛禅上人道：“不过什么，他的活儿还未干完吗？”
了凡道：“不是，他现在是在房间歇息。”
原来慧可有睡午觉的习惯，他在香积厨执役的众僧中年纪最大，又患有咳嗽的毛病，了凡对他比较优待，让他和一个挑水和尚同住一个小房间，他做了午饭之后，要睡两个时辰午觉，了凡也从不干涉他的。
痛禅上人道：“那你还待什么？”
了凡只好带领他们走到慧可住的那间房前，未到门前，就听得慧可的鼾声。
痛禅上人这才知道慧可正是在睡午觉，正在踌躇，该不该将他唤醒，了

凡已在敲门了。

蓝玉京道：“方丈，请你回去吧。这位大和尚，请你也不必惊醒他了。我可以在门外等候他醒来。”

但了凡是用力敲门的，慧可已经给他惊醒了。

“浑小子，你不知道我在睡午觉吗？别来吵我！”慧可是习惯把那个和他住在同一房间的挑水和尚唤作“浑小子”的。

了凡甚为尴尬，忙道：“慧可，你清醒点儿，听我说吧。来找你的是本寺的方丈，你还不起来开门？”

慧可咳了两声，说道：“你答应过我可以在这时间睡午觉的。我的活儿干完了，方丈也不能管我。对不住，请你告诉方丈，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待他。”

了凡红了脸，不知是发作的好，还是不发作的好。只听得痛禅上人已在微笑说道：“慧可，你睡午觉，我不打扰你了。不过有位客人是武当派老掌门无相真人的徒孙，他是奉了无相真人之命来拜访你的，客人远道而来，你……”

慧可说道：“既然是专诚来拜访我的，我不见客，那就是失礼了。不过，我只能见想要见我的客人。”

痛禅上人道：“这个当然，我只是陪客人来找你罢了，并不是要和你一同会客的。”回过头道：“了凡，这里没你的事了。”了凡讪讪地跟他出去，到了外面，痛禅上人低声说道：“在慧可送走客人之前，不许任何人去打扰他。”了凡奉命唯谨，在方丈走后，他亲自在僧舍的外面那道大门把守。

蓝玉京走进房间，只见一个枯瘦的老僧懒洋洋的坐在床上，边抓虱子边说：“我来了少林寺将近三十年，你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客人。我是看无相真人的面子才见你的，你知不知道？”

蓝玉京道：“多谢大师接见。”说着，便行参拜之礼。

慧可说道：“我又不是菩萨，你拜我做什么？咳、咳，我最讨厌年轻人就拘谨得像小老头一样，起来吧！”突然伸手来扶蓝玉京，但出手的式子，却似乎是一招可以令得蓝玉京残废的分筋错骨手法。

蓝玉京吃了一惊，不假思索的就用了一招太极推手，上身一抬，手势划圈，化解他的劲道。这些日子，他全副心神在钻研太极剑法，这招推手也就不知不觉包含有他所妙悟的创意在内。

慧可噫了一声，似乎颇为惊诧。小臂转了个圈，托着蓝玉京肘尖，轻轻将他扶了起来，说道：“你今年多大年纪？”

蓝玉京发出的内力，好像泥牛入海，一去无踪，比起慧可，惊诧更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对方只是在试他的武功，绝不含有恶意在内。

他定了定神，说道：“十六岁了。”

慧可说道：“你的内功是无相真人亲自传授的吧？”

蓝玉京道：“不错。”心里想道：“他只是这么轻轻一伸手，就能够一口道破我的内功的师承所自，眼光的锐利，恐怕也在少林寺达摩院首座长老本无大师之上。”

慧可道：“这就怪不得了。不过，你的剑法却有点奇特，是哪位道长教你的。”

蓝玉京道：“是弟子从师祖所传的剑诀中自行修习的，也不知对不对？”

慧可叹道：“奇才，奇才，将来你的成就恐怕还在你的师祖之上。我和

你的师祖已经有三十年没见面了，他老人家可好？”他在少林寺只是个烧火和尚，对外间的消息，自是比较隔膜。

蓝玉京道：“师祖已经不幸去世了。”

慧可道：“菩提非树，明镜非台，死生本来也是幻相。不过，他老人家是我最心仪的人，我却是不能无憾。难得他老人家记得我这个不成材的后辈。他是几时仙去的？”

蓝玉京道：“就是在我下山那天。我是奉他老人家的遗命特来拜访大师的。”

慧可道：“什么大师，我只是个烧火和尚。你的师祖看得起我，我也不把你当作外人看待，我想，你的师祖并不是只要你来看我的吧？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蓝玉京道：“师祖叫我去找七星剑客，但他却不知道七星剑客的下落，是以叫我来求前辈指点。”

慧可听了，许久都没说话。

蓝玉京思疑不定，心里想道：“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又有什么为难之处？”

慧可忽道：“晦闻道兄还在武当山吧？不知他可安好？”

蓝玉京不懂他因何有此一问，怔了一怔，说道：“武当山似乎并没有一个叫做晦闻的道人！”

慧可皱眉道：“他上武当山还在我来少林寺挂单之前，你怎会一点也不知道？”

蓝玉京道：“本派的长老连早已去世的无极道长在内，我所知道的也只三个人。其他两位长老的道号是无量和无色。并没有以“晦”字排行的长老。

慧可道：“他不是武当派的长老，但听说他却是一直服侍无相真人的。”

蓝玉京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你说的是那位聋哑道人。”

慧可也是不觉一怔，“他是几时变得聋哑的？”

蓝玉京道：“我不知道，听几位长老说，他好像是来到武当山的时候，就已经是聋哑的了。”

慧可叹口气道：“我懂了。他要做个又聋又哑的道人，就好像我要来少林寺做个烧火和尚一样。”

蓝玉京心道：“原来聋哑道人本名晦闻，他大概也是因为有难言之隐，故此掩蔽本来面目，投身武当的，但听慧可大师的口气，难道他的聋哑也是假装的吗？”

但他还是有所不明，问道：“这位聋哑道人，可是和七星剑客有甚相干？”

慧可说道：“他和七星剑客本是好朋友，后来却因一点误会，彼此都闹意气，以至反目。无相真人并不知道我认识七星剑客，想必就是他告诉无相真人的。对啦，我正想问你，这个聋哑道人对你好不好？”

蓝玉京道：“武当山上最疼我的人，除了父母之外，第三个是我的师祖，第四个就是他了。”第三个他本来是想说他的义父下岐的，但因义父传授剑法以假作真的疑团盘桓他的心中，终于令他不能不忍着痛苦把义父的名字删除。

慧可道：“你为什么要找七星剑客？”蓝玉京道：“是师祖叫我去找他的，我也不知道为了何事？”

慧可道：“那么你知不知道七星剑客是什么人？”

蓝玉京道：“我既不知他是何方人氏，也不知他姓甚名谁。有关他的事情，我可说是一丁点都不知道。”

慧可道：“他姓郭名东来，三十年前是有名的沧州剑客。只因他的剑法甚为奇特，每一招都有七个剑点，倘若被他刺着一剑，身上就有七处伤痕，因此又得了一个七星剑客的雅号。二十多年前，他前往辽东，一去不复返，有人说他已经死掉，但也有人说他是改名换姓，退出江湖。总而言之，从此就没人知道他的音信。日久年深，一位大名鼎鼎的剑客，也就渐渐被人遗忘了。”

蓝玉京大感奇怪：“一位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剑客，为什么师祖要我寻找他呢？”

慧可也是同样觉得奇怪，他好像喃喃自语，说道：“无相真人和郭东来并无来往，更不可能有什么瓜葛，当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事。郭东来失踪之时，（说至此处，眼睛才移到蓝玉京身上，像是在问他了。）你还没有出世，为什么无相真人要你去找他呢？”

这个问题，正是蓝玉京想要别人替他解答的，你叫他能说些什么？

慧可住的房间白天也很阴暗，此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蓝玉京，好像发现什么似的，忽然打开窗子，说道：“你站在窗口，面对着我，对，就这样站，不要动。”

蓝玉京莫名其妙，不过还是照他的吩咐做了。

慧可喃喃自语：“真是有几分相似。”忽地问道：“耿京士是你的什么人？”

蓝玉京不觉一愕，说道：“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慧可“咦”了一声，说道：“你不是姓耿？”

蓝玉京道：“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我姓蓝。”这已经是第二次有人以为他是姓耿的了，第一次是那个“青蜂”常五娘。

慧可没有回答他，却反问道：“你的爹爹是做什么的？”

蓝玉京道：“我爹爹名叫靠山，少年时以打猎为生，现在是在武当山上种菜。”

慧可道：“这就不对了。”

蓝玉京道：“为什么不对？”

慧可仍然没有回答，再问：“你不知道耿京士，那么在武当派曾经享过盛名的两湖大侠何其武，你知不知道？”

蓝玉京道：“知道，说起来我还应该称他做师祖呢。不过，只是个未曾见过面的俗家师祖。”

慧可道：“此话怎讲？”

蓝玉京道：“我的师父在未出家之前，曾经做过他的弟子。”

慧可道：“如此说来，你的师父是不是在何大侠去世之后，方始拜在无相真人门下？”

蓝玉京道：“不错。”心中不觉兴起一个疑团，但一时之间，却不知好不好就拿来问这个和他刚刚相识的慧可大师。

慧可的脸色似乎显得有些异样，声音急促，问道：“你的师父叫什么名字？”

“道号不岐。”

“我要问的是他的俗家名字。”

“ 好像叫做戈振军。 ”

慧可道：“ 对了。唔，不对！ ”

为什么又对又不对呢？蓝玉京莫名其妙。不过，他还没有问出来，慧可已在说道：“ 你再仔细想想，你的师父真的是从来没有和你提过耿京士这个名字？ ”

“ 真的没有。 ”

“ 这就有点奇怪了。 ”

“ 为什么？ ”

“ 你的师父和耿京士本来是师兄弟。 ”

蓝玉京“ 啊 ”了一声，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似的，情绪十分混乱。但又好像在暗室里看见了一线光亮。

原来他并不是第一次听见“ 耿京士 ”这个名字。不错，他的师父未曾和他说过，但在慧可之前，却也另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了。就是在他和东方亮一起碰上无色长老那天，无色长老打跑了东方亮，和他谈及的。

不过，无色长老只是在提起武当派的几个始终尚在悬疑的“ 案子 ”之时，“ 顺带 ”提起耿京士这个名的，因为耿京士在无色眼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对蓝玉京来说，可就不同了。尤其是在常五娘将他当作是“ 姓耿的 ”之后，他已隐隐感觉得到，他和这个“ 耿京士 ”很可能是有点不寻常的“ 关系 ”了。

慧可见他面色苍白，说道：“ 你怎么啦？ ”

蓝玉京道：“ 有一件事，我不知该不该问？ ”

慧可道：“ 你尽管说。 ”

蓝玉京道：“ 大师，你刚才望着我，说了一句话。你说：真是有凡分相似，那意思是不是说我像另外一个你认识的人？ ”

慧可道：“ 不错。 ”他好像在回忆往事，过了一会，方始继续说道：“ 就在我出家那年，我曾经到过何其武家中。那时耿京士也只不过十六岁，就像你现在这样。不过，他比你活泼一些，很能逗人欢喜。 ”

蓝玉京勉强笑道：“ 我其实也是很淘气，不过在前辈的面前不敢放肆罢了。 ”

慧可道：“ 我并不是说你不讨人喜欢，我是说假如你活泼一些，就和耿京士更相似了。 ”

蓝玉京道：“ 何其武只有两个徒弟吗？ ”

慧可道：“ 他还有个女儿，女儿的年纪和耿京士差不多。不过，他的女儿却是由他作主，自幼就许配给他大徒弟戈振军的。戈振军就是你现在的师父， ”

蓝玉京道：“ 为什么？ ”

慧可道：“ 戈振军的年纪虽然比较大，但却是何其武自小将他抚养成人的，何其武当他好像儿子一般，因此，尽管何其武也很喜欢耿京士，但还是和大徒弟的关系亲密一些。 ”

蓝玉京道：“ 听说何其武是被人害死的。 ”

慧可道：“ 是呀，这件事是武林的疑案之一。 ”

蓝玉京道：“ 他的女儿呢？ ”

慧可道：“ 我不很清楚，但听说好像和耿京士都己遭了不幸。 ”

蓝玉京“ 啊 ”了一声，说道：“ 怪不得我的师父长年郁郁不欢。原来他

是有着这样一件伤心之事。”

慧可叹口气道：“是啊，据说何其武本来已经准备给他们完婚的，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蓝玉京道：“我的师父是个孤儿，只不知那位耿师叔有没有亲人？”

慧可说道：“据我所知，他好像也是父母早已双亡的。他遇难那年，也还未曾娶妻。”

这倒并不是他故意隐瞒事实，当年耿京士和何玉燕私奔，本来就是一件很少人知道的秘密。

蓝玉京松了口气，暗自想道：“如此说来，倒是我瞎猜疑了。人有相似，我长得有点像那位耿师叔，也不算什么稀奇。义父大概是因为不愿重提往日的伤心事，所以才没有对我说吧。那位和他有婚姻之约的何姑娘，他不是也从没提过吗？”

但慧可发觉蓝玉京长得像耿京士，却是不禁有点思疑了。要知何其武当年为了不让家丑外扬，是曾为女儿私奔之事，力加掩饰。但任何秘密，都不可能遮掩得密不通风的。

慧可也曾听过一些有关何家的“风言风语”，而且他还比别人多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耿京士和一个女子曾经到过辽东。只不过那个曾在辽东碰见耿京士的人只认识耿京士，不认识何玉燕。而慧可也只是要向那个人打听他的好友七星剑客，在辽东的失踪之谜，对耿京士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辈，管他曾在哪里出现，他也不会怎样放在心上。

但此际蓝玉京是奉了无相真人的遗命来拜访他，而他又发觉蓝玉京长得有几分像耿京士，他就不能不想起那件事了。他并不相信“谣言”，不过，有没有可能是耿京士在辽东和另一个不知名的女子的私生子呢？“但这个少年姓蓝，他的父母也还健在，我这猜想，嗯，恐怕只能说是荒唐透顶的胡猜了。”

慧可不便对蓝玉京说出来自己的猜疑，道：“耿京士的死于非命，我只是风闻。内情如何，就不清楚。不过耿京士只是武当派一个无关轻重的俗家弟子，我只因见你长得和他有几分相似，一时好奇，问问而已。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来吧。嗯，无相真人为什么要你寻找七星剑客呢？”

蓝玉京道：“师祖没有明言，或者见到了上星剑客就会知道的。”心想你若知道七星剑客的下落，说出来不就行了？又何必去揣究原由？

但慧可却似乎很重视“原由”，他没有搭话，好像仍在思索。

蓝玉京忽然想起一事，说道：“那位七星剑客郭东来是在辽东失踪的？”

慧可道：“不错，那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蓝玉京道：“我的师父今年才去了一趟辽东，是上个月才回来的。”

慧可道：“令师是因何事去的？”

蓝玉京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奉了师祖之命去的。”

慧可忽的好似恍然大悟的神气说道：“这就对了。”

又是一个“对了”，不过这一次蓝玉京却是懂得慧可说这“对了”的意思的。

“前辈的意思，敢情家师之去辽东，乃是奉命查探本派的那几宗疑案？”

慧可道：“对了。我正是这样想。因为贵派被害的无极道长和两湖大侠何其武等人都是武功极强的高手，案子若是中原的武林人士做的，不会经过了十六年都查不出一点端倪。辽东是女真族的地方，女真族自努尔哈赤兴起，

就不断想侵入中原。因此，也就很有可能，那凶手是从辽东来的了。郭东来在辽东失踪，倘若他还活在人间，那就是最熟悉辽东情况的人了。无相真人那次派令师前往，或者就是想找到这位失踪的剑客，好向他打探吧？”

蓝玉京道：“那么这位七星剑客是否还活在人间？”

慧可道：“如果他已经去世，我想总会有人告诉我的。”言下之意，当然是还活在人间了。

蓝玉京正自欢喜，只听得慧可继续说道：“不过，你来求我指点，我却恐怕要令你失望了。”

蓝玉京一怔道：“前辈有甚难言之隐。”

慧可说道：“不是难言，而是根本说不出来。”他顿了顿，缓缓说道：“这二十年来，我每天在少林寺里所做的是烧火、煮饭一类事情，足迹不出寺门。可说已是与世隔绝。所以，我虽然相信七星剑客还在人间，却又怎能知道他的下落？”

蓝玉京大为失望，说道：“晚辈奉了师祖遗命，只要这位七星剑客还在人间，晚辈就非找到他不可。不知还有别的办法可想吗？”

慧可苦笑道：“我没有把握找到七星剑客，但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能找得到他的话，那恐怕也只有我了。”

蓝玉京说道：“如此说来，前辈若肯带引弟子去找这位七星剑客，即使没十分把握，机会也总是比弟子自行摸索大得多了！”

慧可若有所思，默然不语。

蓝玉京颇为不满，站了起来，说道：“弟子也知这是不情之请，前辈既是有为难之处，弟子告辞！”

慧可忽道：“且慢！”

蓝玉京停下脚步，说道：“前辈有何吩咐？”

慧可说道：“我曾经受过令师祖无相真人的恩惠，这世上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令我离开少林寺的话，那也只有无相真人。”

蓝玉京喜道：“多谢大师。”

慧可道：“你等一等。”打开房门，缓缓说道：“了凡师傅，请你屈驾来一趟。”了凡是管香积橱那个和尚，此时正在僧舍外面的大门把守，不许“闲杂人等”进来。慧可说话的声音一如平时，但已传到他的耳朵。

了凡走了进来，面上堆满笑容，对这个本来是归他管辖的烧火和尚恭恭敬敬说道：“客人要走了吗？有什么事要我代劳？”

慧可说道：“我要和这位小施主离开本寺，请你禀告方丈。”

了凡吃了一惊，说道：“你要离开本寺？是离开一两天，还是……”

慧可道：“我恐怕不回来了。”

此言一出，了凡的神色似乎更惊诧了。

他呆了片刻，说道：“慧可，你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要不是这位施主今日来到本寺，我还不知道你是大有来历的呢。平日怠慢之处，请你包涵。”

慧可道：“好说，好说。这些年来，多承你的关照，请恕我是无以为报了。”

了凡说道：“慧可，以往的事不必多说了。但经过今日之事，我看得出来，方丈显然对你十分看重，你又何必离开？”

慧可淡淡说道：“来即是去，去即是来。我从来处来，就该从去处去。

来也不是来，去也不是去。请你禀告方丈。”

了凡苦笑道：“我不懂你打的偈语，不过你既然去意已决，我只好代你禀告了。”

了凡走了出去，蓝玉京忍不住问道：“去找七星剑客是要冒很大的危险吗？”

慧可说道：“我不知道。但按常理来说，我隐居少林寺二十多年，如今重出江湖，料想也没几个人认得我了。或者会有一些艰难挫折，但太大的危险我想不会有的。”

蓝玉京道：“那么在找到七星剑客之后，前辈还是可以重回少林寺啊。”

慧可苦笑道：“我的行藏已经给人识破，连了凡都对我另眼相看了。我来少林寺不过是求个安静，但经过今日之事，你想我还能够呆得下去吗？”

蓝玉京甚感歉疚，说道：“都是晚辈不好，此来扰乱了前辈的清静。”

慧可道：“不关你的事，一切都是讲个缘字。我尘缘未净，你不来，我恐怕也不能够在少林寺做一辈子的烧火和尚的。”

两人闲话一会，还未见了凡回报。蓝玉京想起东方亮嘱托他的事情，他本来准备在慧可与他走出少林寺之后才说的，但既然闲着没事，就先对慧可说了。

慧可一怔道：“你有个朋友也想见我？”

蓝玉京道：“不错，只不过少林寺的规矩要考较他的武功，他输了给圆性大师，不能进来。”

慧可道：“你的朋友姓甚名谁？”

蓝玉京道：“他复姓东方，单名一个亮字。”

慧可道：“哦，他复姓东方？”

蓝玉京将那个戒指拿出来道：“这是他叫我拿给你当作信物，他说你见了这个戒指，就会知道他的来历。”

慧可见了这个戒指，神情似乎显得有些异样，喟然叹道：“不错，天下只有两枚这样的戒指。它的主人当然不是西门便是东方。我曾经答应过这两个人，看见戒指，如见故人，拿这个戒指来求我的，不管赴汤蹈火，我也非做不可。好，你说吧，他有什么事情求我？”

蓝玉京道：“他没有说。”

慧可道：“哦，他要亲口和我说？那么，他是在寺门外等我了？”

蓝玉京道：“他好像已经走了。”

慧可皱眉道：“走了？他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蓝玉京道：“他要我转禀前辈，他是去了断魂谷。”

慧可道：“去了断魂谷？难道他是和断魂谷主韩翔有什么过节？唉，这可令我有点为难了。”

蓝玉京不知道断魂谷韩翔是何等人物，而且，虽然他与东方亮已是以兄弟相称，但他对东方亮的底细也知道极为有限的，自是插不上话头了。

慧可忽地苦笑道：“我是否能够走出少林寺的大门还未知道呢，且待出得了寺门再说吧。”

就在此时，有个和尚走了进来。蓝玉京听得脚步声还以为是了凡回来，一看，却是从未见过面的中年和尚。

这中年和尚也不理会有外人在旁，一进来便急忙问道：“师父，你当真

要离开少林寺么？”
慧可说道：“不错，你我师徒的缘份，恐怕要尽在今日了。我可以请求方丈给你找一个师父。你可以做少林寺的正式弟子，不比现在这样，只是做一个烧火和尚的挂名弟子。”
那和尚道：“我不稀罕做少林寺的弟子，也不想拜别人为师。师父，你可以带我走么？”
慧可道：“不可以。有缘相聚，缘尽则散。你见过天下有不散的筵席吗？”
那和尚这才注意到站在旁边的蓝玉京。说道：“师父，听说你要和这位小施主一起走，是吗？小施主，我不知道你要找我的师父陪你到哪里去，但你可不可以帮我求求师父，许我同行。我叫做了缘，是少林寺的一个挑水和尚，这几年来，我和师父同住这间房间，当真可说得是朝夕不离的。”
蓝玉京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让他同行的话，那就是要连累他也卷入江湖的漩涡了。
了缘对师父依依不舍，令得旁观的蓝玉京都受了感动，蓝玉京的脑筋比较灵活，便道：“我是外人，对你们师徒的事情本来不该插嘴，但我却有点顾虑，不知好不好说出来？”
慧可道：“我正想找个人商量，你说好了。”
蓝玉京道：“前辈既然想得到留在寺中，今后的日子就恐怕不能安静过了，那么令徒留在寺中，恐怕也是难以避免招来烦恼吧？”
慧可瞿然一省，说道：“我幽居二十年，当真是有点老糊涂了，见事之明，还不如你。你说得不错，我既入佛门就不该做个自了汉。”
说至此处，回过头来，对了缘道：“好，我可以替你求情，请了凡准你离开本寺。你和我不同，只须了凡和戒律院的管事僧人允许，大概也没人要搬出什么规矩来为难你了。”
了缘喜道：“那么师父是肯携我同行了。”
慧可道：“不是同行，亦非分手。”
了缘道：“师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懂。”
慧可若有所思。忽道：“了缘，你替我做一件事好不好？”
了缘道：“师父，你只须吩咐就是。”慧可道：“我要你替一个人带个口信，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了缘道：“何人？何地？”
慧可道：“托你转信的人名叫东方亮，那个地方是远在回疆的念青唐古拉山，山上有个圣女峰，圣女峰内有个百花谷，谷中有一家复姓西门的人家。”
蓝玉京十分奇怪：“他还没有见着东方大哥，怎的就说大哥要托他送信？”
了缘道：“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那个地方。但我相信我会找到那家人家的。”
慧可道：“我也相信你有这份毅力。嗯，让我想想，收信的人应该是谁？他的姨母？唔，还是他的表妹好些。对，你就替东方亮带个口信给他的表妹西门燕吧。”
了缘道：“这口信怎样说？”
慧可又似若有所思，没有立即回答。
蓝玉京正自心想，莫非他是碍着我在一旁？只见慧可已经抬起头来，说道：“东方亮就是和这位施主一起来的那个少年，你出去看看，他走了没有？

要是他已经走了，你立即回来，回来我再告诉你。”

了缘道：“要是他还没有走呢？”

慧可道：“那还用得着问吗，当然是由他自己告诉你了。”

了缘自责道：“是。弟子真笨。”

蓝玉京想起一事，了缘一走开，他就忍不住问道：“前辈知道东方亮有个表妹？”

慧可说道：“东方亮和西门燕，我虽然都没见过，但他们的父亲，却曾经是我的好友，唉，这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说罢，连连咳嗽。

蓝玉京待他咳嗽过后，说道：“东方亮的姨父是什么人？”

慧可似乎有点诧异，盯着蓝玉京道：“你为什么要知道他的姨父是什么人？”

蓝玉京道：“东方亮刚才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姐姐是在他的表妹家里。但因当时贵寺方丈已在等着和我来见前辈，东方亮来不及和我细说是什么一回事了。”

慧可道：“哦，原来你是因其女而问及其父。”

蓝玉京心道：“这又有什么不对？”忽地想起：“咦，是好像有点不对，为什么东方大哥不说是在他姨父家里，却说是在他表妹家里？”

心念未已，便听得慧可说道：“东方亮的姨父早已去世了。他的表妹可能有点小姐脾气，喜怒无常，但本性是不坏的。你的姐姐在她那里，你可以放心。”

蓝玉京更为奇怪，心想：你既然从没见过他的表妹，又怎的连她的脾气都知道得这样清楚？当然他不敢怀疑慧可乃是“信口开河”，但却的确是百思莫得其解了。

他哪里知道，西门燕的母亲曾经是慧可少年时代的“梦里情人”，他曾为她患上单思病，而且也正是为了她才削发为僧的。他对西门夫人的了解，可说是当世无人能及，包括她的丈夫在内。西门燕是独生女儿，慧可虽没见过她，却把她想象得和她的母亲当年一样。

慧可继续说道：“既然你的姐姐是在东方亮的表妹家中，你也托了缘带个口信去吧。”

蓝玉京心中苦笑：“我自身的来历都未明了，却不知怎样和姐姐说才好。”当下说道：“我的姐姐既是住在东方亮的表妹家中，我自是放心得下。我也没有什么要特别告诉她的。不过我却不知什么时候才回家，侍奉双亲之职，只能偏劳她了，请她不要为我担心。”

过了一会，替慧可去禀告方丈的了凡还没回来，倒是他的挂名徒弟了缘先回来了。

了缘的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一进来就道：“东方亮已经走了，但另外有件事情，却是颇为古怪。这件事情，而且是和你老人家有关的。”

慧可道：“什么事情？”

了缘道：“他们在塔林下面的山沟发现一具尸体，看伤痕好像是自己失足跌下去的。”

慧可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了缘道：“是个外地来的虬髯汉子。”

慧可道：“跌死了一个异乡人与我何干？”

了缘道：“他们说这个人是在今天早上，曾经来过本寺，想要求见你老

人家的。”

慧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难道他是因为我不肯见他，就自寻短见不成？”

蓝玉京心里明白，这个虬髯汉子就是他在塔林碰上的那个人，这人是在和他交手的时候，着了东方亮的暗算，滚下山坡的。他心中颇为歉疚，但也不想自陈此事。以免枝节横生。

了缘继续说道：“他们说和师父有关，不单是指这件事情。”

慧可道：“还有何事？”

了缘道：“他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发现一封信，是写给你老人家的，这封信他们已交给弟子带回来了。”说罢，呈上那封信。

慧可一看，皱起眉头，原来信封写的是他的俗家名字，而且字迹似乎颇为熟悉。

蓝玉京不懂他何以皱眉，但想这封信的内容很可能涉及什么秘密，慧可将它拆阅，自己可是不便在旁，便道：“那位大和尚还未回来，待我出去看看，”慧可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说道：“也好。”

僧舍外面是一个小小的庭院，蓝玉京漫步其中，貌似悠闲，心里却是思潮起伏，许多疑团都无法解开。

忽听得脚步声响，蓝玉京抬头一看，原来是了凡已经回来了凡道：“小施主，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慧可呢？”

蓝玉京道：“他在房里和徒弟说话，我闷坐无聊，出来随便走走？”

了凡面色沉重，说道：“慧可这次意欲出山，想必是应小施主之请吧？”

蓝玉京道：“是又怎样？”

了凡道：“小施主是因何事，贫僧不敢过问，但倘若不是非得慧可不可，最好还是让他留下。”

蓝玉京莫名其妙，问道：“贵寺方丈不许他离开吗？”

了凡道：“也不是不许……”欲说还休，似乎不愿对蓝玉京直说。

慧可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慧可俗缘未了，不关这位小施主的事。请赐示方丈法谕。”隔着院子和一排僧舍，却好似在他们耳边说话一般。

了凡叹口气道：“意马心猿，勉强羁勒也是羁勒不住的，好吧，那也只好由你去吧。”他的话刚说完，慧可和了缘亦已出来了。

了凡说道：“方丈说要给你送行，他和达摩院的首座长老、罗汉堂的主持都在大雄宝殿等候你了。”

慧可苦笑道：“这可真是不敢当了。好，我这就去向他们辞行。”

蓝玉京好生纳罕，心里想道：“方丈亲自送行，这可是极有面子的事啊，因何他的眉宇之间，却是似有隐忧？”

慧可道：“了缘也想到外面走走，请你允许。”

了凡道：“了缘要走，那倒不用这样费事，待会儿我和他到戒律院说一声就是。”

慧可道：“了缘，你把口信带到之后，可以暂时住在那家人家，我会到那里找你的。如果我能够走出本寺大门的话。”

了缘喜道：“那敢情好。师父，你一定可以走出寺门的。”

蓝玉京更加奇怪，心想方丈已经答应给他送行，他又怎会走不出寺门。

不过，他心上的这个疑团，也用不着多久，就解开了。

他跟着慧可走到大雄宝殿，只见方丈痛禅上人，达摩院首座本无大师，

果然都已经在那里了。另外还有一个他未曾见过面的中年和尚，料想一定是了凡所说的罗汉堂主持。待到慧可给他引见，果然所料不差。罗汉堂的主持是“圆”字辈，法号圆真。

痛禅上人道：“慧可，听说你要离开本寺？”

慧可道：“是，请方丈慈悲。”

佛门弟子说的“慈悲”是含有请对方“从轻发落”的意思在内的，蓝玉京听了，不觉又是一愕。

本无大师道：“好，那我们现在就给你送行。只要你走出三道山门，海阔天空，任你飞翔。”

慧可道：“弟子在少林寺所受的教诲决不敢忘！”

本无大师道：“那是你的事情，但只要你今日能够走出少林寺，少林寺就再也不能管束你了。”

蓝玉京大吃一惊，说道：“原来你们所说的‘送行’，乃是要和他比武。”

痛禅上人微笑道：“这不是比武，我们只是恐防他挟带了少林寺的绝技出去，所以要试他一试。这是本寺历代相传的规矩，也并非只是为他而设的。”

蓝玉京心里想道：“不管是怎么一种说法，总之他是要凭着本事打出少林寺才行，那还不是比武是什么？”

蓝玉京不懂，其实这种“送行”方式是和比武不同的。比武的主要目的是分出强弱，他们的“送行”却是要试慧可有没有偷学少林寺的绝技。如果慧可本来的武功有限，他目前所具的武功大部份是到了少林寺才练成的话，在少林寺的顶尖高手一试之下，他就必将被逼使出偷学的绝技不行，否则他就有丧命之虞了。

本无大师道：“圆真，你来送慧可一程。”

圆真道：“弟子遵命，慧可师兄，请上来吧。盼你能走出大雄宝殿。”原来大雄宝殿的大门就是第一道“山门”。圆真已经站在门口了。本无大师则已走开，方丈痛禅上人留下来和蓝玉京在旁观战。

慧可合什道：“请师兄指教。”

圆真道：“不必客气，若论辈份，你是应该在我之上的。但今日之事，我是执行祖师所定的规定，那是无法对你客气的。你必须尽展平生所学，否则唯有自误。”说罢，呼的一掌就劈出来。

他这一掌是高高举起，直劈下来，毫无花巧，但从空中疾劈而下，虎虎风生，震得蓝玉京的耳鼓都嗡嗡作响，确是具有开山劈石的气势！

蓝玉京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刚才和东方大哥比武的那个圆性，只不过是罗汉堂的一个弟子，东方大哥都险些为他所败，这个圆真乃是十八罗汉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慧可大师恐怕是难以抵敌他了。”偷看站在他旁边的痛禅上人，只见痛禅上人也在点头微笑，似是嘉许圆真使这一招。

原来圆真这招乃是以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之一的金刚杵化为掌法的，金刚杵是极为沉重的兵器，圆真双手空空，虚捏作势，以意使“杵”，他的金刚杵，旁人虽然看不见，但虚空劈下，却好像有了实质一般，无形之“杵”比有形之杵，更为厉害。

在少林寺“十八罗汉”之中，排名第二的圆性杂学最广，别派的武功以他懂得最多。但对少林本门的武功，却是以圆真所学最博，七十二门绝技，也学过三十三门，虽然“学过”并不等于已经“练成”，但说得上是已有相当成就的也有七门之多，在少林寺是没有第二个可比上他了。其他未学过的

他也都有“涉猎”，大致懂得其中秘奥，断不至于别人使了出来，他也不知。正是因此，本无大师才选他把守第一关，让他来“考”慧可有没有偷学了少林寺的绝技。

只见慧可一拳打出，拳头平伸，毫无变化，姿势生硬，好像初学打拳的人一般。用的拳法竟是江湖上最常见的四平拳。四平拳普通之极，根本就说不上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的拳术，它是给初学功夫的人练来扎根基的，讲究的是四平八稳，故而名为“四平拳”。但这样一招平平无奇的四平拳竟然把圆真那招威猛无伦的“金刚杵”化解了。

圆真一见他四平拳，便知其意，心里想道：“他用这种最普通的拳法，想必是不愿意给我识破他的来历。但我苦学多年的少林绝技，若给他的四平拳比了下来，我也未免显得太无能了。”他身居十八罗汉之首，颇有好胜之心，当下一个“跨虎登山”的身法，双掌虎口相对，圈花扬起，使出了“神化少林”的“黄莺落架”。

“神化少林”是少林十三种拳法中变化最为深奥的一种拳法，他左掌圈花一扬，掌力已是把慧可的身形罩住，右拳遂即划个弧形击出，这一拳若然打实，慧可的肋骨只怕非给他打断几根不可。

蓝玉京看得手心里捏一把汗，几乎失声惊叫，好在他没有叫出来，已听得慧可干咳两声，双拳左右开弓，打了出去，这一招仍然是四平拳的拳法，名称就叫做“左右开弓”，圆真被他大开大阖的拳势逼住，许多复杂奥妙竟然使不出来。“神化少林”的强攻就这样被他“轻描淡写”地解开了。

痛禅方丈赞道：“要达到重、拙、大的境界可真不易，慧可庶几近矣。唉，只可惜……”“只可惜”什么，他却没有说下去圆真赞道：“好功夫！”指法突然又变，只见他骈指如戟，脚步踉跄，好像醉汉似的，出指乱点乱戳，有如暴风骤雨。蓝玉京大为诧异，心道：“这可不像点穴手法啊，这是什么功夫呢？’原来圆真使的根本不是指法,是少林寺最高深的几种绝技之一……达摩剑。

圆真以指代剑，力透指尖，点刺戳削，嗤嗤有声。蓝玉京躲在一角，凝神观战，他眼中看不见宝剑，但却感觉得到，这大雄宝殿之内“剑气”纵横！

慧可连连咳嗽，似是抵挡不住，退出一丈开外，突然间只见在他身前涌起一片“黑云”，却原来是他脱下了身上的黑色袈裟，盘旋飞舞，当作盾牌。要知他们的武功乃是在伯仲之间，圆真使出了少林绝技的“达摩神剑”，他已是不能再用寻常的招式来化解了。

裟袈挥舞，荡起劲风，蓝玉京躲在一角，呼吸亦是有点为之不舒，忽听得方丈痛禅口宣佛号，缓缓说道：“凡有执著，皆落下乘。但探本源，何须求胜！”

圆真本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起了争胜之念，这才缠斗不休的，此时听了方丈所念的偈语，这才不由得心头一凛，想道：“是啊，再比下去，我也不会得到结果的，但没有结果，却是有了答案，那也应该适可而止了。”原来他变了几种少林寺的绝技，都试不出慧可的武功来历，但却已知道慧可的武学实是胜他一筹。

两人似乎是抱着同样心思，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慧可那件残旧的袈裟上出现了疏疏落落的七八个小孔，慧可卷起袈裟，说道：“师兄剑术通神，佩服，佩服！”那些小孔是被圆真的指力洞穿的，和剑尖刺穿的小孔并无二致。

圆真说道：“拳法也好，掌法也好，剑法也好，有‘法’即落下乘，怎如你挥洒自如，举手投足，自成章法。慧可师兄，你用上了本寺的入门拳法，那已经是给了我的面子了，恕不远送，请！”

这番说话倒并不完全是客气的说话，它另外还含有一个意思，说明慧可并没有偷学少林派的绝技，而这也正就是他要试探的目的，不过，他得到的“答案”，只是在招式方面，至于在内功方面，慧可有没有得到少林派的内功心法，他却是试不出来了。

痛禅举起右手，虚空一招，慧可手上的袈裟突然飞起，落入他的手中。这是少林寺绝技之一的“擒龙手”功夫，蓝玉京固然看得目瞪口呆，圆真更加惊叹，心道：“我对本门绝技，真是犯了贪多嚼不烂的毛病，只要其中任何一种，练得方丈这样精纯，那已是终生受用不尽。唉。但要练得这样精纯，却不知何时方才能够？”

痛禅接过袈裟，朗声说道：“脱下袈裟，还你本来面目，慧可，你可以走了。”

慧可道：“多谢方丈点化，多谢圆真师兄送行。”说罢，走出大雄宝殿。

痛禅和圆真并没跟他离开，蓝玉京走出去与他同行，说道：“恭喜前辈，闯过了第一关了。只不知前面还有什么人送行？”

这个谜底马上就揭开了。

从大雄宝殿朝着五乳峰的方向前行，走没多远，就是少林寺名胜之一的毘卢阁，毘卢阁内有著名的五百罗汉壁画，据传是唐代名画家吴道子所画。过了毘卢阁，有一幢山门，山门下面有一块光滑如镜的石壁，这块石壁更加有名，据说达摩祖师当年在此山上面壁九年，他所对的石壁，就是这一块石壁，因此名为“面壁石”。达摩面壁九年，石壁印下他的影子，迄今一千多年，仍然清澈可见。

蓝玉京和慧可一路同行，听慧可说“达摩面壁”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正自加快脚步，想去看那壁上留影，忽然看见那石壁下面，放着两个蒲团，其中一个蒲团，坐着一个老僧，蓝玉京好奇心起，想道：“这个老和尚不在禅房坐禅，却跑到这个地方来坐，显然是在效法达摩祖师的所为了。但若不是大有身份的高僧，恐怕也不敢在此地面壁。”蓝玉京正自发觉背影似曾相识，那老僧已是在蒲团上转过身来，不是面壁，而是面向他们了。

不是别人，竟然是达摩院的首座长老本无大师。

本无大师道：“我奉方丈之命送你一程，我在这里已经虚位以待了。你要下山，先得坐一坐这个蒲团。”

慧可悚然道：“弟子不敢！”

本无大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你在佛门多年，怎的还是执著人相，我相？达摩祖师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你懂吗？”要知佛法讲的是众生平等，四大皆空，慧可不敢与达摩院的首座比肩，那已是存了尊卑之念，落入下乘了。

慧可道：“多谢首座指点迷津。”

本无大师道：“坐禅是佛门弟子的基本功课，你虽然不在本寺，也还是佛门弟子，所以在你临走之前，我要考一考你的坐禅功夫。只要你坐得稳这个蒲团，不管世路怎样崎岖，你也可以走得稳了。”

慧可如有所悟，合什说道：“蒲团不是祖师带来，蒲团无处不在。若不坐穿蒲团，焉能得大自在？”念罢佛偈，便即坐上蒲团。

本无大师拿着一串念珠，这串念珠共有一百零八颗，用细绳贯串，拉直了有七尺多长。本无大师将它屈曲，弄成了一个椭圆形，分为上下两半，叫慧可握着另外一端，说道：“你会念什么经？”慧可道：“弟子不会念经。”本无大师道：“好，那你心中默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拨一颗念珠，我也是如此。待你的这串念珠移到上面，我的这串念珠移到下面，这个功课就算做完了。”

两人都是在蒲团上盘膝而坐，面对着面，低眉阖目，只是手指在动，不久，慧可将一颗念珠拨到绳圈的上面，本无将一颗念珠拨到绳圈的下面，快慢都是一样。

蓝玉京站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心道：“难道他们当真只是比试念经、坐禅？”心念未己，忽见慧可握着那端，珠串如受震荡，绳圈也在微微颤抖。本无大师握着的那端，珠串和绳圈，都是纹丝不动。蓝玉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在比试内功？”

不错，他们是在比试内功，原来本无大师正是因为圆真无法识破慧可所学的内功心法，所以才由他亲自出马的。

蓝玉京只看出表面的差别，慧可却是身受其苦了。本无用上了“隔物传功”，慧可只觉对方的内力似波浪般从珠串传来，几乎今他掌握不牢，渐渐他的真气运行也受了干扰，呼吸为之不舒。

慧可暗暗叫苦，“达摩院的首座果然是非同小可，嗯，他苦苦相逼，看来他是不肯让我离开少林寺了。”

此时正是少林寺的僧人做午课的时候，钟声一声声传来，看本无大师，只见他好像已是入了禅定的境界，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慧可忽地心中顿悟：“佛家不打诳语，本无大师说要考我坐禅，我却怎能只是想到内功的比试上面。方丈刚刚说过，有胜负之念，即是有了执著，我必须先去执著！”上乘的内功心法本来就是和禅理相通。他消除了患得患失的意念，心无尘垢，灵台重返空明，内功的威力也就自然而然的发挥了。

说也奇怪，刚才他用尽心力去抵御本无大师的“隔物传功”，尚且抵御不住，如今他把胜负置之度外，根本就不去想它，反而感觉不到那股压力了。珠串虽然仍在轻轻颤动，但在他的感觉却是有如春风吹起湖面的涟漪，那起伏的节拍也和他心灵相通。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已是忘记了自己正在和本无大师比试内功了。

春风吹起湖面的涟漪，不仅只是一种感觉，而且变成了他眼前幻相了。他好像回到三十年前，在西子湖边，追踪他意中人的足迹。

咦，那是什么声音？是她在低吟“梦魂惯得无拘捡，又踏杨花过谢桥”，还是他自己在低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唉，都不是，是牟沧浪吹萧踏月而来，他脱下自己的戒指给她戴上。啊，不对，怎的牟沧浪却变成了另一个人了，是他的好友西门牧。

要达到心中毫无杂念的“禅定”境界是很难的，慧可忘记了现实的世界，却神游于太虚之间，只是“太虚”也并非空无一物，因为他还不能如太上之忘情。于是“心魔”也就乘虚而入了。

眼前幻相纷呈，他是局内者迷，旁观的蓝玉京见他似喜似优，忽嗔忽怒，却是不禁为之骇异莫名了。

本无大师心里想道：“他的内功倒是正宗内功，只可惜定力还是稍欠。不过，我只是要试他有没有偷学本寺的内功心法。如今已经试出来了，那又

何必还比下去，累他走火入魔？”原来慧可所学的内功心法是和少林寺的内功心法有相通之处，但也止于“相通”而已，论到博大精深，他的所学则是和少林寺的武学相差不止一筹了。

本无拨下最后一颗念珠，慧可眼前出现的幻相却是他的意中人把牟沧浪所送的戒指掷在地上，铿然有声。他一下子就从幻境中醒了过来，刚好听得蓝玉京在叫：“慧可大师，你为何不拨念珠？”

他拨了最后一颗念珠，只见本无大师把手一扬，那串念珠飞了起来，一百零八颗念珠顿时都变得粉碎，从空中洒下。

本无大师朗声说道：“遍洒虚空，无障无碍。坐得蒲团，出得山门。慧可，你去吧！”两人同时下了蒲团。

慧可合什道：“谢大师慈悲。”

本无大师道：“这是你的造化。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了。”

蓝玉京跟着慧可走出第二道山门，说道：“恭喜大师又过了一关。”

慧可苦笑道：“前面还有一关呢。”

蓝玉京道：“少林寺中武功最高的莫过于达摩院首座，这一关都已过了，还怕什么？”

慧可道：“刚才是首座长老有意让我的。少林寺中最难学的也并不就是武功。”

蓝玉京心道：“那是什么？”但见慧可默默前行，他也不便多问了。

过了毘卢阁是千佛殿，殿中有历代巧手僧匠雕塑的一千多尊佛像，姿态各个不同。蓝玉京在武当山就听人说过，不过他却是无暇入殿礼拜了。

他们走在一条青砖铺的路上，最令得蓝玉京触目惊心的是，留在青砖路上那一排排的坑窝。这些坑窝是寺内和尚过去练腿上功夫时，踩砖地留下的痕迹。

蓝玉京刚才还在安慰慧可，此时却是不禁自己也有点担心，暗自想道：“把守第一关是十八罗汉之首的圆真和尚，把守第二关的是达摩院的首座长老本无大师。把守第三关的却又不知是什么样的厉害人物？”

行行重行行，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已是走到了最外面的一重山门。

站在山门下面的，赫然竟是少林寺的方丈痛禅上人。

痛禅上人劈头就问：“慧可，我不是来给你送行的，你懂吗？”

慧可道：“弟子懂得。”

蓝玉京大惑不解，心里想道：“他自己说过是有三个人给慧可送行的，又说要慧可走出三道山门才能离开少林寺，那么他自己站在这山门之下，却为何又说不是送行？”

心念未已，只听得痛禅上人缓缓说道：“慧可，你来了本寺二十多年了，我还没问过你，你从何处来？”

慧可道：“从来处来。”

痛禅上人道：“如今你要往何处去？”

慧可道：“往去处去。”

痛禅上人道：“来时何所见？”

慧可道：“见山是山，见寺是寺。”

痛禅上人道：“后来呢？”

慧可道：“见山不是山，见寺不是寺。”

痛禅上人道：“现在呢？”

慧可道：“见山仍是山，见寺仍是寺。”

痛禅上人道：“此山可是原来的山？此寺可是原来的寺？”

慧可道：“说是就是，说非就非。”

痛禅上人道：“既是无为有处有还无，那你又怎能离开？”

慧可道：“来不是来，去不是去，身在江湖中，心在少林寺。”

那意思是说，他初来的时候，未闻“大道”（佛家哲理），来的只是躯壳，所以说来不是来。如今已经受了佛法薰陶，纵然还俗，也可说得是佛门弟子了，所以说去不是去。

蓝玉京不懂禅机，但亦已稍稍可以领悟，既然来不是来，去不是去，那么痛禅上人当然也可说得不是来给他送行的了。

痛禅上人道：“答得好。但我听得了凡代你禀告，你自言尘缘未断。”

慧可道：“是，弟子确是尘缘未断，罪孽难消。”

痛禅上人道：“本来无一物，尘世即是西天，又有什么罪孽不罪孽的，好，我再问你，何谓尘缘？”

慧可不觉额角沁出汗珠，说道：“请方丈教诲。”

痛禅上人道：“我念一段《华严经》给你听：“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尘不自缘，必待于心，心不自心，亦待于缘。”（注：这段经文的解释，请参看任继愈著的《汉唐中国哲学思想论集》中的“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这里不赘述了。）

痛禅上人念罢经文，作一偈道：“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但依此法修行，西方便在目前！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慧可道：“方丈教诲、弟子谨记。”

痛禅上人道：“好，那你可向去处去了。”

蓝玉京没想到这一关竟是这样“容易”就过了，他随着慧可走出山门，心中还是一片茫然。正是：

山非山兮寺非寺，情关闯过闯禅关。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梦幻尘缘难再续 飘零蓬梗欲何依

一老一少，并肩走出了少林寺。门外阳光灿烂，慧可抬起头来，深深吸了口气，抹去额上的汗珠。

蓝玉京忍不住问道：“ 前辈刚才和方丈的一番对答，我是听得莫名其妙，但前辈却好像是比起和圆真那场激斗更为吃力？ ”

慧可道：“ 何止这样，我和本无大师比试内功都没这样吃力呢。 ” 他看着蓝玉京满脸疑惑的神气，接下去说道：“ 你知道做和尚的最应该懂得什么？ ”

蓝玉京道：“ 是念经吧？ ”

慧可笑道：“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最紧要的还是领悟佛理，不是熟读经文，方丈刚才就是考我懂得多少，我若答得不对，按寺中规矩，最少还要回去读经三年。 ”

蓝玉京笑道：“ 原来如此，但我听你和方丈的对答，好像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只要他有心让你出寺，你就是答错了他也可以当作是对的。对不住，这只是我的感觉，随口说出来，你别介意。 ”

慧可哈哈笑道：“ 你没说错，我也觉得方丈是有心让我离开少林的。 ” 笑过之后，忽地又喟然叹道：“ 只可惜我尘缘未了，没缘份跟方丈参禅学佛了。 ”

蓝玉京道：“ 你念念不忘于了结尘缘，那岂非更加不了？ ” 慧可怔了一怔，大笑道：“ 了不起，了不起；看来你对佛门也是若有宿缘，随口道来，比我领悟得更深。你说得不错，只求心之所安，管他尘缘了是不了，咱们走吧！ ”

走了一程，经过塔林，只见在下面的山谷，有人正在掘出一个墓穴，把芦席包着的一具尸体，放入墓穴安葬，蓝玉京知道葬的就是那个和自己交过手的虬髯汉子，心里有点难过，便跪下来，遥遥给他叩了个头。

慧可道：“ 你认识这个人？ ”

蓝玉京道：“ 半日之前，我曾经和他交过手。他虽然不是被我杀的，却也是因我而死。 ” 当下，将东方亮暗中助他，令得那虬髯汉子摔死在山谷的事情告诉慧可。

慧可道：“ 这个人是断魂谷韩翔的手下，他做过的坏事料想也不少。不过，东方亮用这种手段杀他，却也未免稍为阴狠了些，只怕又要多造一重孽了。 ”

蓝玉京道：“ 断魂谷韩翔是什么人？ ”

慧可道：“ 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二十年前为了躲避仇家，隐居幽谷。后来有没有重出江湖，我就不知道了。 ”

蓝玉京听说被东方亮所杀的那个虬髯汉子乃是大强盗的得力手下，心中稍稍好过一些，问道：“ 大师说东方亮又多造一重孽，这是什么意思？ ”

慧可道：“ 那是因为东方亮的上一代曾经和韩翔结下冤仇之故。韩翔虽然不是正人，但当年那段公案，是非还是很难说的。但东方亮即使不能化解上一代结下的冤孽，也不宜自己更添冤孽。 ”

蓝玉京道：“ 你说的上一代，可是东方亮的父亲？ ”

慧可道：“ 也包括他的姨父。他的姨父当年是个更大的强盗头子，为了韩翔不肯听命于他，将韩翔害得很惨。 ”

蓝玉京有点疑惑：“大师好像说过，东方亮的姨父也是你的好朋友？”

慧可说道：“好人和坏人，有时是不能很简单的划分的。强盗未必一定就是坏人，我的朋友也未必一定都是好人！”

说至此处，好像勾起了他的回忆：“我如今已重入江湖，也不妨对你说一说我还未出家之时的尘俗事。你可曾听人说过三十年前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小五义’么？”

蓝玉京道：“没听说过”。

慧可喟然叹道：“经过了三十年，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出家了，也难怪别人淡忘了。”

蓝玉京道：“小五义是……”

慧可道：“老大是七星剑客郭东来，老二是服侍你的师祖无相真人的那个聋哑道人，他的俗家名字叫王晦闻。他虽然排名第二，但年龄最大，成名最早，退出江湖也是最早。小五义名气最响的时候，他已经在武当山出家了。所以很多人不把他当作小五义之一，而是将另一个人补了进去。不过，另外那四个人和他的交情都是非常之好。虽然有很长一段期间不知他的下落，还是把他当作兄弟的。那个别人将他当作小五义之一的人，和四个人的交情就差一点了，虽然也并不排挤他，但却不能承认他是可以补上老二的位置的。不过小五义只是江湖上给的称号。别人要怎样说，那也只能由他了。”

蓝玉京暗自想道：“想必他也是当年的‘小五义’之一，否则他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果然便听得慧可说道：“另外三个，一个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一个是东方亮的姨父西门牧，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西门牧是强盗世家，不过当时我们都是不知道他的底细的。我们五个人来自天南地北，籍贯不同，门派不同，年龄也参差不齐，其中有强盗，有侠士，也有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只因意气相投，在江湖上偶然相遇，就结成了好朋友了。”

蓝玉京道：“侠士是七星剑客郭东来，强盗是西门牧，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却又是谁？”

慧可道：“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他行事任性，喜怒无常，少年时候就已经是以怪癖出名的了。不过，尽管如此，他却不失为性情中人，所以我们才和他结交。”

说至此处，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忽地摇了摇头，说道：“东方亮虽然是幼年丧父，但他的性情，却是和他的父亲颇为相似。”

蓝玉京道：“你不是说你还未见过东方亮的吗，你怎的知道他的性情？”

慧可道：“刚才他们交给我的那封信，你猜是谁写的？”

蓝玉京道：“不是虬髯汉子写的吗？”

慧可道：“是东方亮写的。他怕少林寺的和尚不肯代他转递信件，把信放在死人身上。那个人是上午来找过我的，他们虽然没有让他进来，但人已死了，这封信就一定会转到我手上了。”

蓝玉京默然不语，心里想道：“东方大哥杀了那个人，还利用他送信，心机确是令人感到可怕，不过，他对我却是不错。”

慧可说道：“他的信说的都是私事，他似乎料到我会替他传话回家，他在信上写了一句给他表妹的话，古怪之极，叫表妹不要把天鹅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嗯，这句话倒是颇有禅机，但却比方丈说的偈语还更难解。”

蓝玉京听说是“私事”，不便插口，问道：“刚才你说到晦闻失踪之后，

有人把另一个人当作是你们‘小五义’之一，这一个人却又是谁？”

慧可缓缓说道：“这人论年纪，他最轻；论武功，他最好。他和我们的老大郭东来一样，都是武学世家，著名剑客。但他的家世却更为显赫，名头也响亮得多。”

蓝玉京听他把这个人说得几乎是“天上有，地下无”，不禁半信半疑，暗自想道：“天下竟有这样的人物，但听他刚才的口气，却又何以好像有点耻与此人为伍呢？”

慧可笑道：“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物么？他就是你们武当派的。”

蓝玉京道：“武当派的？”

慧可道：“而且他的身份也和你一样。”

蓝玉京道：“我可不是武学世家……”蓦地一醒，说道，“你是说他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

慧可道：“对了，他就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中有中州大侠之称的牟沧浪。”

蓝玉京吃了一惊，说道：“牟大侠现在已经是我们武当派的新掌门人了。”

慧可道：“这消息我也是前几天才听人说的。唉，天下往往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也可说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的老二晦闻，变成了在武当山上听候掌门使唤的聋哑道人，而现在他的新主人竟然就是旧日曾经和他兄弟相称的牟沧浪。但愿牟沧浪能曲意优容，不要揭穿他的身份才好。”

蓝玉京吃惊过后，仔细一想，慧可大师确是说得不错，牟沧浪虽然只有五十多岁，论辈份却是和他的师祖无相真人同辈，他的祖先曾经做过武当派唯一的俗家掌门，二百年来，牟家都是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武学世家。但也因此而引起怀疑：“牟沧浪的身份其实是在‘小五义’之上的，他又何必以能够与他们并列为荣？”要知慧可刚才虽然没有透露，但从他的口气中已有透露，牟沧浪当年之所以被人列为‘小五义’之一，乃是因为在郭东来失踪之后，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造成的。

慧可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苦笑说道：“我也不懂他是因何要和我们结交，不是我们不屑与他为伍，实在是我们高攀不起。别人将他当作‘小五义’中人，只是我们沾了他的光。”

蓝玉京因为慧可谈及的是自己的掌门师叔祖，不便多言，只好把疑惑存在心中。

其实慧可是知道原因的，不过他不愿意和蓝玉京说罢了。

拉开记忆的幔幕，让时光倒流二十多年。

那时，‘小五义’中只有两个人已经成家立室，一个是沧洲剑客郭东来，一个是客寓杭州的东方晓。

郭夫人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子，这类型的女子虽然博得亲朗称赞，但在一般人们的眼中则是比较平凡的。郭东来和他们交游的时间也很短，不久就失了踪，妻子也跟他走了。

郭夫人且不去说她，东方晓的妻子却是武林中有名的美人，名叫殷丽珠。

不过，殷丽珠虽然美丽，却又比不上她的妹妹殷明珠。人家都说殷明珠才是真正名副其实一颗熠熠生光的明珠。

慧可和殷明珠相识的时候，殷明珠就是住在她姐夫的家里的。

牟沧浪是早就和东方晓相识的，不过最初也只是泛泛之交，待到殷明珠住到姐夫家里，他和东方晓的交游才开始频密。

牟沧浪来到杭州还在慧可之前，慧可和‘小五义’中的另外两人……王

晦闻和西门牧，都是透过东方晓的关系和牟沧浪相识的（当时郭东来已经失了踪），而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也正是在这段期间的事情。

记忆的幔幕拉开，慧可的眼前不觉又幻出殷明珠的影子，殷明珠和牟沧浪正在漫步苏堤，殷明珠的娇笑声和牟沧浪的萧声混在一起。

声音忽然变了，殷明珠的娇笑变成了对他的“道歉”：“对不住，你来迟了，请恕我们不等你啦！”而牟沧浪的萧声却变成了得意的狂笑了。

事情全都明白了，牟沧浪和他们“结交”的目的只是为了殷明珠。

牟沧浪的意中人也正是他的意中人，他只心中苦笑：“不错，我是来迟了！”

不过，后来的变化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殷明珠并没有嫁给牟沧浪，却是嫁给一个比他更“迟来”的人……在‘小五义’中排名第四的西门牧。

他忍不住想笑，不知怎的，他倒宁愿殷明珠做一个强盗的寡妇，不愿意他做武当派掌门的夫人。

他没有笑出来，蓝玉京却将他从“幻梦”中唤醒了。

“慧可大师，你、你怎么不说话呀？”

慧可好像在梦中给他唤醒，定了定神，说道：“没什么，我是在想……”

说话之间，他们走到了一个开岔的路口，一边向东，一边向北。慧可停下脚步，说道：“我是在想，我应该走到哪一方？”

蓝玉京道：“这两条路虽然方向不同，但也并非背道而驰。”他的智慧超过他的年龄，已是隐隐猜到了慧可的为难之处了。

慧可道：“你说得对，不过也有个先后之分。”蓝玉京不便表示意见，只好装作不懂，听他说下去。

“东方亮告诉我，他去了断魂谷。他虽然没有求我什么，但断魂谷谷主韩翔和他的上一代结有很深的梁子，我不能不为他担心。

“你师祖无相真人是我最敬佩的前辈，他要我替你寻找的郭东来又是我未出家之前叫他做大哥的，但东方亮的父亲也是我当年的好友……”

蓝玉京忽地打断他的话道：“哪一条路是去断魂谷的？”

慧可道：“东面这条。”

蓝玉京本来是跟在他的后面的，此时却先一步走上东面这条路了。

慧可道：“你急人之难，很好。不过，我劝你还是先想清楚再走的好。”

蓝玉京道：“我已经想清楚了，那几宗疑案，我们武当派已经侦查了十六年，还是未得端倪，那也不必急在一时了。”心里则是在想：“我的身世之谜，从我出生到现在，都是被蒙在鼓中的。或者不知道比知道更好。”

慧可说道：“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蓝玉京道：“请前辈明示。”

慧可说道：“此去断魂谷，路程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照咱们现在的走法，最多七天，大概也可以走到了，不过……”

蓝玉京道：“不过什么？”

慧可道：“你可有想到，假如我也失陷在断魂谷呢？那就没人可以指引你去找郭东来了。”

蓝玉京道：“事有缓急轻重，东方大哥有危险，当然应该先去帮他。”

慧可喟然叹道：“你年纪轻轻，却比好些大人还更明理。”蓝玉京不知道他说的“好些大人”是谁，但也看得出来，他显然是有感而发。

蓝玉京道：“东方大哥虽然没有和我结拜，但他对我的好处，我是永远

不会忘记的。不管别人怎样说他，我都是把他当作大哥。前辈都愿意为他冒这风险，我又怎能只是为了自己打算？”

慧可道：“这样说，你是一定要跟我去断魂谷的了？”

蓝玉京蓦地想起，他们和断魂谷的恩恩怨怨，说不定是不便让自己插足其间，便道：“要是老前辈不便携我一同前往，请前辈指定一个地方，以三个月为期，让我在那个地方等候。”

慧可若有所思，过了一会，说道：“你和东方亮的交情非比寻常，你的姐姐又是住在西门夫人的家里，你要去断魂谷，我也不妨带你去了。”

慧可算得很准，他们走了七天，果然就走到了断魂谷。不过，他虽然算得准，有一件事情，却还是他猜想不透的。

为什么东方亮不在路上等他？

不错，东方亮并没有求他去做什么，但他用先人的戒指来作信物，用不着说，是含有求助之意的。东方亮也该料想得到，只要他能够离开少林寺，他就一定会到断魂谷去。

东方亮只不过比他先走两个时辰，为什么不在路上等他？

慧可想不出答案，只好如此解释了：“东方晓是个介乎正邪之间的人物，脾气之怪，往往令人难测。东方亮的脾气像他的父亲，我又怎能以常理去要求他？”

韩翔这个人颇出蓝玉京意料之外。

他是个强盗头子，住的地方又叫做“断魂谷”，在蓝玉京的想象中，他不知是一个相貌多么凶恶的人。

谁知韩翔却是三绺长须，相貌清癯，像个恂恂儒雅的老秀才。

断魂谷也并非穷山恶水，谷中花木葱茏，竟然像是世外桃源。

此时韩翔正在花园设宴招待他们。

园中花木茂盛，有亭台楼阁，还有假山荷塘，构成了美妙的图画。酒席设在荷塘旁边的敞轩里，四面是大理石堆砌的假山。

韩翔肃客入座，哈哈笑道：“大师请恕我放肆胡言，我真想不到你会跑到少林寺去做一个烧火和尚。记得咱们最后一次相会，好像是在西湖边的楼外楼吧？那时我们几个人和你赌酒，合起来都喝你不过。嗯，晃眼就快三十年了。”

慧可道：“是么，不是你提起，我都记不得了。我也想不到你会成为断魂谷的主人！”

韩翔笑道：“慧可大师，你虽然出了家，但在我眼中，你却

是旧日那位肝胆照人、豪情未减的徐三侠！”蓝玉京才知道慧可在俗家之时乃是姓徐。

慧可道：“何以见得？”

韩翔似笑非笑说道：“大师倘若不是为了朋友，料想也不会跑到我这个荒谷来。这位小兄弟是……”

慧可道：“他叫蓝玉京，是东方亮的义弟。”

韩翔道：“蓝少侠一起来，那更好了。请别客气，坐下来吧。”

慧可道：“老韩，你倒是很会享福啊，这个地方，已经给你经营得好像洞天福地了，你还谦说是什么荒谷？”

韩翔苦笑道：“我是被迫才躲到这里做缩头乌龟的，要不是西门牧杀了我的妻儿，还要杀我，我怎会甘心退出江湖。”

慧可道：“西门牧也早已死了多年了，难道你还要找死人报仇么？我做和尚的只知替人化解冤孽，可不想再卷入江湖的恩怨之中了。”

韩翔道：“我就正是想请大师为我解难消灾。不过，恐怕也难免要涉一些江湖恩怨。这事我本来寄望于东方亮的，但如今却只有大师才能为我化解了。”

慧可道：“你既然提起东方亮，那我可得先问你，东方亮是不是曾经到过此间？”

韩翔道：“不错。”接着笑道，“大师，你纵然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东方亮而来的了。”

慧可道：“东方亮如今在哪里？”

韩翔道：“他还在我这里，我没伤他一根毫毛。只不过……”

“只不过你将他关起来了，是吗？”

“大师明鉴，东方亮武功在我之上，既然谈不拢，我就必须采取自卫手段了，俗语也有说，捉虎容易放虎难呀。”

“是什么事情谈不拢？”

“其实也很简单，只不过请他在西门夫人面前帮我说几句话，好让我的一班兄弟有一口饭吃，西门夫人是他的姨母，据我们所知，西门夫人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对他特别宠爱，说不定这个姨甥还会变成她的‘半子’呢。他说的话，西门夫人是一定听得进去的。”

“东方亮和西门夫人的关系，我知道。不过，你不是说你早已退出江湖了么？”

“大师明鉴，我是被迫退出江湖的。但我可以在荒谷活得下去，我的一班兄弟可是还得吃饭的呀，实不相瞒，自从西门牧去世之后，我的那班兄弟已经恢复旧日的营生了。但如今却有人不肯放过他们，没奈何，我不给他们出头还有谁给他们出头？”

“你说的是哪些人？”

韩翔心道：“你这是明知故问。”说道：“西门牧虽然死了，他往日的那些得力助手可还活着。”

慧可道：“谁是这帮人的首领？”

“有一个名叫陆志诚的人你还记得吗？”

“是不是绰号阴间秀才的那个陆志诚？”

“不错。不过，陆志诚只能说是这班人的军师，还不能说是首领，这班人心目中的首领，还是西门牧。”

“但西门牧已经死了。”

“所以，目前能够令得这些人听话的，唯有一个西门夫人慧可暗自想道：“要是我替他们说情，殷明珠料想也会给我几分面子。不过，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辞，不知是否还有别情？”

心念未已，只听得韩翔已在说道：“大师，你和西门牧以往情同兄弟，要是你肯帮我们的忙，那又胜过东方亮了。”

慧可沉吟片刻，说道：“你们可不可让我先见一见东方亮？”

韩翔笑道：“黑道上本来就有这么一条规矩，大师既然要见了东方亮才能安心，我们自当遵命。”

这时已是入黑时分，荷塘、假山两旁的树上都挂上灯笼，敞轩里四角放着四个白银烛盘，以宫纱作为灯罩，点了四枝粗如儿臂的牛油烛，里里外外，

照耀得如同白昼。
韩翔斟了两杯酒，说道：“大师湖海豪情，那年在楼外楼赌酒，大师未能尽兴，今日重逢，韩某先敬大师一杯。”
慧可道：“待见过了东方亮，再饮不迟。”
韩翔道：“这一杯是见面礼，待会儿咱们再开怀痛饮。”
慧可想了起来，他来这里是向韩翔讨人，若然不喝他的酒，那就是对他表示不信任了，便道：“好，我和你先干一杯。”
韩翔道：“对啦，还有这位蓝少侠呢，请蓝少侠也干一杯。”
慧可道：“他年轻还小，不会喝酒，韩舵主一定要行江湖规矩，他这杯酒，我替他喝。”
要知慧可乃恐防韩翔在酒中下毒，但想凭着自己在少林寺专心修炼的二十多年内功，两杯毒酒，谅也不能就把自己毒死，是以就故作但然无疑的神气，替蓝玉京喝了。
两杯酒下了肚，并无特异感觉。慧可心道：“他这酒倒是上好的陈年花雕，酒味醇厚无比。”
“酒已经喝过了，韩舵主可以让东方亮出来了吧？”
韩翔道：“东方亮已来了。”
慧可一怔道：“在哪儿？”
韩翔哈哈一笑，说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师请看！”
他这句话刚刚说完，慧可也刚刚站了起来，只听得“蓬”的一声，韩翔的一名手下，射出了一技蛇焰箭，箭射在假山上，发出一团蓝色的火光。
那座假山本来是没有洞的，此时突然从中间的石壁裂开，现出洞口，只见东方亮就站在那个洞口。
蓝玉京又惊又喜，叫道：“东方大哥！”
东方亮则在同时叫道：“慧可大师，他们不敢杀我的，你别上他们的当！”话犹未了，“砰”的一声，裂开的洞门又闭上了。那团蓝色的火光亦已熄灭。
蓝玉京叫道：“你把我的东方大哥怎么样了？”
韩翔道：“你不是亲眼看见了么，你的东方大哥平安无事。”
蓝玉京道：“为什么你不放他出来！”
韩翔笑道：“小哥儿，你似乎不大懂得我们黑道的规矩。”
慧可道：“他不懂，我懂。你划出道儿来吧。”
韩翔道：“大师，韩某一向喜欢公平交易，在这桩事情上，我是受害人，但我决不会要求任何人偿命。”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所以我自信我划出的道儿都是合情合理的，但若是你害怕上当，那就不必谈了。”
慧可心里想道：“倘若只是要我替他们向殷明珠求情，而他们所说那些事实又的确是真的话，他们这个要求倒也不算过份。”当下，便即说道：“西门夫人在丈夫生前，一向都是不管丈夫的事情的。不过，如果有她的一句话，就真的可以令得陆志诚那些人和你们罢战的话，那我想，这句话她也会说的。”
韩翔道：“我们不是要她说一句话，是要她说两句话。”
慧可道：“另外那句话又是什么？”
韩翔道：“要她在陆志诚那班人的面前作个交代，把她丈夫的权柄交出来。”
慧可道：“对不住，我可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

权柄？”

韩翔道：“当年陆志诚那一班人，一共是水旱两路的十九家绿林寨主，为了表示他们对西门牧的忠心，合铸了一面刻有十九家旗号的金牌送给他，拥戴他为绿林盟主。这面金牌可以由盟主交给任何人行使，金牌一现，就有如盟主亲临。当时并没说明盟主死了，这面金牌就作废的。所以，人虽然死了，权柄

仍然存在。”

慧可有点懂了，说道：“照这样说法，西门夫人持有这面金牌，她就可以做绿林盟主？”

韩翔道：“不错，要是这面金牌传给了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即使是个黄毛丫头，一样可以做绿林盟主，最少可以做那十九家的总寨主。”

慧可道：“但据我所知，她们母女早已在塞外一个人迹罕至的高山隐居，她们是决不会要做什么绿林盟主的了。”

韩翔道：“那是她们的事情，但金牌总还是在西门夫人的手里。”

慧可淡淡说道：“韩谷主，你的算盘打得倒是如意，如此一来，陆志诚那班人非但不敢与你为难，而且反而要变成你的下属了。”

韩翔冷冷说道：“并不是我要争权夺利，但也总得还给我一个公道才对。我的妻儿都丧在西门牧手里，这笔帐我也不算了，我的一班手下，被压制了这许多年，难道不应该给他们一点补偿？”

慧可沉吟不语，心里想道：“按情理来说，西门牧当年令得他家破人亡，确是做得过份，明珠是该为死去的丈夫赎罪的。不过，韩翔亦非善类，如果让他做了绿林盟主，那就是助他为恶了。再说，当年他纠众背叛西门牧，何尝不也是要把西门牧置之死地？”

韩翔道：“大师，你不是说要来化解冤孽的么？如今就凭你一言而决了。”

慧可道：“这可得西门夫人说了才能算数。”

韩翔道：“但首先可得求大师替他们去求西门夫人说这句话！大师，要是你认为我划出的道儿合理的话，那就请你拿出一句话来，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负我们的托付的！”

韩翔这番话说得十分老辣，慧可已是给他逼到墙角，转不了圜，非得表明态度不可了。

本来韩翔只是要他帮忙说一句话，他去不去和西门夫人说，谁也不知，那面金牌在西门夫人的手中，肯不肯交出那面金牌，也只是西门夫人的事，与他无关。最多只是说话没有效力，失了面子而已。换了别一个人，是可以假意答允韩翔，换取他释放东方亮的。

但慧可是何等样人，他是三十年前正经成名的侠义道，如今又是佛门弟子，岂可乱打谎语？何况他是先得承认韩翔所提的条件合理，这才可以问心无愧的去帮韩翔向西门夫人说话的。

慧可心烦意乱，正自踟躇莫决，忽地只觉眼睛一黑，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令他大吃一惊。

但眼睛一黑，心头却忽然亮了。

韩翔的眼睛盯着他，冷冷说道：“慧可大师，究竟……”

话犹未了，慧可忽然站了起来，中指一翘，喝道：“韩翔，你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伎俩！”

一条水线，突然从他的指尖射出来，散发着浓厚的酒香。原来慧可是用

上乘的内功，把刚才喝下的两杯酒，从指尖迫出来，化成酒箭。

韩翔来不及站起，椅子便向后翻，同时衣袖挥出。

酒珠四溅，只听得“哎唷”一声惨叫，韩翔的一个手下，眼睛给射瞎了。

韩翔的衣袖被酒珠洞穿，现出蜂巢一样的无数小孔。但他的衣袖亦己卷起了桌子正中的那个酒壶，连人带椅，一个倒翻，跳起来时，已是避出了一丈开外。

韩翔喝道：“且慢！”左手提壶，右掌劈下，酒壶给他劈得分开两半。

韩翔把两个半边酒壶拿起来，破口朝外，说道：“慧可大师，请你看清楚了。这个酒壶是一无机关，二无暗格的。壶中的酒，我比你喝得更多！”

慧可本来疑心他在酒中下毒，此时却不禁又在怀疑是自己先前的怀疑不对了。心道：“韩翔的下毒还不是第一流，他若当真下了毒，我怎能尝不出来？但奇怪，何以又会……”心念未己，那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又出现了。

慧可默运玄功，只觉真气运行已有阻滞。他定了定神，说道：“好，算我错怪了你，请回原坐，咱们再谈。”

韩翔道：“朋友相交以信，大师既有疑心，今日不谈也罢。”

慧可不解自己何以竟会中毒，但对方是用缓兵之计，则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强摄心神，不让韩翔看出他有何异样，淡淡说道：“暂且缓谈，也好。不过！”

陡然一声大喝，就扑过去，“不过，你可得送我和东方亮出去！”

韩翔来不及闪避，只好也向慧可抓去。

他本来是练大力鹰爪功的，哪知双方同时抓下，只听得砉然声响，如刀削肉，韩翔的右臂出现了一条裂口，血流如注。

韩翔喘着气道：“大师，你的疑心未免太大了，我本来是要恭送东方亮出去的，但你也总得给我一句话啊！”

慧可使用了内力，只觉胸中内息凌乱，好像虚脱一般，体力也在渐渐消失。他把眼睛向蓝玉京看去，心想：“这孩子没有喝酒，大概没中毒。”但处此形势之下，他却又不能提醒蓝玉京，叫他赶快逃跑。

心念未已，只见蓝玉京突然垂下了头，好像坐也坐不稳的样子，连人带椅，突然跌倒。

慧可大吃一惊，待要过去，韩翔的手下已经一拥而上，慧可拳打脚踢，打翻了几个人，视力更糟，眼前只见一片模糊黑影，气力则更加减弱得快，一口气打翻了几个人之后，只及原来的两成。还幸韩翔那班手下给他吓破了胆，一时间倒也不敢上来。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娇笑说道：“慧可，你的本领倒也不小，只可惜你发觉中毒，已是迟了一点。”

慧可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中年美妇，他虽然视力模糊，但这个美妇人，纵然是烧变了灰，他也认得的。

“常五娘，原来是你下的毒！”慧可喝道。他的声音充满愤怒，但也在颤抖了。

常五娘得意之极，娇声笑道：“你现在该知道是错怪了老韩了吧？嘿、嘿，若不是老娘亲自出马，焉能令得你这样的顶尖高手着了道儿！”

慧可忽道：“老衲栽在你的手上还算值得，但却尚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常五娘更为得意，笑道：“多谢大师抬举，你想知道何事？”

慧可道：“ 酒中无毒，我想知道你是怎样令我着了道儿的？ ”

一个人做了自认为是“ 得意的杰作 ”，那是唯恐别人知道得不清楚的，慧可这一问，正是抓到了她的痒处，常五娘笑道：“ 我若不告诉你，只怕你死了也要做个糊涂鬼。下毒有如武功，不拘一格，你以为是只能下在酒菜之中吗？我告诉你，你一踏进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中毒了。 ”

慧可道：“ 这我就更加不懂了，那时，你人尚未到，怎能下毒？还有，什么叫做开始中毒？何以我毫无知觉？ ”

常五娘笑道：“ 你未免太不小心了，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情，你来的时候，尚未入黑，但在这亭子的四角，已经点起了蜡烛？ ”

慧可瞿然一省，说道：“ 这四根蜡烛有毒？ ”

常五娘道：“ 对了，这蜡烛混合有七种迷香的香料，奇妙之处在于，混合之后，毫无特别的气味，所以才瞒得过像你这样的大行家。 ”

她顿了一顿，继续说道：“ 药性是慢慢发作的，蜡烛多烧一分，你中的毒就多一分。初时你绝对不会发觉，但一到你发觉的时候，任你有多好的内功，也都不能驱毒了。高深的内功，只能拖迟你昏迷的时刻，但你越运功抵御，毒就中得越深。不信，你现在就可一试，你能不能发出真力。 ”

慧可之所以要向她“ 请教 ”，用意就正在拖延时刻，希望能够运功驱毒的。但现在他用不着试，已经知道常五娘说的不是虚言了，他的腹内像是空荡荡的，非但不能将真气导入丹田，反而越来越感觉像是要“ 虚脱 ”了。

常五娘笑道：“ 你好好歇歇吧，念在相识多年的份上，我不会要你的性命的。我要的只是这个娃儿。老韩，我帮了你这个忙，这姓蓝的娃娃你可得让给我了！ ”

韩翔道：“ 我要娃儿干什么，就只怕有个人不肯。 ”

常五娘道：“ 谁？ ”

韩翔道：“ 东方亮。 ”

常五娘冷笑道：“ 这里轮得到他说话么？ ”蓦地想起，东方亮已经在韩翔掌握之中，因何他还说这样的话？她心念一动，便道：“ 好，我现在就将这娃儿带走，免得要跟别人争夺。咦，不对…… ”

蓝玉京本来是状若昏迷，伏在桌上的，此时突然跳了起来，只听得卜通、卜通声响，在他旁边监视他的那两个韩翔手下，已经跌了个四脚朝天。

原来韩翔的酒虽然没有毒，但在喝了酒之后，吸入那燃烧着的蜡烛所散发的毒气，毒就会散发得快一些，因此当慧可发觉自己中毒之时，蓝玉京也不过是开始感到昏眩而已，并没有完全昏迷的，另一个他中的毒比慧可更迟发作的原因是，虽然他的内功造诣远远不如慧可，但他练的是无相真人所授的正宗内功心法，胜在一个“ 纯 ”字，他假装昏迷，放缓呼吸，中的毒就发作得更慢了。

说时迟，那时快，蓝玉京已是拔剑出鞘，向常五娘刺去。常五娘哪里将他放在心上，挥袖一拂，柔声笑道：“ 我对你乃是一番好意，你可别…… ”话犹未了，只听得“ 嗤 ”的一声，她的衣袖竟然给蓝玉京那闪电般的快剑，削去了一幅。

常五娘这才大吃一惊。不解怎的相隔不过一个月，蓝玉京的剑法竟然精进如斯？她哪知道，蓝玉京在这一个月当中，不但得到了东方亮的指点，而且还曾经在少林寺中，先后看到了东方亮和圆性、圆真等高僧比武，以及慧可和少林寺达摩院的首座长老本无大师比武，虽然他们比的不是剑法，但一

理通百理融，蓝玉京此际的武学造诣，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慧可看见蓝玉京还能够使出这样精妙的剑法，一面固然是喜出望外，但在喜出望外的同时，也不禁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心里想道：“这孩子的聪明，确是异乎寻常，只可惜毕竟还是欠缺了一些经验，要是他稍待片刻，迟些发难，待这妖妇走到他的身边，这才攻其无备，那就有望脱险了。”

常五娘惊疑不定，仗着身法轻灵，闪到屏风后面。

慧可的昏眩之感越来越甚，连忙叫道：“擒贼擒王。”

在断魂谷中，以韩翔为主，要是能够制服韩翔，作用当然要比拿着常五娘更大。韩翔武功不及常五娘，制服韩翔的机会也大一些。

慧可看出了这一点，蓝玉京亦已想到了。当机立断，立即就向韩翔扑去。

韩翔一招弯弓射雕，指插蓝玉京臂弯的三羊穴，蓝玉京剑锋反削，韩翔喝声“来得好！”盘龙绕步，大擒拿手法使出，反扭蓝玉京的手臂。蓝玉京招数已经使老，看来是躲不过他这一擒拿了。这并非韩翔的武功比常五娘还好，而是因为看见常五娘吃了亏，早有准备之故。

不过，究竟还是旁观者清，正当他以为可以取胜的时候，忽听得常五娘叫道：“谷主，小心！”

话犹未了，蓝玉京的剑锋，竟然在看来没回旋余地的形势下抖起剑花，从韩翔意料不到的方位突然刺到！

百忙中韩翔一个大弯腰、斜折柳，额角几乎贴到地上，饶是他闪避得快，避开了要害，蓝玉京的剑还是刺着了他。

韩翔只觉颈背一片沁凉，不由得寒透心头，心道：“我命休矣！”但出乎他的意外，并不感到疼痛，原来蓝玉京这一剑几乎贴着他的肩头削过，只是削去了他的一片皮肉，蓝玉京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心道：“要是我多两分气力就好了。唉，真想不到我竟然已是如此不济！”

韩翔一个懒驴打滚，滚出了数丈开外，只听得常五娘笑道：“谷主，别慌，这小子已是无能为力了。”韩翔站了起来，只见蓝玉京果然还是站在原地，并没上来追斩。不过，他已是惊弓之鸟，却又怎敢向前？

常五娘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柔声说道：“京儿，我不会害你的，只要你认我作干娘，我非但可以救你出去，还可以把解药给你。”蓝玉京只觉脑袋如坠铅块，沉重非常。只想倒头便睡。他强力支持，斥道：“你，你这妖妇，你杀了我，我也不能……”

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慧可大师已是像一根木头似的倒了下去，原来他看见蓝玉京中的毒已经发作，断了指望，一口存在丹田的真气登时涣散，再也支持不住了。蓝玉京嘶声叫道：“慧，慧可大师……”他没听见自己的叫声，他已经是叫不出来了。他隐隐听得常五娘的叹气声，常五娘在说：“唉，你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他眼睛一黑，跟着也就晕倒了。

常五娘笑道：“韩谷主，这次他们的昏迷不会是假装的了，你放心吧。”

韩翔甚是尴尬，勉强笑道：“这孩子聪明胆大，说实在话，不但五娘你喜欢他，我虽然给他刺了一剑，也还是舍不得伤他呢。”

常五娘哼了一声道：“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帮了你这个忙，你怎样报答我？”

她本来是等待韩翔自动把蓝玉京交给她的，不料韩翔却默不作声。

常五娘心中着恼，暗自想道：“你分明知道我喜欢这个孩子，却又故意装糊涂！最少你也得说一声：你喜欢什么就拿去好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说道：“还有我呢！”

声到人到，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那个人竟然是东方亮。原来在那个假山洞内，是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到这个环翠阁的。

“五娘，你的手伸得好长啊，伸到这里来了。佩服，佩服！”东方亮道。

常五娘冷冷说道：“我也有值得你佩服的么？”

东方亮道：“我不但佩服你的手伸得长，更佩服你的手段用得巧妙。喂，你是用什么手段令得唐老头子让你出来的？”

那次路上相逢，常五娘败在东方亮剑下，败得非常狼狈，对他着实有点儿顾忌。说道：“你管不着。我只问你，你来这里做什么？”

东方亮微微一笑，说道：“和你一样，是来问韩谷主讨谢礼的。”

常五娘道：“东方亮，今日我不想和你算帐，但你也别想插手我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的师父是老朋友，即使是你的师父在这儿，他也得给我几分面子。”

东方亮笑道：“第一、你的老朋友太多，我没兴趣知道。第二、我从不过问我师父的陈年旧事。第三、自我出道之后，我的师父也从不管束我的。”

常五娘给他弄得啼笑皆非，几乎忍不住就想使毒伤他，但她曾经受过一次教训，深知东方亮的本领只怕已经胜过他的师父当年，她不敢造次，转过头冷笑对韩翔道：“韩谷主，你和东方亮合演的这一出戏，确是很高明啊，几乎把我也给瞒过了。嘿，嘿，现在你是不是又想和他联手来欺负我？”

韩翔苦笑道：“五娘言重了，你们两位都是曾经帮了我的大忙，我又怎能偏袒哪个？”

常五娘道：“他帮了你什么忙？”

韩翔道：“要是没有他，这位已经在少林寺出家的慧可大师又怎会跑来断魂谷？”

常五娘冷笑道：“骗人的本事我是比不过东方亮，但只把这个和尚骗来，就能助你成事么？”

韩翔道：“不错，倘若没有五娘的帮忙，我们也对付不了这个和尚。所以我对你们两位都是一样感激。请两位看在我的份上，好话好话，慢慢商量。你们讲妥了，要什么我都遵命。只盼莫要令我为难。”

常五娘道：“好，和尚既然是他骗来的，我就把和尚留给他，我要这姓蓝的孩子。”

东方亮道：“不，和尚留给你，我要蓝玉京。”

常五娘道：“岂有此理，我一个妇道人家，要和尚干嘛？”

东方亮笑道：“说不定你想尝新呢。”

常五娘斥道：“狗嘴里不长象牙，老娘也不与你计较。但你莫以为老娘就是好欺负的！”

东方亮道：“谁欺负你啊，你不要老和尚，那是你的事，蓝玉京是我的把弟，我可不能让给你。”

常五娘道：“韩谷主，你怎么说？”

韩翔摊开双手，说道：“我实话实说，你们两位我都得罪不起，我只能谁也不帮。”

常五娘说道：“韩谷主，你是料准我打不过东方亮，是不是？”

韩翔道：“两位最好莫伤和气！”

常五娘冷冷说道：“韩谷主，既然你不肯帮我，那就让我死在你这里好

啦！”说话之时，手上己是拈着一枚毒针，针尖对准自己喉头。
韩翔叫道：“五娘，千万不可！”
常五娘道：“我死了，免得令你为难，不很好么？哼，你不肯帮我，有人会帮我的！”
韩翔当然懂得她所说的“有人”是什么人，心里想道：“她寻死觅活，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倘若她当真死在断魂谷，她的老相好唐二先生岂能不来找我的麻烦？”
要知四川唐家素有“天山暗器第一家”之称，“唐二先生”唐仲山正是四川唐家的人，他的哥哥唐伯山已经去世，唐家目前辈份最高的人就是他了。莫说韩翔惹他不起，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对他也得忌惮几分。韩翔没想到常五娘这样撒泼，不觉被她吓得慌了。
东方亮却是神色自如，淡淡说道：“五娘，你要抢走蓝玉京，不怕武当派的人找你算帐吗？”
常五娘装得神色凛然，亢声说道：“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东方亮嘻嘻笑道：“不错，死人当然是不用害怕的，但假如有人知道你不是死人呢？”
常五娘暗吃一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东方亮道：“我不相信你听不懂，你敢跑来断魂谷，不就正是因为别人已经把你当作死了吗？死人再加上了易容术，你就可以在江湖上大摇大摆了。”
东方亮揭破了她的秘密，常五娘不觉也是惊得呆了。
东方亮哈哈一笑：“五娘，别再寻死觅活了，咱们还是正正经经的做一宗交易吧。”
说罢，回过头来，对韩翔道：“韩谷主，这老和尚和我的把弟暂且都交给你，请你妥为照料，待我和五娘谈了再说。交易纵然谈不成功，我也不会令你为难。”
韩翔求之不得，说道：“这样最好不过。”当下便即叫人把慧可和蓝玉京抬走，他也跟着走出了环翠阁，剩下来的就只有常五娘和东方亮了。
常五娘惊疑不定，问东方亮道：“你到底听到了一些什么谣言？”
东方亮道：“没什么，我只是在路上碰到了牟一羽。”
常五娘道：“那又怎样？”
东方亮道：“也没怎么样，只不过我知道你好像也曾经碰上牟一羽。”
常五娘道：“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心中甚是思疑：“牟一羽和东方亮是对头人，按说他是不会将我的秘密告诉东方亮的。”
东方亮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你不必管是谁告诉我的，总之我知道你是想用假死来行瞒天过海之计。”
常五娘是个老江湖，尽管心中恐惧，神色却是丝毫不露，冷冷说道：“小猴儿，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东方亮笑嘻嘻道：“五娘，听说你和武当派的新掌门人牟沧浪也有一手，是真的吧？”
常五娘斥道：“臭小子，乱嚼……”
“舌头”二字未曾吐出，东方亮已是收起嘻笑，正容说道：“五娘，你不是正人，我也不是君子，大家还是实话实说的好，否则这宗交易就没法说下去了。”

常五娘心头一凛，道：“ 好，你说下去。 ”

东方亮又再恢复轻松的表情，笑道：“ 五娘，你不害怕武当派的人找你算帐，除了你以为你的假死可以瞒得过无色等人之外，大概还因为牟沧浪曾经是你的相好吧？不错！按情理而论，他是应该顾念往日的情份的，但恐怕你还不能有恃无恐呢！ ”

常五娘越听越是吃惊：“ 不知他究竟知道了多少？ ” 当下装作一副不在乎的神气说道：“ 小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必胡猜老娘的心思。 ”

东方亮却好像看破了她的心思，哈哈一笑，说道：“ 我知道你的事情恐怕会比你估计的多，我知道武当派无极长老被害一事，虽然不是你下的手，但却和你有关；我还知道你是害死武当派俗家弟子两湖大侠何其武的主凶！ ”

常五娘纵然力持镇定，此时也不禁面色大变了，涩声说道：“ 你知道又怎么样，我要是害怕别人恐吓，早就给人吓死了，还能活到今天？ ”

东方亮笑道：“ 五娘，你误会了，如果我对你有恶意的话，我还会找你谈交易么？我并非恐吓你，只是为你着想。 ”

常五娘道：“ 多谢。我倒想知道你怎样为我着想？ ”

东方亮道：“ 这两件案子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要是给人知道和你有关，牟沧浪也保护不了你。这还只是假设牟沧浪对你仍然有情有义而言，假如他为了要巩固新掌门人的地位，说不定他还会牺牲你呢。 ”

常五娘本来就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听了这点，心里也认为他说得有理：“ 牟沧浪新任掌门，他的确是必须为武当派立一大功，方能巩固权位。 ”

常五娘想到这层，不觉不寒而栗，说道：“ 你有办法教我对付牟沧浪？ ”

东方亮道：“ 教字不敢当，我的本事也对付不了牟沧浪。但要令得牟沧浪对你有所顾忌，倒是不难。 ”

常五娘道：“ 愿聆高见。 ”

东方亮道：“ 莫说高见，低见也没有。 ” 常五娘方自一怔，只听得东方亮已在继续说道：“ 你要知道，叫牟沧浪对你有所顾忌，这并不是空发议论就可做到的。但我为什么要说给你听？ ”

常五娘道：“ 哦，原来你是用这个和我交易，那我就要先看一看，你要的是什么，我得到的好处又有多大？ ”

东方亮道：“ 这宗交易，有你的便宜呢。你只要把蓝玉京让给我，你就可以一举两得。 ”

能令牟沧浪对她有所顾忌，这是东方亮已经说过了的，常五娘问道：“ 另一得又是什么？ ”

东方亮没有直接回答，却忽地似笑非笑他说道，“ 唐二先生年已七旬，在世上料也活不了几年了。即使他老而不死，你也有手段哄得他服服帖帖的，对吗？ ”

常五娘道：“ 你扯到老头子的头上是什么意思？ ”

东方亮道：“ 没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是，在今后的日子，你是大可以不必再顾忌唐二先生对你的管束了。 ”

常五娘冷笑道：“ 在今日之前，我也无需害怕受他拘束。 ”

东方亮笑道：“ 好，那么我就可以说到正题了。撇开老头子不谈，如果只许你有一个姘头，你愿意要牟沧浪还是愿意要戈振军？ ”

常五娘道：“ 呸，你胡说什么？ ”

东方亮笑道：“ 不必假惺惺了，何其武昔日的大弟子戈振军，就是新近

升任武当派长老的不岐道人，你和他不是也有一手的么？”

常五娘软了下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东方亮道：“论地位是牟沧浪高，论年纪是戈振军轻，我看你是两个都舍不得吧？但不知他们两个，哪个对你好些？”常五娘默然不语，心里想道：“只怕两个都是一样……一样的寡情薄义。牟沧浪固然是早已不敢沾惹我，戈振军避开我亦有十六年了。”

东方亮斜着眼儿看常五娘，似笑非笑说道：“戈振军对你怎样，我不知道，但依我看来，你若是想和牟沧浪重拾旧欢，却恐怕是很难了！”

常五娘红了粉脸，嗔道：“谁说我要和牟沧浪重拾旧欢？你以为他当了掌门，我就要去勾引他么？哼，老娘还不至于这样下贱！”

东方亮笑道：“你若是舍得放弃牟沧浪，那就最好不过。这宗交易，咱们也可以谈下去了。不过你因何不问，为什么我敢断定牟沧浪不会与你重拾旧欢？”

常五娘道：“我根本没有那个打算。”

东方亮道：“但你不想知道内里因由？”

常五娘一向是以自己有迷惑男人的魅力而自负的，但如今她己是徐娘半老，却是难免有了自卑感了，自卑的另一面是自尊，正是由于这份矜持，她才不敢细问根由的。

但不敢问并不等于不想知道，东方亮既然这样说，她就装作无可无不可他说道：“好吧，那我就问一问你，他是为了什么？”

东方亮道：“那是因为他喜欢的是另一个女人！”

常五娘佯作不在乎的神气道：“他和妻子一向恩爱，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只可惜他的妻子已经死了。”

东方亮道：“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他在娶妻之前已经是和这个女人热恋的了。”

常五娘道：“那他为什么不和这个女人成婚？”

东方亮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或者是因为父母之命难违吧。但我知道，直到如今，他对这个女人还是余情未了！”

常五娘妒火中烧，说道：“这个女人是谁？”

东方亮道：“是个身份很不寻常的女人。”

常五娘道：“究竟是谁？”

东方亮道：“这你就不必管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他和这个女人不但是有私情，而且还有了一个私生女儿！”

常五娘骇然道：“真的？”

东方亮笑道：“莫说你不知道，当今之世，知道他们这个秘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人！这个秘密倘若揭露出来，恐怕江湖都要为之震动，受影响的不只一个牟沧浪呢！”

常五娘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是要拿这个秘密和我交换。”

东方亮道：“不错，你拿了他这个把柄，就等于拿了一张护身符了。还怕他敢对你怎样？”

常五娘暗自思量：“牟沧浪怕我将他的秘密抖露出来，即使他知道我和那两件案子有关，又知道我是假死，谅他也不敢把我拿回武当山审问。”

东方亮见她神色不定，说道：“五娘，这宗交易对你有利无害，何用犹疑？”

常五娘忽道：“ 不对！ ”

东方亮道：“ 什么不对？ ”

常五娘道：“ 第一、我怎知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连那个女人的名字都不肯告诉我！第二、即使是真，牟沧浪难道不懂得杀人灭口么？ ”

东方亮道：“ 第一、你答应和我交易，我当然会告诉你多一些，而且还有一件实物给你作为凭证。第二、如果他知道杀了你也不能灭口，他就不敢杀！以你这样聪明，难道连一种简单的法子都想不出来？ ”

常五娘心道：“ 不错，我可以告诉他，也已经预先留下密函，藏在唐家，我一死，他的秘密就会揭露出来。 ”

东方亮续道：“ 你说的只有第二，我说的还有第三。第三，我给你的那件事物，他一见就知你已经留有后着，决计不敢杀你！ ”

常五娘道：“ 是什么事物，有这样大功效？ ”

东方亮道：“ 你答应了这宗交易，我自然会给你。 ”

常五娘想了半晌，忽地又摇了摇头。

东方亮道：“ 你还有什么顾虑？ ”

常五娘道：“ 我不知道你的事物是什么，我可舍不得蓝玉京这孩子。 ”

东方亮哈哈一笑，说道：“ 我索性和你讲个透彻吧！你不是舍不得蓝玉京这孩子，你只是要用他来要挟。戈振军是他的义父，你若做了他的义母，戈振军就不敢不依从你了，但你想想，牟沧浪是武当派的掌门，戈振军纵然对你有心，也不敢行差踏错！他害怕牟沧浪比害怕你更甚，你就是得到他的义子，也是无济于事！但相反来说，倘若你已经能够胁服牟沧浪，牟沧浪就反而帮你设法，让你得到戈振军了。 ”

常五娘一咬银牙，说道：“ 好，我就赌这一注吧！孩子给你，你要给我什么，拿出来吧！ ”

东方亮拿出一枚戒指，交给常五娘。常五娘故意说道：“ 玉质倒还不错，却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 ”

东方亮道：“ 你莫看轻这枚戒指，只要你戴在手上，牟沧浪决不敢加害于你。 ”

常五娘道：“ 哦，那它一定是大有来历的了。 ”

东方亮道：“ 牟沧浪曾经送给他的意中人一枚戒指，作为定情之物，和这枚戒指一模一样。 ”

常五娘道：“ 一模一样，也还是赝品。 ”

东方亮道：“ 你只要令他知道，他的秘密已经被你知晓，真假也就并无区别了。 ”

常五娘患得患失，半信半疑，说道：“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一丁点儿，怎生应付？ ”

东方亮道：“ 不想给别人知道的秘密，自己也不愿重新提起的。何况你和他的关系又是很不寻常，纵然他心里有多少惊疑，他也不会盘问你的。顶多问你一句：“ 这枚戒指，你是怎样得来？ ”

常五娘道：“ 那我怎样回答？ ”

东方亮道：“ 不用回答，只须念两句诗。 ”

常五娘道：“ 还要念诗呀？ ”

东方亮道：“ 很易记的，你听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

常五娘跟着念了一遍，说道：“ 这两句诗又有什么来历？ ”

东方亮道：“你问得太多了！你若是不敢相信我，这宗交易就算拉倒！”

常五娘暗自思忖，不和他交换，自己也没有本领把蓝玉京从他的手中夺过来，只好说道：“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若骗我，我也会将你的秘密揭露出来。我想，你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蓝玉京是落在你的手中吧！”

东方亮哈哈笑道：“彼此彼此，那你可以放心走了，祝你称心如意。”

常五娘笑道：“你可以从蓝玉京的手上取得武当派的剑法，好处也不小啊。好，彼此彼此，我也祝你称心如意。”

常五娘的影子已经在他眼前消失，东方亮的心转向远方。

他心中默念：“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想道：“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我未尝过，我也不想似曾相识燕归来。”

他正自遐思，只见韩翔已经从地道走出来，笑容可掬地说道：“毒娘子走了？”

东方亮道：“你放心吧，各得其所，交易而退，她是不会再来麻烦你了。”

韩翔忽地说道：“我一直不懂你为何肯帮我这样大的忙……”说至此处，停下来看东方亮的面色。

东方亮微笑道：“常五娘刚才和我说的话，想必你已经听见了？所以，现在你懂了！”

韩翔道：“对不住，我本是无心偷听你们的说话的。但我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蓝玉京是你的义弟，你要和他交换武功，似乎用不着设这圈套？”

东方亮不置可否，韩翔自作聪明地继续说道：“少林武当，源出一家，你是怕他留在少林学艺，不能出来，又或者是害怕给武当派的人知道这件事情，禁止蓝玉京和你来往。”

东方亮仍然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气，说道：“你喜欢怎样猜想就怎样猜想，恕难奉告。”

韩翔道：“不管你是为了什么原因，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么多的忙，我都是一样感激你的。就不知怎样报答你才好。”

东方亮道：“我早已说过，用不着你的报答。”

韩翔道：“东方兄弟，你武功超卓，年少有为，陆志诚那班人又是你姨父的旧部下，如果你愿意做绿林盟主，韩某衷心拥戴，甘愿为你执鞭随镫！”

东方亮哈哈大笑：“你看我是做绿林盟主的料么，再说我也没有闲功夫当强盗的头子！嘿嘿，多谢你提醒我，有一件事情我还未曾帮你做到。不过，你可以放心，那面金牌，迟早我会交给你的。但你可不能催我。”

韩翔喜在心里，脸上却佯作惶恐的神气说道：“东方少侠，你别误会，我并不是借题发挥，催你替我办事。我是真心真意的感激你，佩服你，拥戴你……”

东方亮把手一挥，截断了他的话，说道：“我知道了，你的好意我也心领了。现在我只想请你做一件事情。”

韩翔道：“请吩咐。”

东方亮道：“请你按照我的安排，好好照料慧可大师和我的义弟。你先去看看他们醒来没有？”

韩翔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说道：“少侠放心。我会恰到好处的照料你的义弟的。”特别强调“恰到好处”这四个字，脸上露出一丝狡狯的笑容。

东方亮看着他走入地道，不觉有点内疚于心，心道：“京弟，我本来不想继续再骗你的，我这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谁叫你的武当剑法如此神妙，

令我好像着了鬼迷，无可抗拒。唉，反正人家都已怀疑我了，这就好比和尚吃肉，一件是秽，两件也是秽，偷学一招和偷学十招，这其间其实并无区别！”

原来他是个嗜武成狂的人，他和蓝玉京钻研了七天剑法，学到手的不过几招！这几招也还未能说是尽悉其妙，当真是越学越觉得太极剑法的奥妙无穷，就好像是沉迷于某一种嗜好，业已上了瘾一般，怎样也舍不得放弃了。

不过，他安排这个陷阱，却也并非完全是为了偷学蓝玉京的剑法。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上看花，别有一种朦胧之美，在百花谷的时候，西门燕就最喜欢与他在月下看花。眼前这个花园虽然也是花团锦绣，但人工造成的花园却怎比得上念青唐古拉山圣女峰上的百花谷。

唉，他对不起的人岂止一个蓝玉京？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姨母，你别怪我出卖你的秘密，若非如此，我可对付不了牟沧浪。我是在师父面前立过誓，一定要打败武当派本领最高的高手的，力敌不成，智取也可。”原来他的种种“安排”，包括假手于常五娘去对付牟沧浪的计划在内，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要完成师门三代相传的‘压倒武当”的心愿。

他自己安慰自己：“姨母或者对牟沧浪尚是余情未了，但姨父地下有知，他又会怎样想呢？何况说来也是牟沧浪对不住姨母。姨母，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你出一口气啊！”

但他对西门燕又该怎样解说？

他只好苦笑了，心道：“表妹，你也休要怪我，我早已和你说过，天鹅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蓝玉京好像做了一个恶梦，在梦中醒来了。

眼前一片漆黑，他发觉自己是被囚在一个暗室之中。

蓝玉京定一定神，隐隐听得好像有人呼吸。

“谁在这儿？”

那人也在同时说话：“小京子，你醒来了。”

蓝玉京喜出望外，说道：“慧可大师，原来是你。东方大哥怎么样了？”

慧可道：“我不知道，我也是刚刚醒来的。”

蓝玉京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这间暗室也并非黑漆一团的，四面的石壁虽然没有开窗，但缝罅仍有微弱的光线透进来。他聚拢目光，可以看得见慧可在盘膝打坐。

蓝玉京大叫：“你们这班强盗干嘛把我关在这里！”

慧可干咳一声，说道：“没有用的，你喊破喉咙他们也不会理你。”

谁知语音刚落，石壁忽然开了一个洞口，有人把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推进来，蓝玉京把盖子揭开，竟然是热腾腾的饭菜，还有一壶酒呢。

蓝玉京骂道：“我可不是你们的囚犯，不吃你们的囚饭！”

外面的人笑道：“你这位少爷可是真难伺候，香喷喷的烧鸡，珍珠粒的白米饭，天下能有这样好的囚粮？我是奉谷主之命送来的，吃不吃随便你们。”

洞口大概是给那个人在外面堵上了，牢房又复归于黑暗。

慧可说道：“别赌气，不吃东西会饿坏的。”

蓝玉京也觉得肚子饿了，说道：“这贼谷主诡计多端，还有
那个妖妇帮他，怎知他们的食物有没有毒？”

慧可说道：“反正咱们已经中了那妖妇人的毒了，大不了也不过是像现

在的样子，使不出气力，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的。”

蓝玉京已经没有刚才那样愤怒了，一想慧可之言有理，对方若要害死自己，此际已是无须下毒。

慧可道：“依我看西门夫人总要设法救东方亮的，咱们并非完全没有脱险希望。但你若不吃东西，可就等不到那一天啦，”

蓝玉京道：“大师说得是。”当下和慧可把那盒饭菜分而食之，吃得干干净净。那壶酒则是慧可独自享用了。

慧可把一壶酒喝得干干净净，抛开酒壶，哈哈笑道：“要是每天都有一壶美酒给我，老和尚就是在此间坐化，那也算不了什么。”

蓝玉京可不能像他这样处之泰然，他吃饱肚子，气力长了几分，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足，走到墙边摸摸，墙壁凹凸不平，似乎是天然的岩石，他藉着缝罅透进的光亮，定眼望上去，只见屋顶也并不是平坦的石块。

“咱们所处的牢房好像是山洞改建的。”蓝玉京说道。

慧可说道：“别胡思乱想了，是山洞改建的咱们也不能搬开封洞的石头。”

蓝玉京默然不语，心想要是西门夫人不来，或者她虽然来了，却不知道我和慧可大师关在这里，那么能够获救的也只是东方大哥罢了。慧可大师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还只有十六岁，他无所谓，难道我也要在这黑地狱过一世么？”

他气愤难下，“砰”的一拳打出去，打在石壁上，痛得掉下泪来，只能忍住叫喊。

慧可歉然道：“都是老僧拖累了你。”

蓝玉京道：“是我自己要跟你来的，怎怪得你，我犯愁的是，不知等到何时，方得重见天日。”

慧可道：“既来之，则安之。”重新盘膝打坐，念偈语道：“富贵如浮云，劫难如幻梦。有相亦无相，毋优毋惊恐。”

偈语中有蓝玉京师祖的道号，蓝玉京心头一动，想道：“师祖授与我的内功心法，似乎也有顺其自然的说法。那两句是什么？嗯，任彼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不为敌势所慑，敌势反为我用。对，这是四两拨千斤的诀窍。还有呢？太极圆转，无使断缺，意在剑先，绵绵不绝。武功之道，不拘一格，天地万物，皆足以法。唉，师祖所授的剑诀和心法当真是精深博大，只可惜东方大哥不在身旁，有一些我还未能参透的却是无人指点了。”

他从慧可所作的偈语想到了师祖的内功心法，慧可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但慧可在这同时，却也是不禁心念一动，想起了一件他未曾想过的事，说道：“小京子，刚才那一拳你是打在石头上的吧，你的气力已经恢复了？”

蓝玉京苦笑道：“差得远呢，我未下武当山的时候，绵掌功夫还未练成，已经可以击碎石头，但如今，唉……”不言而喻，他是因为刚才这一拳，自己的拳头反而给石头碰到几乎碎裂而叹气了。

慧可道：“这怎么能够相比，你现在是已经中了毒的，如果是我的拳头和石头碰击的话，骨头恐怕早已碎了。”

蓝玉京道：“或者是因为大师所中的毒较深之故。”

慧可道：“恐怕不仅是这个原因，即使我中的毒较深，但我已经练了四十年以上的内功了。”

说罢，若有所思，半晌，叹口气道：“内功最重心法，我练了几十年内功，尚未得窥上乘心法，因此我的功力纵然比你深厚得多，但若一旦被人用

药物化去功力，要重新恢复，可就比你难了。嗯，可惜我在少林寺做了二十多年和尚，却是如入宝山空手回。早知有今日之事，我是应该向痛禅方丈请教内功心法的。”

蓝玉京道：“其实，我也是在不久之前方始得师祖传以内功心法的。”

慧可叹道：“这就越发显得武当派的内功心法确是奥妙无穷了。武当源出少林，张真人采少林之长，所创的内功心法，只怕比少林现有的内功心法还胜一筹。”

蓝玉京心中一动，道：“慧可大师功力深湛，要是他肯练师祖传给我的内功心法，说不定可以助他早日恢复如初。不过，我若明言，恐怕他绝对不肯接受。”

便道：“慧可大师，我的武学造诣甚浅，不知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

慧可道：“你要我帮什么忙？”

蓝玉京道：“说来惭愧，师祖传给我的内功心法，没人给我讲解，这两个月来，我都是自己摸索的，可惜我悟性不高，却是难以无师自通。请你给我指点一二，可以吗？”

慧可道：“你若还说悟性不高，天下就没有悟性高的了。不过上乘内功心法的奥妙，纵然是绝顶聪明的人，学力不足，也确是难以全部领悟。”他一面说话，一面心里思量：“这孩子悟性奇高，倘若我能助他练成内功心法，纵然还是未能脱险，也总比较好些。”

蓝玉京道：“大师，我把内功心法背给你听，务必请你指点。”

慧可道：“你说给我听不打紧，但你必须紧记，内功心法是不能传给外人的，不管那个人和你的交情是怎样要好！”

蓝玉京道：“我知道。但这是我有求于大师，并非……”

慧可哈哈一笑，打断他的话道：“你是怕我为避嫌疑，不敢和你参详贵派的内功心法么？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蓝玉京道：“是。若因世俗之见面避嫌，也是一种执著。大师乃得道高僧，自必无此执著。”

慧可笑道：“你这小猴儿倒是很懂得给人送高帽呢。但这与得道不得道无关，我老实告诉你吧，即使我心怀不轨，想趁这个机会，偷学贵派的内功，那也是决计学不成功的。你懂不懂？”

蓝玉京似懂非懂，不敢搭话。

慧可道：“我看你还不是真懂。我问你，在一张自纸上写字容易，还是在一张已经写满了字的纸上写字容易？”

蓝玉京这次懂了，笑道：“在写满了字的纸上，根本就没有落笔之处。”

慧可道：“我已经学了四十多年的内功，若要改学别派内功，首先就得把所学的忘得干干净净，才能从头学起，这就好比要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漂白了才能落笔一样。恐怕再用四十年的功大都不成，老僧可没有一百岁的命。”

蓝玉京本来是想帮慧可恢复功力的，此时方始知道自己所想的竟是完全不切实际。这么一来，仅是自己得益了，心里不觉有点过意不去。

慧可道：“你听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吗？”

蓝玉京道：“这话是孔夫子说的吧？”

慧可道：“不必管谁人说的，道理都是一样。我虽然不能再学贵派的上乘内功，但得闻上乘的内功心法，心中是同样得到‘闻道’的喜悦的。”

少林武当同源异流，慧可在少林寺多年，虽然没学少林寺的内功，多少也能领悟其中妙处。他的武学造诣之深，更是远非蓝玉京所能企及。蓝玉京把自己所碰到的修习内功心法的疑难之处，提出来一一向慧可请教，有的慧可立即便可解答，有的他暂时不能解答，想了一晚，第二天也总可以使到蓝玉京获得满意的答复。

黑牢中不知月日，但外面的给他们送饭却是有规律的，早午晚每天三次，从送饭的次数推算，大概也可以知道过了几天。

蓝玉京开始修练内功心法，最初三次，功效甚为显著，第三天估计已经恢复了两成功力，但后来的进度又慢下来了，到了第七天，估计所恢复的功力也还是两成多点，三成未到。

其中的原因是不难猜想得到的，那是在送给他们的食物中混有“适量”的酥骨散之故，这个“适量”即是差不多可以抵消蓝玉京每日练功所增的功力。至于慧可的内功则是早已被化掉的，食物中是否含有酥骨散，对他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但还有一点，令得慧可想不明白的是，如果说蓝玉京修炼内功的事已经给韩翔、常五娘知道的话（他以为常五娘还在此间），为什么不加重酥骨散的份量，令他徒劳无功？却要仍然让他每天多少有点进展？

原因猜不出来，但每天有点进展，总胜于完全没有进展，蓝玉京也就继续练下去了。

还有一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蓝玉京随身佩带的宝剑，并没有给他们缴去。

因此，蓝玉京在修炼内功之余，也恢复练习太极剑法。

太极剑法，慧可却是没法给他“指点”了。不过慧可是个武学大行家，虽然在剑法上不能给他教益，却也可以看得出来，太极剑法和武当派的内功心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剑法必须有内功为辅，而练剑法也是同时在练内功。

这一日蓝玉京在练了六八招剑法之后，碰到疑难，他凭着自己的悟性自行修改义父以前所教的剑法，修改几次，总是未能满意。

他翻来覆去的吟那四句剑诀：“太极圆转，无使断缺，意在剑先，绵绵不绝。”苦苦思索，连那天外面送来的早饭都忘记吃了。

慧可心里也默念四句剑诀，忽地说道：“依我看贵派的剑诀和心法是相通的，可惜太极剑法深奥无比，我无法与你切磋，否则，你的剑法练成，内功心法也定可豁然贯通。”原来内功心法也是越练下去，越发现新的“奥妙”的，慧可在第一个阶段，可以做蓝玉京的老师，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开始感到有点吃力了。

蓝玉京正自心想：“可惜东方大哥不在这儿。”只听得慧可也在喟然叹道：“可惜他们没有把东方亮和咱们关在一起。”

蓝玉京一愣，说道：“你怎么知道东方大哥懂得太极剑法！”

慧可也是一怔，先问他道：“你这么说，敢情你曾经得过东方亮指点你的剑法？”

蓝玉京道：“是呀。他曾经和我拆过七天剑法，令我得益不少。可惜拆了七天，也只不过通了七八招。”

慧可道：“当时你和东方亮是尚未相识的吧？”

蓝玉京道：“不错。我是到了要和他分手的时候才和他互通名姓的呢。”

慧可道：“那你也太容易相信人了。”

蓝玉京道：“其实他早就在碰见我之前，已经见过太极剑法的了。他曾

在武当山与我的师父比过剑法，后来，现任的掌门人无名真人都曾和他比过三招呢。不过，当时我已经下了武当山，却是没这眼福目睹了。”他是怕慧可说他把本门剑法私授外人，是以作了这番解释。

“东方大哥的聪明真是人所罕及。”蓝玉京说道。

慧可道：“你说得不错，我虽然未见过他，也知道他是聪明绝顶。”

他没有回答蓝玉京的问题，但蓝玉京以为东方亮大闹武当山一事，慧可在少林寺之时料想亦已知道的了，自己和东方亮是结拜兄弟，知道他猜得中东方亮曾经指点过自己剑法那也不足为奇了。

他可不知，慧可是从另一个“源头”猜中东方亮懂得太极剑法的，这个“源头”就是曾经令他一度倾倒的西门夫人。但此际却是不想和蓝玉京细说了。

两人各怀心事，就在此时，忽听得外面韩翔的声音说道：“太极剑法有什么稀奇，你以为非东方亮就不能指点你吗？”

蓝玉京冷笑道：“好，那就请韩谷主进来指点我几招！”他还未恢复三成功力，自忖是未必胜得过韩翔，但仗着精妙的剑法，弄个两败俱伤，也好出一口乌气。“大不了是一死，能刺他一剑也是好的。”蓝玉京心想。

韩翔哈哈大笑，说道：“指点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用得着我亲自出马？我手下随便哪一个都可以指点你！”

在韩翔的笑声中，牢房的“屋顶”突然开了个口，跳下一个人来。

这个牢房，果然一如他们所料，是一个天然的山侗所改建而成的。山洞的上方不知设置了什么巧妙的机关，可以把两块巨石拉开少许，人一跳下来，打开的缺口又复合了。

缺口打开时，牢房比较光亮，那个人年纪似乎不大，穿着一身黑色衣裳，脸上也蒙着黑巾，蓝玉京喝道：“你是何人，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那人一声不响，只是缓缓拔剑出鞘。

韩翔的声音却在山洞的上方说道：“你管是谁，只要你能够胜他一招半式，我就放你们两人出去。”

蓝玉京道：“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进招吧！”

蒙面人把剑尖虚点两点，用意显明，是让他先行出手。

蓝玉京并非无知少年，见这蒙面人俨然名家气派，倒也不敢轻敌，便道：“好，你是来指点我的，那我就献拙了。”剑尖划了一道圆弧，第一招用的是表示礼貌的太极剑的起手式。

虽然是“起手式”，但所划的圆弧，却是合乎“太极圆转，无使断缺”妙理，内中藏着虚实相生的奥妙。

蓝玉京正自心想：“你的武功比我好那不稀奇，我倒要看你怎样指点我的太极剑法？”

心念未已，那人已经接招，同样也是划出一道圆弧，但方向相反，竟然毫不费力的就把蓝玉京的起手式化解了。

蓝玉京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人果然是懂得太极剑法！”从起手式迅速变出“两仪相生”、“四象循环”、“六合混同”、“八卦循环”等招，一个个剑圈划出来，当真是做到了“意在剑先，绵绵不绝。”

那人见招破招，见式破式，随手划圈，大圈圈，小圈圈，正圈圈，斜圈圈，他所划的每一个剑圈都是套向蓝玉京划的剑圈，蓝玉京也不知他用的那些招数是什么名堂，但却深知那人的剑招都是合乎太极剑理的，亦即是说，

那人随手使出的剑法，已是达到不求“形似”而得“神似”之妙了。正是：

机关时参求神似，祸福相依却未知。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身陷囚牢成绝学 客奇蒙面创新招

蓝玉京惊疑不定：“ 这人的太极剑法似乎比东方大哥还要高明。 ”忽然发现，这个人的身材和东方亮也好像差不多。不过，他当然不会疑心这个蒙面人就是东方亮的。

他把曾经得过东方亮指点的八招剑法逐一施展出来，蒙面人也都轻描淡写的一一破解，破解的手法也是和东方亮的手法大同小异。不过，蓝玉京仍然是一点也没起疑。因为剑理既然一样，“ 大同 ”就无足为怪，“ 小异 ”则是由各人的领悟不同造成的，从不同的角度去领悟剑理，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创意了。

不知不觉，蓝玉京已经使到了第六招，这一招名叫“ 三转法轮 ”，接连三个剑圈，威力一浪高于一浪。蓝玉京转到第三个剑圈时，那蒙面人好像有心卖个破绽，剑圈突然缩小，让蓝玉京的剑圈将它套着，剑圈缩小，反击的力量却加强了。一个“ 抽撤连环 ”，蓝玉京的剑几乎被他绞得脱出手去。而且双剑还未相交，令得蓝玉京的宝剑几乎脱手的，只是对方顺着剑势的那股牵引之力。

那蒙面人，绞不脱蓝玉京的剑，也是好像有些诧异，微“ 噫 ”一声。

慧可盘膝坐在地上观战，忽他说道：“ 欺负人家的功力不足，那也算不得怎样高明。 ”不过，蓝玉京却是心里明白，对方其实也只是用上少许内力的。要是对方用上全力，见面的第一招，他的剑只怕就要给对方打落了。

那蒙面人并不分辩，只哼了一声。

说时迟，那时快，蓝玉京已经使到了第七招，这一招名为“ 颠倒阴阳 ”，一招之中，藏着几个变化，那蒙面人一个椭圆形的剑圈罩下来，只听得“ 啪 ”的一声轻响，双剑相交，这次蓝玉京的剑是给他绞得脱手坠地了。

但令得蓝玉京惊异的还不仅是宝剑脱手，而是在双剑相交之际，他发觉对方用的竟然是把木剑！

对方的用意显然可知，他是恐防误伤了蓝玉京，这才不用真刀真剑的。

殊不知蓝玉京固然惊诧，对方的惊诧也是不在他下。原来蓝玉京在和东方亮分手之后，在这一招剑法上又凭着自己的悟性，创造了新的变化。

那蒙面人暗暗叫了一声“ 惭愧 ”，心里想道：“ 他的悟性的 ”确是在我之上，这一招变化的奇特连我都意想不到，认真说来，我还不能算得是在太极剑法上胜了他。 ”

原来他对蓝玉京这一招“ 颠倒阴阳 ”的变化，熟悉已极，他本来以为可以不必让蓝玉京的剑碰上，只凭剑势的牵引，就可以把蓝玉京的剑绞脱手的，哪知蓝玉京突然来了一个新的变化，结果还是避免不了双剑相交。不过，他用的内力仍是拿捏得恰到好处，恰好和蓝玉京目前所能发挥的内力相当。倘若稍为“ 过份 ”的话，蓝玉京也就难免受伤了。

这刹那间，两人都是不觉呆了一呆。

在山洞上面的韩翔哈哈笑道：“ 小子，你服了吧？ ”

蓝玉京心念一动，亢声说道：“ 我的太极剑法才不过使了七招，而且我这最后一招，最多也只能说是输了一半。 ”

韩翔道：“ 此话怎讲？ ”

蓝玉京笑道：“ 你不懂吗？你不懂可以问他！嗯，对啦，你好像说过他是你的手下的，怎的你却会反而不懂？ ”

那蒙面人自从进入牢房之后，一直没有作声，此际他已是给蓝玉京逼得非要说话不可的了（假如他真的是韩翔手下的话），但他仍然默不作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韩翔倒也似乎颇有涵养，哈哈一笑，说道：“你不服，那也无妨，明天他还可以再来。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蒙面人走后，蓝玉京对慧可道：“奇怪，断魂谷里怎的会有一个精通太极剑法的人物？我想，他决不是韩翔的手下。”

慧可若有所思，半晌方始张开眼睛说道：“我也觉得奇怪。”

蓝玉京道：“慧可大师，你见多识广；看得出这人是什么来历？”

慧可道：“我不懂太极剑法的奥妙，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来历。只看得出一点，他对你似乎并无恶意。”

蓝玉京道：“不错，他本来可以伤我的，但他用的只是一把木剑。”

慧可点了点头，说道：“如此说来，你倒是不妨真的请他指点了。”

蓝玉京道：“有一点我可是猜想不透，为什么韩翔要找这样一个人来和我比剑？”

慧可道：“你是不是怀疑这个人的用意乃是要偷学你的剑法？”

蓝玉京道：“但他的太极剑法其实比我还要高明。”

慧可过了一会，忽地问道：“你觉得他的剑法比东方亮怎样？”

蓝玉京道：“好像比东方亮还要高明一点。”

慧可道：“那么你也可以从和他的比剑当中得到益处的了？”

蓝玉京道：“我想是的。如果他是真心愿意指点我的话。”

慧可道：“既然能够得益处，那你也不必多费功夫去胡猜了，反正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的。”说罢，他就盘膝静坐，状如老僧入定了。

第二天那个蒙面人果然又再来了。

这一次蓝玉京在使到“颠倒阴阳”那一招的时候，他的宝剑可就不能碰上那蒙面人的木剑了，那蒙面人改了手法，剑出如矢，从蓝玉京的剑圈中穿出来，一下子就点中蓝玉京的脉门，“ ”的一声，蓝玉京的宝剑落地了。

蓝玉京最得意的一招本来是“白鹤亮翅”，自从和东方亮分手之后，他在这一招上又已悟出了三种颇具创意的变化，本来他准备用这一招看那蒙面人如何破解的，但此时他却忽地有了新的想法，把原来的主意改了。

蒙面人露出一对眼睛，双眸炯炯地注视他，好像没有要走的意思，蓝玉京忽地感觉这种眼光好似有点“似曾相识”，但随即便在心中哑笑：“我真是胡思乱想了，怎可能是我想要见的人呢？”

他拾起了宝剑，说道：“你的剑法是比我高明，但韩翔说过你是可以指点我的，你是否愿意指点我？”

蒙面人不作声。

蓝玉京道：“好，那就请你指点我吧。”一招“星海浮槎”使出，这一招是他未曾和东方亮拆解过的。

这一招乃是他的义父不岐所授，其实是抽去了太极剑法的精髓，似是而非的。蒙面人破他这招易如反掌，一个照面，就把他的剑打落了。

蒙面人等待蓝玉京拾起宝剑，便即依样画葫芦的使出这招“星海浮搓”，手法和蓝玉京刚才所用的完全一样。

蓝玉京怔了一怔，登时醒悟：“敢情他是在教我如何修改错误！”念动

招发，就用蒙面人刚才破他这一招的手法应付。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紧要关头，蒙面人的剑势稍为改变，剑锋弹起三个圈圈，圈里套圈，一下子就把蓝玉京的宝剑绞脱了手。

如是者攻守互易，反复拆解，待到牢房里连微弱的光亮也消失了，蒙面人方始出去。他出去不久，外面的人就把晚饭送进来了。蓝玉京这才知道，这一招，已经是足足练了半天。

蓝玉京在脑子里重温刚才练这一招的各种变化，拿着筷子比划，连饭也忘记吃了。

慧可道：“怎么样？”

蓝玉京道：“得益不少。”

慧可笑道：“我虽然不想学太极剑法，但在旁观看，也是得益不少。不过，却无须弄到废寝忘餐的地步，反正他明天还会再来的。”说罢，举起筷子把蓝玉京正在拿来比划的筷子按下，蓝玉京全神浸注于剑法之中，不知不觉地生出了本能反应，筷子反手一圈，把慧可的筷子夺了过来。

慧可笑道：“恭喜你自己悟出了新的变化。可以吃饭了。”

第二天那蒙面人来得更早，他们刚刚吃过早饭，他就来了。

蓝玉京仍然和他练这一招，把昨天所悟的变化使出，蒙面人“噫”了一声，这次他是只能“化解”蓝玉京的招数，不能把蓝玉京的剑夺出手了。

蒙面人点了点头，表示他这一招大致已是可算得练成功了。跟着练第二招“三环套月”，这一招的变化比“星海浮槎”更加繁复，练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蓝玉京还是未能尽悉其中奥妙。蒙面人退出去了。

第三天却是个下雨天。石壁的缝罅没有光亮透进来，牢房里只听得雨声淅沥。

蓝玉京担心那蒙面人不来，但他还是来了。

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的剑势如何变化，那蒙面人把木剑刺出，嗤嗤有声。

蓝玉京瞿然一省，大喜过望，说道：“你是在教我剑法的同时，兼且教我听声辨器之术？”蒙面人没有回答，招数已经使出，继续和蓝玉京练昨天未曾练好的那一招“三环套月”。蓝玉京对这一招已是熟极而流，一听风声，便知对方的剑势是如何变化。终于在吃晚饭之前，把这一招也练成了。

自此，那蒙面人不论是晴天雨天，差不多都是按时来到，越练到后来，蓝玉京领悟得越快。练了差不多一个月光景，一套太极剑法，差不多都已和那蒙面人拆解过了。

这一日在晚饭过后，蓝玉京喜孜孜的和慧可说道：“太极剑法我只有一招白鹤亮翅未曾请他指点了。”

慧可道：“白鹤亮翅这招在太极剑法中似乎是在前十招之内的。何以你迟到现在还未请他指点？”

蓝玉京道：“这一招是我自认为最得意的一招，无色长老和东方大哥都曾经指点过我这一招的。自从上次和东方大哥分手之后，我在这一招上面也悟出一些奥妙，因此，我想留到最后才向他求教。”

慧可缓缓说道：“老和尚不懂太极剑法，不过看你们练了这么多天，多少也看出了一点因由。”

蓝玉京道：“恕我不大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请大师明以教我。”

慧可说道：“依我看来，你的聪明才智决不在那蒙面人之下，他固然是指点了你，但你也指点了他！”

蓝玉京一愕，说道：“每一招都是他帮我修改错误，怎能说我指点了他？”

慧可笑道：“你没听过教学相长这句话么，他帮你修改错误，他自己在这一招上面也就有了更深的领会了。”

蓝玉京道：“那也不能说是我指点了他啊。”

慧可道：“其实谁也不能说是指点谁，只能说是相互切磋。你使出来的剑法未必就是他本来就会了的，但他的武学造诣比你高，却可以看出你的破绽。所以说，他帮你练太极剑法，你固然得益不少，他得益却恐怕更大！”

蓝玉京默然不语，心里想道：“咦，这些话好熟。啊，对了，是东方大哥也曾说过相似的说话。”

慧可也不说话了，低头若有所思。过了一会，慧可抬起头来，问道：“这一个月来，你的功力恢复得如何？”

蓝玉京道：“恢复得很慢，似乎不到三成。”

慧可道：“那也不算太慢了。”

蓝玉京道：“大师，你呢。”

慧可微喟道：“我……”突然只听得“啪”的一声，他手中的筷子跌了下来。

“我老了，不中用了。”慧可叹道。声音也好像有点抖颤。

蓝玉京吃了一惊，心道：“那也不至于连筷子也拿不稳啊？”他拾起筷子，说道：“慧可大师，你不会是生病吧？”

慧可道：“是有点不大舒服，大概还不至于是生病吧。我胸口作闷，不想吃了。”

蓝玉京叫道：“韩谷主！”

慧可道：“不要惊动他们，何况就算我有病，他们也不会真心给我治病的。你不必担心，我歇一歇，过了今晚或者就会好起来的。你继续用功，琢磨你那一招白鹤亮翅吧。”

谁知过了一晚，慧可的病情似乎更加重了。

牢房里的光线虽然黯淡，但只凭触觉和听觉，也可知道慧可的病情委实不轻，甚至可说是差不多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早饭送来了，慧可连一杯水都没喝。

慧可不许他向韩翔求助，而他又是个完全不懂医术的少年，连应变的经验也都欠缺。

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那蒙面人倒是依时来了。

蒙面人拔出木剑，见他动也不动，似乎颇为奇怪，木剑指一指，虚点四下，好像在问：“你怎么啦？”这回下虚点，其实也是一招高明的剑法。不过蓝玉京却是没有心思去参详了。

蓝玉京心烦意乱，站了起来，说道：“老和尚今天生病，我没心情和你练剑了。”

蒙面人好像呆了一呆，忽地走过去把慧可扶起来在他的嘴巴上一捏。

蓝玉京吃一惊道：“你干什么？”

蒙面人一掌将他推开，慧可的嘴巴已经在他一捏之下张开了，那人把一根约有拇指般粗细的物事纳入他的口中，黑暗中看不清楚，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蓝玉京暗自思量：“看来他并无恶意，说不定他是要替慧可大师治病。”其实即使那蒙面人不怀好意，蓝玉京也无奈他何。蓝玉京的功力不过恢复三

成，武功和那蒙面人差得太远。
　　他的所料果然不差，只见他把双掌贴在慧可的背心，慧可已经恢复了盘膝而坐的姿势。
　　过了半炷香时刻，慧可头上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蓝玉京虽然算不得是大行家，但凭他现有的内功造诣，亦已知道这蒙面人是在把真气注入慧可体内，助慧可通经活络了。
　　再过一会，慧可头上的白气由浓变淡，蒙面人松开手退出牢房。
　　蓝玉京问道：“老和尚怎么样了？”蒙面人只是用木剑一指，意思在说，“你自己去看吧。”“乓”的一声，牢门又关上了。
　　慧可仍在盘膝静坐，蓝玉京不敢惊动他，但听他呼吸的气息已经转粗，料想是好得多了。
　　忽听得外面那个每天给他们送饭的人说道：“那位大爷叫我告诉你，你的朋友会渐渐好起来的，叫你不必担心。”
　　蓝玉京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却忍不住说道：“他又不是哑巴，为什么他自己不和我说。”
　　外面那人当然没有回答。
　　忽听得慧可说道：“要是他肯和你说话，他也不用蒙着脸孔了。”
　　蓝玉京听他声音清亮，大喜，说道：“大师，你醒来了，是不是已经好了一些？”
　　慧可道：“好得多了。那人将他本身的真气输给我，不但帮我驱逐病魔，而且还帮我恢复了一分功力。”
　　蓝玉京道：“那真是太好了。大师，你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了，是吧？”
　　慧可道：“何所见而云然？”
　　蓝玉京道：“你刚才说的那两句话，好像……”
　　慧可道：“你猜错了。我只知道他不愿意给咱们知道他是谁。”
　　蓝玉京道：“那么，依你看，他是不是和咱们相识的人？否则，他何必蒙着脸孔又装哑巴？”
　　慧可道：“是熟人也不稀奇，老和尚少年时曾闯荡江湖，相识的人也不知多少，怎记得清楚？反正他对咱们是只有好意，没有恶意，那也不必去猜测他是谁了。”
　　蓝玉京心里存着疑团，却不作声。
　　慧可道：“你还是想揭穿他的身份？”
　　蓝玉京道：“我即使有这个念头，也没有这个本领。”忽地想起一事，说道：“大师你饿不饿？你已经一个晚上加上大半个白天没吃过东西了。我叫他们给你送稀饭来，好不好？”
　　慧可道：“不必麻烦他们，我也不要吃他们的稀饭。”接着笑道：“我已经吃了一枝最好的人参，怎会饿呢？”
　　蓝玉京恍然大悟，说道：“原来那蒙面人纳入你口中的乃是人参。”
　　慧可道：“不错。一般人只知道长白山的人参最好，却不知在回疆的天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也有人参出产。拿最好的比较，功效只有在长白山的人参之上。我吃的好像是念青唐古拉山所产的人参。”
　　蓝玉京怔了一怔，说道：“你好像说过，东方亮有个姨母是住在念青唐古拉山？”
　　慧可道：“你别胡猜。你以为这枝人参是东方亮从他姨母那里拿来的

吗？”

蓝玉京笑道：“我就是怎样异想天开，也决计不会想到东方大哥的身上。咱们来的那天，不是曾经亲眼看见他被囚禁在那山洞之中的吗，韩翔怎敢不把他的武功废掉就让他出来？”

慧可没有作声，蓝玉京却忽地起了个奇怪的念头：“当然不会是东方大哥，但倘若是他的话，这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倒是都可以解得通了。慧可大师是他父亲生前的好朋友，他替父执治病，自是份所当然。”

这时方始听得慧可缓缓说道：“你说的是常理。当然，我也不希望发生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

原来慧可的病并非真病，不过他在中毒之后，真气未能凝聚，则是真的。他故意不吃两餐，把自己弄成奄奄一息的模样，目的就是要试探那蒙面人，试探他是否就是自己猜疑的那个人。

结果，他的猜疑果然证实了，因为那蒙面人输入他体内的真气，是兼有他所知道的两家内功之长的，其中一家，还是他一个好朋友的独门内功。

蓝玉京听得慧可的话似有弦外之音，不觉怔了一怔，想问又不敢问。

慧可忽道：“今天你不能和那蒙面人练剑了，你把你那一招留待最后施展的白鹤亮翅练给我看看吧。”

蓝玉京猜他定有用意，就把那招白鹤亮翅施展出来。练了一遍，慧可又叫他练第二遍，第三遍。

看他接连练了三遍之后，慧可方始说道：“我不懂太极剑法，招式方面，我是不能指点你的。不过武学的道理是相通的，你这一招轻灵翔动有余，要是稍为变得重拙一些，就更好了。”

蓝玉京也知武学的最高境界是“重、拙、大”三字，连忙向他请教。

慧可拿上乘的武学来诠释剑理，果然令得蓝玉京对这一招又有了新的领悟。慧可又道：“少林武当源出一家，少林寺有一套达摩剑法，虽然和太极剑法大不相同，但却也是不拘泥成法，讲究顿悟的，看来剑理大可相通。达摩剑法我没学过，却曾见过。我把自己揣摩所得的剑理说给你听。”这一来蓝玉京的得益就更大了。

这一晚蓝玉京欢喜得几乎睡不着觉，在梦中都在琢磨他有了新的领悟这一招。

一觉醒来，只觉牢房好像比往常光亮一些，原来已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时分，阳光早已从岩石的缝罅射进来了。

蓝玉京定睛一看，看见慧可正在喝酒，这才知道自己起得迟，早饭都已送进来了。

慧可笑道：“他们好像知道我病好了就要喝酒，早饭也破例给了我满满的一壶，还是陈年佳酿呢，你要不要喝一点？”

蓝玉京哪有闲心陪他喝酒，说道：“今天我想试一试那招白鹤亮翅，待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再陪你喝吧。”

他匆匆吃过早饭，就继续练那一招白鹤亮翅。

慧可赞道：“你好像又有了新的领悟吧？我虽然不懂太极剑法，也觉得是比昨天好得多了。”

蓝玉京忽然“咦”了一声，好像发现什么奇怪的物事。

慧可道：“你怎么啦？”

蓝玉京悄悄说道：“我的功力似乎恢复了一半了。”

慧可道：“ 这可真是进展神速了，可喜可贺。 ”

蓝玉京道：“ 就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奇怪。咱们被关在此地，少说也有一个月了吧，昨天我的功力才不过恢复三成左右。 ”

说至此处，不觉动了个念头，“ 我已经恢复一半功力，倘若出其不意，制服那个蒙面人，说不定可以脱险。 ”他自信有原来的五成功力，韩翔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但想到那蒙面人对自己的好处，自己又怎能以怨报德，反而把他挟为人质，甚至打算在不得已的时候杀了他呢？

慧可似乎知道他的心思，微笑说道：“ 你以为那蒙面人不会知道你已经恢复了五成功力？依我看，恐怕是适得其反！ ”

蓝玉京道：“ 大师的意思是…… ”

慧可说道：“ 依我猜想，过去那段日子，你的功力恢复那么慢，是因为韩翔在给咱们的食物之中，仍然放有少量的酥骨散之故。他把份量调配得恰好，只让你的功力每天恢复一点，多余的就给药力抵消了。但这个情形，从昨天开始却有了新的变化。 ”

蓝玉京恍然大悟，说道：“ 敢情昨天送来的食物已经是没有放酥骨散的了？ ”

慧可道：“ 不错，包括咱们刚刚吃过的早饭在内。非但没有毒，而且那壶酒还是十全大补的药酒。看来是那蒙面人恐怕我病后体虚，特地孝敬我的。 ”

原来慧可亦已恢复了一两分功力，不过，他还没有告诉蓝玉京罢了。

蓝玉京哑然失笑：“ 我早就应该想到是那蒙面人所为了。我的功力恢复都是拜他所赐，如何还能瞒得过他。 ”

慧可忽他说道：“ 你的功力已经恢复一半，这是瞒不过他的。不过，他却不知道你留下最后一招，而这一招的变化，是在他的意料之外的。 ”

蓝玉京听他好像是话里有话，问道，“ 那又怎样？ ”

慧可道：“ 他敢让你恢复一半功力，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他自信他的功力远胜于你，即使你完全恢复，真个打起来的话，你也不是他的对手。第二、他已经知道你对他存有好感，因此也不怕你在功力恢复之后蓄意伤他。 ”

蓝玉京道：“ 我的确没有伤他的念头。 ”

慧可道：“ 其实你也只能杀他，不能伤他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你若只是伤他，他功力远胜于你，立即就可以将你毙于掌下。但你若用你那招白鹤亮翅，出其不意的一剑就杀了他，他功力再高，也是不能反击你了。 ”

蓝玉京道：“ 大丈夫岂可恩将仇报，伤他我都不愿，何况杀他。 ”

慧可道：“ 那么，你只是想胜他一招吗？ ”

蓝玉京默然不语，半晌苦笑说道：“ 要胜他恐怕也不易吧？ ”原来他的真正目的，其实不仅在于胜那蒙面人一招，而是想要揭破他的本来面目的。

慧可道：“ 在招式上我不能指点你，不过我可以给你说个故事。你读过《庄子》吗？ ”

武当派是道家，道家是信奉老庄学说的，蓝玉京道：“ 我曾经见师祖读庄子，但我一点也不懂，却读不下去。本来想过两年再请师祖教我的。唉…… ”他没说下去，自是因为师祖已经死了。他不懂慧可为何突然扯到《庄子》上面。

慧可道：“《庄子》里有个故事，是说楚国都城一个石匠的神技的。（注一）当时楚国的都城里有个人，鼻尖上沾了一点薄如蝇翼的泥垢，他找到那

个石匠，请石匠替他除去。石匠抡起大斧。舞得呼呼风响，旁人看来，他好像是漫不经意的一斧就劈下去，刚好就把那点泥垢削去了。那个郢人的鼻子一点都没有受伤，神色也没改变。”

蓝玉京不胜向往，叹道：“这可真是神乎其技了。斧头是比剑重得多的，要剑术能练到这个境界，恐怕也已经可以天下无敌了。”

慧可道：“不错，用斧头去削鼻尖上的一点泥土当然比用剑更难，但道理还是相通的。”

蓝玉京道：“请大师详加指教。”

慧可道：“斧头重拙，削鼻尖的泥垢则必须尽轻灵之极致。可见重拙和轻灵也可以合而为一的。要点是举重若轻四字。”

蓝玉京好像一个聪明的学生得到了老师的提示，在似懂非懂之间，细细品味这“举重若轻”四字。

慧可说道：“庄子里还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这段文字写得非常好，我念给你听：‘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注二），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膝之所踦（注三），砉然响然，奏刀　然（注四）莫不中音，合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注五）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睹，官知止而神欲行。（注六）批大却，导大窍。（注七）’”念了原文，慧可用显浅白话文替他解说一遍，听得蓝玉京心神欲醉。慧可道：“你可知道要点是在什么地方？”

蓝玉京道：“是不是目无全牛四字？”

慧可道：“对了，庖丁所见，只是下刀最易的空隙之处，顺乎自然之理，亦即是他所谓的‘神遇’。这已经是‘悟道’之言了，所以前贤注释这段文字说：操刀既久，顿见理间。才睹有牛，已知空却。亦犹服道日久，智照渐明，所见尘境，无非虚幻。”

蓝玉京想起师祖给他心法上的“本门武学，贵在神悟……不必拘泥，顺其自然，天地万物，皆足以法”等语，暗自想道：“庖丁解牛的道理确是可以和本门武学相通。”

慧可道：“另一个要点是避实击虚。庖丁用来解牛那柄刀，用了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注八），你知道什么道理吗？”

蓝玉京道：“请大师指教。”

慧可道：“那是因为他避开经络相连处和骨节盘结处。《庄子》上说：‘彼节者有间（注九），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注十），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注十一），如土委地，捉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蓝王京心焉向往，喃喃自语道：“游刃有余，原来是这样来的。唉，不知我何时方能达到这个境界。”

慧可道：“听你这番说话，其实你已经领悟不少了。”

刚说到这里，忽见牢洞上方的岩石已经移开，那蒙面人跳下来了。

蓝玉京道：“这些日子，多谢你悉心指点，我的一套太极剑法，初步可以算得是练成了。今天我想试一试不必一招一招来练，也不必依其顺序，就当作是我和你用整套剑法来拆招如何？”

蒙面人听到“整套”二字，露出蒙面中外面的一双眼睛眨了一眨，似乎

有点疑问的神色。不过，他仍然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于是蓝玉京便即从起手式开始进招，两仪相生，四象衍化，六合混一，八卦循环等招，跟着源源使出，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

蒙面人心里赞了一个“好”字，“这孩子的天资聪颖，真是迥异常流。我最多可以举一反三，他则是闻一知十。唉，怪不得周公瑾当年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师父常常赞我聪明，我也以为我的学武资质还算不错的，谁知比起他来，却又差得远了。目前我可以胜他，再过三年，只怕我就未必能是他的对手！”蓝玉京见那蒙面人见招破招，见式破式，仍然一如往昔，好像漫不经意的就把他一口气使出来的七招剑法全都化解，也不由得暗暗佩服。“只怕我那一招白鹤亮翅，也未必能够难倒他。”他可不知，那蒙面人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在剑法上已是尽展平生所学。

两人都是暗暗佩服对方，过了十数招，忽地又都是不约而同的“咦”了一声。

原来蓝玉京使到了“三转法轮”这一招，已经有了那蒙面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三转法轮”是接连划出三个剑圈的，他却是圈里套圈，一共划出了九个剑圈，而且斜正不一，把本来已经算得变化复杂的一招，弄得更加复杂！

但蒙面人的应招，也是出乎蓝玉京的意料之外。

上一次他破蓝玉京这一招“三转法轮”，是向相反的方向划出剑圈，以急速旋转的剑势，把蓝玉京的剑牵引脱手的，此际却是顺着蓝玉京的剑势，木剑就似轻飘飘的一张纸似的，“贴”在蓝玉京的剑上，这么一来，他固然绞不脱蓝玉京的剑，蓝玉京这一招的威力也发挥不出来。谁也克制不了谁，只能又再变招了。

蓝玉京的新招变化，层出不穷，那蒙面人也是随机应变，一一化解。双方的变化都是悉依剑理，各有千秋。不过其中几招，蒙面人却是倚仗功力之助，方始能够不在招式上吃亏的，但因他对蓝玉京功力的深浅早已洞悉无遗，他可以将自己需要增添的功力计算得非常准确,令得蓝玉京看不出他是在‘取巧”。

不知不觉，蓝玉京的一套太极剑法已经使完了，他重新又使了一招“起手式”，蒙面人眉头一皱。似乎不以蓝玉京又要“从头来过”为然，只是他却不能说出来：原来他也在期待蓝玉京使出那一招“白鹤亮翅”的。

就在他眉头一皱，心念方动之际，蓝玉京的剑法又再变了，蒙面人所期待的那一招“白鹤亮翅”已经使出来了！

这一招“白鹤亮翅”使将出来，饶是那蒙面人精通太极剑法，也是不禁为之心头一震，目眩神迷！

刚才那一招“三转法轮”只不过增添新的变化而已，这一招却是完全突破了原来范围的创新！但虽是创新，也没违背剑理。

“白鹤亮翅”本来是身形飞起，剑势斜展的。幅度的大小，虽然没有严格规定，也总是在一丈的范围之内。蓝玉京的“白鹤亮翅”却是剑锋一展，便即回收，形成了一个幅度不大的弧圈，而在弧圈形成的过程中，剑势有如波浪般的延展，那已经是似乎并无规律的“波幅”了。

这一招若在墨守成规的武当派弟子看来，一定会大加非议，认为这是标新立异，根本不能算是太极剑法的。

但蒙面人精通太极剑法，如今更可以说是得了无相真人的真传，他是懂得蓝玉京的“创意”的。蓝玉京并非标新立异，他只是追求“神似”的境界，

这一招已经得了太极剑法的精髓！

剑锋一展即以弧圈形回收，那是象征白鹤在亮翅之后的敛翼动作，“波幅”是它翅膀的震动（拍打），这岂不是更加全面，符合了“太极圆转，无使断缺”的剑理！

蒙面人毕竟是个剑术的大行家，目眩神迷，不过片刻间事，说时迟，那时炔，他的木剑扬空一闪，亦已是立即创出新招。

这情形就等于是高明的棋子对弈，遇强愈强，一方经过深思熟虑所创的新招，往往也为对方临阵创出的新招所克。

蒙面人这一招根本就不是太极剑法中的任何一招，甚至任何剑派都没有这样的一招。

但那剑势却又分明是蕴藏着太极剑法的精华。他是采纳了太极剑法中十三个招式的精华，自创这招还没名称的新招的。

而且在他这一自创的新招中，还不仅只是蕴藏着太极剑法的精华。原来他曾经学过许多家的剑法，太极剑法并不是他最初所学的剑法，目前来说，虽然可以称得“精通”，毕竟还是最近才学到手的。作为他原来基础的剑法则是“飞鹰回旋剑法”，如今在他这一自创的新招中，也就不知不觉把飞鹰回旋剑法溶化入内了。

蓝玉京不懂个中奥妙。只是感觉他这一招毫无破绽可寻！

蓝玉京这最后一招己是极尽变化的能事，没想到对方的变化更加奇幻，竟是毫无破绽可寻！

毫无破绽可寻，他还有什么求胜的机会？

这一招已是他最后的一招，就好像行到了路的尽头，前面已经给人“堵死”了。

但当真就没路可走了么？

突然有八个闪光的大字在他脑海中浮现——“举重若轻”,“目无全牛”。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睹。官知止而神欲行。批大却，导大窍！”慧可给他讲解的那《庄子》熟极如流，就像源头的活水，冲开了他的思路。

思路冲开，他也从“山穷水尽疑无路”，”踏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了！

牢房消失了，蒙面人消失了，他眼中所见，只有那木剑的剑尖，那剑尖划出的一个个圈圈。

他好像一个旅人，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路。

蒙面人新创的这一招是包藏了两套剑法的精华的，一是太极剑法，一是他自小就练的“飞鹰回旋剑法”，一柔一刚，性质本来不同。不过，经过这蒙面人的融合调和，却变成刚柔并济，恰好就能够发挥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应该说这已经是前无古人的精心创造，但任何新鲜的东西，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分完美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够发现它的未成熟的地方罢了。

蓝玉京想到了扅了解牛的那一刀，“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他看到了对方的“间”了，唰的一剑就刺过去！

蒙面人做梦也没想到蓝玉京的“白鹤亮翅”还有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此时他已经是把全副心神都放在这一招的攻守之中，当真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一切顾虑，在这刹那之间都已抛之脑后！

他本来是只用三成功力来对付蓝玉京的，他的三成功力大可以和蓝玉京的五成功力相当，因此不论谁胜这招，都不至于有所伤损。但此际由于他已忘了顾忌，这一招的功力已是用到了七八成。

在剑法上他或者破解不了蓝玉京这一招，但在功力上他是远胜于蓝玉京的。这么一来，结果有可能是两败俱伤，也有可能只是蓝玉京受了重伤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好像有人叫道：“ 表哥，表哥！”

这个牢房是山洞改建的，声音透过层层岩石的缝隙传进来，音调和音色都已变了。而且由于声音折射的关系，听起来也是飘忽不定，忽大忽小，忽远忽近。

蓝玉京全神贯注，甚至连对方的剑尖也已在他眼前消失了。他已是到了有如《庄子》所说的那个庖丁“ 以神遇而不以目睹 ” 的境界！

到了这个境界，他对周围的一切，当然也早已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声音飘忽不定，甚至连盘膝坐在地上观战的慧可，也听不出是人声还是风声。

但尽管那个声音，是音调和音色都已变了的，那蒙面人仍然听得出是谁在叫他。

因为音调音色可以变，声音中所包含的感情是变不了的。

那是西门燕的声音！西门燕叫他“ 表哥 ”，他是已经听过几千几万次的了！

他做梦也想不到西门燕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他是不想给蓝玉京识破他的庐山真貌才蒙上面的，西门燕一来，岂不就要将他的真面目揭穿了。

甚至他还不是由于想到了本身的利害关系，而只是一种出于“ 本能 ” 的反应，在听到“ 表哥 ” 的叫唤这一刹那，他已是不自觉的呆了！

也正是因此，他那如箭在弦即将发出去的七成功力也就不自觉的松下来了。

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蓝玉京的剑尖已经把那人的蒙面巾挑开！

他这一剑的力度也用得恰到好处，挑开了那人的蒙面巾，却没有在他的脸上添上半点伤痕。比起“ 郢匠 ” 之能挥动大斧，可以削去别人鼻尖上一点薄如蝇翼泥垢，蓝玉京这一剑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蓝玉京来说，他的剑术则已是又到达了一个新境界了。

不过，他却没有像庖丁解牛之后那样，“ 捉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因为他已经看见那个人的真面目，这个人是他所绝对意想不到的！

这个蒙面人不是别人，正是东方亮。

这个结果早在慧可意料之中，但却大出蓝玉京意料之外！

这刹那间，他也不觉和东方亮一样，呆了！

西门燕是扮作黑道上一个著名女匪，外号“ 青蛇 ” 的丁六娘，进入断魂谷的。常五娘外号青蜂，丁六娘外号青蛇，江湖中人常有误会她们乃是结拜姐妹，其实不是。“ 青蛇 ” 的本领比“ 青蜂 ” 差得多，不过，却胜在年纪较轻，她曾多次到过断魂谷，想要勾引谷主韩翔，韩翔碍着有个青蜂常五娘，不敢和她搭上。但她踏入韩家的大门，却是无须通报的，西门燕扮作丁六娘，把蓝水灵扮作她的侍女，不但顺利的进入断魂谷，而且出其不意的制服了韩翔。

西门燕一只手抓着他的琵琶骨，一只手拿短剑指着他的背心，喝道：“你把我的表哥怎样了？要是我见不到他，我就要你的性命！”

韩翔道：“你的表哥是谁？”

西门燕道：“东方亮！”

韩翔听说是东方亮，心神定了下来，说道：“原来你是西门牧的女儿，你的芳名是一个燕字，对吧？”

西门燕道：“我没工夫和你套交情，快快把我的表哥放出来！”

韩翔笑道：“你的表哥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会将他关起来呢？你随我来吧！”

西门燕道：“好，你给我们指路，你的手下一个也不许跟来！

西门燕对他不放心，他对西门燕也是不能无所顾忌。

不错，在他和东方亮之间，最少目前还可说得是同谋的伙伴。东方亮要利用他来“摆布”蓝玉京，他也要利用东方亮来帮他登上绿林盟主的宝座。但东方亮毕竟是西门燕的表哥，而西门燕又正是他仇人的女儿。虽说这个仇人早已死了，但冤仇可还没有化解。

“东方亮见了她，只怕就要听她的话了。但我若是不让她见到东方亮，我的性命先就不保！”

韩翔患得患失，无可奈何，只好带领西门燕和蓝水灵到山上禁闭蓝玉京那个地方。

“我的表哥呢？”西门燕见他停下脚步，便即问道。

韩翔道：“在这下面。”

西门燕凝神一听，隐隐听得下面似有人声，心里大疑：“下面好像不仅是一个人，而且听这声音也好像是打斗的声音。”

“下面是牢房吧？”西门燕道。

韩翔道：“不错。牢房是在山腹之中的。”

西门燕怒道：“那你又说并没有把我的表哥关起来？”手指加了几分力道，捏得他的琵琶骨发出黄豆爆裂般的声响。

韩翔叫道：“姑娘，我还没有说完呢。东方亮并不是被关在这牢房，是他自己进这牢房和人比剑的！”

西门燕听得莫名其妙，“和一个囚徒比剑？”

韩翔道：“不错。令表兄每天都要到牢房里和那小子比剑的。现在比剑还未完毕，听来还好像正在紧要的关头呢。西门姑娘，你可不可以等一会儿？”

西门燕道：“和谁比剑？”

韩翔道：“好像是一个叫做蓝玉京的小子。”

西门燕吃了一惊：“蓝玉京怎会被你关在这儿的？”

韩翔道：“正是你的表哥设计将他骗来的。”

蓝水灵呆了一呆，叫道：“我不相信，说什么我也不相信东方大哥会骗我的弟弟！”

韩翔方始知道这个和西门燕同来的少女竟然是蓝玉京的姐姐，这一惊可更甚了。

西门燕喝道：“不等了，快快打开牢门！”

韩翔在她胁迫之下，只好按动机关，移开上面封洞的石头，下面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了。

西门燕叫道：“ 表哥，表哥！”

蓝水灵尽管不敢相信，但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叫道：“ 弟弟，弟弟！”

蓝玉京一剑挑开东方亮的蒙面巾，不觉惊得呆了。

蓝水灵叫他的声音，他都没有听见。

东方亮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不过，虽然没有地洞可钻，却有洞口在他的头上。

本来他是每天约好时刻，叫外面的人给他移开封洞的石头的，此际，虽然没到约定的时刻，但韩翔已经移开封洞的石头，他还呆在洞中作甚？

趁着蓝玉京的神智尚未清醒过来，东方亮立即施展一鹤冲霄的轻功，冲出洞口。

蓝玉京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七八分，以他现在的本领，也可施展轻功跟着出去的，但就在此际，他开始听见蓝水灵在叫“ 弟弟，弟弟！”的声音了。

片刻之间，接连碰上两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究竟是梦是真？他的脑子一片纷乱，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了。

东方亮飞身出洞，外面三个人同时叫了起来：“ 表哥，表哥，你、你没事吧？”西门燕放开韩翔，向表哥扑去。

“ 东方少侠，请你说明真相！”韩翔一面叫一面暗加戒备，他已经动了一个可以“ 自保 ”的念头，但却不敢鲁莽从事。

“ 东方大哥，我的弟弟，他，他，是不是……”蓝水灵的心里是一片惶惑，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东方亮的心里却是充满着羞惭，他哪里还能一一回答他们？韩翔要他说明“ 真相 ”，这又叫他怎生说好？

他一闪闪开向他扑过来的表妹，立即拔步飞奔。“ 你的弟弟在下面！”他只能回答蓝水灵的问题。因为他觉得他最对不住的是蓝玉京，他是不该再欺骗蓝水灵了。

韩翔叫道：“ 东方少侠，你怎能这样就一走了之？”

东方亮边跑边说：“ 对不住，韩谷主，你的忙我是帮不上了！你知不知道，姨妈本来要我杀你，如今我不杀你，也不帮你，你好自为之吧！”

韩翔心头一震，不敢再说。

西门燕见了表哥，什么事情都不理了。她急得一面飞奔，一面大叫：“ 表哥，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呀！”

唯有蓝水灵，此时却是不觉一片茫然，变成了好像泥塑木雕一样。东方亮是她崇拜的人，她怎能想象她的弟弟竟然是被东方亮骗来，而且还与韩翔串通，安排下陷阱，令得她的弟弟变成囚徒！

正在她一片迷茫之际，忽地只觉微风飒然，韩翔已经抓着她的肩膀。韩翔的大擒拿手法本来是武林一绝，近身擒拿，百不失一，何况是对付一个毫无戒备的小姑娘。

他已经知道蓝水灵是蓝玉京的姐姐，所以必须将她拿作人质。抓人质是有分寸的，是以他还不敢抓裂蓝水灵的琵琶骨。他对自己的大擒拿手法极有自信，只要蓝水灵落在他的手中，料想她就决计难以挣脱了。

也幸亏他没有立施杀手，而事情的变化也就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了。

蓝水灵的武功，虽然远远不及她弟弟。但这几个月来，她也和弟弟一样，有不少奇遇，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她一个沉肩缩时，韩翔的五指还未抓牢，已是给她摆脱。韩翔哪甘容她

逃脱，一个“ 跨虎登山 ”，迈前一步，左脚绊她双足，左掌化为虎爪擒拿，拿她腰间的“ 愈气穴 ”，蓝水灵把太极剑法化成掌法，顺着对方来势，反手一牵。这一招本来是利用对方的力道，把对方牵引出去的。若是运用得好，对方就会在她的身边斜跌出去，跌个四脚朝天。

。

但可惜她在急切之间，却忘了她所处的境地。

那封洞的大石头是已经移开了的，她正站在这个山洞的上方入口之处，下面就是囚禁她的弟弟的那个地牢。

她反手一牵，只能化解韩翔的一半力道，她带动韩翔，韩翔也带动了她。

两个人同时跌下那地牢去了！

蓝水灵跌在前面，蓝玉京刚刚听见姐姐呼唤他的声音，就看见她跌下来了。

蓝玉京当然是无暇思索，赶忙就把姐姐接下。

蓝水灵从高处跌下来，那股冲力非同小可，蓝玉京横抱着她，滴溜溜地转了两个圈圈，方始能够站稳脚步。

韩翔却是老练得多，人在半空，已是一个鹞子翻身，减轻了急坠之势。他脚尖一着地，就斜奔几步，虽然他是跟在蓝水灵的后面跌下，却比蓝玉京更快稳住身形。

他一定神，发现自己正好是停在慧可的身旁。

慧可盘膝坐在地上，状如老僧入定。

韩翔见机极快，一来是他自忖打不过蓝玉京姐弟，二来欺负慧可已经失了功力，于是一发现慧可坐在他的面前，立即一个虎爪擒拿，把慧可牢牢抓住了。

蓝水灵惊魂未定，蓦地一省，叫道：“ 快对付那老贼！ ”

蓝玉京放下姐姐，回过头来，只见韩翔已是拿着了慧可当作了盾牌。蓝玉京提起宝剑，喝道：“ 快快放开慧可大师，否则我叫你穿个透明窟窿！ ”

韩翔哈哈笑道：“ 很好，有胆你就一剑刺来吧！你的剑法再精，恐怕也只能在这老和尚的身上先添上一个透明窟窿，然后才能伤得到我吧！ ”

蓝玉京恨得牙痒痒的，他的剑尖伸缩，瞬息间想起了七八招寻瑕抵隙的剑法，但可还不敢当真就拿慧可的性命作为赌注。

他心念未已，忽然听得“ 轰隆 ”一声，那封洞的石头又堵上了。牢房里恢复了黑漆一片。

这一个突然其来的变化，对蓝玉京来说，还不觉得有什么严重，他只道是外面的人不知此际在地牢发生的事，他们见东方亮已经离开，就把石头堵上的。往日东方亮进来和他比剑，都是这样的。在他跳下来之时，石头移开，跟着就堵上，到了约定的时刻，石头再移开，他一跳出去，石头又再堵上。两开两关，每天都是这样。

但对韩翔来说，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却是足以令他心惊胆颤了。

第一、他是在西门燕的胁逼之下，走来这个山洞改建的牢房的，他的属下当时在场的不少，如今又已过了这许多时候，消息料已传遍谷中了，谁敢在他未出洞之前就封闭这个山洞？

第二、那个封洞的大石头有几万斤重，人力不能挪移，是用机关来转动的。懂得开动机关方法的只有他的两个副谷主。除了这两个人，他的下属即

使能够合力推动石头，也不可能这样快就把洞口堵塞。

因此，结论只有一个，他的两个副手之一，甚至可能已是两人合谋，趁这机会，造他的反了。

正当他心中慌乱之际，忽地只觉小腹一麻，麻木之感，迅即蔓延，四肢都好像僵硬了。他大惊之下，要想抓牢慧可的琵琶骨时，气力已是使不出来。

牢房突然变成黑漆一片，蓝水灵失声叫道：“弟弟！”

蓝玉京道：“别怕，我在这儿。”

蓝水灵向弟弟靠拢，说道：“你看得见慧可大师吗？”

蓝玉京道：“看得见的。”要知洞口虽然已给大石堵上，但还是有缝罅的，并非百分之百的黑暗。他每天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和东方亮比剑，眼睛是早已习惯了这种“黑暗”的。

但蓝水灵的眼睛，却还不能够适应这骤然改变的环境，她就是因为看不见慧可大师，不知他是否已遭韩翔毒手，所以才那样向弟弟发问。

蓝玉京聪明过人，登时就想到了，韩翔也是像他的姐姐一样，是突然从光明“跌入”黑暗的，不管他的武功多高，在他眼睛未能适应环境之前，他就看不清楚周围的事物。亦即是说，在视力上自己已是占了大大的便宜。

他把身子贴着石壁，慢慢移动，不发出半点声响。准备出其不意，一剑刺杀韩翔。

他和韩翔的距离不过三丈左右，虽然是慢慢移动，不消片刻，他的剑伸出去，也可以刺得着韩翔了。但正当他想要有所动作的时候，忽听得慧可说道：“玉京，韩谷主不过是和我开玩笑的，你可别要当真！”

蓝玉京一愕，定睛看时，只见慧可已经站了起来，一站起来就拍一拍韩翔的肩膀，说道：“老朋友，多谢你屈驾来这牢房看我，我坐得久了，蒲团让给你坐坐吧。”

原来慧可这两天吃的食物是没有酥骨散的，此时他的功力亦已恢复了三成。倘若是和韩翔单打独斗的话，韩翔只怕也未必是他的对手。韩翔刚才就是反而给他点着了腰间的愈气穴的。

他这一拍虽然把韩翔的穴道解开，但韩翔哪里还敢和他动手？身不由己的只能坐在蒲团之上，做声不得了。

蓝玉京又惊又喜：“慧可大师，这是怎么回事？”

慧可说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韩谷主只是和我开开玩笑。”

蓝水灵走上前来，说道：“慧可大师，你真的没事？”

慧可笑道：“你若不信，你瞧瞧吧！”

只见他拿桩站稳，跟着就伸拳踢腿，打出了一套少林派的罗汉拳来。

罗汉拳是少林弟子必修的入门拳法，最能舒筋活络。慧可无意偷学少林寺的武功，但这套拳法，凡是身在少林寺的和尚，都有资格学的。他是少林寺职位最低的烧火和尚，香积厨主持了凡不知他大有来头，传他这套拳法，用意只在令他练了健身。

他在这牢房里坐了一个多月，正是想要舒筋活络，因此舍弃本门深奥的武功不练，先练这套少林寺最普通的罗汉拳。

但普通的拳法在他手中使出来亦是虎虎风生，蓝玉京在旁看得出了神：“原来少林寺的入门拳法也包含有许多武学道理，和我们武当派的连环夺命剑法的剑理似乎也有相通之处。”

蓝玉京都在心中赞叹，韩翔更是惊骇莫名。慧可打到最后一招，一拳打

到了石壁上，打得碎石纷飞！

韩翔吓得一颗心卜卜地跳：“这老和尚的内功当真是非同小可，酥骨散都奈何不了他，只怕是已经练到了接近金刚不坏之身了。原来他这一个多月来，乃是假装失了武功！唉，我还以为他是最好欺负的呢，刚才他若要杀我，真是易如反掌！”韩翔哪里知道，这并不是慧可已经练成了金刚之身，而是由于东方亮良心发现，他以为慧可是真的病了，这两天就没有在慧可的食物中下毒之故。

慧可收了招式，说道：“怎么样，你们相信我是没事了吧？”

蓝水灵道：“慧可大师，你的武功真好。但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能相信这个韩谷主是好人。”

慧可道：“我并没有说他是好人，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又有谁能说自己是从未做过坏事的好人呢？”

蓝水灵道：“那也有分别啊，比如说，倘若有人害死我的亲人，我就不能饶恕他了。”

慧可一怔道：“蓝姑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蓝水灵道：“慧可大师，你是不是有一个在少林寺做挑水和尚的徒弟？”

慧可道：“不错，他名叫了缘，是我的挂名弟子。我曾经托他替东方亮带个日信给西门燕。还有，你的弟弟……”

蓝玉京接下去道：“对啦，刚才我没空告诉你，我也曾托他带个信给你的。你们想必已经见着他了？”

蓝水灵道：“他没有来到百花谷，我们是在路上碰见他的。”

慧可道：“他怎么样了？”

蓝水灵道：“他已经给人害死了！我们碰上他的时候，他正被两个人夹攻，其中一人，用的是韩谷主的擒拿手法。可惜我们来迟一步，那两个贼人虽然负伤而逃，但了缘却伤得更重，他只能把口信说了出来，后事也来不及交代，就，就死去了！”

韩翔低下了头，说道：“那个人是我的侄儿韩成，他也伤得不轻，已经变成残废了。”

蓝水灵道：“他变成残废是活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派人追杀慧可大师的徒弟？”

韩翔道：“我并不知道他是慧可大师的徒弟，我也不知道他是替谁送信。韩成只是奉我之命，不许任何人前往百花谷送信。因为我们正在和陆志诚这班人对抗，这班人是百花谷西门夫人的丈夫生前的部属，所以我们必须多加提防，暂时不让百花谷和外间互通消息。但我可没想到，韩成，他，他竟然……”

蓝玉京对了缘甚有好感，愤然说道：“你没想到？你这话骗得了谁？哼！亏你还想做什么绿林盟主，分明是你指使侄儿行凶，居然还要狡辩！”

蓝水灵也道：“想到也好，没想到也好，反正慧可大师的徒弟都已经给你害死。你再狡辩，也难求他老人家的宽恕！”

韩翔本来就不敢相信慧可会宽恕他，颓然说道：“不错，慧可大师，令徒的死于非命，不管怎样说，我都是脱不了关系的。任凭你处置我吧！”

慧可与了缘情如父子，陡闻噩耗，尽管他极力抑制心中的激动，眼睛也不觉潮湿了。

蓝玉京对了缘甚有好感，他想起了这个忠厚老实的和尚为了给自己送信

至遭惨死，又想起了这一个多月来自己所受的牢狱之灾，不觉也像姐姐一样，手按剑柄，双眼瞪着韩翔。

韩翔的眼睛已经渐渐能够适应黑暗的环境，他对着蓝水灵姐弟瞪视他的目光，心中不寒而栗，又有几分愤慨。

他忽地凄笑说道：“我的侄儿杀了人，你们来找我算帐，我的家人给人杀了，我又找谁算帐？”

蓝水灵道：“谁杀了你的家人？你……”她本来想说“谁杀了你的家人，你就找谁算帐。”但后面一句还未说出来，韩翔已在冷冷说道：“蓝姑娘，你何必明知故问？”

蓝水灵怔了一怔，说道：“我与你素昧平生，我又怎知你家的事？”

韩翔道：“你和西门燕是不是以姐妹相称？”

蓝水灵道：“是又怎样？”

韩翔说道：“杀我妻儿的人，就是她的父亲西门牧。我的家人全都丧在他的手下，只留下一个侄儿。”

蓝水灵道：“西门牧早已死了！”

韩翔道：“死了就能一笔勾消么？他死了也还有一个女儿。”

蓝水灵道：“西门燕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韩翔道：“你怎么知道她不知道？”

蓝水灵道：“难道你还想找她算帐不成，你的家人又不是她杀的！”

韩翔道：“慧可大师的徒弟也不是我杀的！”

蓝水灵道：“怎能相比？”

韩翔道，“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死因不同，但大家都有亲人死了，是一样的。”

蓝玉京冷笑道：“说来说去，你还是冀求慧可大师免你一死。”

韩翔道：“你错了。道理我都已经想通了，我还怎会向慧可大师求饶？”

蓝水灵倒是不觉有点诧异，说道：“刚才你还在狡辩，怎的忽然间就想通了？”

韩翔道：“你知道我想通的道理是什么？”

蓝水灵道：“你说！”

韩翔道：“是弱肉强食四字。我的本领不及西门牧，他又有许多朋友，武功也都远在我上。所以非但在他生前，我报不了仇，死后我也难以算清这一笔帐。但慧可大师要杀我却是易如反掌。这个世界既然是弱肉强食，那么莫说我没有道理，就是有道理也只能让他杀了。”

蓝玉京斥道：“一片歪理，似是而非。慧可大师才不会中你的激将之计呢。”

慧可忽然合什说道：“‘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幻炎。’生死循环，无始无终，痴迷执著，全属虚空！”前面三句是《涅槃经》的经文，后面四句韵语，则是他的阐释。

蓝玉京怔了一怔道：“慧可大师，你不要替徒弟报仇？”慧可缓缓说道：“你杀人，人杀你，冤冤相报，何时始了？佛门讲的是普渡众生。我此身虽然不在寺门，此心犹在佛门。”

韩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觉大声说道：“刚才我要伤你，你也不计较么？”

慧可说道：“佛祖割肉喂鹰，舍身救虎，为的就是普渡众生。我的修为

当然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却心向往之。”他顿了一顿，接下去说道：“江湖上的仇杀，是非实是难言。你和西门牧结下的仇冤，我也不敢说是谁对谁错，但西门牧几乎杀尽你的全家，则实在是做得太过份了。我和西门牧是好朋友，当年我没有尽力劝阻他，我也有一份罪孽。韩谷主，不知你可不可看在我的份上，将冤仇一笔勾消？”

韩翔喜出望外，说道：“慧可大师，多谢你以慈悲为怀，我这条性命都是你给回我的，我又怎能不遵从你的吩咐？但只怕我肯罢手，西门夫人未必就肯甘休？”

慧可道：“西门夫人那里，我可以劝她。不过，陆志诚那班人是否听命于西门夫人，却就非我所知了。”

韩翔大喜道：“只要西门夫人不替他们出头，这班人我可以应付！”

慧可一听，知道韩翔野心犹在，其实是未肯“罢休”的，但也只好默不作声了。

蓝玉京冷冷说道：“韩谷主，慧可大师已经饶了你，你还不打开牢门，让我们出去？”

韩翔的眼睛，此时亦已渐渐习惯于黑暗了，他一场欢喜过后，苦笑说道：“慧可大师，其实你杀不杀我，都是一样！”

慧可道：“谷主此言何意？”

韩翔道：“你不杀我，我的性命也是不保。我死不足惜，就只怕难免也要连累了你们。”

慧可道：“怎会这样？”

韩翔道：“这个山洞是只能从上方的洞口爬出去的，堵塞洞口那块巨石，决非人力所能移动！”

蓝玉京道：“那东方亮又怎能出入自如？”

韩翔道：“是我在外面给他开动机关的。”

蓝玉京笑道：“你不能叫外面的人给你打开吗？”

韩翔苦笑道：“洞口刚才是我打开，但又再堵上，却并非出于我的命令，你明白了吗？”

慧可早已料到几分，说道：“韩谷主，你是说你的部下有人背叛你了？”

韩翔叹道：“恐怕还是我最亲信的人呢！”

刚说到这里，果然便听得有吵闹的声音传入洞中。

先是有人大声吩喝：“不准过去！”

接着是两帮人的吵骂声：

“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

“班谷主自会对你们说个明白，请你们稍安毋躁，片刻便知。”

“韩谷主还没死呢，哪来的什么班谷主？”

“大家弟兄，别伤和气？但要是谁不给我面子，哈哈，那可也休怪我对谁不客气了！”

这人声如洪钟，说至此处，陡地喝道：

“谁要是走过这道石梁，乱箭射杀！”

此言一出，吵闹声登时静了下来。

蓝玉京道：“这人是谁？”

韩翔苦笑道：“是我的副谷主班大超，看来他是图谋篡夺我的权位，但好在也还有帮我的人……”

话犹未了，只听得有人纵声冷笑，“ 好，班大超，你就杀了我吧！ ”
韩翔道：“ 这人是我的另一位副谷主，名叫马一同。啊呀，不好！ ”
他把耳朵贴在石壁，听得“ 嗖嗖 ” 的弓箭破空之声，马一同叫道：“ 暗箭伤人，算得什么…… ” 话未说完，声音忽地戛然而止。
韩翔这一惊非同小可，难道班大超真的这样胡作非为，当着一众弟兄面前，把马一同射杀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班大超已在冷冷说道 :“ 你瞧清楚，你的人伤了没有？哼，我早已有言在先，即使射伤了人，也不能算是暗箭！ ”
原来马一同的两个手下，跟他走过那道石梁之时，被冷箭贴着颈项飞过，吓得这两个人忙退回去。
马一同已经走过石梁，回头一看，见他的两个亲信果然没有受伤，这才放下了心。
班大超继续说道：“ 老三，请你约束你的手下，这次我是看在你是我弟兄的份上，对他们手下留情，下次犯禁，我就不能破例了！ ”
马一同道：“ 你为何以下犯上，把韩谷主囚在石牢？ ”
班大超道：“ 老三，你莫先发脾气，你知不知道东方亮已经走了？ ”
马一同道：“ 他离开断魂谷和你做的事有何相干？ ”
班大超道：“ 东方亮本来是答应帮谷主的忙的，他这一走，谷主还有什么指望？ ”
马一同道：“ 有外援固然好，没有外援，也不见得就不能立足。依我之见，失了外援，咱们更须同心合力才对。你怎能因为走了一个东方亮便起异心？ ” 他见形势不利，口气已经缓和许多，只盼能够说服班大超收了反叛之心。
班大超道：“ 可惜老大的野心，不仅止于在绿林立足。 ”
马一同道：“ 你若是不同意老大的图谋，那也可以从长计议啊！ ”
班大超道：“ 老大的脾气你不是不知，他表面谦和，其实是从不肯听逆耳之言的。不过，如今我也不想和你争论对老大的不同看法，我只想再告诉你一件事，刚才来的那两个女子，其中一个，正是西门牧的女儿！ ”
马一同道：“ 我已经知道了。这又怎样？ ”
班大超道：“ 这就是说，谷主原定的计划，想通过东方亮来与西门夫人谋求和解，是决不可能的了！ ”
马一同道：“ 西门夫人也不见得就能踏平咱们的断魂谷！ ”
班大超哈哈一笑，说道：“ 老三，你平日本来是颇为稳重的，今日的说话却是有欠思量了。咱们对付陆志诚这班人，只怕已经是未必对付得了，难道你以为咱们当真还可以再添强敌？ ”
马一同已是极力抑制自己，此时也忍不住了，大声说道：“ 无论如何，你总不该谋害谷主！ ”
班大超道：“ 是谷主自己跌下石牢的。老三，你少安毋躁，听我剖陈利害好不好？ ”
马一同道：“ 哦，你还有道理可说么？ ”
班大超道：“ 论实力咱们是斗不过陆志诚那班人的了，不如和他们划分地盘，他做北方的绿林盟主…… ”
马一同哼了一声，截断他的话道：“ 谁做南方绿林盟主？ ”
班大超笑道：“ 你做我做都无所谓，就只是老大不能做！他和西门家结

怨已深，他要做盟主，陆志诚那班人是决不会答应的！”

马一同冷笑道：“原来你是早已和陆志诚谈妥的了。哼，哼，你是不是就想趁今日这个机会，把老大除去？”

班大超道：“别把我想得这样心狠手辣，好歹我和他也有二三十年的交情，焉能乘人之危，投井下石。”

马一同道：“那你为什么不许我放他出来。”

班大超道：“这又是另一件事了，你放他出来，陆志诚那班人就不会放过咱们。”

马一同道：“这么说，你是要让他自生自灭了！哼，那还不是一样！”

班大超道：“他也不会自生自灭的。不是我不让他，是别人不能让他！”

马一同道：“你是说还有别的人要杀他？什么人？”

班大超道：“原来关在石牢里的人。”

马一同冷笑道：“少林寺那老和尚功力已废，蓝玉京这小子杀得了我们老大？”

班大超道：“他每天和东方亮比剑，东方亮多少也总得让他留下三两分功力吧？说不定老大早已被这小子杀了。所以，我劝你还是省点气力的好。即使你要打开洞门，也该多等几天。”

马一同道：“为什么？”

班大超道：“让那小子饿得头晕眼花，才容易制服他呀。否则，你若是现在就冒冒失失的去打开洞门，万一跑出来的是那小子，那时只怕你不能替你的老大报仇，反而要伤在蓝玉京这小子的剑下！”

马一同气往上冲，说道：“你小看我不打紧，老大的本领你也敢看轻？莫说那小子只是恢复三两分功力，全都恢复，老大也不会输了给他。他敢动手，老大先就把他杀了！”

班大超道：“只怕未必！蓝玉京来的那天，你没在场，你没见过他的剑法，我是见过的。所以我怎么也不赞成你冒这个险，现在就放这头小老虎出笼！”

马一同心急如焚，喝道，“说来说去，你不过存心拖延，要把老大困死牢中！哼，即使当真如你所说，老大敌不过那小子，那我就更加应该赶快入洞帮他！”

班大超道：“老三，我不能让大伙儿受到你的损害，你若一意孤行，可休怪我不念兄弟之情。”

马一同变了面色，说道：“老大你都敢谋害，我早就料到你也是不能容我的了！”

韩翔在牢房下面，听那金铁交鸣之声隐隐传来，黯然说道：“马一同倘若不急躁的话，大概还可以抵三两百招，他这么一来，恐怕不出百招之外，性命就要被班大超捏在手中了。”

蓝玉京道：“马一同一死，就没人将你放出去了？”

韩翔苦笑道：“不错，懂得开这山洞机关的除我之外，就只有班、马二人。”

慧可忽说道：“你的开启山洞机关的方法，可不可以说给蓝玉京知道？”

韩翔道：“当然可以。不过，是必须人在外面才可以开那机关的。”心里想道：“要是这小子能够出去，我也可以出去了。你这废话不是白说么？”

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慧可已在说道：“ 别的人出不去，蓝玉京却是有希望出得去的。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他一个人先出去，然后再用你教的法子打开洞口。 ”

蓝玉京吃一惊道：“ 我哪有移开封洞大石的本领？ ”

慧可道：“ 你们武当派的武学要诀是什么？ ”

蓝玉京道：“ 以静制动，后发先至。 ”

“ 还有呢？ ”

“ 借力打力，四两可拨千斤。 ”

“ 这就对了。你有多少气力？一百斤的气力总有吧？ ”

蓝玉京如有所悟，说道：“ 我想是应该有的。 ”

慧可道：“ 四两可拨千斤，一百斤是多少个四两。 ”

蓝玉京道：“ 本门的武学是这样说，不过，第一，我还远远未曾练到这个境界；第二，封洞的大石是‘ 死 ’的，无从借力。而且也没有立足之点。 ”

慧可道：“ 第一，依我看来，你的武学修为已经到了你自己都未想到的境界，以你现在的造诣，纵许未能拨开封洞巨石，但将它带动，移开少许，却未必不能。第二，这块巨石并不是天生，而是人工移来的，它并非和山洞上方的岩石相连，那即是庄子所说的‘ 有间 ’了。不能借力，却可利用它的‘ 有间 ’，将它挪移！ ”

蓝玉京有如得人指点迷津，心中豁然开朗，说道：“ 今早我和东方大哥比剑的时候，是曾经用庄子所讲的庖丁解牛的道理，破解了东方大哥的一招白鹤亮翅。就不知同样的道理，是否也可用在挪移巨石之上。 ”

慧可说道：“ 武学之道，都是可以融汇贯通的，我不知道贵派的张真人在创立太极拳之时，是否从《庄子》得到启发，但贵派的心法却是与《庄子》相通，以你的资质，料想不难领悟。 ”

韩翔也给说得重新燃起了希望，便道：“ 是啊，成与不成，试一试又有何妨？你若害怕没有立足之处，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

说罢，只见他一个飞身，大鹰爪力的功夫使出，五指如钩，已是嵌入石壁，这就样硬生生的在石壁上抓开一个凹印，刚好可供踏足之用了。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片刻之间，他已是给蓝玉京制造了三个立足点了。

蓝玉京喜道：“ 韩谷主，多谢你的大力帮忙。我这就试一试吧。 ”

韩翔道：“ 我的性命都指靠你了，你怎的颠倒过来谢我。不过，你还要稍待片刻，待我把开这山洞机关的法子告诉你。 ”

法子倒不复杂，不过那块封洞的石块硕大无朋，安放机关的地方，一时间却是难以说得十分清楚。只能让蓝玉京先行出去，再碰运气了。

蓝玉京踏上最上一级的立足点，双掌贴着石块，使个“ ■ ”字诀，用了一招顺手推舟，巨石纹丝不动。蓝玉京心中默念，“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睹，官知止而神欲行。批大却，导大窍。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当下凝神蓄劲，眼中所见，唯有石块的缝隙。使出了师门心法的“ 四两拨千斤 ”，轻轻一拨一带，那块巨石果然移开了少许。这少许缝罅，大人是出不去的，但像蓝玉京这样身材瘦削的“ 大孩子 ”，却是勉强可以钻出去了。

他把巨石挪移少许的这一下功夫，看似不怎么费力，其实已是他目前所能达到的武学顶峰。韩翔也是武学的大行家，这时方始明白慧可刚才说的只有蓝玉京一个人才可以出得去的道理。

班大超的手下布满山坡，但因班大超有言在先，谁也不敢走过那道石梁。班大超和马一同在石梁旁边搏斗，从石梁走到洞口，约莫也有一里多路，在这个范围之内，却是空无一人了。

蓝玉京从山洞里面钻出来，丝毫也没受到干扰。但在急切之间，他却是找不到韩翔说的那个机关。

马一同背向石梁，面向山洞，首先发现钻出来的蓝玉京。

他只是一呆，便即省悟。他猜到蓝玉京的用意，心想："不管这小子是友是敌，这一注我是必须押在他的身上了。"当机立断，连忙叫道："走乾方，转巽位，横行七步，蹲身，蹬脚。……"班大超喝道："你捣什么鬼？"

只听得他的手下已在纷纷叫道："咦，有个小孩子从里面钻了出来！""啊呀，正是那姓蓝的小子！""这小子钻了出来，谷主一定是已经给他杀了。"

班大超喝道："你们呆在那里做什么，快快放箭，射杀那小子！"

蓝玉京不理乱箭射来，按照马一同所教的步法，立即走乾方，转巽位，横行七步。

马一同是已经知道他出洞之后所在的方位，方始发号施令的，可说是"现场指导"，当然比韩翔隔着山洞教的见效得快。他横行七步，蹲身，蹬脚，只听得"　"的一声，踢着一块铁板，机关发现了。

马一同叫道："听着，铁板左上方有个……"话犹未了，已是被班大超的虎头钩撕开他左臂的一片皮肉。

蓝玉京身躯瘦削，他仰卧地上借大石作为屏障，开动机关。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射来的乱箭，大半碰着石头，小半劲道不足，中途跌落，只有几枝射到蓝玉京的身边，蓝玉京反手挥剑，轻轻拨落。

班大超喝道："老三，你以为我当真不敢杀你么！"双钩一立一拉，使出了最狠辣的杀手绝招。马一同武功本不如他，此时已是力竭精疲，如何还能抵挡？只见血光迸现，他的腹部已给双钩拉开了七八寸长的裂口，登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但就在此时，只听得轧轧声响，洞口已经打开。

韩翔一声大吼，跳了出来。他早有准备，乱箭飞来，他竟然伸出双手就抓。他练的是大力鹰爪功，箭杆捏在他的手上，立即断折。他避过箭尖的手法也是灵巧非常。

班大超的那班手下，本来以为谷主无法脱困，这才敢大着胆子跟班大超反叛的，此时突然看见谷主出现在他们面前，十个有九个都吓得呆了，哪里还敢放箭。

韩翔喝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受班大超哄骗的，今日之事，我只追究班大超一人，其他的人，只要愿意跟我，就是我的好兄弟。不愿意跟我的，我也可以发给盘缠，让他们离开。"

此言一出，那班人自是纷纷矢誓效忠谷主，那也不必细表班大超道："老大，这是一场误会。我只道姓蓝这小子韩翔哼了一声说道："想害死我的可不是外人。你刚才和一众弟兄所说的话我都已听见了，用不着你再说一遍。"

他让班大超呆在一旁，走过去将受了重伤的马一同抱了起来，说道："好兄弟，都怪我来迟一步。"亲自给马一同敷上金创药，马一同的伤口仍是流血不止，直到敷上第三遍金创药，才没有给鲜血冲开。

韩翔叫人把马一同抬走，这才回过头来，冷冷说道："班大超，你还有

何话可说？”

班大超道：“老大，我对不起你，不敢劳你动手，我自行了断就是。”

韩翔道：“好，你有勇气自行了断，也还算得是条汉子。你有什么后事要我料理么？”

班大超说道：“只盼老大念在数十年弟兄的份上，在我死了之后，给我立上一块断魂谷副谷主班大超的墓碑，别要将我当作叛徒。”

他说得甚为诚恳，韩翔也似乎受了他的感动，说道：“好，我答应你，你好自去吧！”

班大超道：“多谢老大恩典，小弟告别了！”一面说话，一面跪了下来，给韩翔磕头。

众人只道他是想在最后的一刻，希望求得韩翔的回心转意，饶他一命。哪知他叩头决别是假，暗算是真。

就在他双膝着地之时，袖中突然射出三枝短箭。

班大超是从来不用暗器的，韩翔和他相处数十年，也不知他会使袖箭。

这三枝袖箭和刚才的那些乱箭可不相同，这是真正的“暗箭”。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是在班大超伪装临死之前的仟悔时刻突然射出来的？韩翔纵有大力鹰爪功，只怕也是难免受伤。

但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只见白光一闪，叮叮数声，三枝短箭全都当中折断，跌在地上。原来是蓝玉京以闪电般的剑法，救了韩翔一命。

那六截断箭沾上地上的青草，青草也变了焦黄，显然是淬了剧毒的毒箭！

班大超拾起一截断箭，苦笑说道：“其实咱们都是半斤八两，不过我的运气没有你好！”噗的一声，断箭刺入胸膛，转瞬之间，面色灰败，七窍流血，毒发身亡。

韩翔好像在鬼门关前打了个转，头皮兀自发麻。惊魂稍定，说道：“蓝少侠，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我，我实在惭愧，但并不是我蓄谋害你的，这次令你遭受灾难，主谋的人其实是东方亮，你要不要知道详情？”

蓝玉京心情激荡，说道：“我不要听！我也不想卷入你们的纷争，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你不用对我抱愧，也不用对我感恩。”

此时慧可大师和蓝水灵亦早已从那山洞出来了。

慧可道：“韩谷主，老衲叨扰了你一个多月，现在该向你告辞了。”

韩翔甚是尴尬，说道：“大师，你不和我计较，我也过意不去。我正想请你们多住几天，容我补过。”

慧可道：“多行善事，即是补过。用不着拿好酒好肉来招待老和尚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韩谷主，你好自为之。”韩翔道：“蓝姑娘，我也要向你道歉。”

蓝水灵道：“道歉不必，不过，我却要向你打听一个人。”

蓝玉京抢在韩翔的前头说道：“姐姐，咱们能够脱险就算了，别多事啦。”

蓝水灵一怔道：“你怎么说是多事，这个人可是存心要害你的啊！弟弟，你知不知道江湖上有个妖妇，人称青蜂常五娘？”

蓝玉京只道她说的是东方亮，此时听她说的是常五娘，心情倒是没有那么紧张了，说道：“你也曾经碰上这个妖妇么，你怎么知道她要害我？”

蓝水灵道：“说来话长，慢慢再告诉你。韩谷主，我听说那妖妇就在你这里，是不是真的？”

蓝玉京笑道：“你只是听说，我可曾经在这里和她交过手呢。当然是真

的。对啦，韩谷主，我也正要问……”
　　韩翔道：“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常五娘早已走了。就是在你来的那一天，你和她交手过后，你一昏迷，她就走了。”
　　蓝玉京道：“她是要来捉拿我的，何以得手之后，反而这样快就走呢？”
　　韩翔道：“这个，这个……”
　　蓝水灵道：“韩谷主，你是有难言之隐吧？哼，亏你还说要报答我的弟弟，你却一心要庇护他的仇人。”
　　韩翔苦笑道：“你这样责备我，我只能如实说了。常五娘是东方亮请来的，也是东方亮将她赶走的。她好像是有把柄捏在东方亮的手上，所以不敢不听他的话。蓝少侠，只因你有话在先，不许我提及……”
　　蓝玉京涩声道：“不错，我不喜欢听见别人说东方亮的坏话，——咦，姐姐，你怎么啦？”
　　蓝水灵面色苍白，说道：“没什么。那妖妇既然不在这里，咱们走吧。”
　　蓝玉京莫名其妙，只听得慧可念偈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早离是非地，无须问是非。”
　　蓝玉京瞿然一省，道：“大师，你说得对。咱们还是走吧。”
　　走出了断魂谷，蓝水灵忽地迸出一句话来：“我也不相信东方亮是坏人。”
　　蓝玉京一怔道：“你不是刚刚和他相识的吗？”
　　蓝水灵摇了摇头，说道：“自从你离开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也不知从哪儿说起。”
　　蓝玉京道：“好，那就让我先说。”遂把别来经过，一一说给姐姐知道。
　　蓝水灵面色好转许多，说道：“如此说来，即使东方亮当真是令你上过他的当，他对你也还是曾经有过好处的。对吗？”
　　蓝玉京道：“不错，要是没有他和我切磋剑术，我哪有今日的进境？”
　　蓝水灵道：“但有人说，他是在偷学你的太极剑法。”
　　蓝玉京道：“他本来就懂得太极剑法的。虽然所学不尽相同，最多也只能说是彼此切磋。”蓝水灵道：“但人言可畏，今后你还是别要和他来往的好！”蓝玉京道：“人言可畏？”
　　蓝水灵道：“你还未知道他是本门之敌吗？就在你下山那天，他曾上武当山挑战，你的师父都曾败在他的手下呢。”
　　蓝玉京道：“这件事无色长老已经告诉我了。但我想知道‘人言可畏’的‘人言’，武当山上，有谁消息如此灵通，已经知道我和他有了来往？”
　　蓝水灵沉吟不语，似乎是有着很重的心事。
　　蓝玉京道：“咦，姐姐，你一向是爽快的人，怎的却吞吞吐吐起来，难道是对弟弟都不能说的么？”
　　蓝水灵道：“好，我告诉你。我这次下山找你，在途中曾碰上了小师叔。”
　　蓝玉京一怔道：“哪位小师叔？”
　　蓝水灵道：“就是送不戒师伯回山的那个牟一羽，他的父亲现在已经做了本派的掌门，所以我叫他做小师叔。我也不知他怎么知道你和东方亮曾在一起。不过，你也别要深究了。”
　　蓝玉京年纪虽小，却是聪明之极，鉴貌辨色，心知姐姐定有难言之隐，便道，“以他的身份，他是应该这样警告我的。不过，你们可以放心，经过了今日之事，即使我还想和东方亮继续往来，只怕他也要避开我了。”
　　蓝水灵想起东方亮刚才那样仓皇离开的情景，不觉黯然。

蓝玉京道：“ 姐姐，该轮到你说了。 ”
蓝水灵苦笑道：“ 我却不知从何说起！ ”
蓝玉京道：“ 就从你因何要下山寻找我说起吧。 ”
蓝水灵想了一想，笑道：“ 本来有三个原因，但最紧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却已变成不紧要了。 ”
蓝玉京诧道：“ 那是什么原因？ ”
蓝水灵道：“ 你现在恐怕亦己知道，你义父教给你的太极剑法，其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了吧？ ”
蓝玉京道：“ 哦，原来你是要告诉我这个。是不悔师太看出来的吧？ ”
蓝水灵道：“ 不错。我就是怕你尚未知道，万一碰上强敌之时，你使出义父的剑法，那就糟糕透了。但现在你的剑法已经练得比你的义父还好，我自是不用替你担心了。但我不担心你的剑法，却担心你的义父…… ”
蓝玉京心中苦恼，却摇了摇头，说道：“ 义父几乎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一直就对我很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把正宗的剑法教给我，但我不想对他有什么猜疑。 ”
蓝水灵道：“ 我也不信你的义父会存心害你，但这件事情却实在令人猜想不透。 ” 顿了一顿，继续说道：“ 刚才你曾说到，你在路上曾经碰上青蜂常五娘，那么，我要找寻你的第二个原因，料想你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
蓝玉京道：“ 是要告诉我，有个青蜂常五娘意图害我？ ”
蓝水灵道：“ 就在你下山的第二天，这个妖妇曾经到过咱们的家里，威胁爹爹，想要把你抢去。后来，好在师父陪我回家，这才将她赶走。 ”
蓝玉京心里想道：“ 这妖妇几次三番，想要我认她做义母，看来又不像单纯是为了要害我的。 ” 百思莫得其解，问道：“ 慧可大师，你可知道这个青蜂常五娘的来历吗？ ”
慧可道：“ 我当然知道。不过，你却以不知道为宜。 ”
蓝玉京道：“ 为什么？ ”
慧可道：“ 她的背后有个大靠山。和她有交情的武林名人也不少。 ”
蓝玉京道：“ 你是怕我惹她不起。 ”
慧可道：“ 这倒不是。而是因为今后她大概不会来惹你了，她不来惹你，你就不必惹她。 ”
蓝玉京细味慧可的语气，常五娘背后的靠山似乎还在其次，和她有交情的武林名人却是牵连甚广，他心中一动，不觉就想到这点：“ 不知武当派中是否也有这类名人了？ ” 想到了这点，自是不便再问了。
蓝水灵道：“ 第三个原因，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弟弟，你是爹娘最疼的人，你这次突然离家，两位老人家都是十分挂虑。在他们心里，也都有着疑团。弟弟，记得有一次你曾和我提及外间的谣言，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离家，是不是也有一点和那谣言有关？ ” 她提及的那个 “ 谣言 ” 即是有关蓝玉京身世之谜的谣言。
这正是触及了蓝玉京心灵中最隐密的创伤，他自己也还在迷雾中探索，能够和姐姐说什么呢？只能说道：“ 我是奉了师祖遗命下山的，姐姐，请你回去告诉爹娘，叫他们不要胡乱思疑。 ”
蓝水灵好奇心起，说道：“ 师祖叫你去做什么？嗯，能说的你就说，不能说的我也不勉强你说。 ”
蓝玉京道：“ 师祖叫我去找一位武林隐士，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的，

不过，我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你回去告诉爹娘，叫他们不要挂心。对啦，姐姐，你还没有说到你的遭遇呢，刚才和你一起的那位西门姑娘，我听得她好像是叫东方亮做表哥，对吧？你是怎么会跟她在一起的？”

蓝水灵道：“这几个月来，我也碰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接着把别来遭遇告诉蓝玉京。

听她说了别来遭遇，蓝玉京吃一惊道：“西门燕的母亲也会太极剑法？”

蓝水灵道：“我也不知她的太极剑法是否源出武当，但好像和你所使的太极剑法有很大不同。”

蓝玉京道：“我的太极剑法本来是无师自通的，算不得准。”

蓝水灵道：“我的师父虽然尚未传我太极剑法，但我是曾经见她练过的。和我义母的太极剑法似乎也不相同。咦……”

蓝玉京见她神色有异，诧道：“姐姐，你想到了什么，为何不说下去？”

蓝水灵道：“我忽然想起了，有个人的太极剑法倒是和我跟义母学的相似。”

蓝玉京道：“谁？”

蓝水灵道：“牟一羽！”

蓝玉京不懂，为什么她发现这一点竟会吃惊，正想问姐姐，却给一件意外的事情打断了。

此时他们已经走出了断魂谷，但还是在山路上走的，山上忽然有一队人马跑下来。

领队的那个人像个老秀才，摇着折扇说道：“慧可大师，一别三十多年，你老人家没想到在这里碰上我吧？这位是蓝姑娘吧，咱们在西门夫人的百花谷见过的，你记得吗？”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曾经两度到过百花谷的绰号“阴间秀才”的陆志诚。

慧可道：“我是早就料到会碰上你的。反而是来的时候，没碰上你，我有点意外呢。”

陆志诚眼珠一转，已知其理，说道：“韩翔想必曾在大师面前，说我是如何如何的欺压他了！”

慧可道：“他也没有说你什么坏话，不过他告诉我，他的断魂谷是在你的监视之下。”

陆志诚道：“我是因为东方少爷被他软禁在断魂谷，只能采取这个手段。”言下之意，若非投鼠忌器，他早已攻打断魂谷了。

慧可道：“东方亮并不是被韩翔囚禁在断魂谷的。”

陆志诚道：“那为什么他在断魂谷一住就几乎住上了两个月。”

慧可道：“他不是已经出来了吗？难道没经过这里？你没问他？”

陆志诚道：“他是早在一个时辰之前就经过这里了，但他跑得飞快，根本没理会我们。”

慧可道：“既然他不想告诉你们，那我就不能代他说了。不过，有一件事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已经劝服韩翔不要妄图在绿林称王称霸了，所以你们即使不能化敌为友，最少也该是河水不犯井水了。”

陆志诚道：“如果韩翔不来侵犯我们，我们自也不会多事。”

慧可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先表示诚意，把设在这里的岗哨撤去吧。”

陆志诚似乎不大愿意，想了好一会子，不过最后还是勉强说了个“好”

字。

蓝水灵这才有机会问道：“ 你们看见西门燕没有？ ”

陆志诚道：“ 蓝姑娘，我正要告诉你呢。大小姐经过这里，倒是有句话交代下来，她叫我们送你回百花谷。 ”

蓝水灵道：“ 她呢？ ”

陆志诚道：“ 她好像急于去追赶表少爷，就只交代了那一句话。 ”

蓝水灵道：“ 我不回百花谷。 ”

陆志诚道：“ 这怎么可以？大小姐交代下来的事情，我们是决不能违背的！ ”

蓝水灵不觉发了脾气，说道：“ 我又不是她的奴仆，你们要听她的是你们的事，怎能管束到我的身上？ ”

陆志诚道：“ 请蓝姑娘体恤我们做下人的难处。 ”

蓝玉京冷冷说道：“ 陆先生，你是要和韩翔争做绿林盟主的，不嫌自贬身份么？ ”

陆志诚道：“ 西门小姐的父亲本来是我的旧主人，我是出于尊敬旧主人的一点心意，谈不上什么自贬身份。小兄弟，你不懂江湖上的…… ”

蓝玉京道：“ 我或者不懂江湖上的规矩，我只知道任何人都不能勉强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姐弟有我们的家，现在我的姐姐要回家去，天王老子也不能阻拦！ ”他随手一挥，手势不知不觉使出了一招剑式，面前的一棵大树，树上的七截树枝登时折断。

陆志诚吃了一惊，说道：“ 我不敢勉强蓝姑娘去百花谷，但请蓝姑娘容我尽点心意，让我派人送你回家吧。 ”

蓝水灵道：“ 我自己会走。 ”

陆志诚道：“ 姑娘是和令弟一起回家么？ ”

蓝水灵看一看弟弟，说道：“ 不是。 ”

陆志诚道：“ 蓝姑娘，我知道你武功高强，但一个单身女子，在路上总是不大方便。我这里有现成的马车，我叫人驾车送你回去，你在路上也可以有人使唤。 ”

蓝水灵道：“ 我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哪用仆人服侍。 ”

陆志诚道：“ 对不住，我还未曾说得清楚。我并不是派普通的喽兵给你使唤。我的手下也有女的，我是准备派一个富有江湖经验的女头目送你回去。 ”接着笑道：“ 蓝姑娘，你是我们主母的干女儿，其实也算得我们半个主子。不过，你若不肯以主子自居，那也不妨将她当作向导。 ”

蓝水灵见他说得似乎甚有诚意，心里想道：“ 他说的也是实情，我毫无江湖经验，若不是有西门燕与我同行，我在路上不知还要闹出多少笑话。 ”便道：“ 多谢舵主好意，不过，要你特别为我调派寨中首领，我可是不敢当。 ”

陆志诚道：“ 我安排在这里监视断魂谷的部属，本来就是要解散的。那位凤香主原籍湖北，她本来也是要回乡的，我可以叫她将你送到武当山下。 ”

蓝玉京因为自己不能陪姐姐回家，也是不禁有点为这个不通世务的姐姐担心，心里想道：“ 这姓陆的家伙知道我和慧可大师的关系，即使他不是看在西门夫人的份上，谅他也不敢骗我的姐姐。 ”便道：“ 既然陆舵主有这好意，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

陆志诚道：“ 还是蓝少侠爽快。 ”当下立即叫人去请那位“ 凤香主 ”。蓝玉京趁这空暇，和姐姐走过一旁说话。

“姐姐，请你代我侍奉两老，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我的好姐姐。”弦外之音已是在向姐姐暗示，他是将去探索自己的身世之隐了。

蓝水灵眼圈一红，说道：“你放心去吧。”

蓝玉京道：“我最难过的是不能给师祖送葬，但听说举行葬礼的日期已经改了，是吗？”

蓝水灵道：“不错，本来是定在端阳的，但我在百花谷听到的消息，听说已经可能改到七月中方始举行仪式了。”

蓝玉京道：“师祖要我寻找的那位武林隐者，慧可大师只知道他在辽东。要是运气好的话，一到辽东找得着他，我还可以赶得及回来给师祖送葬，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就很难说了。”

蓝水灵道：“只要你不负师祖的期望，即是尽了孝思了。弟弟，你下山的时候，是不是心中存着许多疑团？”

蓝玉京点了点头，说道：“我想，你也是一样。”

蓝水灵道：“弟弟，你比我聪明懂事，但我也有个笨想法，你最好把心里的疑团都弄清楚之后，那时回来也未为晚。”

蓝玉京道：“姐姐，我懂得你的意思，你回到武当山之后，要是碰上什么你觉得难以应付的事情，可以去找无色长老。他为人很好，比无量长老好得多。”

蓝水灵道：“我知道。”

说到这里，只见一辆马车已经从山上跑下来，不多一会，就在他们的面前停下了。

马车上走下来一个中年妇人，陆志诚道：“这位凤香主，年纪不大，做事却是十分能干，弟兄们都叫她做凤大姐的。凤大姐，这位蓝姑娘我就付托给你啦。”蓝水灵过来叫她一声“凤大姐”，叫得她眉开眼笑，说道：“好标致的小妹子，听说你是西门夫人的干女儿，能够服侍你可真是我的福气。我名叫栖梧，你叫我的名字就行。”

陆志诚道：“凤大姐，你这个闺名我都几乎记不起来了。”

蓝水灵道：“不敢当。凤大姐，我是什么都不懂的，以后还得请你多加指点。”

驾车的是个身材显得有点肥矮的汉子，凤栖梧笑道：“蓝姑娘，别客气。我考考你的眼力，你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人的相貌和声音都像男子，但蓝水灵听得“凤大姐”这样说，已经知道她是女子，笑道：“我还从未见过女扮男装，扮得这样像的人。”

凤栖梧道：“她的死鬼当家姓平，弟兄们叫她做平大婶，但你可要记得，在有外人的时候，可得叫她做平大叔。”

那驾车的道：“姑娘，你莫见笑，我是天生这样一副尊容，用不着化装，一站出来，就已经是男子中的丑八怪了。”凤栖梧笑道：“正是因此，所以陆舵主才量才使用，挑你来担当这个差事啊。”那驾车的咧嘴一笑，忽地擘开喉咙道：“请姑娘上车！”声音有如破锣，吓了蓝水灵一跳。

蓝水灵回过头来，准备和慧可大师告辞，忽见慧可大师蹲在地上，手上捏着一团泥土。蓝水灵好奇心起，走过去道：“咦，慧可大师，你干什么，我可要向你告辞了。”

慧可大师道：“你等一等。”把那团泥土捏成了一个泥人，说道：“以前服侍无相真人的那个聋哑道人和你相熟吗？”

蓝水灵道：“ 他又聋又哑，我和他当然谈不上如何熟识，不过碰见了也会点点头的。 ”

慧可道：“ 你把这个泥人替我交给他。以后你若是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请他帮你的忙。 ”

蓝水灵好奇道：“ 那位聋哑道长，听说他来了武当山几十年，从没人找过他的，你和他是老朋友吗？ ”

慧可大师淡淡说道：“ 大概可算得是吧。不过，你知道就好，不必告诉别人。 ”

蓝水灵看那泥人，似个年轻男子，神情生动，竟然隐隐有“ 似曾相识 ”的感觉。心中大奇：“ 这个礼物可也算得奇怪之极了。 ”但她知道慧可托她转交，定有用意。不便在人前多问，就收了起来。

蓝玉京道：“ 姐姐，你善自珍重。 ”

凤栖梧笑道：“ 你放心吧，别的本事我没有，在江湖上行走倒是未曾出过岔子的。有我送你的姐姐回去，包保不会失了她一根头发。 ”

那“ 平大婶 ”一声吆喝，挥起马鞭，驾车走了。正是：

南辕北辙归何处，轻信人言上险途。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附注）

注一：原名“ 郢匠 ”，“ 郢 ”是春秋时代楚国的都城。

注二：文惠君即梁惠王。

注三：说文，踦，一足也。膝举则足单，故月踦。此处或可释为状金鸡独立的姿势。

注四：砉然是皮肉相离声。　然是刀锋把牛解剖的声音。

注五：经首是咸池乐章，会是节拍。

注六：官，主司也，此处承上文，指眼睛而言。意谓庖丁解牛，目方睹其迹，而神已析其形。注七：大却，指间却交际之际。大窍指骨节中空处。注八：是磨石。注九：节指骨节，间是空间。注十：族，指筋络交错聚结处。注十一：谋与磔同，状解脱貌。

第十二回 陌路逢仇施辣手 寒潭照影起疑心

走了几天，蓝水灵发现天气越来越冷，从断魂谷往武当山，是自北而南，此时又正当春夏之交，气候应该一天比一天暖和才对。

这天她们的马车在一片黄土平原上行走，蓝水灵越想越觉得“不对”，正自惊疑不定，忽见有两个人骑马从她们的车旁经过。这两个人年纪都不大，约莫是二十来岁的模样。其中一个作书生打扮。

那书生模样的人似是心情很好，一路和同伴说笑，不过他们在后面的时候，蓝水灵却没有留意他们在说些什么。此时只听得那书生在马上吟诗：“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吟罢说道：“明天就可以到洛阳，看来这次是刚好可以赶得上金谷园的牡丹盛开了。”

他那同伴笑道：“洛阳牡丹甲天下，我就是因为你喜欢牡丹，才特地邀你去作客的。不过，你的目的恐怕还不仅在于欣赏园中之花，而是在于一瞻那位以美貌驰名江湖的‘黑牡丹’的颜色吧？”

这两匹马跑得很快，只听得那书生说了一句：“这是你的夫子自道……”后面的话就听不见了。

洛阳是著名的古都。周时洛邑为东都，战国时即更名洛阳。自周以降，汉、魏、晋、隋、唐、梁、后唐、北宋等朝，都曾以它作过京都。

蓝水灵不知“黑牡丹”是什么人，但却知道洛阳是什么地方。原来走了四五天，还是在河南境内。只不过是从东南部来到西北部而已。

蓝水灵一惊之下，喝道：“停车！”

平大婶似是听而不闻，马车跑得更快。

凤栖梧把蓝水灵按下，说道：“小妹子，别着急，有话好说。”

蓝水灵道：“你们为什么骗我？”

凤栖梧道：“没有呀！”

蓝水灵道：“还说没有？你们答应送我回武当山的，如今却是背道而驰！”

风栖梧道：“不是我们骗你，是西门小姐要你回百花谷！”

蓝水灵气得双眼翻白，说道：“我不是早已对你们的陆舵主说过了吗，我不回百花谷！陆舵主叫你送我回武当山，你也当面答应了的！”

凤栖梧笑道：“西门小姐是我的少主人，陆舵主只不过是我们这帮人的首领。主人的命令比首领的命令更应该服从，所以我只有听西门小姐的了。”

蓝水灵怒道：“岂有此理！快快停车，放我回去！”

平大婶被逼停了下来，不过逼她停车的人可不是蓝水灵。

逼使她不能不把马车停下来的是迎面而来的五个骑士，其中一个脸上蒙着黑巾。五匹坐骑摆开，堵住了去路。

平大婶跳下马车，迎上前去，破锣似的声音喝道：“是哪条线上的朋友？”

为首那汉子笑道：“你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丑八怪，谁和你交朋友？”看来他已是知道这个“平大婶”的来历。

平大婶勃然大怒，喝道：“你这个瞎了眼的小贼，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那汉子道：“管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一古脑儿包下了！”这是黑道的“行话”，人也要，货也要，什么都要的意思。

在他旁边的那个强盗笑道：“大哥，你这话就有点不对了。”

“哪一点不对？”

“车上那风骚的婆娘我还有胃口，这丑八怪么，送给我，我也不要！”

平大婶虽然充当车夫，在黑道上却是个颇有份量的人物，一向横行惯的。俗话说崩口人忌崩口碗，那人将她的尊容拿来取笑，叫她如何还能忍受？“小子，你活得不厌烦啦！”挥动马鞭，立即向那人的坐骑卷去。

她这条马鞭可是用钢丝缠绕的“藤蛇鞭”，柔中带阶，比寻常的马鞭长得多，缠着马的前蹄，那人的坐骑登时人立狂嘶，那人哈哈笑道：“胡缠一通，丑八怪，敢情你是想男人想得发疯了！”但却也不能不在马背上跳下来了。

平大婶一个“回风扫柳”，向那人拦腰扫去，喝道：“我要你的命！”那人手中的钢刀给她的藤蛇鞭缠上了。

那人笑道：“拉拉扯扯干嘛，你想要就要得到的么？”平大婶天生神力，大喝一声“撒刀！”不料那人身躯瘦小，却似钉牢在地上似的，平大婶竟然分毫也拉他不动！

平大婶心头一凛：“这厮的内功似乎比我还强！”藤蛇鞭抖开，“回风扫柳”，扫他下盘。那人陡地喝道：“撒鞭！”快刀如电，贴着她的藤蛇鞭削去。平大婶若不弃鞭，指头非给削断不可。

平大婶也真凶悍，一撒鞭双指就插那人眼睛。拼着被砍一刀，要把那人弄瞎。

那人喝道：“好凶的婆娘！”抛开钢刀，右掌一立。“格勒”一声，平大婶的两根指头给他拗折。平大婶眉头也不一皱，左

掌就向那人的天灵盖劈下。

那人冷笑道：“蛮牛才恃气力。”轻轻一掌拍出，平大婶登时口喷鲜血，跌了个四脚朝天。要知平大婶虽然是天生神力，却不如那人之练过上乘武功，给那人用借力打力的功夫，把她这一掌的力道反送回来，平大婶自是不能不受重伤了。

那人气犹未消，“哼”一声道：“贼婆娘，你要废我的招子，我就让你先尝尝瞎了眼睛的滋味！”拾起钢刀，便要将平大婶的眼睛刺瞎。

凤栖梧叫道：“且慢！”跳下马车，迎上前去，说道：“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可别伤了和气！”

那人冷笑道：“你和我们哪一个是老相好呀？”

凤栖梧忍住气道：“大哥休得取笑，陆志诚陆舵主的名头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我是陆舵主手下的一名香主。”

那为首的汉子走上前来，哈哈一笑，说道：“陆志诚的名头可吓不倒我们。不错，我们知道他是想在绿林称霸的人物，但可惜他志大才疏，连一个本来只图在断魂谷中自保的韩翔都斗不过，老虎都已变了病猫了。”

凤栖梧吃了一惊，心道：这班人的消息怎的如此灵通。说道：“各位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吧？……”

那盗魁不待她把话说完，便即纵声笑道：“我不管什么其一其二，我只知道你那位陆舵主，如今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过你要变成我们的自家人，那也未尝不可商量。”

另一个人接下去道：“我们五人是结义兄弟，四人已经有了妻子，只有一个还未成家。凤香主，听说你的丈夫已经死了，咱们江湖中人是不嫌寡妇的，只要你愿意做我们的义嫂，咱们就是自家人了。”说罢。哈哈大笑。

凤栖梧哪里还能忍受，一声冷笑，说道：“ 我是按照黑道的规矩，和你们打个招呼，你当我是好欺负的吗？ ”

那人笑道：“ 我给你说亲，乃是一番好意，怎能说是欺负？ ”

凤栖梧喝道：“ 狗嘴里不长象牙，我也不怕你们人多势众，你们并肩子上吧！ ”

那盗魁哼了一声，冷冷说道：“ 你当我们是说笑的吗，司马兄，出来！ ”

凤栖梧听得“ 司马 ”二字，不觉一怔。只见那蒙面汉子，已经去了蒙面中，走到他的面前来了。

“ 凤大小姐，你还认得我吗？ ”那汉子侧目斜睨，阴恻恻他说道。

蓝水灵恼恨凤栖梧骗她，已是决意袖手旁观，让这些黑道男女自将火并。但她从马车上看出去，一见那汉子去了蒙面巾，却是吓得几乎叫了出来。

那人脸上伤痕密布，好像车轨一样，交叉纵横，蓝水灵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相貌可怕的人。

凤栖梧冷冷说道：“ 司马操，原来你还未死，亏你还有脸皮在我眼前出现！ ”

刚才那个要给她“ 说亲 ”的强盗摇了摇头，说道：“ 司马兄弟明知你已经嫁过人，他还是用当年的称呼，叫你做大小姐，可知他对你是尚未忘情，你竟然咒他死，真是个没心肝的贼婆娘！ ”

那丑汉道：“ 凤栖梧，我当年向你求婚，你不肯应承也就算了，为何把我伤成这样！哼，我这副尊容就是拜你所赐，即使没有脸皮，也要见你！ ”他说的“ 脸皮 ”可是真的脸皮，他的确已是“ 脸无完肤 ”的。

凤栖梧神色自若，傲然说道：“ 凭你也配向我求婚，当年我不杀你已是对你开恩了。你还想怎样？ ”

司马操唰地拔剑出鞘，冷冷说道：“ 也不怎么样，只要你变成我这副模样！嘿嘿，当年你在我脸上划了十六道伤痕，如今我也同样的在你的脸上划十六道伤痕，只收本钱，不加利息！ ”他怀恨多年，那股怨毒之气令得凤栖梧也不由得暗自打了个寒噤，不敢与他的目光相对。只见他脸上的伤痕抽搐，形容越发可怖，手上的青钢剑闪闪发光，有如毒蛇吐信。

凤栖梧强摄心神，退了两步，喝道：“ 且慢！ ”

司马操道：“ 贼婆娘，你还有何说话？ ”

把平大婶打得重伤的那个汉子说道：“ 司马兄，别太早骂她，说不定她要做你的婆娘呢。你口口声声贼婆娘，岂不是连自己都骂在内里了？ ”

司马操恨恨道：“ 即使她跪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要她！ ”

凤栖梧忍住气尖声说道：“ 龙门帮在黑道上多少也有点名气，我可不想把你们当作下三滥的角色。哪位是龙帮主，请出来说话！ ”

你道她怎的忽然知道了这些人的来历？原来她当年伤了司马操，虽然并不怎样放在心上。但有关司马操的消息，总还是有人告诉她的。司马操三年前加入了龙门帮，她早已知道。所以一认出了是司马操之后，其他四个人的身份，她自是了然于胸了。

龙门帮有一位帮主，三位香主，结为兄弟，合称龙门四霸。帮主名龙霸天，三位香主依次是：殷天德、郑天豪、李文杰，加上了司马操后，改称“ 龙门五霸 ”。

那盗魁应声而出，说道：“ 我便是龙霸天，凤香主有何见教？ ”由于凤栖梧已经喝破他们的来历，龙霸天对她倒是不能不有点礼貌了。

凤栖梧道："好歹咱们也是道上同源，按黑道规矩，我想先请问龙帮主一句，你们此来，是为公还是为私？"

龙霸天道："公又怎样？私又怎样？"

凤栖梧道："你们若是应韩翔之请来对付我的，那咱们就谈公事。谈不拢再按规矩办事。"

龙霸天不置可否，说道："你再说说，若是私事，那又如何？"

凤栖梧道："若是私事，那就只是贵帮的一位香主，和我私人所结的梁子了。按江湖规矩，应该如何，用不着我说，龙帮主知道得比我更加清楚。不过，你们若是不依江湖规矩，凤栖梧大不了也是个死，你们就并肩子上吧！"

龙霸天哈哈一笑："说实在话，我对陆志诚这小子是看不顺眼，但也不至于要把他手下的一个香主拿去当作送给断魂谷主的礼物。"

凤栖梧松了口气道："那么，这就只是私事了？"

龙霸天道："你说错了。是公事又是私事，但却并不是你说的那种公事、私事。"

凤栖梧道："此话怎讲？"

龙霸天道："我不用送礼给韩翔，但陆志诚的手下碰上了我，除非他向我投降，否则我还是不能放过他的。向我投降，就得一切听我的话！"

凤栖梧道："好！那就请龙帮主你出手吧！"

龙霸天道："我还未说完呢，你急什么？不错，这是司马兄弟的私事，但也并不完全是他的私事，别忘了他并非龙门帮一个普通的帮众，他是我们的结拜兄弟。"

凤栖梧愤然道："好呀，你们龙门帮不怕别人笑话，那就并肩子上吧！"

龙霸天道："你又错了，我并不要杀你，只是想令司马兄弟得遂心愿。你别瞧他现在嘴硬，在他出了一口气之后，你再求他，我担保他会娶你的。但你若不肯听话，那我这个做媒人的大哥，只好帮他来个霸王硬上弓了！"

凤栖梧柳眉倒竖，喝道："我敬重你是一帮之主，才和你说江湖规矩。谁知你们都是一样货色！哼，我虽然是女流之辈，宁教身死，也决不会向你们屈服！污言少说，这就请你们一齐上

吧！"

蓝水灵本来是讨厌她的，听了她这番话，也不禁肃然起敬，心里想道："她行事虽然是心狠手辣，但这种宁折不弯的气概，倒是胜过许多男子！"

司马操朗声说道："大哥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要的只是要这泼妇变成和我一样！"说罢，唰的一剑就刺过去。

凤栖梧用的是一长一短的鸳鸯刀。长刀护身，短刀攻敌，招数阴狠异常。但过了几招，也是不禁有点暗暗吃惊："想不到这厮的武功已是远非昔比，倒是不可小觑他了。"

激斗中司马操找到机会，反手一剑，拦腰扫去。这一招他把气力使到十足，当真是剑挟风雷。

哪知凤栖梧是故意卖个破绽给他的，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她的长刀短刀同时攻出，上下交击，登时就把司马操的青钢剑削断了。原来她的内力虽然不及对方，但拿捏时候，却是不差毫厘。

俗语云：刚则易折。司马操虽然得到龙霸天的指点，但运用不当，这就反而为对方所乘了。不过这种以巧降力的手法，必须抓紧时机，时机稍纵即逝，是以凤栖梧这招当真可以说是用得险到极点！

武当派的功夫本来就有借力打力的法门，蓝水灵如今的见识已是今非昔比，心里想道：“凤栖梧这手功夫当然远远不能和本派的功夫相比，但只以手法的巧妙而论，‘不’字辈的师伯师叔的许多门下弟子，恐怕也还不及她呢。”

但马上她又要为凤栖梧捏一把冷汗了。

因为那个盗魁龙霸天已经出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龙霸天不用兵器，只凭一双肉掌，一出手就把凤栖梧镇住。凤栖梧的短刀指到了他的咽喉，他理也不理，一个反手勾拿，就来强夺她的兵刃。凤栖梧的脉门还未给他抓着，已是火辣辣作痛，双刀都给对方夺了。

龙霸天哈哈笑道：“司马兄弟，这婆娘就交给你啦。我已经替你剥掉这母老虎的牙，你喜欢拿她怎么样就怎么样！”

凤栖梧失了双刀，确是像老虎被剥了牙齿，而且她的气力亦已被龙霸天消耗殆尽，不但是没牙的老虎，和病老虎也差不多了。

司马操狠很几鞭，一鞭一条血痕，转眼之间，凤栖梧上身的衣裳，已是给他打得化成片片蝴蝶，整个背脊都裸露了。

蓝水灵心中不忍，但想这件事本来就是凤栖梧做错在先，受这报应也是活该。“双方都不是好人，我又何必理他们的闲事。”索性背转了身，不再看他们了。

凤栖梧给他打得遍体鳞伤，哼也不哼一声，滚到了马车旁边，攀着车辕爬上去。

司马操冷笑道：“你上了车就跑得了吗？”噼啪两鞭，把拉车的两匹马打跛，马车倾侧，蓝水灵只好揭开车帘，跳下车来。

司马操呆了一呆，说道：“哈，原来车上还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丫头！”

蓝水灵道：“你的气也已经出了，就饶了她吧！”

司马操狞笑道：“饶了她，说得这么容易？嘿嘿，我倒要问你，你是她的什么人？是她的干妹子还是她的私生女儿？你来替她求情！”

蓝水灵哪曾听过如此粗鄙的言辞，禁不住心中着恼，说道：“我不是向你求情，我是看不过眼，你做得太过份，放下你的鞭子！”

司马操哈哈大笑：“你这小丫头竟敢教训起我来了，你是不是也想尝尝皮鞭的滋味？”

蓝水灵冷笑道：“你要打我，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不信，你就试试！”

司马操性情暴躁，早已不耐烦了，唰的一鞭就打过去，喝道：“好，你要试一试皮鞭的滋味，那就让你尝尝。”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寒光闪电，耀眼生缬，一连串噼噼啪啪好像炒熟了的豆子爆裂的声音，转眼间司马操手上的那条藤蛇鞭已是作寸寸断，剩下的只有短短一截了。

龙霸天打了个哈哈，说道：“好剑法，小姑娘，你是武当派的吧？”

蓝水灵道：“你管我是什么派的，我伤了你的手下，你要是不服气，尽管上来。”

殷天德道：“杀鸡焉用牛刀，小姑娘，我和你比划比划。”他是“龙门四霸”中的老二，本领也只是仅次于龙霸天，刚才把平大婶打得重伤的那个人也就是他。

平大婶这时方始有了知觉，但神智仍然未清，她躺在地上嘶哑着声音叫道：“凤香主，你替我报仇！”她可不知，她的“凤香主”亦已是遍体鳞伤

了。

蓝水灵心里想道：“ 平大婶固然讨厌，这个人更加可恶，我即使不能替她报仇，也得给这个恶贼一点惩戒。 ”

殷天德踏步上前，冷冷说道：“ 江湖汉子，脑袋丢了不过结个疤。本领好的杀别人，本领不济的被人杀。小姑娘，有本领的你尽管杀了我！ ”

蓝水灵道 :“ 我不想杀你，你喜欢刺瞎人家的眼睛，我只想废你的招子。”江湖术语，“ 招子 ” 亦即眼睛的意思。

殷天德不怒反笑：“ 小姑娘，你要废掉我的招子？嘿，嘿，我只知道武当派有个剑法高强的无色道人，这可倒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

蓝水灵道：“ 要废掉你的招子，也无须请他老人家出手！ ”

殷天德道：“ 好，那你就来试试吧！ ” 他用的是一对虎头钩，双钩盘旋，登时就向蓝水灵展开攻击。蓝水灵用了一招 “ 玉女投梭 ”，快剑还击。

殷天德喝声 “ 来得好！ ” 左钩往下一沉，右钩往上一带，蓝水灵的剑给他引过一旁，若非变招得快，几乎就要被他这股牵 “ 引之力夺出手去。

原来在兵器之中，虎头钩、万字夺之类的兵器，具有克制刀剑的性能，蓝水灵出道未久，哪里懂得？是以甫一交手，就给对方在兵器上占了她的便宜。

殷天德得势不饶人，双钩霍霍展开，剪、扎、吞、吐、勾、锁、抽、撒。俨如两道银蛇，贴着蓝水灵的剑光飞舞。蓝水灵的连环夺命剑法本是快如闪电的，受到双钩克制，渐渐施展不开，剑法越来越慢了。

殷天德正自得意，蓝水灵的剑法突然一变，缓缓划了一道圆弧，殷天德的双钩非但 “ 锁 ” 不住她的剑尖，反而不由自己的跟她转了一个圈圈。原来蓝水灵的剑法已是从至刚变为至柔，一变而为太极剑法了。可惜蓝水灵火候未够，距离 “ 收发随心 ” 的境界还远，变化只能慢慢的来，否则殷天德早已钩折人伤了。

殷天德双钩一振，刚刚摆脱她的缠绕，陡然间只见蓝水灵的身形已是平地拔起，龙霸天喝道：“ 老二，小心！ ”

话犹未了，蓝水灵一招 “ 白鹤亮翅 ” 已是斜飞削下。她的太极剑法虽然未够火候，但这招 “ 白鹤亮翅 ”，她是曾经见过东方亮、牟一羽以及她的弟弟的各自不同的变化，可说是她最有 “ 心得 ” 的一招，纵然比起她的弟弟还差得远，但殷天德已是无法抵挡了。

这刹那间，殷天德只觉剑光在他眼前闪耀，眼皮一片沁凉。心中惊骇之极，只道蓝水灵果然是要来刺瞎他的眼睛，眼睛不自觉的闭上。

他没有感觉疼痛，对方那把剑也似乎不在他的面前了。但听得蓝水灵冷冷说道：“ 平大婶的眼睛没有给你弄瞎，算是你的运气！ ”

殷天德张开眼睛，没瞎。但在他的眼前，却有一丛细如游丝的毛发正自随风飘散。看清楚了，比头发更细，他本是浓眉大眼的，眼皮也有异样的感觉。他把手一摸，这才发觉他的浓眉已是给削得干干净净，那随风飘散的正是他的眉毛。

眉毛被削比头发被削更加难堪，在江湖人物的习惯用语中，“ 削眼眉 ” 是等于 “ 失面子 ” 的，而且是最失面子的事。

殷天德一声怒吼，叫道：“ 大哥，小弟栽了，没脸再跟你啦！ ” 飞身跳上马背，疾驰而去。

龙霸天哈哈一笑，说道：“ 胜败兵家常事，老二也太看不开了。好，小

姑娘，我来领教你的高招！”不容蓝水灵答话，立即出手。

龙霸天的本领比起殷天德来，又高得多。他双手空空，只凭一双肉掌，来斗蓝水灵的宝剑。蓝水灵一剑刺去，龙霸天斜身上步，右掌横扫，左掌一挥，刹那之间，还了两招。蓝水灵的剑点被他掌力震歪，非但刺不着他，反而险些被他打着。

一阵清风吹过，蓝水灵忽地想起本门武学有云：“任彼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心道：“本门武学的精义在于借力打力，以柔克刚，我怎能忘了？”

“借力打力，以柔克刚”的诀窍她是懂的，不过，在武当山的时候，她只能用在掌法上，剑法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法门，她可没有试过。

心念一动，剑招随变，她顺着龙霸天的掌势，缓缓划了一道圆弧，果然化解了对方的七分力道。虽然他在剑法上还不能借力打力，但把对方的力道牵引开去，纵然只能牵引七分，龙霸天已是伤她不得。

但龙霸天功力既深，经验又极其老到，他试了两招，已知蓝水灵功力甚浅，不到他的三成。登时得了个主意：“这丫头的剑法虽然不弱，火候却还未够。久战下去，我仍然可以稳操胜券。”于是每一招都只使出六七分力道，但掌势却是绵绵不绝，令蓝水灵无法摆脱。

蓝水灵每一招都只能化解对方七分力道；本门的内功心法，她又未能运用自如，因此，即使她每一招所用的气力都较对方为少，还是有所耗损的。过了半炷香时刻，她已是额头见汗，渐感不支了。

她银牙一咬，趁着气力尚未衰竭，飞身掠起，剑锋斜削而下，再一次使出她拿手的“白鹤亮翅”一招。

龙霸天见过殷天德败在她这一招之下，焉能没有准备？当下一招“举火撩天”，左掌托她肘尖，右掌抓她的琵琶骨。但尽管他有准备，这一招的精妙之处，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刹那间，倚着马车的凤栖梧，和站在旁边观战的郑、李等人，都是不由得手心捏了一把冷汗！

为什么他们的掌心捏着一把冷汗，因为这一招的形势若然不变，龙霸天的一条臂膊就得给蓝水灵削了下来，蓝水灵的琵琶骨也非给他捏碎不可。

两败俱伤的局面看已是无法挽回，却忽然有了个出人意表的变化，变化就发生在那千钧一发之间。

龙霸天的左掌伸出来托她肘尖，指头已经触及她的衣裳，忽地腿弯好像给蚂蚁叮了一口，这一叮登时令得他的膝盖麻软，不由自己的就跪了下来。

他突然矮了半截，蓝水灵的剑光过处，只削下了他的两根指头。

他本来是算得很准确的，蓝水灵的身子落地之时，他右手的这一抓，就刚好可以抓碎她的琶琶骨。即使他的左臂断了，也能废掉蓝水灵的武功，但也由于突然矮了半截，这一抓也就只能抓着地上的茅草了。

蓝水灵落下地来，呆了一呆，说道：“你这是干嘛？”

平大婶已经醒了转来，哈哈笑道：“这你都不懂，他是在向你跪地求饶呀！”声音虽然还是嘶哑难听，但却充满了快意。

蓝水灵道：“龙帮主，你向我行这大礼，我不敢当，但你既然求饶，我就饶了你吧！”

龙霸天跳了起来，满面通红，喝道：“偷施暗算，赢了也不光彩。”

蓝水灵“咦”了一声道：“你是说谁？” 凤栖梧冷笑道：“谁暗算你，

我看你是在找遮羞的藉口吧。

哼，你以一帮之主，欺负一个小姑娘，又有什么光彩？”

龙霸天哼了一声，飞身上马。

郑天豪叫道：“大哥……”龙霸天道：“我没本事做你们的大哥，不走，还在这里丢人现世么？”他刚才还在说“胜败兵家常事笑殷天德不够洒脱，但到了他的头上，他也同样的老羞成怒。

郑天豪不敢说话，赶快跟着上马，李文杰和司马操更是早就想跑了的。当然也是争先恐后地逃了。

转眼之间，龙门帮的人已是走得干干净净。

凤栖梧叹道：“可惜！”

蓝水灵冷冷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凤香主，我劝你也算了吧。”她本来一直叫凤大姐的，忽然改了称呼，凤栖梧也知她是对自己不满了。

凤栖梧勉强笑道：“蓝姑娘，我是可惜你没有夺下他们的坐骑。”她们那两匹马已给司马操打破了脚，不能再拉车了。

平大婶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折下一根树枝当作拐杖。走向她道：“蓝姑娘，你真好剑法，多谢你给我报了仇。”

蓝水灵道：“平大婶，你伤得怎样？”

平大婶道：“皮粗肉厚，死不了！”

蓝水灵道：“你们要不要金创药，另外，我还有师父赠给我的三颗小还丹。”小还丹是能治内伤的药丸，武当山道观炼的小还丹和少林寺炼的小还丹同样有名。

平大婶道：“姑娘不用担心，医外伤内伤的药我们都有。凤香主的伤依我看也只是皮肉之伤，敷上金创药，过几天就会好的。用不着那么珍贵的小还丹。”

蓝水灵道：“好，那你们就好生养息吧，恕我不陪你们了！”

凤栖梧叫道：“蓝姑娘！……”

蓝水灵冷冷说道：“你们还要强逼我去百花谷吗？”

平大婶道：“说老实话，我是只知遵从大小姐的命令的，倘若我没受伤，即使明知打不过你，我也定要阻你离开，但现在当然只好让你走啦！”

凤栖梧却装出笑容说道：“蓝姑娘，你误会了，我只是惭愧报答不了你的恩德，连多谢都未曾说一声呢。”

她这话倘若是在前几天说的，蓝水灵或者会受她的感动，如今蓝水灵已经识破她的本来面目，她那蜜语甜言，她那虚假的笑容，只是令得蓝水灵想要作呕！

“用不着多谢，”蓝水灵冷冷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赶走龙门帮，只是因为他们先犯了我。”回过头来，对平大婶道：“平大婶我倒是喜欢你的直言，我也和你说老实话，倘若不是看在你们小姐的份上，说不定我也会对你不客气呢！”

这话其实是说给凤栖梧听的，说罢她就转过身走了。

“西门燕说得不错，人心险恶，做人可不能太过老实。嗯，不知她现在已经追上了东方大哥没有，但愿她得遂心愿。”她想起东方亮，不由得心头一阵发热，赶忙加快脚步，好像加快脚步，就可以把东方亮的影子甩开一样。

她不知填怎样才能回到武当山，只能向着回头路走。走上山路，极目四望，不见人烟。只是隐隐听得远处的水声虫鸣。

忽然有个人从树林中出来，出现在她的面前，微笑说道：“水灵，你受惊了！”

“咦，小师叔，你、你怎么也来了这里？”蓝水灵抬起头来，看清楚了是准之后，不由得又喜又惊，惊喜之中还夹有几分莫名其妙的恐惧。

这个人正是牟一羽，是指使她“不择手段”去暗杀东方亮的牟一羽。

牟一羽笑道：“也算不得是巧遇，我已经跟了你两天了。”

蓝水灵恍然大悟，说道：“刚才是不是你用暗器助我打败了龙霸天？”想起和龙霸天那一战，心中犹有余悸，能够逃过“两败俱伤”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实属侥幸。龙霸天当时指责有人偷放暗器助她，她过后细思，亦是不能不半信半疑了。

牟一羽道：“也算不得是什么暗器，只不过是一枚小小的石子。”

蓝水灵道：“小师叔，你说你已经跟了我两天？”言外之意，却为何直到如今方始露面。

牟一羽道：“你那位凤大姐的武功虽然不算怎样高明，在江湖上的名气倒是不小。我见闻不广，但恰巧知道她的来历，我就是因为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会跟她们混在一起。所以决定暂不露面，看看她们要和你到哪里去。”

蓝水灵暗暗吃惊，凤栖梧和平大婶都是非常精明的黑道人物，给他跟踪两天，居然都没发现！同时在她听了牟一羽所说的话之后，又隐隐觉得似乎有点什么不对。什么“不对”，她说不上来，只是觉得牟一羽跟踪了她两天，多半还有别的原因，不会是像他所说的那样简单。

“为什么我会跟她们混在一起，这个，说来话长！”

牟一羽微微一笑，打断她的说话：“我跟在你们后面，你和她们吵架，我也都已听见了，所以用不着你告诉我啦，不过，在我们上次分手之后的这三个月当中，你大概也还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吧？”蓝永灵不觉有点着慌，说道：“我虽然找着了东方亮，但后来却又因为一桩意外的事情，只是和他同行一天就分开了。”

牟一羽道：“我知道，你是给他的表妹西门燕强邀了你到她家中作客去了。对啦，百花谷是在什么地方，我还要问你呢？”

蓝水灵道：“我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只知那座山叫做什么念青唐古拉山，山名甚为古怪。”

牟一羽道：“哦，那么这是远在回疆的了。”

蓝水灵心念一动，说道：“东方亮和西门燕是表兄妹，你是不是本来打算跟踪我们到百花谷的？”

牟一羽苦笑道：“你以为我是想找东方亮算帐么？可惜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本事。”

“你决意不回百花谷了？”牟一羽问道。

蓝水灵道：“不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和凤栖梧闹翻的。”

牟一羽道：“西门燕不是待你很好吗？”

蓝水灵心头苦笑，说道：“她待我再好，我也不能把她的家当作我的家，我离开爹娘已有三个多月，再不回去，只怕他们等也等得心焦了。”

牟一羽似笑非笑，说道：“你不回百花谷，就只是为了思家吗？”

蓝水灵道：“还有什么？”

牟一羽道：“你是害怕在百花谷又见着东方亮吧？虽然你曾经答应过我愿尽你的所能将他除掉，其实你是舍不得杀他的！”

蓝水灵给他说中心事，佯嗔说道：“ 小师叔，你是开玩笑的呢，还是说正经的？ ”

牟一羽道：“ 玩笑的怎样？正经的又怎样？ ”

蓝水灵道：“ 你若是和我开玩笑，开这样的玩笑，我就要骂你为老不尊。若是说正经的，那你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又何必叫我替你办事！ ”

牟一羽笑道：“ 你这张小嘴巴倒是好厉害。 ”

蓝水灵续道：“ 说正经的，机会已经溜走一次，那就很难有第二次了。何况。如果他和西门燕已经回到百花谷，我又怎能够时常接近他呢？ ”

牟一羽道：“ 好吧，那么这件事就作罢论。不过，我可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 ”

蓝水灵刚刚松了口气，不觉又有点紧张起来，说道：“ 什么事？ ”

牟一羽道：“ 我听说东方亮和你的弟弟曾先后在断魂谷出现，陆志诚那班人是在断魂谷外面豹山头安窑立柜的，你既然是和他手下的香主从那里出来，想必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 ”

蓝水灵道：“ 不错，我曾经到过断魂谷，我到那里的时候，玉京正在和东方亮比剑。后来他们都跑了。 ”

牟一羽道：“ 比剑？他们比剑？ ” 蓝水灵道：“ 你不相信吗？这件事断魂谷里的人都知道的。你不妨去…… ” 牟一羽道：“ 我不是不信，我只是想要知道他们是为了何事比剑？ ”

蓝水灵道：“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比剑决不是当玩耍的！你该不会怀疑玉京是和敌人勾结吧？ ”

牟一羽道：“ 你言重了。我只是恐怕令弟年纪轻，容易上坏人的当而已。既然他已经和东方亮闹翻，我也可以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了。他对这件事情是怎样说的？ ”

蓝水灵道：“ 他是和一个老和尚一同离开断魂谷的，他们行色匆匆，弟弟只是问了我几句家中的情形，托我替他侍奉家中二老。 ”

牟一羽道：“ 他去哪里，总不至于不告诉你吧？ ”

蓝水灵倘说没有，那就是有违情理之常了。只好说道：“ 听说他们好像是要去辽东。 ” 牟一羽道：“ 去辽东做什么？ ”

蓝水灵道：“ 听那老和尚说，似乎是要去找一个人。 ”

牟一羽道：“ 什么人？ ”

蓝水灵嗔道：“ 那个人是老和尚的朋友，他不说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也别问我的弟弟为什么要陪他去，我可不是一个多嘴的姑娘，要是在老和尚跟前絮絮不休问他，又怕惹人讨厌，嗯，小师叔，你的盘问有完没完？ ”

牟一羽笑道：“ 我要是再问下去，只怕就要惹你讨厌了。好了，你回去吧。但你可知道怎样走才能回到武当山么？ ”

蓝水灵一怔道：“ 你不回山？ ”

牟一羽道：“ 我倒是很想陪你回去，只可惜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情要办。 ”

蓝水灵倒不是讨厌这个小师叔，但和他一起，总是难免心情有点紧张，当下松了口气，说道：“ 路在口边，你不必替我担心。 ”

牟一羽道：“ 那就不如现在问我好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正是靠近黄河边的风陵渡了。 ” 蓝水灵心道，怪不得隐隐可以听见水声轰鸣。牟一羽给她指路倒是说得甚为清楚，一面说一面还用树枝在地上划出地图。

蓝水灵道：“ 多谢你啦，小师叔。 ” 牟一羽笑道：“ 其实我也比你大不

了多少，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请爹爹收你为徒，那时你就变成了我的小师妹，可以叫

我做大师兄了。”

蓝水灵半开玩笑半认真他说道：“好稀罕么？师祖什么时候下葬？”

牟一羽道：“好像已经定了是下月初八，你还来得及回去参加葬礼。”

蓝水灵不禁有点奇怪，暗自想道：“他的爹爹是新任掌门，他却不回去给前任掌门送葬，他有什么更紧要的事情呢？”

不过她也不想查根问底了，能够摆脱牟一羽在她是求之不得的事。

但不料正在她要离开的时候，忽听得有个熟悉的清脆的声音叫道：“且慢！”

出现在她面前的竟然是西门燕！

西门燕杏脸含嗔，说道：“蓝水灵，为什么你不肯回百花谷？”

蓝水灵又惊又喜，咦了一声，说道：“东方大哥呢，你没找着他？”

西门燕道：“关你什么事，我只问你，为什么你不肯回去？”

蓝水灵道：“我不是早已告诉了你吗？我要回家。”

西门燕道：“我待你有什么不好，想不到你这样讨厌我！”

蓝水灵不觉也有点着恼了，说道：“你怎能这样缠夹不清，这是两回事！”

西门燕道：“我就是这样缠夹不清的了，哼，你讨厌我不打紧，还累得凤栖梧和平大婶受了重伤！”

蓝水灵道：“你讲不讲理，她们受伤，与我何干？龙门帮的人伤了她们，还是我帮她们打跑那班人的呢！”西门燕道：“她们是奉我的命令送你回百花谷的，若不是因为她们要陪你回去，她们又怎会碰上龙门帮那班臭贼！”

这可真是不可理喻，但蓝水灵却也是不止一次领教过她的“不可理喻”的了，心里想道：“看来她是因为迫不上东方大哥以至心中烦躁。”便道：“我不想和你吵架，燕姐，你还是早点回去吧，说不定东方大哥已经在你的家中等你了。”

西门燕道：“他才不会等我呢。他对我还没有对你好！”

这句话可是充满醋味，令得蓝水灵为之愕然。

西门燕杏眼圆睁，说道：“你说，他为什么要躲避我？”

蓝水灵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说道：“你们闹的什么别扭，我怎能知道？这次在断魂谷，我们是一起和他见面，我和他也只不过是说了两句话。”

西门燕道，“他和我可一句话也没有说！”

蓝水灵忍受不了她的无理纠缠，不禁也有点儿生气，冲口而出，说道：“他不理你，你怎能迁怒于我。”

西门燕喝道：“不许走，你跟我回去！”

蓝水灵怒道：“你讲不讲理？”

西门燕道：“你说我不讲理，我就不讲理！待东方亮回来，我才放你回去。”

牟一羽忍不住笑道：“她说不讲理，其实也还是有她的道理的。”

蓝水灵道：“哦，她有什么道理？”

牟一羽道：“她是害怕她的表哥喜欢上你，你在外头，说不定又会跟她的表哥走在一起的。所以她必须把你留在她的身边，才能放心得下。”

西门燕怒道：“胡说八道，你是什么人？”

蓝水灵道：“他是我的小师叔。”

西门燕怔了一怔，说道：“ 哦，你就是那个牟一羽吗？ ” 牟一羽笑道：“ 什么这个，那个？普天之下，就只有一个牟一羽。小师妹，你走吧，她喜欢歪缠，就让我和她歪缠。 ” 蓝水灵巴不得有人替她出头，笑道：“ 燕姐，你有了对手，恕我不奉陪了。 ”

西门燕唰的一剑指到她的面门，喝道：“ 你要走就走给我看！ ”

燕水灵只好出剑格开，但一来由于她无心恋战，二来她的剑法的确也还是比西门燕稍逊一筹，西门燕一招“ 覆雨翻云 ”，就把她的剑压下去了，冷笑道：“ 你跟我妈妈学的剑法，就能把我比下去吗？叫你那小师叔来…… ”

话犹未了，只听得“ ” 的一声，牟一羽果然接受她的“ 邀请 ” 来了，一出手就把她的剑挑开。

“ 西门姑娘，你让我的小师妹回去。你要找东方亮，我可以帮你忙！ ”

西门燕怒道：“ 谁要你帮我的忙？ ”

蓝水灵心中暗笑 :“ 这可真是现眼报，她要缠我，却被小师叔缠上了她。” 趁这时机一溜烟跑了。

牟一羽笑道 :“ 你不相信我能够帮忙你寻找表哥吗？我说的可是真话。 ”

西门燕气得七窍生烟，喝道：“ 好哇，牟一羽，我正要找你算帐！ ”

牟一羽笑道 :“ 我好像以前没见过你，不知欠了你什么帐？ ” 蓦地省起，说道：“ 对了，我曾经和你的表哥打过一架，你是为这事恼恨于我？ ”

西门燕道：“ 你是我表哥的手下败将，何须我替他算帐。 ”

牟一羽道 :“ 那次我是有心让你的表哥一招的，你当我是当真败给他么？不过，你既然不是为了表哥，那又是为了什么西和我算帐？ ”

西门燕道 :“ 说算帐或者严重一些，我，我是不服气！ ” 西门燕道 :“ 妈妈把你赞得天上有，地下无，分明是表哥赢了你，她却还是说表哥比不上你。”

牟一羽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说什么‘ 那个牟一羽 ’，原来就是因为她的妈妈称赞过我。 ” 西门燕的父亲西门牧是二十年前的绿林盟主，母亲殷明珠也有江湖上第一美人之称，夫妻俩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牟一羽当然知道她的父母是谁。但西门牧和殷明珠乃是和他的父亲同一辈的人物，他可是从没见过的。后来西门牧去世，殷明珠隐居百花谷，他更是无缘得见了。“ 奇怪，她的母亲又怎的会知道我呢？即使因为爹爹是武林名人，她知道中州大侠牟沧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她又怎能知道我的武功深浅以及人品如何呢？若非知道底细，又怎会下了个我比东方亮高明的评语？ ”

西门燕冷笑道：“ 呸，我妈妈赞你，你好得意么？ ”

牟一羽道 :“ 我与令堂素昧平生，多谢她对我谬加赞赏，我是愧不敢当。但也不能不兴知己之感了。 ”

西门燕道：“ 原来你也知道这是谬赞的！哼，我也不懂妈妈因何胡乱赞你。她赞你，我不服气！来，来，来，我和你比剑，你若胜不了我，你就莫胡乱吹牛！ ”

这件令她“ 不服气 ” 的事，她早就想发泄了，此际又正是她心情恶劣的时候，是以不加考虑的就把母亲的话和盘托出，跟着怒气冲冲的一剑就刺过去。

牟一羽长剑一圈，还了一招“ 三转法轮 ”，要把她的剑绞出手去。西门燕道：“ 你会划圈，难道我就不会？ ” 也反手划了一个圈圈，果然把牟一羽的那股牵引之劲解了。

牟一羽心里想道：“ 东方亮会使太极剑法，这一招想必是东方亮教给她

的。”但又隐隐觉得似乎有点什么“不对”。过了几招，西门燕见招拆招，见式拆式，牟一羽这才发觉“不对”之处是在什么地方。

太极剑法讲究的是“圆转如环，无使断缺。意在剑先，绵绵不绝。”只要领悟剑理，随意挥洒，都合章法。因此明师授徒，但求神似，不求貌似。不过由于各人的领悟不同，不同的师父教出来的徒弟，在同一招的剑法上还是可以看出“剑势”上的差异的。

东方亮那次和牟一羽交手，只是使出几招太极剑法，如今牟一羽在试了西门燕几招之后，便即发现他们的“剑势”乃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圆转”这一方面，东方亮的剑法高明得多，但“锐利”之处，却是西门燕更胜。

牟一羽好生纳罕：“看这情形，他们最初学剑之时，似是同出一师。但后来却有了不同的师父。东方亮学得更精，西门燕懂得的太极剑法则似更多。这是什么道理？”他毕竟是太极剑法的大行家，虽然不是猜得全中，亦已是八九不离十了。原来东方亮和西门燕的太极剑法都是西门燕的母亲教的，但那日东方已参悟出来的。

以牟一羽在剑法上的造诣，本来不难在十招之内将她打败，但因好奇心起，特地让她打成一个平手局面。十数招一过，另一个令得牟一羽更加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他一交上手，就觉得西门燕的“剑势”似乎颇为熟悉，此时蓦然一省，这不就是父亲教给自己的剑法吗？

牟一羽的父亲在太极剑法上是自成一家的，和无相、无色都不相同。武当派一众弟子之中，懂得他父亲剑法中的奥妙的，就只他一人而已。为什么西门燕也好像深悉呢？她当然不可能是跟他的父亲学的，这可令得牟一羽百思莫得其解了。

西门燕似乎亦已发觉自己的形势不妙，唰唰唰连环三剑，拼命抢攻，剑势宛如波浪，划出一个个不规则的弧形，刚中寓柔，有六七分太极剑法，又不全是太极剑法，饶是牟一羽见多识广，一时间也看不透她这剑势是怎样变化出来的。

原来西门燕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已经去世。因此她的剑法，主要是跟母亲学的。但她父亲遗留下的剑谱，她在年纪稍长之后，也曾拿来自学，有不懂的地方，就求母亲指点。她父亲的剑法名为惊涛剑法，是属于阳刚一路的。她的母亲虽然懂得，却是未能侗悉其中奥妙。只因她是西门家的女儿，不能不让她继承家学。这么一来，她的剑法虽然兼具两家之长，却还是以太极剑法为主了。

现在她所用的一路剑法，就是把太极剑法“溶”入惊涛剑法之中的。那些变化，一大半是她母亲所创，一小半是她顺着剑势的自出机抒。

牟一羽若出全力，自是不难将她击败。但因好奇心起，不愿倚仗功力取胜，只在剑法上与她较量，西门燕那些“古怪”的招数，他在急切间难以破解，倒是给她杀得有点手忙脚乱了。

西门燕得势不饶人，又是连环三招，急速抢攻。牟一羽心道：“她试用新招，我何不也试角新招？”剑势缓缓削出，弧圈好似波纹似的平铺开去，说也奇怪，这样缓慢的剑势却把西门燕的急攻化解了。

这一下连牟一羽也是始料之所不及，原来这一招名为“卧听松涛”，乃是他的父亲近年所创的剑法，他还未学得到家的。

只因这一招以剑理而论，是最适宜于化解对方的连环剑招的，他才冒险

拿来一试。心里本来还在打算，若是抵挡不住，就用内力震飞西门燕的剑的，谁知无须运用内力，已是能够化解。

西门燕攻势受挫，自知父亲的剑法练得还未到家，只好又再变回得自母亲所授的太极剑法了。牟一羽一招得手，也就不断的用新招来试探她。

这一试探，登时又获得一个新的发现，他若是用父亲近年所创的剑法，西门燕就不知如何应付，但若是用父亲在三十岁以前的剑法，亦即是他现在已经学到了手能够运用得非常纯熟的剑法的话，西门燕却反而能用同样的剑法应付。

牟一羽奇怪之极，“ 这种现象，若依常理来说，只有一种解释。她是爹爹三十岁以前所收的弟子。 ”但当然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他的父亲今年已有五十多岁，二十岁的时候，西门燕还没出生。

不错，另外还有一个“ 可能 ”，西门燕的父母在二十多年之前，曾经跟他的父亲练过剑法。但这个“ 可能 ”其实也还是不能成立的。西门燕的父母是鼎鼎大名的绿林人物,而且和他的父亲是同一辈,又怎能做他父亲的弟子？偶然切磋或有可能，但西门燕使出来的太极剑法，可绝不是只凭偶然的切磋就能够练成功的啊。

牟一羽百思不得其解，隐隐觉得其中隐藏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秘密。西门燕所懂得的太极剑法都已在他面前施展了。他也无须再试探下去了。他卖个破绽，让西门燕的招数使老，一个斜斜划出的剑圈，登时把西门燕的剑势都封住了。“　 ”的一声，西门燕的剑脱手坠地，牟一羽的剑尖指到了她的咽喉。

西门燕闭上眼睛，喝道：“ 有胆你就杀了我，妈妈不给我报仇，表哥也会给我报仇的！ ”

她口里是这么说，心里其实是十分害怕。那明晃晃的剑尖，贴近她咽喉，她不敢张开眼睛，已是准备闭目受死了。

过了一会，她忽然感觉剑气好像没有那么冷森森的了，对方也好似动也不动，那种异样的寂静令她不由自己的张开了眼睛。

张开眼睛，她不禁又是奇怪，又是害羞，又是气恼！只见牟一羽的剑尖垂下，一双眼睛却是睁得大大的，几乎是贴近了来凝视她的粉脸！

牟一羽凝视她的粉脸，记忆却回到许多年前。

他的母亲已经病了三个月，就快过年了，他的父亲还未回家。

他虽然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对大人的事也懂得一些了。父亲的秘密他也略有所知，有些是从下人的窃窃私议中偷听到的，有些是从母亲对父亲的“ 数说 ”中偷听到的。

他在母亲的病榻前不由得气愤说道：“ 爹爹准是又给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迷着了！ ”

母亲道：“ 不要骂你爹，也不要骂那女人。她并不是不要脸的野女人！ ”

他大为不平，立即说道：“ 妈，你的心肠也未免太好了，那个不放爹爹回家的女人，分明是个人所共知的淫贱女人，你还要替她辩护。 ”

他母亲道：“ 淫贱？是谁说她淫贱的？ ”

“ 你不要追究是谁告诉我的，总之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

“ 哦，你知道是谁？ ”

“ 江湖上有名的毒妇，外号‘ 青蜂 ’的常五娘。 ”

妈妈叹了口气，“ 如果是青蜂常五娘那倒好了。 ”

他吃了一惊，说道：“那女人比常五娘更毒？”

他母亲道：“不，她是个气质高贵的女人，有才有貌，武艺也高，样样都胜于我。”

“妈，我可不相信还有比你更好的女人。”

妈妈苦笑道：“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世上最好的女人。但我对那女人的好处还说得不够呢，她不只是样样都胜于我，而且是远胜于我！”

他疑惑不已，说道：“妈，你也太长敌人志气了。但我还是不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你不懂吗？你的爹爹准是不会喜欢像常五娘那样的女人，即使有过孽缘，那也不过逢场作戏而已。所以，如果那女人是常五娘的话，我倒放心了，因为她是不能令你的爹爹一直迷恋她的。”母亲说道。

他这才懂得妈妈的意思，说道：“那么爹爹准是真正喜欢那个女人了？”

母亲避而不答，只道：“你爹也是真正喜欢我的。”

“那就是爹爹的不对了，爹爹有大侠之名，怎么可以这样三心二意？”

“不要怪你爹，也不要怪那女人，这是，这是……唉，也不能说是孽缘，只能说是命运。”

“那女人是谁？”

“别去管你爹的事，你爹，其实他，他的心也是够苦的。”

当时他对母亲说的话是一点都不懂的，现在他凝视西门燕的粉脸，却是忽然如有所悟了。

他和西门燕不过是刚刚相识，但眼前的西门燕却好像是她早已熟悉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他凝视西门燕的粉脸，蓦地心中一动：“莫非那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西门燕的母亲殷明珠出身武林世家，年轻时曾被誉为“武林第一美人”，下嫁西门牧，又变成了绿林盟主的夫人，气度高华，才色双绝，直到如今，还是为人津津乐道。

她具备的这些条件，她所拥有的“特殊身份”，岂不正是和他母亲所说的“那个女人”相符？

但她却又怎敢想象“那个女人”就是西门燕的母亲？

是耶？非耶？真乎？假乎？他不禁如坠五里雾中，但感一片迷茫了。

西门燕睁开眼睛，见牟一羽手中的剑，剑尖垂下，脸上则是一副着迷的神气，定睛看她，她不禁又气又怒，啪的就是一记耳光打去。

武功高明之士碰上突如其来的袭击，本能就会躲闪，但饶他躲闪得快，也还是着了一下。不过，不是被打在脸上，而是手中的剑被她打落了。

“你要杀就杀，干嘛欺负我？”西门燕斥道。

牟一羽道：“咦，我几时欺负你了？你有一个奢遮的母亲，我又怎敢欺负你？”

西门燕一想，他只是定了神的看着自己，可并没有什么侮辱的举动，心里想道：“看来他倒好像真的只是为我的容貌着迷。”少女总是喜欢别人欣赏自己的容貌的，不觉气就消了，说道：“你知道就好。”

牟一羽斜身跃出，脚尖一挑，把西门燕那柄剑挑起来，跟着拾回自己的剑。

西门燕怔了一怔，喝道：“你想……”

“怎样”两字未曾出口，只听得牟一羽已在说道：“我打落你的剑，你也打落我的剑，可说刚好打成平手。用不着再比了吧？”

西门燕明知他是有意讨好自己才这样说的，但面子得以保全，也是禁不住心中欢喜，便道：“其实你的剑法是比我高明一点的，不过，比起我的表哥，你还是差一点儿。好，剑已比过了，这就请吧。”

牟一羽道：“你请我上哪儿？”

西门燕道：“你的小师妹已经走了许久了，你不要赶紧去追上她么？”

牟一羽道：“哦，原来你是请我走呀！”

西门燕道：“当然是了，难道我还要把你留下不成。”

牟一羽道：“喂，你别忙着走，你不要我留下，我可要你留下呢！”

他话犹未了，倏地已是一跃而前，抓住了西门燕的手腕。

西门燕吃一惊道：“你，你干嘛……”

牟一羽不答，把她拉到了潭边，山谷中的寒潭，水平如镜，照出了他们的影子。

牟一羽道：“你仔细看！”

西门燕道：“看你的影子？”

牟一羽道：“看我的影子，也看你的影子。咱们是不是有点相似？”

西门燕不觉也咦了一声，说道：“真的好像有点相似。那又怎样？”

牟一羽忽道：“你的相貌是像爹爹还是像妈妈？”

西门燕道：“你问这个做甚？”

牟一羽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要知道。”

西门燕心想，或许这就是他刚才凝视我的原因了。说道：“亲友说我像妈妈，但妈妈却说我像爸爸多一些。只可惜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妈妈的怀里吃奶。爹爹的相貌如何，我根本就不知道。”

牟一羽道：“我没有见过你爹，也没有见过你妈，但依我想来，你还是像妈妈多些。”

西门燕好奇心起，问道：“你为何这样说？”

牟一羽道：“你的妈妈是武林第一美人，人所共知。”

西门燕笑道：“你这张嘴也倒是很会说话，绕个弯儿给我脸上贴金。但你又说咱们相貌相似，那岂不等于也是自己捧自己了。”

牟一羽道：“可惜我只和你有几分相似。不过我的爹爹年轻时候倒也是曾经有过美男子之称的。”

西门燕笑道：“不用说你是像你爹爹多一些了。”

牟一羽笑而不答，心里则在想道：“只怕你也是像父亲多些。”

西门燕思疑不定，说道：“牟一羽，你这番做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牟一羽模仿她的腔调反问：“什么意思？”西门燕道：“好端端的你为什么拉我在寒潭照影，又和我说这些风言风语，我可不相信你这是孩子气的胡闹。”

牟一羽道：“当然不是胡闹。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咱们确是有几分相似了的，对么？”

西门燕道：“你就是要让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不是对我有好处，是对你有好处。”

“这更奇了，对我又能有什么好处？”

“ 你冒充我的妹妹，一定有人相信。 ”

“ 我干嘛要冒充你的妹妹？ ”

“ 这样你就可以跟我前往辽东，用不着避男女之嫌。 ”

“ 因何我要跟你前往辽东？ ”

“ 你不是要找你的表哥吗？ ”

“ 你知道我的表哥是在辽东？ ”

“ 你不必管我怎会知道，总之我不是骗你！ ”

“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

牟一羽道：“ 我若存心骗你，教我身败名裂，在武林无立足之地，在人前也抬不起头来！ ”

假如他只是罚誓“ 教我不得好死 ” 之类，西门燕或许不会相信，但罚到这样的重誓，西门燕可不敢不信他是具有诚意的了。要知少林武当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他以一大门派的掌门之子，那是没有什么耻辱比身败名裂、在武林无立足之地更大的了。一个人到了“ 不能在人前抬起头来 ” 的地步，不是比死更加可怕么？

西门燕呆了片刻，说道：“ 你和我的表哥是有过节的，因何你要帮我的忙？ ”

牟一羽道：“ 只是为了报答令堂对我的赏识，我虽不敢谬托知己，却是不无知己之感。 ”

西门燕半信半疑，说道：“ 只因为我妈妈称赞过你，你就愿意这样委屈自己？ ” 要知牟一羽帮她去找表哥，那也等于是牟一羽去向他的表哥求和了。

牟一羽忽地问道：“ 你的妈妈对你的表哥是不是很好？ ”

西门燕道：“ 当然是了。我没有兄弟，妈妈当他好像亲生儿子一般。 ” 说至此处，蓦地省起，笑道：“ 妈妈和你素不相识，她却那么样的夸赞你，听她的口气，她对你似乎比对我的表哥更好了。 ”

牟一羽道：“ 是呀，所以我非得报答令堂的赏识不可，你和你的表哥是她最疼爱的人，我还能够计较东方亮与我的过节么？ ”

西门燕本来就是个性情特别，喜怒无常，好恶随心的人，她做的事往往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换了别的人，多半不会相信牟一羽的解释，但她见牟一羽说得这么诚恳，却是不禁又多几分相信了。

牟一羽见她沉吟不语，笑问：“ 你在想些什么，还不相信我么？ ”

西门燕道：“ 不是不相信你，但我不能和你一起前往辽东。你可以把表哥的下落告诉我么？ ”

牟一羽道：“ 我也是要到了辽东方能打听得到的。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一起？ ”

西门燕道：“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 ”

牟一羽似笑非笑说道：“ 是不是怕你表哥妒忌？ ”

西门燕脸上一红，说道：“ 你管不着！ ”

牟一羽忽道：“ 你的表哥也真可恶！ ”

西门燕怒道：“ 你凭什么说表哥可恶？ ”

牟一羽道：“ 你说不是吗？他有你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表妹，竟然故意装作不懂你的心意，对你不理不睬，甚至对蓝水灵还好像比对你好些，亏你能够忍受。哼，如果换了是我…… ”

西门燕道：“ 你怎么样？ ”

牟一羽道：“对不住，我说溜了嘴。再说下去，就变成挑拨了。你自己想吧。”

西门燕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不错，我也应该气一气他，他要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

牟一羽道：“妹妹，你想通了？好，咱们这就走吧！”西门燕嗔道：“谁是你的妹妹？”

牟一羽笑道：“你呀，你忘记了咱们是要冒充兄妹的么？如果平时不是这么称呼，一不小心，在人前就会露出破绽。”

他口里这么说，心里可在想道：“但愿她不是我的妹妹就好。但看来她的母亲多半就是那个女人，只怕我不想做她的哥哥也不成。”思念及此，不禁心中苦笑，脸上一片迷惘！

西门燕与他并肩同行，发觉他一脸茫然的神气，不觉有点奇怪，说道：“怎的你好像心神不属的模样，是在记挂你的小师妹么？”

牟一羽当然不能够把真正的原因告诉她，将错就错，说道：“她独自回山，我的确有点放心不下，不过，在见到你之后，我就放心了。”

西门燕诧道：“为什么？”

牟一羽道：“你又聪明，又能干，年纪虽然比她长不了多少，江湖的阅历可比她多得太多，这几个月来，她都是跟着你的，她有你这样一位好老师，我当然不用担心她了。”

西门燕道：“你倒真是会哄人欢喜，我倒有一事想要问你，因何你叫她小师妹，她却称你为小师叔？”

牟一羽道：“论辈份，我是比她长一辈。但论年纪，也比她大不了几岁，我打算请爹爹收她为徒。”

西门燕道：“你爹爹肯吗？在别的门派，辈份可是不能随便改的。”

牟一羽道：“我爹和我一样，都是不拘小节的。”

西门燕道：“俗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应该说是你和你爹爹一样才对。”

牟一羽道：“多谢指教，但说话必须想过才说，也未免太拘束了。”

西门燕道：“啊，对了，这正是你的不拘小节之处。”

她看了牟一羽一眼，忽道：“你知不知道，你在想事情的时候，那模样，那模样……”

牟一羽道：“很难看，是吗？”

西门燕道：“不，很有趣。”说罢，噗嗤一笑。

牟一羽道：“你笑得这样古怪，定必有因？”

西门燕笑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模样有趣呀！”

真正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有趣”，而是因为她想起了她的母亲。“妈妈常常莫名其妙的好像在想什么，她沉思的时候，眉头轻皱，眼睛望着远方，那模样简直就和牟一羽一模一样。”想至此处，忽地又生出另一个更奇怪的感觉：“不仅神气相似，在他的脸上，似乎还可以看出妈妈的影子。”正是：

寒潭照影惊相似，脸上神情更可疑。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鸿爪雪泥何处觅 冰心铁胆两相牵

牟一羽道：“ 咦，你又在想些什么？ ”

西门燕道：“ 我是在想有没有前生这一回事？ ”

牟一羽诧道：“ 为何你会想到这方面？ ”

西门燕道：“ 世上往往有从不相识的两个人，长得却十分相像的，甚至想法也常常一样。会不会他们前生本来就是亲人的呢？还有，有的人一见就投缘，是不是也是前生种下的缘份呢？ ”

牟一羽笑道：“ 你真是越说越玄了，俗话都说：人有相似，物有同样。怎能扯到前生的缘份去呢？ ”

西门燕笑道：“ 你不知道，我就是有个胡思乱想的毛病。但奇怪的是，有时候我的胡思乱想，也会变成事实的。 ”

不知是否也是“ 缘份 ”，他们刚才还在比剑，如今倒是说得甚为投机了。

两人一路同行，牟一羽处处好像大哥哥一样照顾她，但却从不越礼。没过几天，不但别人把他们看成兄妹，她也把牟一羽当作兄长一般了。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牟一羽貌似不拘小节，实则甚富心机，常常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刺探有关她父母的事。

有一次牟一羽和她说江南风景，西门燕道：“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不说我也知道。尤其是西湖，我虽然没到过，梦中不知游过多少遍了。 ”

牟一羽笑道：“ 你梦中的西湖是什么样子的？ ”

西门燕道：“ 我说给你听，你看有没有走样？ ” 从苏堤白堤的杨柳、桃花，说到断桥的残雪，孤山的梅花，湖心亭的云影波光，三潭印月的中秋月色，……西湖名胜，如数家珍。还念出了苏东坡写西湖的名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牟一羽笑道：“ 奇怪，你真的好像在杭州住过似的，对西湖这么熟悉。 ”

西门燕道：“ 我的表哥，老家就是在杭州的。妈妈曾经在姐夫的家住过将近一年。她最喜欢西湖了，不但常常和我说西湖的景色，还把她以前画的许多画给我看呢。 ”

牟一羽道：“ 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吧？ ”

西门燕道：“ 那时妈妈还没出嫁，总有二十多年了吧？ ”

牟一羽笑道：“ 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那时恐怕我都未出生呢。怪不得你这么倾慕西湖，原来你在娘胎里已是熟悉它了。 ”

他口中说笑，心里可是着实思疑了：“ 记得妈妈曾经说过，爹爹是从杭州赶回家来和她成婚的。刚好在吉日的前一天回到家里。唔，爹爹结婚那年，莫非也就是西门燕的妈妈住在她杭州姐夫家里的那一年？ ”

他几乎可以断定西门夫人就是“ 那个女人 ”了，但心里还是有个疑团。

“ 如果她是那个女人，为何她会这样赏识我呢？西门燕都因为她夸赞我更胜于夸赞她的表哥而妒忌起来了，这可是有点不合情理了。 ” 要知按“ 常情 ”而论，女人的胸襟是比较狭窄的，怎会夸赞情敌的儿子？而且又是从未见过面的？

西门燕也有她的疑团，同行数日之后，她忍不住就向牟一羽发问了。

“ 这几天你投宿的时候，常向客店的人打听，有没有见过如此这般的一个少年，我听你描绘的那个少年的形貌，好像不是我的表哥？ ”

“ 你以为是谁？ ”

“ 听你说的相貌，好像是蓝水灵的弟弟吧？我和他是在断魂谷见过一面的。 ”

“ 你猜对了。我打听的正是蓝水灵的弟弟蓝玉京。 ”

“ 为什么你要打听他的行踪？ ”

“ 因为我知道蓝玉京确实是去了辽东，找到蓝玉京就能找着你的表哥。 ”

西门燕意殊不信，说道：“ 这是什么道理？ ”

牟一羽道：“ 鉴往可以知来，过去有蓝玉京出现的地方，你的表哥迟早也会出现。你在断魂谷同时见着他们，就是一个例子。 ”

西门燕道：“ 或许是偶合呢？ ”

牟一羽道：“ 偶合只有一次。而据我所知，蓝玉京是一下山就给你的表哥缠上的！ ”

西门燕本来亦已觉得断魂谷的事情颇有蹊跷了，但听得牟一羽这样说，她还是忍不住要替表哥辩护：“ 难道你也相信谰言，以为我的表哥是想从蓝玉京手中偷学你们武学派的剑法吗？ ”

牟一羽道：“ 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我敢断定他一定会跟随蓝玉京前往辽东！ ”

西门燕听他说得如此认真，不禁半信半疑，心想反正我也没有别的法子找到表哥，这姓牟的也不讨厌，就和他到辽东去走一趟，当作是散散心吧。便道：“ 好，姑且相信你一次，要是找不到表哥的话…… ”

牟一羽笑道：“ 我赔你一个…… ”

西门燕道：“ 胡说八道；表哥也可以赔给我的么？ ”

牟一羽道：“ 我还没说完呢，不是表哥，是赔给你一个亲哥哥。 ”

西门燕只当他是讨自己的便宜，“ 呸 ” 一声道 :“ 我才不要你做哥哥呢。 ”接着笑道：“ 不过，你若想做我妈的干儿子，那倒还有指望。但即使如此，我也不会认你这个干哥哥。 ”

两人一路同行，有说有笑，倒是并不寂寞。但却一直没打听得到蓝玉京的消息，不知不觉，他们已是来到了辽东了。

踏人辽东之后的第三天，他们正在路上行走，看见路旁有个酒肆，这种路旁的小酒馆差不多都是一个模样，四面敞开，不设门户，老板兼做酒保，通常只雇一个小厮，卖的酒只是普通的“ 白干 ”，送酒的食物也大都是卤牛肉、熟鸭肫之类。

牟一羽对这小酒肆本来并不注意，但路过之时，听见酒保和小厮说的几句话，却引起他的注意了。

那小厮道：“ 那个外地来的少年当真那么厉害？ ”

酒保道：“ 我虽然没亲眼看见，但镇上许多人都这样说，那还有假？ ”

牟一羽心中一动，便折回来，西门燕道：“ 不是刚刚吃过了午饭么，你就饿了？ ”

牟一羽道：“ 那间酒肆的酒不好，我想在这里喝两杯。 ”

西门燕道：“ 你怎知道这里的酒就好？ ”

牟一羽道：“ 你不是酒徒，当然不知，我一闻这里的酒香，就知定是好酒。 ”

那酒保见客人一直走过去，正自失望，此时见他掉转头来，连忙说道：“ 对，对，你老真有眼光，我们卖的可是上好的白干，担保不掺水的。 ”

牟一羽要了一壶酒，半斤卤牛肉，吃完之后，摸出一锭足有五两重的元

宝给他。那酒保皱眉道：“ 我可没有这许多碎银子找赎。 ” 牟一羽要的酒菜，最多不过值五钱银子的。

牟一羽微笑道：“ 用不着找赎，我只想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

酒保道：“ 什么事情？ ”

牟一羽道：“ 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不知是否曾经路过此地？ ”

酒保听了他的描绘，眼睛一亮，说道：“ 哦，这个人是带南方口音的小伙子。 ”

牟一羽道：“ 不错。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到了辽东，如果你知道就告诉我。别的，你就用不着多问了。 ”

酒保也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只求得到银子，自是不会向牟一羽查根问底。接过银子，说道：“ 这个人我没见过，但我知道许多人曾经见过他。 ”

牟一羽道：“ 是在什么地方？ ”

酒保道：“ 乌鲨镇。 ”

牟一羽道：“ 乌鲨镇？是泥沙的沙，还是鲨鱼的鲨？ ”

酒保道：“ 鲨鱼的鲨。乌鲨镇是离此大约七十里左右的一个渔港，有时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全身乌黑的鲨鱼，因此被人叫做乌鲨镇，但其实乌鲨并不是时常出现的，一年顶多出现一两次，否则也没人敢在那里捕鱼了。 ”

牟一羽可不耐烦听他解说，打断他的话：“ 那小伙子在乌鲨镇做什么？ ”

酒保道：“ 和鱼贩子打架。 ”

牟一羽诧道：“ 干嘛和鱼贩子打架。 ”

酒保道：“ 说是鱼贩子，其实是鱼行的打手。乌鲨镇的渔民都要把鱼获卖给那间鱼行的，鱼行的主人听说是可以和地方官平起平坐的豪绅，镇上的几家商店也都是他开的。 ”

西门燕道：“ 买卖恐怕不大公道吧？ ”

酒保道：“ 咦，你怎么知道，说给你们听不打紧，镇上的人私底下都骂那个金老板是鱼霸的。 ”

牟一羽道：“ 那小伙子料想也不会跟鱼行做买卖，怎的会打。起架来？ ”

酒保道：“ 是呀，这件事情可当真是古怪得紧。听说那小伙子一到镇上，鱼行的打手就围殴他了。镇上的闲人只敢站得远远的看热闹，谁敢去问原因。据说有七八个打手去打那个瘦弱的小伙子，更奇怪的，七八个大汉都被打得爬不起来！ ”

西门燕心中暗笑：“ 几个打手算得什么，别说是蓝玉京，我也可以把他们打得爬不起来。 ”

牟一羽却是一本正经，装出惊诧的神气道：“ 真有这样的事，我可不敢相信，莫非是有能人暗中助那小子吧？ ”

酒保道：“ 对了，是有人这样怀疑的。 ”

西门燕道：“ 怀疑何人？ ”

酒保道：“ 当日是有个老和尚和那小伙子一起的，老和尚形容枯槁，不断咳嗽，看似有病的样子，比小子更加体弱。打手围殴小伙子时，老和尚瑟缩一旁，但奇怪的是，有两个打手撞着了他，跌倒的反而是那两个打手。 ”

牟一羽道：“ 老和尚和小伙子后来怎样？ ”

酒保道：“ 当然是跑了。俗语说强龙难斗地头蛇，他们打赢一次，下一次未必还有这样幸运，怎能还在镇上停留？ ”

牟一羽默默前行，西门燕赶上了他，说道：“咱们怎样？”

牟一羽道：“我看还是要到乌鲨镇一趟。”

西门燕道：“不错，即使他们不在那镇上，咱们也总算有了一条线索。”

她为了找到一条线索而兴奋，但牟一羽却是神情落漠，一改平日和她有说有笑的常态。

西门燕道：“咦，你在想着什么心事？”

牟一羽道：“没什么。那老和尚可是有点古怪。”西门燕道：“哦，原来你是在想这老和尚，为何你不问我。”

牟一羽道：“你知道那老和尚是谁？”

西门燕道：“我当然知道，他是少林寺的一个烧火和尚，法名慧可。我和蓝水灵曾经到少林寺找他的。但那时他已经和蓝玉京跑到断魂谷去了。后来我们也曾在断魂谷见过他。”

牟一羽道：“断魂谷那老和尚告诉你他就是慧可？”

西门燕道：“他既然是跟蓝玉京一起，除了慧可，还能是谁？”心里可着实有点奇怪，以牟一羽的聪明，怎的连这样显浅的道理都想不到。

牟一羽道：“我就是奇怪，少林寺的一个烧火和尚怎有这样大的本事？”

西门燕道：“他一定不是个普通的烧火和尚，我要去断魂谷找表哥的时候，妈妈曾经叫我先到少林寺向他求助的。不过，他究竟是什么来历，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对慧可的来历，牟一羽知道的可比西门燕多得多。他也早已怀疑跟蓝玉京一起的那个老和尚就是慧可了，只不过要从西门燕口中得到证实而已。

“不出爹爹所料，天下只有慧可可以找得到七星剑客，蓝玉京也果然请得他出山了。但慧可当然不会是冲着蓝玉京的面子，是谁有这样大的面子可以帮助蓝玉京请动他呢？”或许他的爹爹已经知道那人是谁，但没有对儿子说出自己的推测，牟一羽只好自己琢磨了。

“咦，你今天究竟是怎么啦？老是在想着心事似的，怎的又不说话了？”西门燕道。

牟一羽笑了一笑，正想说话，却忽地面色一变，说道：“你等一会。”

路边是块荒地，长满野草，他跑进了乱草丛中。

西门燕跟过去看，只见他在草丛中捡起一块骷髅头骨。

西门燕道：“骷髅头骨有什么好看？”

牟一羽看了一回，把头骨掷开，笑道：“是我多疑了。”

西门燕道：“你怀疑什么？”

牟一羽道：“我怀疑他是被人暗杀的，想从头骨上看出伤痕。”

西门燕道：“真是神经病。死在荒山野地的人不知多少，都是被人谋杀的么？”

牟一羽又不说话了。

西门燕道：“其实我恐怕也有点多疑的毛病。”

牟一羽道：“你又怀疑什么？”

西门燕道：“怀疑你！”

牟一羽吃一惊道：“我有哪样令你怀疑？”

西门燕本来就是要引起他的注意，目的已达，笑道：“你莫着慌，我不是怀疑你的人品。只因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牟一羽道：“哦，这么客气起来了。”

西门燕道：“无相真人的葬礼不是已经定了下个月举行么？”

牟一羽道：“是呀，你问这个干什么？”

西门燕道：“我再问你，你估计要多少时间才能找到我的表哥？”

牟一羽道：“这可说不定啊，现在虽然有了一条线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得到蓝玉京；找到了蓝玉京，还得等待你的表哥出现。”

西门燕道：“如此说来，你是很难回去参加葬礼的了。”

牟一羽苦笑道：“即使我现在就赶回去，那也是来不及的了。”

西门燕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了，无相真人德高望重，为他举行丧礼不但是武当派的大事，也是武林的一件大事。何况令尊乃是现任掌门，葬礼必然是由他主持的。各大门派的首脑人物恐怕都要上武当山为无相真人送丧，为何你以现任掌门人之子的身份，却不回山参加丧礼，反而陪我到辽东来找表哥？”

牟一羽早已防她有此一问，便即答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西门燕道：“什么其二？”

牟一羽道：“蓝玉京是无相真人最疼爱的徒孙，他突然下山，连他的义父都不知道他是为了何因，我们当然得把他找回来，我就是奉命去找他的人，帮你找表哥之事，只不过刚好碰上罢了。”

西门燕半信半疑，说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特别因由，外人怎想得到呢？但不管如何，我的运气总算不坏，刚好碰上了你，也沾了一点蓝玉京的光。”

牟一羽也知道难以令她相信，但也只能由她去了。

其实他说的倒不是假话，他的确是奉了父亲之命，追踪蓝玉京的，只不过另有内情，并非像他说的那样简单而已。

天色忽然变坏，落下了不大不小的雨。他们披上了可以防雨的斗篷，在雨中行走山路，也没什么困难。但牟一羽的心情却像天色一般沉暗，而且不由自己的打了一个寒噤。

他的眼前好像有个骷髅骨在摇晃，他想起了那天在盘龙山上的遭遇，那天也是个下雨天。

盘龙山上藏着一件发生在十七年前的疑案，武当派的长老无极道长就是埋骨在盘龙山的。跟他埋在一起的还有武当派的弟子耿京士、何玉燕和何家的老家人何亮。

在他来到盘龙山之前，早已有一个武当派的弟子在那里了。

那个武当弟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无相真人的大弟子不戒。不戒是奉了师父之命到盘龙山去把无极长老的遗骨起回本山迁葬的。

牟一羽来到盘龙山的时候，刚好碰上不戒被一个蒙面人攻击。那时他已经中了常五娘的青蜂针在先，眼看就要丧在那蒙面人之手了。

牟一羽帮他击退了那蒙面人，虽然结果还是救不了他的性命，但总算是能够让他回到了武当山方始死去。否则只怕他是更难瞑目了。

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巧遇”，牟一羽是早已知道这个消息，方始赶去盘龙山的。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也早已把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他了。

雨点更加密了，他想起那天雨中搏斗的情形，心中犹有余悸。

那蒙面人的武当剑法比他高明得多，他自己也不明白那蒙面人怎会输了给他，直到那蒙面人跑了，他还好像是在做梦。

但更令他吃惊的是，他在何亮的头盖骨里，发现一枚青蜂针。

青蜂针是常五娘的独门暗器，而他又是早已知道父亲曾经和常五娘有过特别关系的。他决不能让这件事情牵连到他的父亲身上，那块头盖骨他当然是藏了起来，不敢让无相真人看到了。

俗语说知子莫若父，反过来说，父亲的心思，儿子也往往是有着一种奇妙的“直觉”的。

父亲并没明言，但他“感觉”得到，父亲好像并不希望本门的那几件疑案有“破案”的一天。

他当然不会怀疑父亲就是凶手，但为何父亲害怕破案？难道只是为了害怕受到常五娘的牵连？何况常五娘不过是个帮凶而已，她是绝对没有暗杀无极长老的本领的。

最可疑的是那蒙面人，几件疑案都是和一个蒙面人有关的，蒙面人是谁呢？

这次父亲叫他去跟踪蓝玉京，理由是因为蓝玉京的行动古怪，他身为掌门，不能不去了解。但做儿子的牟一羽，凭直觉也能知道父亲说的只是表面理由，是什么令他对儿子都不能直说呢？

现在他对蓝玉京下山之后的事情，知道得已是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敢断定蓝玉京此去辽东，也和侦查那几宗疑案有关的了。虽然蓝玉京自己也许还未确切知道。

不知怎的，牟一羽忽地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倘若查明真相，那个蒙面人也是和爹爹有关系的，可如何是好？”

西门燕一心只想早点找到表哥，说道：“咦，你怎么啦，老是像心神不属的样子！走快一些，咱们可以在天黑之前赶到乌鲨镇！”牟一羽心乱如麻，只好跟她加快脚步。

但西门燕快步走了一程，却忽然停下了脚步，叫道：“你看那边！”

牟一羽朝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块光滑如镜的岩石上，有一个掌印。

西门燕好奇心起，说道，“这掌印可是有点古怪，待我过去看看。”

牟一羽道：“你不是要赶路的吗，何必理会闲事？”但西门燕已经展开轻功，不理他的劝阻，跑到那块岩石下面了。

牟一羽连忙叫道：“小心！”话犹未了，岩石下的地面忽然裂开个洞，原来竟是一个有人预先布置好的陷阱。

牟一羽如影随形，飞身疾掠，也幸亏他来得快，刚好来得及抓着西门燕的脚踝，他人在半空，另一只手握牢连鞘的长剑，觑准了坚实的地面一撑，借势腾身而起，这才把西门燕拉了出来。

西门燕惊魂未定，隐隐听得似乎有冷笑声。“鼠辈胆敢暗算你的姑奶奶，有种的出来！”西门燕骂道。

没人回答，他们四围察看，鬼影也没一个。

牟一羽弯腰看那陷阱，说道：“奇怪！”

西门燕道：“什么奇怪？”

牟一羽道：“你自己看。”

西门燕只道坑中有什么怪异可怖的事物，哪知一看之下，竟是什么都没有。她怔了一怔，随即省悟，说道：“果然是有些奇怪，按说他们既然布置下陷阱，陷阱里就该有点什么机关才对，即使不设机关，最少也该撒下有棱

角蒺藜，让来人受伤。否则像这样的空空如也，寻常人跌了下去都可以爬得上来。”

牟一羽道：“刚才听得的那冷笑声，显然是有人埋伏在岩上的，他们若是有心暗算你的话，也该及时发出冷箭。”

西门燕道：“难道他们只是想吓我一惊？”

牟一羽不说话，却飞身上岩。西门燕道：“人都已经走了，你上去作甚？”

牟一羽道：“这掌印似乎有点古怪，我要看个清楚。”他说的正是西门燕刚才说过的话。

西门燕噗嗤一笑，说道：“鹦哥学舌，倒是学得真快。”捏着嗓子，跟着也来模仿牟一羽刚才说话的口吻：“你不是还要赶路的吗，何必理会闲事！”

牟一羽道：“闲事不理也理了，待会儿咱们加快脚步就是。”

他当真摆出一副爱理闲事的“闲人”模样，仔细看那掌印，看之不足，还用手去摸。

西门燕道：“掌印有什么好看，你竟然好像鉴赏名画一般！”

牟一羽笑道：“若是名画，那就只会给附庸风雅的人看了。我可不会附庸风雅。”

西门燕道：“你要看那人的功夫，也该早就看清楚了。这么久，还不看够么？”

牟一羽飘身飞下，西门燕道：“看出了什么？”

牟一羽道：“果然是有点古怪？”

西门燕见他面色凝重，也不知他是说笑还是当真，问道：“什么地方古怪？喂，我在问你，你没听见吗，怎么不说话呀？”

牟一羽好似梦游醒来，说道：“这块岩石，离地少说也有六七丈吧，轻功好的人，纵然可以立足，但上身凌虚，要在石壁上留下清楚的掌印，可是十分不易。这还不算古怪吗？”

西门燕道：“你这话犯驳！第一、你顶多只能说是那人的武功好得出奇，却怎能用上古怪两字？”

牟一羽道：“对，古怪和出奇是有分别的，是我用字不当。第二呢？”

西门燕道：“这虽然是上乘的武功，但也不是没人能够做到。我们家以前的一个老仆人，就有这样的金刚掌力。”

牟一羽道：“那老仆现在……”

西门燕道：“早已死了，他是跟我爹爹的仆人。”

牟一羽道：“没有第三了吧？”

西门燕笑道：“正是还有第三。别的人认为古怪尤有可说的，你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牟一羽道：“为何？”

西门燕道：“你的爹爹是武当派掌门，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别人可能少见多怪，你怎能因此惊奇？”

牟一羽道：“不错，对我爹爹来说，要在石壁上留下掌印，自是轻而易举；但对我来说，最少恐怕还得再练十年。”

这话其实不能算是“对题”的答复，但牟一羽已经迈开了脚步，西门燕也不想在这话题上和他纠缠不清了。

她哪知道，牟一羽的“轻松”只是勉强装出来的。此际，他的脸色已是有点异乎寻常，而他的心头则要比他脸上掩饰不住的神情还要更沉重。

因为他不但摸到了那人武功的底细，而且知道了那人是谁。

那日在盘龙山上，他和那个蒙面人比过剑，也对过掌。那人的右掌有个特征，一般人都是中指最长的，而他则是中指粗短，中指和食指的长短，几乎不相上下。

印在石壁上的这个掌印，也正是右掌，手指的特征和那个蒙面人完全一样。

“他留下这个掌印是什么意思，莫非我的行踪早已给他发现，他是有意让我知道他在此地，好令我知难而退？”牟一羽思疑不定，耳边又好像响起了那蒙面人的冷笑声了。

西门燕赶过他的前头，说道：“别胡思乱想，咱们比比轻功。”

牟一羽不想给她看破心事，振起精神，与她竞跑。两人展开轻功，你追我赶，不知不觉，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

西门燕跑得正自兴起，忽见牟一羽的脚步慢了下来，西门燕道：“怎的你好像又提不起劲了，已经是第三次我赶过你啦！”

话犹未了，只见牟一羽的脚步不但是慢了下来，而且是停止了。

西门燕用不着问他原因，因为她也已经看见了。

看见什么，看见前面的一块岩石写有两行字。

是八个擘窠大字：“若不回头，自招烦恼！”

西门燕道：“看来又是那个人的杰作，一会儿留下掌印，一会儿留下字迹，也不知是捣什么鬼？”

牟一羽苦笑道：“他是想吓阻咱们。”

西门燕道：“你怕他吗？”

牟一羽不说话，却又跑去仔细看那八个大字。

西门燕道：“你已经知道是什么人写的了，写这八字的功夫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要去琢磨什么？”

牟一羽道：“这八个字可是写得当真不错。”

西门燕道：“你又说你不喜欢附庸风雅。”

牟一羽笑道：“咱们跑了一程，也该歇歇了。反正闲着没事，破例一次，附庸风雅，那也无妨。”

这八个字“若不回头，自招烦恼”，是用剑在石壁上刻出来，“笔法”甚为特别，“若”字中间那一撇撇得特别长，不字那一撇，却又撇得特别短。西门燕见他聚精会神观看，好像呆了一般，不觉心中一一动：“他一定不只是欣赏书法这样简单。”遂也上前观看。看了一会，不觉“咦”的一声。

牟一羽道：“你看出了什么古怪？”

西门燕道：“笔势好像剑势，莫非是藏着一路剑法？”

牟一羽道：“看得出是哪一路剑法吗？”

西门燕道：“看不出，你说给我听。”

牟一羽道：“我也看不出来！只知是一路上乘剑法。”

西门燕道：“我不相信。不过，你我并非同门，你领悟到的剑法，我也不能勉强你告诉我。你不肯说，那就算了。”

牟一羽强笑道：“别这样多疑好不好，走吧。”

当然，这并不是西门燕的多疑。

牟一羽那样说了她之后，自己心中也在苦笑：“只怕我才是当真患上了多疑病。”

西门燕所料不差，牟一羽的确是已经看出了那路剑法的来历的。只不过他不肯说的原因，却不是如西门燕所猜想那样而书法中所藏的剑法，也正就是蒙面人曾经用来对付他的那路剑法。

而且他从笔势揣摸“剑势”，还有那蒙面人当日未曾使出来的新的变化，是更加凌厉的剑势，是能够克制他的剑势。

如果说那掌印是第一次警告，这八个字就是更加明显的第二次警告了，他“若不回头”，只怕那蒙面人就不能像上次那样，再次对他手下留情了。

而最令他恐惧的还不是那蒙面人的凌厉剑法，而是他怕整件事情牵连到他的父亲头上。

是继续探查真相，还是就此放弃呢？又如果自己不去探查，给蓝玉京探查出来，会不会对他的父亲更加不利呢？

牟一羽患得患失，那种惶惑的神情不觉在脸上流露出来。

西门燕好像知道他的心事，说道：“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问你，说出来我怕你骂我多疑。”

牟一羽心头一跳，道：“你尽管说吧。”

西门燕道：“你好像有点害怕和我到乌鲨镇？”

牟一羽道：“你猜对了。但我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原故害怕。”

西门燕道：“是为了我？”

牟一羽点了点头，说道：“此行只怕有点风险，不如你先回去，要是我找到了你的表哥，我会叫他回去的。”

西门燕笑道：“他会听你的话？再说，是我要找表哥，有风险我也应该承担，岂能让你来替代我。”

牟一羽道：“我早已说过，我是为了我们武当派来找蓝玉京回去的，并非只为帮你的忙。”

西门燕笑道：“你知不知道我的脾气？”

牟一羽道：“你聪明、大胆、任性、慷慨，自私……哼，你笑什么，我可不是自相矛盾，你好的时候，什么都可以送给人家，坏的时候，什么都要别人迁就你。”

西门燕笑道：“你倒好像比我的表哥还懂得我，但你说的不够齐全，我替你加多一项吧。我是不愿轻易领人家的情的。我自忖能够报答人家的话我才领，若是恩情太大，我报答不了，你猜我会怎样？”

牟一羽顺着她的口气道：“那当然是不领了。”

西门燕笑道：“非也，非也，倘若他的那份人情是我必须得到的，我报答不了，就唯有把他杀掉。所以你非得让我与你同去不可，否则我欠你的人情就是我报答不起的了。”

牟一羽情知难以阻止她，笑道：“恩怨是可以相抵的，你怕报答不了，我会找件事害你，那不就抵消了。”

西门燕道：“我不相信你会害我。”

牟一羽道：“那可说不定啊。”忽地叹了口气：“人间的恩怨，有时也实在难言。谁也不敢担保永远不会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

西门燕道：“你今天怎的好像特别多愁善感。嗯，但仔细想来，你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她想起表哥，出了一会神，笑道：“别说疯话了，赶快去打听蓝玉京的消息才是正经。”

碧空如洗，沙软潮平，海鸟高翔，渔舟出没。乌鲨河的名字或者予人以

恐怖之感，但风光却确实迷人。它并不是一条大河，但因与北海连接，霖雨季节，河水流入海中，旱季水枯，海水倒灌入河，一年四季，差不多都可以保持同一水位，而且河岸蜿蜒，三面有山环绕，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港湾，也是周围十几个渔村赖以为生的渔港。

在乌鲨河的岸边，未到渔舟唱晚的时候，本来是很少行人的，此时却有一老一少同行，而且老的还是一个和尚。显然是来自异乡的客人。

这两个异乡的客人，不用说就是慧可和蓝玉京了。

蓝玉京在这样宁静的环境之中。心情却是非常混乱。他是刚刚从一场“混乱”的打斗中逃出来的。

他越想越是莫名其妙，忍不着说道：“倘若只碰上一个疯子，那还不算稀奇，但总不会许多人都是疯子吧？”

慧可笑道：“他们当然不是疯子，他们是鱼行的打手。而且好像还不是寻常的打手。”

蓝玉京道：“我知道，他们都是练过武功的，其中有几个武功还相当不错呢。倘若是我刚刚下山的时候，碰上这场围攻，只怕还未必能够安然脱身呢，但这正就是我百思莫解的地方。我是从未到过乌鲨镇的，为什么他们一见到我就要打我，而且出手之狠，竟然好像要把我置之死地？”

慧可道：“事必有因，你想想，当时可曾听到什么怪话？”

蓝玉京瞿然一省，说道：“我好像听得有人在说，好像，好像，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像什么人？”

慧可沉吟半晌，说道：“恐怕也只能作这样解释了。”

蓝玉京道：“但还是解释不通。即使我是像他们的一个仇人，他们也没有要把我置之死地的道理。”

慧可道：“你是不是一定要寻根究底？”

蓝玉京道：“大师有法子查出根由？”

慧可道：“我们乡下有句俗语：糊涂是福。有时太过明白，反而自招烦恼。我看你还是多一事不知少一事吧？”慧可通晓佛理，但对少年人的心理却是了解不深，他这么一说，蓝玉京越发想要知道了。

蓝玉京道：“慧可大师，记得你曾说过，少年时候，你曾喜欢一个女子，不知怎的，那个女子突然对你冷淡下来，你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终于忍不住了，还是要去当面向她问个明白。”

慧可道：“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七个晚上睡不着觉，实在撑不住，到了第八天只好跑去问她。嗯，那时我还年轻，一个俗子凡夫，自是难免有贪、嗔、痴的俗念。现在想来也觉好笑。佛经有云：要斩无明、断执著，方能起智慧，证真如。无明就是贪、嗔、痴……”

蓝玉京耐心听他说了一段佛经，道：“如此说来，你这少年之事，是在你做了和尚以后，才觉得可笑的。”

慧可道：“不错，是在做了许多年和尚之后，方始觉悟少年时候的虚妄的。咦，你到底想说什么，不必绕弯子了，明白说出来吧。”

蓝玉京笑道：“第一，我一天和尚也没做过；第二，我比你当时还更年轻。事情虽有不同，心里藏不着闷葫芦则是一样。我挨了人家的打，也打了人家。这个闷葫芦若不打开，我只怕最少也得三个晚上睡不着觉。”

慧可笑道：“说来说去，原来你也还是要查究根由。好在我亦已料到你不肯罢休，早就藏下一个伏着。你随我来吧。”

蓝玉京好奇之心大起，问道：“什么伏着？”

慧可一面走，一面说道：“你和那些人打架的时候，我也曾经被人袭击。那人故意撞在我的身上，一个时锤打我的愈气穴。我一看他的手法，就知他是长白派的弟子，他当然打不着我，我在他背上轻轻一拍，并且和他说了一句话，他就立即飞逃了。这人的武功其实不差，若不是我和他说了这句话，他恐怕还要和我打下去呢。”

那人一出手，慧可就知他的门派。蓝玉京好生佩服，问道：“你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慧可道：“我说的是：三煞掌你未练过也该知道吧，性命在你自己手上，你好自为之。”

蓝玉京道：“三煞掌是什么武功？为何他又要马上逃跑？”

慧可道：“三煞掌就是他们长白派的本门武功，是一种颇为厉害的毒掌功夫，但必须在他的本门的内外功夫都已练到大成之后，方始能够开始练的。所以我敢断定他没练过。”

蓝玉京诧道：“大师，你练过长白派的武功？”

慧可笑道：“我当然没练过，这种邪派功夫也值不得我练。三煞功能令人骨头软化以至死亡，中掌之后，体内有虫行蚁走的感觉。我在他背上那轻轻一拍，也可以令他有这种感觉。在他背上留下的掌印也是和三煞功一样。不过我的却是个冒牌货，用的还是我本门的内功。”

蓝玉京笑道：“你和他开这玩笑，真是妙极。但我还是不懂你这‘伏着’的妙用。”

慧可道：“这是长白派的毒掌功夫，他虽没有练过，但料想他是应该知道医这毒伤的方法的。方法是用一种药草泡在沸水之中沐俗，每日三次，接连七天，方能解毒。这种药草，恰好是这个地方的特产，在山上随时都可以采集一大堆。这个人现在一定已经是在家中浸在药草泡的热汤中了。”

蓝五京恍然大悟，说道：“咱们现在就去找这个人？”

慧可道：“不错，这个人是那班人之中武功最好的一个，说不定还是头子。找到了他，就可以从他的口中间出原因了。”

蓝玉京道：“一定能够找到他么？”

慧可道：“这药草是有一种特殊的浓烈气味的。在家中煎药，门外的人都可以闻到。这人逃出乌鲨镇，乌鲨镇外，只有这里有十多家人家，我想该不至于难找吧。”

蓝玉京道：“不错，这里是距离乌鲨镇最近的有人家居之处，但怎知他不是住在更远的山村？”

慧可道：“少年人应该多用脑筋，你自己再仔细想想。”

蓝玉京人甚聪明，一想便即省悟，笑道：“不错，他若是住在远处，只怕未跑到家门，毒已发作，他当时也就不会匆匆逃跑，而是宁愿不顾颜面向你求治了。”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他们在这个渔村走了一圈，慧可就在一家人家的附近闻到了这种药草味了。这家人家是孤零零的独自在山边的人家。

慧可推门进去，里面有两个人看见是他，吃了一惊，扑上前来，慧可大袖一展，登时就封了他们的穴道。他们只叫出了“大哥”二字，底下的话已是像他们的穴道一样被封着了。

那“大哥”喝道：“什么人？”慧可笑道：“别慌，我是来救你的，不

是来杀你的。”

说话之间，慧可已经跨进内院，踢开一间房门。蓝玉京跟着他进去。

只见房中热气腾腾，原来有个大铁桶装在搭好的铁架上，下面火光融融，烧得正旺，桶中盛满水，水已沸腾。大铁桶里有个人，只露出头部。正是昨天偷袭慧可的那个家伙。

那人吓得变了面色，说道：“我用不着你救命，如果你不是要来拿我消遣，请你出去！”

慧可道：“这药草解不了你的毒的，你体中的异感，有没有减轻？哼，恐怕是反而加重了吧？”

那人侵在药草泡的热水中已经有两个时辰，体内的虫行蚁走感觉的确是并没减轻，反而加重。他本来已有怀疑，恐怕解毒之法不对，听得慧可这么一说，更加着慌了。

慧可缓缓说道：“你若不信，可以吸一口气试试，心口是不是胀闷难当？”

那人一试，大惊说道：“你，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使我们长白派的三煞功？”

慧可说道：“你不必管我是谁，我练的三煞功和你们掌门人练的不同，比他最少厉害十倍，只有我的秘方才能救命。信不信由你！”

到了此时，那人还焉敢不信，连忙说道：“请、请大师救命！”

慧可说道：“救命不难，但我也不能平白救你的性命，我是要收诊金的。”

那人道：“大师尽管说，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你！”

慧可道：“我不要银子，我只要你回答三句话。”

那人似乎颇为惊异，道：“三句话？”

慧可道：“不错，我要你老老实实回答。你若说谎，我也就只能给你假药。”

那人道：“我怎敢欺骗大师？”

慧可道：“我谅你也不敢。你的话是真是假，我一听就听得出来。”

他开始发问：“我知道你是在此处长大的本地人，我问你，有没有外地人曾经在乌鲨镇住过？”

那人想了一想，说道：“大约十多年前，有一对年轻夫妇在乌鲨镇住过。”

慧可道：“说清楚点，到底是十几年？那对夫妻姓甚名谁？”

那人似是在心中盘算，过一会方始回答。

“这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那对年轻夫妇，丈夫姓耿，名字颇为古怪，叫做‘行二’；妻子姓什么，我不知道。只有一次偶然听到她的大夫叫她做燕妹。想必她的名字中有个‘燕’字，这对年轻夫妇在乌鲨镇似乎还未住满一年，忽然就不见了。”那人说道。

蓝玉京初时以为慧可盘问此人口供，当然离不开今日之事，按照他的想法，首先应该盘问的是：为什么乌鲨镇那班人与他素不相识，却一见他就要群起围殴，甚至竟要将他置之死地？不料慧可不问眼前之事，却从十六年前的一对异乡人问起。

他本来是甚感奇怪的，但听了这人的回答之后，却是不禁心中一动，仿佛如有所悟了。

他想起了那次和东方亮同行，在途中碰上了青蜂常五娘，常五娘称他为“姓耿的这小子”。他分明姓蓝，常五娘竟然把他的姓改了。这是什么原故呢？

他又想起了慧可曾经告诉他的，有关中州大侠何其武的事。义父从来没有与他提过自己的俗家来历，他是从慧可口中方始知道的，何其武有两个弟子，大弟子叫戈振军，就是他现在的义父。二弟子叫耿京士，还有一个女儿叫何玉燕。何其武父女和耿京士都是在十七年前莫名其妙的死亡！

这刹那间，蓝玉京不觉心中乱成一片。他定了定神，暗自想道：“那个叫做耿行二的年轻丈夫，莫非就是耿京士？他在何其武的门下是排行第二的。他的妻子名字之中有个‘燕’字，那不是何玉燕还能是谁？慧可大师从这对夫妇的身上问起，是不是我和这对夫妇也有着什么关系呢？”

心念未已，只听得慧可已经在问第二个问题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七星剑客是什么时候？”

蓝玉京不觉又是一怔，慧可怎的知道这个人曾经见过七星剑客？而且不仅见过一次？

慧可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缓缓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七星剑客虽然不是住在乌鲨镇，但他来乌鲨镇一定不止一次。而且在十六年前，当那对夫妇在乌鲨镇住的时候，他一定也曾来过！”这话表面上是问那个人，实际也是说给蓝玉京听的。

“大师说得不错。七星剑客在这十多年当中，大概亦已来过四五次了。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九月。日子则记不清楚了。”那人说道。

蓝玉京不禁又是心头一动，去年九月，岂不正是他的义父前往辽东的时候？义父是不是就在乌鲨镇碰上七星剑客？耿京士是义父的俗家师弟，十七年前在乌鲨镇上住过，那一年七星剑客也曾在乌鲨镇出现，这三件事情是否有关连呢？

慧可点了点头，说道：“最后问你一件事情，据我所知七星剑客有个儿子，但已是改名换姓的。你告诉我，他这儿子现在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着他？”

那人呐呐说道：“这个，这个……”

慧可喝道：“什么这个那个，要性命的快说！”

就在此时，忽听得尖锐异常的音响，落在行家耳朵，一听就知是暗器破空之声。

慧可的反应已经是迅速之极，大袖一展，打落了两透骨钉。但第三枚透骨钉还是打着了那个人。不是透骨、而是穿喉！一缕鲜血射出来，铁桶里的沸水染红一片。

慧可喝道：“有胆杀人灭口，却没胆见我么？”大喝声中，身形已是一枝箭似的从窗口射出去。蓝玉京看那桶中人，早已死了。

蓝玉京惊魂稍定，想起那暗器的来势之迅猛，心中犹有余悸。“好在有慧可大师在旁，倘若这三枚透骨钉是朝我打来，只怕我的身上也要添上了三个透明的窟窿！”

慧可回来了。蓝玉京正想问他。他已在苦笑说道：“追不上！这人的武功只有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他的衣袖被打穿了两个孔，对别人来说，被铁钉穿过衣袖，不算稀奇，对他来说，却已是足够令他震惊。因为他是用上了铁袖功的，对方若是武功稍弱，纵然是用刀剑，碰上他的衣袖，怕也会断折。

蓝玉京道：“外面还有两个人，不知……”

慧可道：“只怕也早已送命了，姑且去看一看吧。”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那两个人的身上并没受伤，但已是没有呼吸。

慧可察视过后，忽地说道：“你们武当派的太极掌力，是不是可以置人于死而身上下带伤痕？”

蓝玉京道：“若然到炉火纯青境界，确实可以如你所说那样。啊，我想起来了！”

慧可道：“想起什么？”

蓝玉京道：“十七年前，我们武当派的一位长老也是被人暗算身亡的。”

慧可道：“被害的是武当派当时的首座长老无极道长，这件事我知道。只不知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蓝玉京道：“我倒听得师祖说过，他的身上也是没有伤痕。”

慧可道：“这就有点奇怪了。据我所知，无极道长的内功造诣之深，仅在无相上人之下。当年的武当派三个长老。论剑法是无色道长最高，论掌力之强则以他第一。即使他是被人暗算，在武当门下，料想也没人能用掌力将他击毙，除非是无相上人。但当然决不可能是无相上人，而且无相真人当时根本就是在武当山上的。”

蓝玉京道：“致他于死的未必就是太极掌力。”

慧可瞿然一省，说道：“这是无相真人说的吗？他断定不是太极掌力？”

蓝玉京道：“师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说还有待查明。不过无量长老却认为是太极掌力无疑。”

慧可道：“哦，当时无量长老在场？”

蓝玉申道：“这件事本来是无量长老与师祖在谈论的，那天我在师祖的云房练内功，无意中听见他们谈论。”

慧可道：“无量长老何以敢说得那样确实？”

蓝玉京道：“他说同门的掌力虽然没人能胜过无极长老，但别支的武当弟子那就难保没人比他更强了，据说许多年前，是曾有一个武当弟子在学成绝技之后，自行失踪，跑到塞外去隐姓埋名，并且有了传人的。但这件事究竟如何，却也没人知道清楚。因为在那人失踪之后，武当的同门就没人见过他了，一切都只是传说。而巨过了将近百年之久，也没人发现塞外的别派传人。”

慧可道：“即使有，暗算无极长老的那个人，他的太极掌力也决不会在无极长老之上。”

蓝玉京说道：“你怎么知道？”

慧可道：“你这一问，我很难解释。我只能说，我自信决不会判断错误。”

蓝玉京十分聪明，心里想道：“慧可大师一定还知道了一些别的事情，很可能是师祖和几位长老都未知道的，只不过他不愿意和我说罢了。”当下问道：“那么，眼前这两个人大概应该可以断定是被太极掌力击毙的吧？”

慧可道：“不错，咱们是扯得远了。不过，我却有个怀疑，杀害这两个人的凶手就是十六年前暗算无极道长的那个凶手。”

蓝玉京喜道：“那你赶快想法子查出这个凶手是谁吧。”

慧可忽道：“你已经练过太极掌吧？”

蓝玉京道：“练是练过，功力尚浅。”

慧可道：“你打我一掌试试，要用全力！”

蓝玉京吃一惊道：“晚辈不敢。”慧可笑道：“你尽管放胆打，打伤了我，我也不会怪你。”

蓝玉京听他一说，这才省起，慧可的内功远远在自己之上，自己又怎能将他打伤。当下吸一口气，蓄劲发力，一掌打在慧可背心。这一掌用了全力，慧可虽然没有受伤，身形却也不禁晃了两晃。原来这几个月来，蓝玉京的剑法大进，连带内功也大进了，他自己却尚未知道。

慧可道：“很好，太极掌力的柔劲之妙我已经领略了。你等我一会儿。”说罢，提起一具尸体，走进房间。

蓝玉京莫名其妙，等了一会，只见慧可空手走了出来，说道：“我的所料果然不差。那个人是练成了本门绝技之后，方始投入武当派门下的，所以他的太极掌力并不精纯。”

蓝玉京道：“你怎的知道得这样清楚？”

慧可道：“我已经把那具尸体剖开察看过了，我是怕你害怕，所以不让你在旁。若然是精纯的太极掌力，死者的心脏是会保持完整的。那人的心脏却是裂开。还有两根肋骨也被掌力震得松化变形，若非剖开来看，就看不出来。”

蓝玉京道：“凶手本来是哪个门派的？”

慧可道：“长白山派有两门非常厉害的功夫，其一是三煞功，另一门是风雷掌。被风雷掌击毙，表面也没有伤痕，但五脏六腑必然碎裂。看来这个凶手是把两种掌力练得合而为一，太极掌的造诣或许不及无极长老，但也是甚为高深的了。”

蓝玉京道：“如此说来，这屋子里的三个人，岂不是死在他的同门之手？”

慧可道：“他要杀人灭口，也顾不得什么同门不同门了。啊，我明白了。”

这句话突如其来，令得蓝玉京怔了一怔，问道：“大师明白了什么？”

慧可道：“去年你的师祖是不是曾经派人到盘龙山去发掘无极长老的骸骨？”

蓝玉京道：“不错，师祖是要把他的遗骸迁回本山安葬。受命前往发掘的人就是我的大师伯不戒。可惜大师伯就因此事在盘龙山被一个蒙面人打伤，一回到武当山就伤重而死了。那蒙面人……”

慧可道：“目前我还未能断定那个蒙面人是否就是刚才那个蒙面人，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可以断定了。”

蓝玉京道：“是哪一点？”

慧可道：“你的师祖是以迁葬为名，其实是想从无极的遗骸中推究他当年的死因，亦即是说要解开凶手是否武当弟子之谜。嗯，若是给他查出那凶手乃是带艺投师……”他顿了一顿，没说下去，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一个令他难解的疑团。

蓝玉京不知他的心思，叹道：“可惜就在不戒师伯身亡那天师祖得了重病，没几天也死了。他哪里还有精神追究死因。大师，咱们现在怎么办？”此时天色已是将近入黑了。

慧可道：“这里自是不宜久留，我和你先出去再说。”

他和蓝玉京走上附近山头，拿出干粮，说道：“你先吃饱肚子，然后好好睡一觉。”

蓝玉京道：“干么就要睡觉？”

慧可道：“不养好精神，怎能办事？”

蓝玉京喜道：“你已经有了主意了？”

慧可道：“别心急，也别要老是挂着这件事儿，到了可以动身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蓝玉京笑道：“要养足精神，倒也用不着睡觉。”当下盘膝而坐，按师祖传给他的内功心法，做起吐纳功夫。行功片刻，已是进入忘我境界，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他做了三遍吐纳功夫，抬头一看，月亮已近中天。慧可道：“好，你已经练功完毕，咱们也可以走了。”

蓝玉京道，“去哪里？”

慧可道：“乌鲨镇！”

蓝玉京怔了一怔，顿然省悟，说道：“对，他们一定想不到咱们这样快就会重来，说不定可以查到一些线索。”

慧可道：“你可得做些准备功夫。”把需要他准备做的事情一一对他交代之后，两人便即展开轻功，重返乌鲨镇。他们要探查的目标，不用说就是镇上那间鱼行了。

那间鱼行，规模颇大。前面是做买卖的庄口，后面是住宅，还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隔在中间。

慧可与蓝玉京在半夜时分，施展上乘轻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内院。只见一条曲折的万字走廊尽头，有座楼房，房中有灯光透出纱窗。那纱窗也是半掩的。两人走到走廊尽头，飞身跳上廊檐，廊檐的凹槽，恰好可以给他们藏躲身形。

只见一个身体业已发胖的中年人坐在中间，一个身材高瘦的老汉和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站在他的左右。

房间里静悄悄的谁也没有说话，原来那个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的看一封信。看罢，把信搁在桌上，说道：“这封信不是他亲手交给你的吧？”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道：“我怕别人起疑，可不敢到他的公馆找他。但这封信是他的长随交给我的，料想不会有假。金老板，你是不是觉得笔迹可疑？”原来那个中年人正是乌鲨镇的大渔霸金鼎和。但他的身份却还不只渔霸这样简单。金鼎和道：“十多年前，他是在这里帮我记帐的。我当然见过他的字迹，不过，他的帐簿，我也是偶然翻翻而已，年深月久，我都已模糊了。”

那老者道：“这个容易，叫帐房的老廖把当年的帐簿送来，咱们可以马上查对笔迹。”

金鼎和道：“暂时不用。说实在话，我不是疑心笔迹，是觉得有点奇怪。”

那汉子道：“什么奇怪。”

金鼎和道：“奇怪他的消息怎的这样灵通？”

那汉子道：“老和尚和那小子是从南方来的，少说也得走半个月以上才能来到乌鲨镇，他在京中任职，做的又是……”

金鼎和瞪他一眼，说道：“他做的什么官我知道，用不着你说出来。哼，你一向精明能干，今天怎么这样糊涂？”

那汉子赔笑道：“我懂得不可泄漏他的秘密，但这屋子里只有……”

金鼎和道：“在这里即使无须顾虑隔墙有耳，也得养成习惯。”那汉子应了个“是”字，金鼎和才道：“好，你说下去。”

那汉子续道：“半个月的时间，以他目前的地位，自是各处都有耳目替他打听。和尚和那小子一离开断魂谷向北行，只怕就有人快马人京向他报信了。”

金鼎和道：“他的耳目灵通并不稀奇，奇怪的是……嗯，这封信你们看过没有？”

那汉子忙道：“我怎敢私自拆阅？”

金鼎和道：“你们拿去看看。”

过了一会，只听得金鼎和缓缓说道：“我想不透的就是，为什么他要咱们千万不可伤了那小子的性命？”

金鼎和口中说的“那个小子”，当然是指蓝玉京无疑。蓝玉京听了，不觉心头一跳。这正是他想要知道的问题，因何金鼎和这班人要伤他的性命？那个要保全他的性命的人又是谁？

金鼎和并没有替他解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发了一声苦笑，接下去说道：“要是这封信来早一天，咱们倒是不用丧失几位弟兄那老汉道：“但也幸亏如此，否则那小子若是丧在咱们手上，即使咱们可以推说他的信来迟一天，只怕也是难免要受他的怪责。”

金鼎和哼了一声，说道：“他现在是抖起来了，但当年若不是我替他引进，他又焉有今日？”

老汉不做声，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却道：“是啊，金老板，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他总是曾经受过你恩惠。谅他也不敢对你怎样。依我之见，你不如当作你还没看到这封信，派人干了那小子再说。说老实话，好几位兄弟因他而死，还不许咱们动他一根毫毛，我第一个就不服气！”

金鼎和道：“你不必多言，我自有分数，我只想要知道，为何他要保全这个小子？英老，你猜得到其中缘故吗？”看来他对那个老汉倒是颇为尊敬，对那汉子则只是当作下人。

那老汉道：“那小子的相貌，谁人一见，都可以知道……嗯，我还知道一件事情，是当年在乌鲨镇开业的那稳婆说的，耿行二的老婆在离开之前，已经，已经……”这老汉的声音越来越小，蓝玉京竖起耳朵来听，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零碎的字。不过，慧可却是全部听见了的，那“稳婆”（相当于现代的助产妇）说的是：耿行二的妻子在南归之前，已经是身怀六甲，有了三个月的“肚子”。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道：“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确实知道了那小子的来历，他念在昔日和耿行二的交情，才写这一封信。但这恐怕有点不对吧？”

金鼎和道：“是啊，干他们这行的人，是六亲不认的。莫说是好朋友，即使是同床共枕的老婆，必要时也可以杀掉。”

那汉子见老板赞同他的意思，越发得意，说道：“据我所知，耿行二当年就是因为受他连累而死的。他难道不害怕那小子找他报仇？按说他应该比我们更急于把那小子干掉才对。”

那老汉缓缓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金鼎和忙问：“那是什么意思？”

那老汉道：“你们可知道，当年那姓耿的是因何引起同门的嫌疑？”

那汉子抢着说道：“我知道，是因为他的身上藏着一封信。这件事首先给他一位姓丁的师叔知道，后来他的师父和师兄大概也知道了。”

那老汉道：“不错，当年写那封信给他的人就是现在写这封信给我们的人。但你们可知道那封信是说些什么吗？”

那汉子道：“那封密函，在那姓耿的身亡之后，早已被人搜去了。我怎能知道？你这样问，难道你知道？”

那老汉道：“我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但你说那封信落在他同门手上，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辞。”

那汉子道：“何所见而云然？”

金鼎和不想他们争吵下去，说道：“反正大家都是猜测，英老，你再说说你的猜测。”

那老汉道：“大家都没见过那封信，那姓耿的同门把那封信当作是他通敌的证据，但会不会信中藏有只是他们二人之间才能意会的言语？又或者信中另外写了一些什么，但别人在信笺上却是看不见的。”

那汉子怔了一怔说道：“只让收信的人看得见，而别人看不见的字是怎样写的？”

那老汉道：“有一种能令字迹隐形的药水，你大概未听过吧。用这种药水写的字，要用火来烘方始出现。”

金鼎和耸然动容，忙道：“说下去！”

那老汉道：“那封信说不定是落在某个有心人的手上……”

那汉子接着又问：“有心人，这是什么意思？”

金鼎和眉头一皱，说道：“别打岔，让英老说下去。”

那老汉道：“有心人也有两种，一种是有心助那姓耿的将来可以洗雪沉冤，但在当时他却无力替他辩解，所以要把信藏起来；另一种是有心拿这封信来威胁写信的人。”

金鼎和道：“如果是前一种有心人，这封信就有可能已经交给了那个叫做蓝玉京的小子。”

蓝玉京听在耳中，不觉心头一震：“为什么他认为这封信会交给我。我和那姓耿的有什么关系？”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听出了一点“苗头”，说道：“英老，你是不是怀疑他对主子不忠？为了恐防那封信是落在蓝玉京这小子手上，所以必须保全他的性命。他是要等到追回这封信才敢杀那小子？”

那老汉道：“这话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你莫胡乱猜测我的意思！”

金鼎和当然听得出来，那老汉正是因为给人说中了他的心思才这样着急。当下故意板起脸孔道：“英老说得对，这种话是不能胡乱说的。”

那汉子赔笑道：“反正大家都是猜测，在这间房子里也只是咱们三个人。”

金鼎和脸色略见缓和，说道：“在这里说还不打紧，在外面可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好，这封信你们已经看过了，待我收起来吧……”

就在这时，突然一股劲风扑来，金鼎和刚刚要拿那封信就给震得摇摇晃晃，几乎立足不稳。搁在桌面的信纸飘在空中。

说时迟，那时快，慧可已是像一头巨鸟飞进楼房，把那张纸抢到手中。

老汉和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双双抢上，左右夹攻，慧可一脚将那汉子踢翻，那老汉却好生了得，一抓抓着他的小腿；慧可身形未着地，一个鹞子翻身，把那老汉甩了起来，反手抓着他的腰带就摔出去。但金鼎和却并不逃跑，反而哈哈大笑。

就在他的大笑声中，慧可脚下的楼板突然裂开。下面是无数倒插的利箭。淬过剧毒的金属箭尖发出点点蓝晶晶的光芒。

慧可甩开那老汉之时，全身的气力已是集中在双脚上，如何还能跃避？身形也就像一技箭似的，插进这突然裂开的大口了。

金鼎和哈哈大笑：“大和尚，你这是自投……”

他笑得太早了。
不错，慧可若是跌落淬过剧毒的箭林之中，那自是必死无疑。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有了意外的变化。
金鼎和那句话还未说得完全，陡然间只见一条长索矫若游龙飞卷过来，慧可的双脚刚一踏空，那条长索也就刚好的卷住他的腰部，把他拉了起来。金鼎和好像被人点了穴道似的，只能张大嘴巴，笑不出来了！
原来慧可早就料到房间里设有机关，他把蓝玉京留在外面，就是准备在必要时接应他的。那条用牛筋搓成的长索也是他给蓝玉京准备好的。
不过，饶是他们准备周密，也还是有令得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绳索卷着他的腰，刚刚拉出窗口，屋顶上突然跳下一个人。
慧可人在半空，如何能够逃避突袭？“ 蓬 ” 的一声，那人一掌打着了他。
慧可嘶哑着声音叫道：“ 你，原来是你！ ”
那人借慧可的反震之力，斜飞出去，他一击得手，便即逃了。
但蓝玉京亦已看见那个人了。没看见他的脸，因为他的脸是蒙着黑巾的，但蓝玉京已是可以断定，这个蒙面人就是他们昨天所见的那个蒙面人。
蓝玉京急收绳索，把慧可拉到旁边。月色朦胧，他也看不清楚慧可是否受伤，正要发问，只见慧可已经抖开绳索，沉声说道：“ 傻小子，快走！ ”蓝玉京是躲在廊檐下的凹槽中的，他还未曾长身而起，慧可已是从格头跳下去了。
蓝玉京见他还能施展轻功，只道他纵然受伤，也是伤得不重，放下了心，便即跟他逃跑。
房间里的金鼎和惊魂未定，他的两个得力手下亦已受伤，自是不敢追赶。
鱼行中的打手，倒是有许多人闻声而来，但这些打手，又怎能拦阻他们？
月色朦胧，园子里影影绰绰的，四面八方都有人叫喊 :“ 小贼往哪里跑！”
蓝玉京笑道：“ 你们要抓我，是吗？我自己送上门来给你们抓好不好？不过，有没有这个本事，可就得瞧你们的了。 ”
他迎上一路打手，运剑如风，霎时间就刺中了七个人。黑夜中认穴不差毫厘，每一个都是刚好给他刺着穴道。另外的人中见同伴倒了下去，可不知他们死活如何，吓得纷纷闪躲，谁都不敢呼喊了。
忽得听得有个人颤声说道：“ 外面在闹什么？咦，怎的突然间没声音了？ ”
那个人是在一间房里说话的，房子里有灯光透露。
“ 廖掌柜，瞧你吓成这样，你没听见么，来的只是一个小贼，这小贼想必已被抓住，当然无须呼喊了。 ” 和他同房的人自作聪明给他解说。
廖掌柜毕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世事见得多了，虽然惊慌，头脑也还比那莽汉清楚，说道；“ 恐怕有点不对，你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
那莽汉道：“ 好，我出去看。你胆子小，躲进床底去吧。 ”
话犹未了，“ 乓 ” 的一声，房门已是被踢开了。闯进来的是慧可。
慧可。一拳打翻那个莽汉，手中的绳索飞出，卷着那个当真是正想躲进床底的廖掌柜。廖掌柜吓得只能孽大喉咙，却叫也叫不出来。
慧可是突然从蓝玉京身边跑开去抓这个廖掌柜的，蓝玉京莫名其妙，“ 这个人只不过是替那金老板管帐的，即使要惩戒他，当场就可处置，何必要缚起他呢？难道还要将他带走不成？ ”
谁知慧可正是要将这掌柜带走，他一出来就连人带绳交给了蓝玉京。“ 小

心点儿，别勒得太紧。别多问，把他带了出去再说。”

慧可走在前头带路，朝着河边的一座小山跑去。蓝玉京背个人，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慧可仍是健步如飞，但走到半山，只见他已是大汗淋漓，头顶升起热腾腾的白气。蓝玉京经验虽浅，也知道这是内力耗损过甚的迹象。

“大师，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请慢一点吧。”蓝玉京故意装作气喘吁吁的模样说道。

慧可淡然一笑，“小鬼头，你可在我的面前打诳语了。你放慢脚步来迁就我，你当我不知道么？快走，快走，时间无多了。”

“时间无多了”，这是什么意思？蓝玉京不觉又多了一重担忧了。

走到山顶，正是天亮的时分。

“大师，你、你没事吧？”

“别打岔，把这人弄醒，我有话问他。”

蓝玉京把那姓廖的掌柜提起，在山涧一浸，冰凉的山水果然把他弄醒了。

“你们捉我做什么，我只不过是替金老板记帐的，银钱可不在我的手上。”廖掌柜也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冷得难受，说着话身子直打哆嗦。

慧可冷冷说道：“老和尚不是向你化缘，只问你两件事。若有半句不实，老和尚就给你念往生咒！”

廖掌柜颤声道：“说，说，我知道的一定说。”

慧可把那封信拿给他看，问道：“这是谁的笔迹？”

“是，是霍卜托的。”

“据我所知，霍卜托已经改名改姓，他现在叫什么名字，人是在哪儿？”

“他，他……我，我……”廖掌柜嗫嗫嚅嚅，似是想说又不敢说。

慧可喝道：“你是不是要我念往生咒？”

廖掌柜忙道：“我说，我说。他现在叫郭璞，在京城。”

“是哪一国的京城？说清楚点，是盛京还是金陵？”

“是金陵。”

“好，你果然没有骗我。这就给你超度吧。”突然手起掌落，一掌把那廖掌柜打死了。

不但廖掌柜以为说了实话就可活命，蓝玉京也是这样想的，这一下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呆了一呆，不觉失声叫道：“大师，你……”

慧可喟然叹道：“这个人本来可以不杀的，我是无可奈何，只能为你破杀戒了。”

蓝玉京吃一惊道：“你是为我的缘故杀他？”

慧可不作正面答复，却道：“今后恐怕你是要独自应付他们了。我不能让这个人泄漏你的秘密。”

蓝王京也不知道什么是他的“秘密”，但见慧可折下一技树枝，在地上匆匆写出两个名字：“霍卜托”、“郭璞”，看来他是恐怕蓝玉京刚才听不清楚那个人的辽东口音，是以索性写出来给蓝玉京看。

“这个人的满洲名字叫霍卜托，汉名叫郭璞。你要牢牢记着。”慧可缓缓说道，已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了。

蓝玉京连忙问道：“这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慧可说道：“你想要知道的事情，这个人大概都可以告诉你。至于七星剑客……”

蓝玉京道：“大师，你歇歇再说。”

慧可可没听他的话，推开了他，继续说道：“至于七星剑客，找着固然好，找不着也就算了。紧要的是他的儿子……”声音越来越小，若不是蓝玉京自小练功，听觉异乎常人，几乎就要听不见了。

“他的儿子”，这个“他”当然是指七星剑客，但为什么突然扯到七星剑客的儿子呢？七星剑客的儿子是谁？从口气听来，似乎就是那个霍卜托，但是不是这样呢？

蓝玉京把耳朵附过去听，慧可下面的话却是：“唉，我比不上无极道长，我不能陪你……”声音突然中断了。

无极道长当年是在受了那个蒙面人暗算之后，继续奔驰数百里，在过了两天之后，到了盘龙山方始死亡的。蓝玉京大吃一惊，赶忙抱着慧可摇道：“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的仇人是谁？你还没有说出来呢！”

他本来以为慧可只是受了轻伤的，如今方始知道他其实早已是受了致命之伤，只是为了替自己盘问这个人，强力支持，才能活到现在。但现在，亦已是油尽灯枯了。蓝玉京猛地省起，当他受那蒙面人突袭之时，曾经叫了一声“原来是你！”显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个蒙面人是谁。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问，慧可仇人的名字他却是非知道不可！

蓝玉京练的是无相真人亲自传授的内功心法，时日虽浅，却也有了相当造诣，当下把手掌在慧可背心的灵枢穴一印，灵枢穴是奇经八脉汇合之点，受了真气注入的刺激，只要未曾真个“死透”，纵然不能起死回生，也可片刻还阳。蓝玉京跟师祖学过这个急救法门，但还是第一次使用，心中殊无把握。

也不知是慧可的回光返照，还是他的急救见效，慧可的眼睛又张开了。

“暗算你的那个蒙面人是谁？快说给我听！我现在打他不过，将来也可替你报仇！”蓝玉京在他耳边再说一遍。

慧可说话了，声音倒是比刚才还要响亮一些：“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蓝玉京急得在心中埋怨：“这个时候你还在和我打什么佛偈！”

慧可顿了一顿，接着叹了口气，似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我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一些，嗯，即使不能说是坏事也该说是错事。生死原是转法轮，又何必在人间再留下解不开、理还乱的仇冤？”他神情肃穆，从自言自语变得更像是高僧说法了。

蓝玉京道：“大师，你可以宽恕仇人，但我可还得提防他的暗算，要是我不知道他的来历，那……”

慧可道：“是，我应该为你着想。但这个人是不会伤害你的。”

蓝玉京本来想问“你怎么知道的”，但见他的声音又渐渐弱下去，只好把自己的事情暂搁一边，赶忙问道：“大师，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

慧可道：“啊呀，对了，是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未曾告诉你！”

蓝玉京连忙竖起耳朵来听。

只听得慧可气若游丝地断断续续说道：“今晚之事，你、你要去找霍、霍……不可给别人知道，即使是现任掌门问你，你也不可以、不可以……”话未说完，又中断了。这回是真的“气绝”了，蓝玉京再试两次“急救”，亦是全无反应了。

蓝玉京欲哭无泪，抬头望着旭日初升的晴空，心头却是阴霾一片。

“慧可大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现任掌门？”蓝玉京实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慧可的心意他是懂的。

要知蓝玉京是在无名真人继任掌门人的前一天下山的，慧可大师想是恐怕说得不够清楚，所以特别强调“现任”二字。令他一听就知道是指武当派新任的掌门人无名真人。

蓝玉京没见过新掌门，新掌门的来历他是知道的，不觉突然想到：“新掌门人在俗家的时候，是鼎鼎大名的中州大侠牟沧浪，不戒师伯被那蒙面人重伤，就是他的儿子牟一羽送回武当山的。听说牟沧浪在我下山的第二天上山，一上山就出家，一出家就接任掌门，他们父子本来是江湖中人，莫非他们和七星剑客以及那个霍卜托也有瓜葛？”但他这念头一起，就自觉“荒谬”，心中暗自责备自己：“我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师祖都这样信任牟沧浪，他本来病得很重，等也要等到牟沧浪上了山，把掌门人的位子传给了他方始能够瞑目，我怎么反而怀疑起他来了？”

蓝玉京心中乱成一片，想来想去，只有到金陵去找到那个现在名叫“郭璞”的霍卜托，方能揭开这个哑谜了。

他掩埋了慧可，正想离开，忽然听得好像有脚步声走来，他吃一惊，蓦地想起慧可的吩咐，连忙用脚擦掉慧可写的那两个名字。

在金鼎和家里，在慧可与蓝玉京走了之后，也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一场混乱刚刚过去，就像是在大风暴之后出现了异常的寂静。

那蒙面人凌空下击，击伤了慧可一事，金鼎和和他的两个手下都看见了。

他们没有追出去，那老汉从窗边先走回来，跟着金鼎和也走回来，他们都没有作声。

他们都没作声，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自然也是不敢作声了。

金鼎和如有所思，忽地说道：“英老，十六年前，你正是在大汗身边的卫士吧？”

原来这个“英老”乃是努尔哈赤昔年的亲信卫士之一，名叫英松龄，是长白山派一个非常出名的高手。

英松龄好像突然如梦初醒的样子，跳了起来，叫道：“不错，是他！”

金鼎和跟着道：“我也猜想是他！”

英松龄是金鼎和的客卿，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复姓欧阳，单名一个勇子，则是金鼎和最得力的手下。论武功他或许比英松龄相差不远，但英松龄是曾经做过努尔哈赤的卫士的，论身份那可相差得太远了。但是他虽然十分纳罕这个“他”究竟是准，但见金、英人说话的那种神气，显然都是不想说出那个“他”的名字，在主人面前，问自己不应该知道的秘密乃是一种禁忌，他只好把疑团藏在心中了。

“当然不会是大汗，难道是霍卜托？但霍卜托的武功虽然可能比金老板和英松龄都强，但似乎也还不及蒙面人那样矫捷的身手，何况霍卜托也没有擅自离开金陵的道理，奇怪，‘他’是谁呢？”

正当欧阳勇胡猜的时候，忽见英松龄突然跳了起来，好像刚刚想到一件非得立即去做不可的事情似的，只匆匆说了一句：“对不住请恕失陪！”立即就跑出去了。

此时蓝玉京和慧可已经出了园子，但园子里金鼎和的那班打手，可还不敢吱声。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吓得呆了，有个躲在太湖石后面的人就情不自禁

地悄悄说道：“是他！”

“不错，我也看清楚了，的确是他！”在他身旁的一个少女也在说道。

不过，这对年轻男女可并不是金鼎和的打手，那个男的是牟一羽，女的是西门燕。

他们说的那个“他”并不是指蒙面人，他们说的是蓝玉京。

他们是从路旁那间茶店得到蓝玉京曾在乌鲨镇出现的消息，追踪追到了这间鱼行的老板的家中的。

西门燕正拟有所行动，牟一羽却将她按住。

“既然已经看清楚是他，干嘛还不去追？”

“那老和尚已经受了伤，要是我没看错的话，似乎还伤得不轻。蓝玉京又是背着个人的。”

“你的意思是只宜暗地追踪？反正追得上，就不用着着急？”

“对了，而且……”

“而且什么？”

说话之际，正是英松龄跑出来之时，英松龄刚好在他们身边跑过，牟一羽这才悄悄说道：“而且这个人的武功比咱们高，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让他发现。”

西门燕道：“但要是给他抢在咱们的前头……”

牟一羽当然懂得她的意思，听她说了一半，便道：“对咱们来说，最紧要的当然是蓝玉京，但对他们来说，另一个人恐怕更加紧要。”

西门燕道：“谁？”

牟一羽道：“那蒙面人。”

西门燕想从蓝玉京的身上找到她的表哥，说道：“话虽如此，但万一他不是追那蒙面人，而是去追蓝玉京这小子……”

牟一羽道：“那也无妨。蓝玉京的剑术今非昔比，即使打不过这个姓英的老者，也决不会立时落败。”

此时众打手惊魂已定，叫的叫，跑的跑，园子里又开始新的骚动了。

牟一羽道：“好，现在咱们可以走了。”

沸腾的人声中忽地加入了汪汪的狗吠声，刺耳异常，嘈嘈杂杂的人声都被狗吠声掩盖下去。牟一羽突然把西门燕拉过一边。

英松龄突然离开，金鼎和皱着眉头，却没说话。

欧阳勇忍不住道：“英松龄也太过倚老卖老了，说走就走，也不知他是要赶往哪儿？哼，即使有急事要办，也该和主人说一说才对。”

金鼎和道：“他不是去追那蒙面人就是追那姓蓝的小子。”

欧阳勇道：“这两个人哪个更重要些？”

金鼎和道：“我不是他，这很难说……”

嘈嘈杂杂的声音已经传到他们的房间了，“不好，廖掌柜给他们绑架去啦！”“老和尚好像受了伤，那小子跑了！呵，老和尚也跑了！”

金鼎和没有出声，眼睛却朝着地板上的一件物事看去。

那是慧可刚才被长绳卷走之时，被英松龄撕下来的一片僧衣，人没抓着，撕下来的破布倒是有巴掌般大。

欧阳勇机灵之极，一看老板的目光，立即就知老板的心意，将那片破布拾起来，嗅了一嗅，笑道：“好臭。这老和尚恐怕最少有半个月没洗澡！”

金鼎和道：“对，叫灵獒去追踪！英松龄要找何人，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还是蓝玉京这小子最重要！”

“灵獒”乃是关外一种特产的大狼狗，嗅觉最为灵敏，欧阳勇把那片碎布给两条灵獒嗅了一嗅，绳子一松，两条灵獒立即飞也似地跑出园去。

西门燕吃了一惊，“哗，真没见过有这样大的猛犬，像小老虎一般！”

牟一羽道：“这是最擅长追踪的灵獒，咱们追它！”

西门燕心急，已经现出身形追那灵獒去了。

欧阳勇人极精明，一见前面跑着的这个人身材瘦小，不像是打手中的一个，立即把三枚透骨钉飞出去，喝道：“哪里来的小子，给我站住！”他还未看出西门燕是个女子。

西门燕只见微风飒然，说时迟，那时快，一枚透骨钉已经从她的头顶飞过，几乎擦着她的头皮，另外两枚透骨钉也是贴着她的鬓边飞过，西门燕一惊之下，果然给吓得“站住”了。

欧阳勇追了出来，距离拉近，定睛一瞧，大为诧异，笑道：“我还道是臭子小呢，原来是个标致的……”丫头两字未曾吐出，忽地耳边听得有人喝道：“躺下！”胁下一麻，登时笑不出声了！

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背后暗算欧阳勇的这个人，不用说当然就是牟一羽了。

牟一羽用重手法点了欧阳勇的穴道，那两条灵獒已是跑得远了。西门燕道：“这两条畜牲只听主人之命，咱们的轻功再好，也赶不上它。”

牟一羽道：“刚才咱们是不知道那两条狗跑向何方的，但现在则已知道了。你瞧……”

西门燕向前望去，前面是一条笔直的路，路的尽头是一座山。那两条狗虽然已是因为距离太远，只看见两个黑点，但亦己可以确定，它们是要跑上那座山的了。

西门燕恍然大悟，说道：“不错，咱们虽然追不上狗，但却是一定可以找得到蓝玉京这小子了。那老和尚受了伤，这小子当然是不会离开他的。”

蓝玉京刚掩埋了慧可的尸体，就听得有脚步声跑来，他赶忙用脚擦掉慧可写在地上的名字。还未擦得干净，那个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蓝玉京认得此人就是在鱼行中和金鼎和一起的那个老者。

英松龄一看地上有新堆起的泥上，老和尚已经不见，那廖掌柜则躺在地上，凭他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了。

慧可写下的两个名字已被擦掉十之八九，只剩下“璞”字一旁的“王”字了。

英松龄喝道：“小子，快快从实招来，这个人告诉了你一些什么？”他指了指地上那廖掌柜的尸体，接着喝道：“还有，你擦掉的那些字，你也要一字不漏的给我背出来！”

蓝玉京道：“瞧你倒是一大把年纪，怎的比三岁小孩还没见识！”

英松龄哼了一声道：“此话怎讲？”

蓝玉京笑道：“莫说我不肯告诉你，就算我肯告诉你，你以为我会对你说真话么？”

英松龄哈哈大笑起来，蓝玉京道：“你又笑些什么？”

英松龄陡地变了面色，喝道：“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儿，懂得什么？倘若

我没有本事叫你说实话，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声出招发，左掌横劈如刀，右掌伸指如钩，以“崩云裂石”的掌法配合上大擒拿手法，劈、斫、撕，同时施展。

蓝玉京早有准备，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拔剑、跃避、反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双方都是快到极点，蓝玉京的剑尖划了半道弧形，正好迎上英松龄抓来的五根指头。

英松龄心头一凛：“我倒是小觑这小子了。”左掌改横为直，蓝玉京的圆弧还未划成，被他“三羊开泰”的掌法一冲，横直交错的劲道织成了无形的漩涡，剑尖登时歪过一旁。但英松龄未能将他的剑震脱手，也是好生惊诧。

那两条灵獒跑近他们，奇怪的是，并没有扑上来咬，却是绕着他们走了两圈，就离开了。原来它们已经嗅出这两个人的气味。和那片破布的气味并不相同。

它们在地上东嗅西嗅，终于走到了那土堆旁边。它们的嗅觉确是灵敏无比，那一堆土是蓝玉京匆匆堆起来的，当然不是封闭得严密的墓穴可比，掩埋在下面的慧可的尸体，气味从泥上的空隙散发出来，给它们嗅到了。

这次轮到蓝玉京的情绪为之不宁了。那两条灵獒已经开始扒那土堆。他不忍见慧可的尸体遭受恶犬损伤，但又摆脱不了英松龄的缠斗。

忽听得那两条灵獒发出狼也似的嗥叫，跳起一丈多高，又同时跌落，但跌了下来，却就动也不能一动了。它们的脑袋开了窟窿，鲜血染红了那一堆土！

与此同时，一条人影倏地出现。原来那两条灵獒正是被他掷石打死的。

人还未见，就能够用两颗小小的石子打死这么凶恶的两条灵獒，来人的功力之高，自是可以想见。英松龄这一惊可当真是非同小可了！须知莫说欧阳勇没有这份功力，即使有，他也绝对不会打死主人的灵獒。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英、蓝二人都是意想不到。但蓝玉京是又惊又喜，英松龄则只有吃惊。

这个突如其来的人是东方亮。

此时英松龄在大惊之下，刚好又给蓝玉京给扳成平手。东方亮挤进他们中间，一举手就将他们分开了。他倒是公平对待，并没偏帮哪个。不过，蓝玉京内力比较弱，经过了这样长时间的拼斗，一被分开，便即支持不住，坐在地上喘气。英松龄退了两步，倒是还能稳住身形。

英松龄喘过口气，说道：“阁下是谁，因何来趁这趟浑水？”

东方亮淡淡说道：“我若是想浑水摸鱼，刚才就大有可以乘人之危的机会，嘿嘿，那么如今你们两人恐怕也就只能任由我来宰割了！”这话不单是嘲讽了英松龄，似乎也是有意说给蓝玉京听的。

英松龄道：“阁下没有乘人之危，足见胸襟磊落……”

东方亮哈哈一笑，打断他的话道：“英大卫士，你不必捧我。我不是小人，但也不是君子！”

英松龄道：“那就打开天窗来说亮话吧，我不信你是偶然路过，敢问来意为何？”

东方亮冷冷说道：“好，你要问，我就老实告诉你。英大卫士，你不觉得你和一个未成年的大孩子拼斗有失身份么？你自己不觉得羞耻，也不害怕别人笑话么？你若打得尚未尽兴，由我奉陪如何？”

他边说边解下腰带，把自己的右臂弯过背后，反缚起来。蓝玉京诧道：

“ 东方大哥，你干什么？ ”

东方亮道：“ 我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英大卫士，你已经打了一场，我就缚起一条手臂来和你较量，这总算得是公平了吧？ ”

英松龄听得蓝玉京称“ 东方大哥 ”之时，不觉怔了一怔，但随即想道：“ 就算他是东方世家的后人，二十多岁年纪，谅他的武功也还未够火候，何况还是缚起一只手。 ”

他也真沉得住气，受到东方亮如此蔑视，非但没有动怒，反而阴恻恻地笑道：“ 你说得对，以我的身份的确是不能让人看了去笑话，但好在看见我欺负这小子的人也只有你！ ”

蓝玉京叫道：“ 大哥小心，他是想…… ”

东方亮笑道：“ 他是想要杀人灭口，我知道。癞蛤蟆都想吃天鹅肉呢，咱们怎能不让他想？ ”在他的冷笑声中，英松龄已是一掌劈下来了。

东方亮单掌相迎，骈指戳出，指力本来不及掌力，但说也奇怪，英松龄竟然不敢和他硬碰，迅即变招。他第一招出掌之时，掌风呼呼，刚劲异常，连站在一旁的蓝玉京都觉有如霜刀刮脸。但变招之后，却已是丝毫不带风声。

蓝玉京初时诧异，但仔细一看，也看出“ 道理 ”来了。

原来东方亮是把剑法化为指法，俨如鹰翔隼刺，凌厉之极。这种凌厉刚劲的剑法本来是和太极剑法大异其趣的。但蓝玉京凝神细看，却又有个奇怪的感觉，似乎他的“ 剑意 ”竟然也有某些地方可与太极剑的“ 剑意 ”相通。蓝玉京蓦地想了起来：“ 无色长老说过，他的本门剑法是叫做什么飞鹰回旋剑法的，想必是在他和我拆过了太极剑法之后，已经能够把这两种刚柔大异的剑法融会贯通，合而为一了。 ”

蓝玉京所料不差，东方亮目前的造诣或者尚未能说是已经把两种剑法融会贯通，但却是勉强做到了合而为一了。虽然只是。‘ 勉强做到 ”，但用来对付英松龄则已是游刃有余。也正因此，英松龄才改用阴阳掌力来对付他。他这阴阳掌力另有一功，掌力互相激荡，用不着打着对方身体，就可令得对方如陷无形的漩涡。

东方亮忽道：“ 好，你要比掌力我就和你比掌力吧！ ”单掌和对方的双掌突然“ 胶 ”在一起。

蓝玉京在旁看得捏一把汗，心里想道：“ 东方大哥也真托大了，怎可以舍长用短？ ”英松龄内力的雄浑他是领教过的，生怕东方亮未必抵敌得住。

英松龄用上阴阳掌力也没把握取胜，没想到东方亮竟敢和他硬拼内功，这一下可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力贯掌心，猛压过去，只觉对方好似并无抗拒的力道，正自欢喜，哪知东方亮的掌心一缩，他的掌力竟被牵引，好像打到虚空无物之处，连他的身于也被牵动得倾侧了。

蓝玉京看得心花怒放，暗暗叫了一声“ 惭愧 ”，想道：“ 本门的武学，讲究的是借力打力，四两能拨千斤。东方大哥的掌法我没见过，但看来可正是这门功夫。奇怪，师祖传给我的内功心法那是外人决计不能偷学的，他以别派的弟子，在这门功夫上却用得比我高明得多！唔，莫非武学之道，练到了上乘境界，都是可以相通的么？ ”

英松龄不耐久战，冷笑说道：“ 你知道我的来历，我知道你的来历。哼，哼，东方世家，崆峒高弟，却要用别派的功夫，羞也不羞？有种你何不以本身武学与我见个真章。 ”

东方亮乘他换气之际，陡地一声大喝：“ 你要比拼内力，我就与你比拼

内力！”掌心轻轻一转，牵引之力尚在若断若续之际，突然由虚转实，掌力尽吐，英松龄枯瘦的身体就像断线风筝似的，倒飞出去。

东方亮冷笑道：“还要不要再打下去！”英松龄也好生了得，一个鹞子翻身，脚踏实地，居然仍是步履如飞。东方亮峭声说道：“你要杀我，我倒不屑杀你，乌鲨河的浑水，你就莫要趁了！”

他回头过来，只见蓝玉京呆呆地望着他，似乎不知说些什么话才好。

东方亮道：“慧可大师呢？”

蓝玉京道：“在这土堆下面。”

东方亮叹道：“我来迟一步了。他是死于非命？”

蓝玉京道：“不错，他是在乌鲨镇上那间鱼行的老板家中遭人暗算的。不过，他‘去”得倒很安然。”

东方亮道：“暗算他的是不是一个蒙面人？”

蓝玉京心中一动，连忙问道：“正是，大哥，那蒙面人是谁？”

东方亮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也不知他是不知道那蒙面人是谁，还是不愿意告诉蓝玉京。他摇了摇头，便即反问：“慧可大师圆寂之前，对你说了些什么话？”

蓝玉京想起慧可临终的嘱咐，心里踌躇莫决。慧可是嘱咐他不可告诉任何人的，但东方亮却又于他有救命之恩。

东方亮叹了口气，说道：“在断魂谷我是不该将你欺骗，但我也是有隐衷的。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现在还不是时候。算是我暂且欠你的一笔帐吧。”

蓝玉京道：“大哥，别这样说，我欠你的更多。”

东方亮道：“你欠我也罢，我欠你也罢，大家都莫计较了。好，你告诉我吧！”也不知是否由于太过兴奋的原故，他的声音也变了，变得尖锐、急速，眼神也显得颇为异样。

但这眼神却是蓝玉京熟悉的，在他被困断魂谷的那段期间，那个几乎每天都在和他比剑的蒙面人，在每一次比剑之后露出的就是这个眼神！

他没有听过那蒙面人的声音，但那蒙面人是谁，在最后一天则是已经揭晓了的。就是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东方亮！

这刹那间，蓝玉京不由得蓦地起了思疑：“东方大哥分明知道昨晚那个蒙面人是谁，他却不肯告诉我，会不会他就是昨晚在金家出现的那个蒙面人呢？在断魂谷的时候，他也曾经用过如此手段骗过我的。”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吗？这事关系重大，你快点告诉我吧！”东方亮那异样的眼神已经收敛了，但他的语调却似乎显得更加焦躁不安。

“或许我不该有这样怀疑”，蓝玉京心里想道：“但慧可大师告诫过我，切莫轻信他人，我也不该这样快就忘记他的告诫。”

“慧可大师临终之际，只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孩子，对不住，我不能陪伴你了。”蓝玉京并没说谎，慧可的确是对他说过这句话。他的眼圈不禁红了。

东方亮大失所望，炯炯有神的目光盯着他问道：“就只这么一句话吗？”

当然并非只此一句，但蓝玉京却是平静回答：“不错，就是这么一句。”说话之际，心中暗自想道：“对不住，你骗我一次，我也骗你一次。”

东方亮半信半疑，忽地又提高声音问道：“七星剑客的下落你知道没有？”

“七星剑客？”蓝玉京没想到东方亮竟也知道七星剑客，仓碎间未想好

怎样回答，只能重复一句。

“不错，就是那个曾经伤了你的义父的七星剑客郭东来！我知道你来辽东就是为了找他的。但时间无多，我可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了。”焦急之情，现于辞色。

蓝玉京道：“不知道。”心里则在想道：“原来七星剑客姓郭，那个霍卜托所用的汉名叫郭璞，他不改别的姓，这其间，……”

心念未已，只听得东方亮又在急促问道：“七星剑客有个儿子，慧可大师是应该早已对你说了的……”

蓝玉京正自心中苦笑，不知怎样回答他才好。想不到东方亮却自动替他解了困。

东方亮刚刚提到七星剑客有个儿子，若是顺着口气说下去，是应该说到霍卜托或郭璞的身上的，哪知他忽地话头一转，说道：“我骗过你，也难怪你不敢相信我。好吧，待到日后你明白我的心迹之时，再告诉我吧。”这几句话，越说到后来越快，说到“心迹”二字，他已是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一个转身就跑了。最后那一句话，已是在数十步开外传来的声音。

蓝玉京大为奇怪，“怎的他好似逃避什么，莫非是又有人来了？”

心念未已，果然就听见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你瞧瞧，上面那个人是谁，我没说错吧？”

“呵呀，果然是表哥！表哥，别跑，你听见了吗，我是你的表妹呀！”

“玉京师侄，别慌，我是你的牟师叔！”

叫表哥的那个人是西门燕，叫“玉京师侄”的那个人是牟一羽。他们的轻功本来是不相上下的，但此时西门燕却跑得特别飞快，把牟一羽甩在她的后面。她对站在山上的蓝玉京好像视而不见，一股劲地追东方亮去了。

蓝玉京刚刚擦掉慧可写在地上的字迹，但字迹不见，痕迹还是可见。牟一羽走到他的面前，眼睛却看着他的脚下的地面。微笑说道：“玉京，你没想到我来找你吧？”

蓝玉京心中苦笑道：“来了，又来了！”

他只道牟一羽定将重复问他一遍东方亮刚刚问过的那些问题，哪知牟一羽却道：“师侄，无相真人归天的消息，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吧？”

蓝玉京道：“是，我已经知道了。只可惜我不能回去给他奔丧。”

牟一羽道：“不，你还是可以赶得及的，安葬的日期延至下个月初七，刚好还有半个月，你马上赶回去，辛苦一些吧。”

蓝玉京道：“我，我恐怕不能马上赶回去。”

牟一羽道：“我知道。你把前掌门人叫你办的事交给我吧，交给我，你就可以回去了。”

蓝玉京怔了一怔，说道：“我不懂师叔的意思。”

牟一羽笑道：“无相真人叫你跟慧可大师来辽东找七星剑客是不是？这件事你当然不可说给别人知道，但我是早已知道了。”

蓝玉京思疑不定，心里想道：“他的爹爹是本派现任掌门，他知道这件事情，那也不足为奇。”要知牟沧浪之继任掌门，乃是无相真人在去世之前就预先作了安排的，前任掌门把未了之事向后任交代，亦属情理之中。但师祖留给他的那封遗书，又为什么只是叫他去找慧可大师，一切都得听从慧可大师的吩咐呢？

而慧可大师正是刚才在临终之前，对他作了“特别”吩咐的……不要说

给任何人知道，即使是掌门人问你，你也不可告诉他。慧可说的“掌门人”，那不分明就是指牟一羽的父亲，如今己是改唤“无名真人”的牟沧浪么？

他摇了摇头，说道：“师祖是叫我到少林寺去找慧可大师，听候慧可大师差遣，慧可大师就把我带到辽东来了。七星剑客这个名字，我倒是曾经从慧可大师的口中听见过的。但可惜直到如今，我还未知道七星剑客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这话倒也并非谎语，七星剑客的姓名是东方亮说出来的。而他也的确尚未知道七星剑客的下落。

牟一羽半信半疑，目光移到了那个姓廖的掌柜身上。说道：“这个人是给慧可大师打死的吧？”

蓝玉京不知他因何有此一问，但想此事也无须说谎，便点了点头。

牟一羽道：“慧可大师在去世之前，真的没有对你说过什么话？”

蓝玉京顺着他的口气道：“真的没有。”

牟一羽道：“我相信你。那么你将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吧。”

蓝玉京一怔道：“哪个人？”

牟一羽道：“托人带信给金老板的那个人。慧可大师把这廖掌柜抓出来，不就是要在他的口中问出那个人是谁，以及他在何处么？”

蓝玉京暗暗吃惊：“这位小师叔年纪长不了我多少，却如此精明厉害！”不过他仍是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牟一羽变了面色，说道：“慧可大师在临终之前，还要杀他灭口。自必是已经取得了他的口供。蓝师侄，难道你连我也不能相信么？你要知道我是奉了掌门之命，来替你办这件事的。为的是好让你赶回去给师祖送丧。在第三代弟子中，师租最疼爱你，难道你不想送他入土，为他守丧？”辞锋咄咄逼人，令得蓝玉京无法招架。

蓝玉京不知如何应付，无数疑团塞在心中，目光一片茫然，好像给他吓傻似的。

牟一羽好像也不想逼他过甚，放宽口气，说道：“你冷静下来想想，或者会记得起来。我替你办这件事，最少得知道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写信给金老板的那个人，一个是曾经在金家出现的那个蒙面人。说到这里，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了吧，昨晚我和你一样，都是躲在金家的那个园子里的！”

蓝玉京正自不如如何应付，忽听得有人说道：“你无须逼问这个孩子，应该问我才对！”

以牟一羽那样身具上乘武功的人，竟然未能发觉有第三者藏在附近，这一惊可当真是非同小可！他给吓得跳了起来，喝道：“阁下是谁？”

那人哈哈笑道：“你不是要找我的么，我自己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是在牟一羽面前出现。可是牟一羽却看不见他的脸容，因为他是蒙着脸的，只露出一双眼睛。

虽然只露出一双眼睛，但牟一羽也看得出来，他就是昨晚在金家出现，偷袭慧可大师的那个蒙面人了。

牟一羽强摄心神，喝道：“阁下意欲何为？”

那蒙面人冷冷说道：“你这样快就忘记了？我曾经警告过你：若不回头，自招烦恼！哼，谁知你不听我的话，你现在想要回头，也已迟了！”

牟一羽手按剑柄，喝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在路上装神弄鬼的家伙！偏偏我不信神，也不怕鬼！”

那蒙面人道：“很好，那你还不出剑！有本事你可以叫我变鬼，没本事

我就叫你变鬼。”

他说话带着鼻音，瓮塞不清，好像是患着重伤风的病人。但说也奇怪，蓝玉京对他这种特异的鼻音，却依稀“似曾相识”，但却也想不起是在哪里听过这个人的说话。而且他也好像从未听过患了重伤风的人说话。怎的会有这种奇特的感觉呢？

蓝玉京心念未已，牟一羽己是唰唰的一剑刺过去了，喝道：“好，变鬼也好，自招烦恼也好，我是找定你的了！”

这一剑迅若雷霆，剑锋堪堪就要刺着那人的时候，倏地抖成三个圈圈，把如直如矢的剑势变了。蓝玉京暗暗赞叹：“原来三环套月这一招是可以这样使的！”“三环套月”是太极剑法中的一招，太极剑法本来就是以柔克刚，这一招尤其是要注重柔劲的。

但牟一羽使这一招，却是另辟蹊径，刚柔并济，而且出招如电，连“后发制人”的基本口诀也都改了。不过却又不能说他使的不是太极剑法！蓝玉京看得心神如醉，暗自想道：“怪不得师祖说本门剑法贵在神悟，唉，我自以为已懂妙理，如今方知神悟二字谈何容易！”

他对牟一羽的剑法已是心中叹服，哪知那蒙面人的掌法却是更奇。他双手空空，一双肉掌竟然就敢穿入剑圈，硬劈硬砍！

转眼过了五七十招，蒙面人忽地叹道：“令尊的确是个武学奇材，但可惜他从张真人那里变化出来的别出心裁的剑法，你还未能学到一半。”说了这几句话，掌法催紧，不过片刻，就把牟一羽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蓝玉京这才明白，刚才那几十招，蒙面人是有心一窥牟家剑法的奥妙，如今他已悉底蕴，可就不让牟一羽再拖下去了。

蓝玉京虽然对牟一羽颇有怀疑，牟一羽毕竟是他的师叔，而且这个蒙面人又是害死慧可大师的凶手，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都不能袖手旁观。刚才他不出手，只不过是以为牟一羽可以对付得了那蒙面人而已。

眼看牟一羽连招架也招架不住了，篮玉京不加考虑，拔剑便即上前。

那蒙面人道：“咦，你这小娃儿也要来送死？”

蓝玉京喝道：“你杀了慧可大师，我纵然打不过你，拼了一死，也非得和你一拼不可！”

那蒙面人叹道：“恩仇二字，亦实难言！”分出左掌对付蓝玉京。蓝玉京一剑斜削过去，蒙面人正要夺他的剑，不料他的剑势陡然一转，竟是从蒙面人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

那蒙面人咦了一声，赞道：“好剑法！”蓝玉京的剑光过处，把蒙面人的衣袖划开了一道裂缝，但他的宝剑也给蒙面人的衣袖拂开了。

蓝玉京这一招的指东打西，变化已是极之奇诡，但蒙面人的挥袖解困还攻，一气呵成，更加是有如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蓝玉京被他挥袖一拂，呼吸力之不舒，蓦地想起在断魂谷石牢中那最后的一天，慧可大师给他讲解的“庖丁解牛”的妙理，心道：“不错，我当以庖丁为师，庖丁之能游刃有余，全在乎目无全牛四字。”他深知对方武功远胜于己，根本就不存有侥幸之心，只是全神贯注对方的手掌。

渐渐他对周围的一切已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就是在他面前和他对敌的那个蒙面人，他也只是看见一双手掌了。说也奇妙，他一到了接近忘我的境界，呼吸也就自然而然的舒畅起来，身上所受的压力也好像减轻了。

那蒙面人暗暗赞叹：“几十年来，我见过的武当弟子也不知多少，真正

能够继承张真人衣钵恐怕就只有这个少年了。怪不得无相真人如此苦心的培育他，他将来的成就，恐怕也只有在无相真人之上，不在无相真人之下。”心中赞叹，出手已是如临大敌，不敢再把对方看作“孩子”了。他最初本是把七分攻势指向牟一羽的。如今则已是颠倒过来，只用三分本领来对牟一羽了。牟一羽也不禁暗自叫了一声“惭愧！”想道：“我只道爹爹所创的剑法已是天下无敌，现在看来，只怕还比不上玉京这个娃儿自己参悟的剑法。”

蒙面人渐渐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心里想道：“我虽不能伤他，但要是再拖下去，可就误了我的事了。”心中正自盘算要怎样才能不伤及蓝玉京身体而将他制服，牟一羽趁这时机，接连攻了几招，蒙面人蓦地得了个主意，喝道：“姓牟的，我先毙了你！”一个游身绕步、反手挥袖，接解蓝玉京的剑招，左掌抬起，就向牟一羽的天灵盖拍下。

蓝玉京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但见蒙面人的掌心距离牟一羽的顶门不到五寸，他可是不能不为之心头一震的。

太极剑法讲究的是意在剑先，绵绵不绝，他心头一震，本来是流转如环的剑势登时露出缺口。那蒙面人的手法快得难以形容，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蓝玉京只觉身子一轻，已是给他抓了起来，摔了出去。

蓝玉京给他摔出三丈开外，“乓”的一声，跌在地上，似乎摔得很重，连叫也不叫出来，就晕过去了。

牟一羽这一惊非同小可，大怒喝道：“你敢杀了我的师侄！”他只道蓝玉京已是给蒙面人摔死，却哪知道蓝玉京虽然失了知觉，但却是毛发无伤。原来蒙面人摔他，用的乃是一股巧劲。他也根本不是被摔晕的，而是当蒙面人抓起他的时候，已是点了他的穴道。

牟一羽惊怒交加，情急拼命。蒙面人盯着他的眼光反而柔和了些，心里想道：“看在他对玉京还有爱护之心的份上，我倒是不能伤他的性命了。”

单打独斗，牟一羽如何还能是蒙面人的对手，他一招“三转法轮”，剑势斜圈过去，蒙面人理也不理，双指伸入剑圈，他的“三转法轮”刚刚转了一圈，就给蒙面人的两根指头钳住了他的剑脊。

牟一羽嘶哑着声音道：“你杀了我吧！”他情知不敌，此时已然只是出于本能的反抗了。一开口泄了真气，五脏六腑登时就好像给搅得翻转一般。

但那蒙面人还没有开始问话，却倒是有人先问他了。

就在牟一羽将要昏蹶尚未昏蹶之际，忽听得有人说道：“好功夫，你是武当派的哪位长老？”

朝阳初出，只见来的乃是一个穿杏黄衫儿的女子。

这女子其实已是半老徐娘，但你若不知道她是谁，还当真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她体态轻盈，一点也不像是已经有了儿女，而且儿女都已长大成人的母亲。芙蓉如面柳如眉，简直可以和清晨的鲜花比艳！

蒙面人见着了她，不由自己的心头一震，两根指头缩了回来。牟一羽去了重压，身子软绵绵的“塌”下来，只能坐在地上喘气了。

那中年妇人走过来了。

这刹那间，不但那蒙面人心头一震，牟一羽也是不由自己的心头一震。

这中年妇人有几分像西门燕，不过比西门燕美得多。这还不算奇怪，更奇怪是她给牟一羽一个感觉，竟像是一个他十分熟悉的人，自然而然的令他生出亲近之感。这“熟悉”不是对西门燕的那种“熟悉”，而是超乎他对西门燕的熟悉！但他是从来没有见过她的！

她是谁？她是谁？

但这还不是他最想知道的答案，因为他虽然从没见过这个中年妇人，但已隐隐猜到几分她是谁了。

他最想知道的答案是……

那蒙面人站立有如一尊石像，好像是呆住了。

美妇人喝道：“你是聋子吗？你是哑子吗？我问你，你是武当派的哪位长老，干嘛不敢回答？”

“他是本派长老？”牟一羽这一惊骇更甚了。

不过，武当原有的两位长老无量和无色，他都是十分熟悉的，新升任长老的不歧也曾和他相处过不少日子，他又特别留意不岐，自信决计不会认不出来，即使是他蒙上脸孔。

牟一羽看来看去，不论从哪一方面，也看不出在这蒙面人身上，有着三位长老中任何一位长老的影子。

他只看出一点，这个蒙面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少说也在五十开外，可能还在六十以上。武功好的人年纪是较难判断的。但无论如何，老年人即使保养得好，和中年人相比，也总是有些不同的特征。牟一羽刚才和他交手之时，无暇注意，如今仔细看时，可就看出来了。

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因此他虽然佩服那美妇一眼就看得出是个老年人，但他却敢断定，这蒙面人决不可能是武当派的长老！

他是谁呢，他是谁呢！

蒙面人没有回答，不过他却摇了摇头。通常来说，摇头应该是表示否认的意思。

但那美妇却似不能相信，自言自语道：“你的内功似乎比无量道长强一些，你的剑法似乎也不在无色道长之下。”她不但知道武当派长老的特长，还知道这蒙面人懂得把掌法化为剑法。

“不对，不对！嗯，无极道长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最后这句话她是面向牟一羽说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牟一羽倒是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她，因为无极道长的骸骨就是由他收拾，并且将之带回武当山的。但他已是没有气力说话，只能点了点头。

这时方始听得那蒙面人叹了口气，但仍然没有说话。

那美妇人忽地折下一枝树枝，冷冷说道：“你以为装聋作哑，就可以瞒得过我么？用不着你告诉我，我也能知道你的来历。”

冷笑声中，树枝一抖，登时就使出了一招凌厉的剑法，向那蒙面人疾刺过去。

只听得嗤嗤声响，蒙面人的衣袖穿了三个小孔，连连后退。

美妇人喝道：“你敢不还招！”她用的虽然只是一枝手指般粗细的树枝，但树剑刺出，竟也呼呼带风，玉女投梭、丁山射虎、银汉浮搓，客星犯月，一招阳刚，一招阴柔，交互运用，“剑剑”都是刺向对方要害。

蒙面人被他逼到悬崖，退无可退，美妇人的树剑斜斜划出三个圈圈，罩着他的身形，尖端刺向他的面门，眼看就要挑开他的蒙面中了，蒙面人这才双掌一合，还了一招“童子拜观音”。这一招的意图是把树剑夹住，但美妇人变招也快，迅即抽出树剑，改刺他的下三路。

不过她虽然迅速变招，却已给了那蒙面人一个腾挪闪躲的机会，只听得。

“呼”的一声，蒙面人已是身形疾起，飞鸟般的从她头顶上空掠过，抱起躺在地上的蓝玉京，跑了。

这几下兔起鹘落，看得牟一羽动魄惊心。但他也看清楚了一件事实，蒙面人和这美妇多半是旧相识，他之所以迟迟不敢出招，想必就是因为害怕那美妇人看出他原来的武功家数。

那美妇人是否已经看出了蒙面人的家数，牟一羽不知；但他却已看出那美妇人的家数了。她使的那招“三转法轮”，正是他的父亲将太极剑法加以变化，自创的新招，甚至比他的父亲使得更好！

牟一羽眼前一片迷茫，那蒙面人是怎样逃跑的，他已是视而不见了。

他眼前一片迷茫，心中也是一片迷茫。

他好像又回到了母亲的病榻旁边，眼中所见，耳中所听，只是她母亲的幻像，只是散发在虚空之中的他母亲的叹息。

他在母亲病榻旁边咒骂那“野女人”。明天就是新年初一了，母亲又病得这样重，父亲竟然为了那“野女人”的缘故，不肯回家！

他母亲却在叹气，对他说道：“她不是野女人！不，她是个气质高贵的女人，有才貌，武艺也高，样样都胜于我！”

现在，他知道这个“野女人”是谁了，就是眼前的这个美妇人！

母亲说得不假，这个“野女人”的确是气质高贵，才貌双全！尽管为了母亲的缘故，他心里依然是在骂“野女人”，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个“野女人”确是比母亲更美，武艺更高。怪不得爹爹那样迷恋她了。

另一个答案也揭开了，用不着那美妇人自己告诉他，他亦已知道，这个美妇人亦即是西门燕的母亲了。

当他与西门燕初会之时，他已经有这怀疑了。现在只是更进一步的证实而已！

他忽然觉得这件事真是滑稽，西门燕与他兄妹相称，没想到她的母亲竟然是他父亲的情妇！他想笑，笑不出来，他想哭，也哭不出来！心力交瘁，他晕倒在地上了。

神智已经模糊，感觉依然存在。

是将要人梦的感觉，似梦非梦，如幻如真。

首先是奇异的触觉，柔柔的一团，好像散发着鲜花的香味。

好像是躺在无数花瓣堆积的地上，比天鹅绒的褥子还更柔软；好像是躺在阳光下的海滩，细白的柔沙令他每一个毛孔都感觉温暖。

但更相似的感觉还是躺在母亲的怀中，在接受着母亲轻轻的抚摸。

唉，难道是时光倒流，他在梦中回到童年？

是什么声音？是吹醒百花的五月的风？还是母亲在他的耳边唱催眠曲？

温暖的感觉之中也有着冰凉，是花朵的露水湿了他的脸么？

似梦，非梦，如幻如真！唉，是梦也好，但愿这梦境能够长留！

蒙面人抱起蓝玉京，走了。那美妇人回到了牟一羽的身边。

她把牟一羽搂在怀中，把耳朵贴在他的胸膛，听他的心跳。她用指头的触觉，“听”他的脉息。

心脏跳动正常，脉息虽然很弱，但也并不凌乱。

“不知他是念在故人的情份，还是不敢对武当派的弟子做得太绝？嗯，但只要羽儿的性命还能保住，我也不想揭穿他的面目了。”美妇人把眼望去，

已经看不见那蒙面人了。她心上的一块石头亦已落下地了。

“孩子，没想到我还能够见得着你，我固然可怜，你也可怜啊！”她轻轻吻了一下牟一羽的颊，一滴眼泪滴在他的脸上。

牟一羽并非受到内伤，但因被那蒙面人以内力相逼，他也的确是气衰力竭，而且是耗尽精神了。这，虽然不是有形的伤，也是无形的伤。倘若调养不得其法，他也会像大病过后的病人一样的，非得一年半载，不能恢复元气。

美妇人把手掌贴在他的背心，把本身真气输进他的体内。

“要是给他知道我是谁，他会更加难受的。唉，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她又一滴泪水落下来了。

好梦难留，牟一羽虽然不愿醒来，毕竟还是醒了。

他一张开眼睛，就看见那美妇人坐在他的身旁。虽然他还是感觉四肢无力，但已是气爽神清。他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这是美妇人为他救治之功了。

“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牟一羽说道。尽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中还是对她存有恨意。

那美妇人道：“你用不着谢我，那蒙面人本来就无意伤你性命。”

牟一羽道：“但若不是得你及时救我，不知还要在这荒山野岭，躺多少天呢！”这话倒也不假，是以尽管他心中还有恨意，却也不能不对她多了几分感激了。

美妇人微笑道：“你大概还未知道我是谁吧，我是西门燕的母亲。我听说她与你一起来了辽东，是以特地来找你们的。”言下之意，你既然和我的女儿这样要好，我助你也是应该。

牟一羽心道：“我早知道你是谁了。”当下佯作又惊又喜的神色说道：“原来是伯母。你刚才要是早来一步，就可以见着令嫒了。”

西门夫人道：“她去了哪儿？”

牟一羽道：“她追她的表哥去了。”

西门夫人道：“哦！是东方亮吗？”

牟一羽道：“正是。他是在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不知怎的，他一见我们，马上就跑。”

他知道西门夫人是把东方亮当作儿子一样看待，以为她听了这个消息，定会迫不及待的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和姨甥。哪知西门夫人竟是丝毫没有离开之意，她仍然坐在他的身旁，只是叹了口气，说道：“这丫头一向任性，她喜欢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什么。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帮不了她的忙，由得他们去吧。你怎么样，好了点吧？试一试起来走两步看看。”

牟一羽不便搭话，心里只是奇怪：“即使她不能帮女儿的忙，但这么老远的来寻找女儿，为何不想早点见女儿的面？反而好像对我这个外姓的人更加关心？”

他站起来，试走两步，说道：“好得多了。看来明天就可以行动如常。”

西门夫人微笑道：“你不要心急，多调养两天，待你的武功恢复了个七八成再走，也还不迟。”

牟一羽道：“多谢伯母关心。对啦，我还没有将名字告诉伯母呢，我姓牟，叫一羽。”

他这一自报姓名，其实并无必要。须知西门夫人是因为听得女儿和他同行的消息，才特地到辽东来找他们的。哪有还不知道他的姓名之理？

不过，牟一羽也并不是没想到这层，他是因为这个场面甚为尴尬，一时

之间，想不到和西门夫人说些什么才好。是以“没话找话”。西门夫人和他见面之后，一直没有问他姓甚名谁，他是晚辈，在礼貌上也该通名道姓。

西门夫人果然微笑说道：“我知道，我虽然僻处边陲，孤陋寡闻，但令尊是名震江湖的中州大侠，如今又是武当派的掌门，我怎样孤陋寡闻，也是不能不知道你们父子的啊。燕儿上次回来，也曾和我说起过你。听说你们是不打不相识的，说老实话，我听得她夸赞你，我也早就想见你呢。”

这件事牟一羽是曾听得西门燕说过，夸赞他的其实乃是西门夫人，并不是她的女儿。西门燕还因为母亲夸赞他胜于夸赞她的表哥而愤愤不平呢。他不懂西门夫人何以对他如此青睐？也不懂她既然想夸赞他，又为何要借用女儿的名义，莫非……”

他和西门燕乃是孤男寡女，万里同行。武林中人对男女之嫌虽然没有读书人那样避忌，但在她的母亲面前，似乎也不能不略加解释。

“多承夸奖。这次我与令媛再次偶遇，她说她要寻找表哥，恰巧我也要到辽东寻找师侄，故此结伴同行。我和令媛一路上是以兄妹相称……”

西门夫人面色好像有点古怪，她怔了一怔，说道：“哦，你们以兄妹相称？”

牟一羽道：“我本来是高攀不起的，不过路上同行，这样称呼比较……”

西门夫人微微一笑，打断他的话道：“别这么说，要是我的燕儿当真有你这样一个哥哥，那就好了。她幼年失父，我又疏于管教，她一向是娇纵惯了的。这一路上一定给你添了麻烦吧？”

牟一羽以为她是没有儿子才这样说，就道：“伯母，若你不嫌弃的话，我就改口叫你一声干娘吧。”心里则在想：你是我母亲的仇人，我认你做干娘，以后才容易找到机会报复。

西门夫人眉开眼笑：“那敢情好。你现在身体尚未康复，不必行大礼了。”受过牟一羽一拜之后，继续说道，“从今天起，我会将你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你爹只有你一个儿子，我知道他对你是悉心教养的。”说至此处，忽地问了一句令得牟一羽极之奇怪的话：“你妈对你好吗？”

第一次见面的“干娘”，竟然问他的生母对他可好，岂非大出情理之常？

“西门燕的脾气已经古怪，哪知她的母亲比她还更古怪，假若我不知道她是谁，一定会把她当成疯子。”

牟一羽想起母亲不幸的一生，泫然说道：“我的爹爹常常不在家，他除了教我武功之外，别的事情就都是妈妈照料我了。对干娘我不怕直说，我得到的‘母教’比‘父教’更多。只可惜她老人家死得太早。”

西门夫人道：“令堂系出名门，我也知道她一定会对你很好的。对不住，我惹起你的伤心。”

牟一羽心道：“你惹起我的伤心不打紧，你令得我的妈妈伤心而死，不管你对我怎样好，我都不会原谅你！”

西门夫人看看天色，说道：“你的元气受损、精神也还未恢复，我不该和你絮絮叨叨，只因第一次和你见面，忍不住就说了这许多。现在，你该歇歇了，我知道这里有个山洞，今晚咱们娘儿俩就在这里过夜吧。我可以帮你凝聚真气，要是恢复得快的话，明天你就能够行动如常了。不过，若要恢复原来的武功，那就恐怕还得多两三天。”

牟一羽忍不住道：“你不要去找燕妹和你的姨甥吗？”

西门夫人道：“他们没有受伤，也没有病，用不着我去照顾他们。燕儿

不论追不追得上她的表哥，我想她总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说罢，她就把牟一羽拉起来，扶他走路。牟一羽无力抗拒，只好由她。

西门夫人的武功确是非同小可，她的手只是贴在牟一羽的腰间轻轻一带，牟一羽就像御风而行似的，毫不费力，脚不沾地，就给她牵引向前了。

西门夫人将他扶入山洞，拿出干粮，说道：“你先吃点东西，嗯，这是马奶酒，你喝不惯吧，但倒是能长精神的。”

牟一羽受到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心里越发思疑：“不知她安的是甚心肠，她分明知道我是她的情敌的儿子，却又好像把我当成她的亲生儿子一般。”

西门夫人道：“好，现在你可以静坐运功了，把手伸出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她握着牟一羽的手，一股真气缓缓从他的掌心输入。

过了一会，西门夫人说道：“运功必须专心一志，你却在想些什么心事？”

牟一羽道：“没什么。天色都已黑了，燕妹还没回来！”

西门夫人微笑道：“或许她已经找着了她的表哥，正在撒表哥的娇呢。我做母亲的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你若想早点把真气导入丹田，就不能心猿意马！”

牟一羽说了一个“是”字，但他虽然已极力摒除杂念，仍然不能定下心神。

西门夫人道：“羽儿，你还有点什么心事瞒着我吧？不如你直说出来，或者我能替你开解。”

牟一羽暗暗吃惊：“我的心事可莫要给她看穿才好。”说道：“干娘，我的确是放心不下一件事情。”

西门夫人道：“好，什么心事，说给我听！”

牟一羽道：“我那师侄给蒙面人抓了去，不知他会将他怎么样了？”

西门夫人道：“原来你是担心这件事么，那我可以向你担保，你的师侄一定可以平安回来。”

牟一羽道：“为什么？”

西门夫人道：“那蒙面人连你都没伤害，怎会伤害他呢？你没看出来吗，他对你那师侄，实是甚为爱惜。他把他摔出去的时候，用的是股巧劲，生怕摔得重了，伤了他呢。”

牟一羽回想刚才的情形，果然是如西门夫人所说。诧道：“我这师侄是在武当山长大的，按说不会跟外人发生什么关系。那蒙面人因何要对他特别好呢？”

西门夫人道：“我怎么知道。但你也只须知道他决计不会伤害你的师侄，那就够了。”

牟一羽心里想道：“你一定知道，不过你不愿意对我说罢了。”

不能说他对蓝玉京毫不关心，不过，真正困扰他的却并不是蓝玉京的安危，他的确是另外有着心事的。不过，他也不愿意对西门夫人说出来而已。

他怕给西门夫人识穿，只好强摄心神，在西门夫人帮助之下，默运玄功，导引真气。思想集中，灵台也就渐渐恢复清明。

也不知过了多久，牟一羽的真气已是能够畅通无阻。西门夫人吁了口气，说道：“复原虽然不如理想，也算难为你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牟一羽没有睡着，倒是西门夫人先睡着了。她以全力替牟一羽打通经脉，实在是比刚才和蒙面人那场拼斗还更吃力，她是疲累得不堪了。

这个山洞的上方开着半月形的缺口，天上的月亮却是圆如明镜，照得见

西门夫人优美的睡姿。不知她是否在一个好梦之中，脸上都好像是孕育着笑意。

啊，这梦中的笑容为何如此熟悉？

牟一羽忽然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母亲或者没有西门夫人这么美，但脸上的笑容却是同样的慈祥。

他喜欢母亲的笑容，醒着的笑容和睡着的笑容他都喜欢。但可惜母亲的笑容却不常见。

眼前的幻像，已经是睡在病榻上的母亲了。有的只是憔悴的颜容，有的只是令人心酸的苦笑，在她瘦削的脸上。

一阵冷风吹来，牟一羽打了一个寒噤，母亲的幻像已经消失。清醒的现实是，母亲的仇人睡在他的身旁。

西门夫人的睡姿如此酣静优雅，似是展示出她心境的幸福与和平。牟一羽的目光从西门夫人的脸上移开，心中却已充满了恨意。是谁害苦了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女人，是谁令得他的母亲抑郁以终，就是这个女人！

他忽然有了替母亲报复的冲动！母亲的仇人就在他的身旁，剑也在她的身旁，他只要拔出剑来，一剑就可以刺进她的心房！

但这样的报复是不是太过份了？

或者不必杀她，只须把她的琵琶骨挑断，让她变成残废，多好的武功也使不出来！

又或者只是毁了她的容貌，让她永远变成丑妇，看爹爹还能不能爱她？当然，如果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他一定会丧命在西门夫人手下，但只要能替母亲出了口气，掉了性命又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暗算一个妇道人家，未免太卑鄙了。对，还是宁可让她杀了我的好！”他手中握着的剑开始在颤抖了。

“正神”和“邪神”好似同时在他的心中争斗，他是终于坠入了“魔道”呢，还是忽然会清醒过来？

蓝玉京渐渐醒过来了。

在那蒙面人将他放下来之后，他已经醒过来了。不过，那蒙面人还没发觉。

蓝玉京一见到这蒙面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觉得‘似曾相识”。尤其在听得他用重浊的口音说话的时候，这种感觉更甚。

他这“奇怪”的感觉其实是正确的，那蒙面人不但认识他，而且还深悉他的武功。

不过，他知道的是蓝玉京在武当山时候的武功，这半年来，蓝玉京的武功进境如何，可就不是他们能深悉的了。虽然，蓝玉京刚刚和他交过手，但引起他惊异的不过是蓝玉京的剑法而已，内功的深浅，可还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他知道蓝玉京应有进境，可还没有想到他的进境已是远远超乎他的估计。

他点了蓝玉京的昏睡穴，生怕伤了蓝玉京的身体，不敢用上重手法。他把点穴的内力“控制”得“恰到好处”，准备让蓝玉京在两个时辰之后醒来，哪知不到一个时辰，蓝玉京就渐渐恢复清醒了。

他把蓝玉京放了下来，忽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我鄙视他的义父，其实我的所作所为，和不歧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蓝玉京心头大震，这蒙面人提起他的义父，跟着还说出他义父的“道号”，那是决无疑义的了，蒙面人一定是武当派的弟子！而且是他的义父很熟的人！

是无量长老么？不像，不像！是无色长老么？更不可能！

蒙面人也不是道家装束，武当山上，有时虽然也有俗家弟了借住，但若不是常住的道家弟子，又怎能熟悉他的义父？不过，装扮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武功才假冒不来。

这蒙面人的武功远在他的义父之上，倘若不是两位长老，又能是准呢？他义父的武功，已经是在同辈中首屈一指的了。

另一个令他心灵大受震撼的是，从这蒙面人的口气听来，他的义父果然是个坏人！或者，最少也是个行为不端的人。否则，怎会引起他的鄙视？

他不自觉的抖了一下，蒙面人似是吃了一惊，轻轻地拍一拍他，说道：“你醒了么？”

蓝玉京没有作声，把呼吸调匀，装着仍在熟睡。蒙面人自笑多疑，说道：“还是让我令他早点醒来吧。唉，这可怜的孩子！”蓝玉京感觉到他的手掌贴着自己的背心，忽地好像有股热气注人，令得他浑身发热。

他的肚子里好像包着一团炽热的气体，气体在膨胀，肚皮就要给胀破了。那燠热之感，也越来越甚。蓝玉京咬着牙关抵受，也终于抵受不住，发出了呻吟了。

蒙面人喝道：“你这不识天高地厚的小子，一点点折磨都受不了，还居然敢替旁人出头！”

蓝玉京呻吟道：“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我终须要替慧可大师报仇！”

蒙面人说的“旁人”本是指牟一羽而言，没想到蓝玉京仍然是记着他暗算慧可的仇恨。

蒙面人心里叹了口气，这一瞬间，转了好几个念头：“不管我对他怎么好，这小子也不会领我的情。我不杀他，终是难免后患！”“不，不！我杀慧可已是出于无奈，怎还可以造这个孽？

这孩子，可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啊！”

“我已经是一只脚伸进棺材的了，即使有甚后患，也不放在我的心上！”“这小子做梦也想不到我是谁的，我怕什么？他是无相真人最疼爱的徒孙，无相真人把光大武当门户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唉，无相真人的恩德，我是无法报答的了，唯一可行之道，只是帮他达成他那未了的心愿。只要这小子不负无相真人的期望，他日即使我终须死在他的手下，那也值得了！”

思念及此，他已是消了杀机，但仍是装作不怀好意的发出嘿嘿冷笑：“我偏不杀你，偏要将你折磨！嘿嘿，你们武当派的内功心法不是最擅长于导引真气的么，原来竟是假的？哼，你这小子无福消受，那就活该受这折磨！”

冷笑声中，蒙面人扬长而去。但蓝玉京却是从他的冷笑之中醒悟了。

“他提起本门的内功心法，莫非他是特地将本身真气输入我的体内，目的就是为了帮我增长功力的么？但他杀害了慧可大师，却又为何要对我这样好呢？”

蓝玉京满腹疑团，但他实在燠热难当，只好姑且一试。

他一试运用本门心法，那团炽热的气体果然渐渐就好像得到疏导一样，一点一滴的给他导入丹田。每导进一分，就减轻一分难受。

正当他专心导引真气之际，忽听得有个清脆的、相识的声音叫道：“表哥，表哥！”原来是西门燕找寻她的表哥，找到这座山头来了。

蓝玉京曾经在断魂谷见过她一次，那时西门燕也正是在追赶她的表哥。蓝玉京暗暗好笑道：“ 没想到她追到了辽东，也还是没有追上。听说她刁蛮成性，偏偏她最想得到的东西都没得着，也真可怜。 ”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说道：“ 可怜的小妞儿，是不是你的表哥不要你了？ ” 如讽如谑，声音却是娇媚非常。蓝玉京用不着看，就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了。

来的是青蜂常五娘。

西门燕满面通红，喝道：“ 你胡说什么，我的事不用你管！ ” 常五娘的武功或者不算很高，但她是唐二先生的情妇，使毒的本领却是得到四川唐家的不传之秘的，西门燕天不怕地不怕，对她可还不能不当真有几分顾忌。

常五娘格格一笑，说道：“ 我说的是正经话啊，别的本领老娘不敢夸口，勾引男人的本事你可得拜我为师。你若求我，我倒可以帮你的忙！ ”

西门燕忍不住了，骂道：“ 不要脸！ ”

常五娘纵声大笑起来。

西门燕莫名其妙，说道：“ 你笑什么，我没工夫陪你发疯，让我过去！ ”

常五娘堵住她的去路，笑了好一会子，方始停下来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骂我也就是骂了你的亲娘！ ”

西门燕这一下气可大了，本来是对常五娘有几分顾忌的也不顾了，板起脸斥道：“ 你这淫贱的妖妇，敢和我的娘亲相比？ ”

常五妇笑道：“ 你莫笑痛我的肚皮了。你以为你的娘亲当真是三贞九烈的女子么？她偷汉子的本事，我还自愧不如呢。不过，我若猜得不错的话，她在你的面前，一定是假装正经的，所以我也不会怪你。 ”

西门燕气得面色铁青，唰地拔剑出鞘，喝道：“ 你再胡说，我杀了你！ ”

常五娘摇了摇头，叹道：“ 可怜，可怜，你竟给自己的亲生母亲瞒了二十年！你想知道你的母亲现在正在做什么事吗，她是和她的私生子私会！你若不信，我带你去看。我说的倘是假话，你再杀我不迟！ ”

西门燕双颊火红，一剑就刺过去，喝道：“ 妖妇，你也不怕下拔舌地狱，我杀不了你，我妈也会杀你！ ” 正是：

只为孽缘难自解，看来清浊永难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